
武俠世界
第32年
2
$12.00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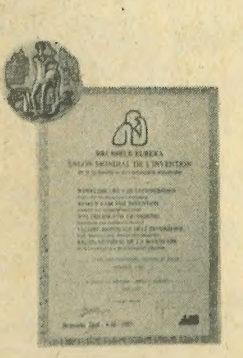
強力生髮靈

EFFICIENT HAIR PANACEA

中國衛生部唯一認可並推薦之生髮製品

1985年通過著名專家鑒定，
並獲省科技進步二等獎。
1986年獲省衛生廳批準文號：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1987年榮獲36屆尤里卡
世界發明銀牌獎
發明者：宋安全先生
榮獲 一級騎士勳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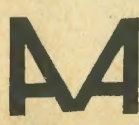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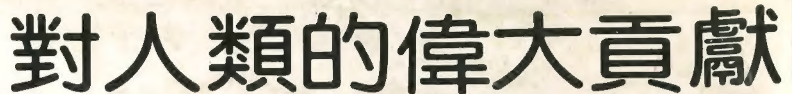
1988年
榮獲16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1989年
榮獲17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研製廠家：中國吉林省集安製藥廠

經 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上海市第四人民醫院、吉林省長春市人民醫院應用"強力生髮靈"系統治療398病例(患病史最長的達十餘年，最短的僅十幾天)，証實對斑禿、全禿，脂溢性脫髮及其它原因脫髮的有效率達89.99%



SOLE AGENT：M & 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總代理：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真：(852)0－6918344



對人類的偉大貢獻



振華 851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提高人體免疫功能 防禦身體各類疾病

851超級營養液和丸皆有：
保健(R)型：適合任何人服用；
治療(Y)型：適合特別病患者服用。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爲，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本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的狀態下運行，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舉，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強、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爲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請認明發明人楊振華教授親自監製正宗的中國福建振華851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質量才有保證。

總經銷：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5-783721(4 LINES)

振華851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異能」，異能，顧名思義是指人類的特異功能，一般是與生俱來，譬如有些人生來就能看透人體內臟筋絡，有的生成千里眼、順風耳；而本故事叙述的是後天培養的異能……近期大韓客機闖入蘇聯領空而被擊落，事發後，沒有留下一絲痕迹，保險業調查員陳珮絲奉命調查此事，馬獅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珮絲，決定協助她調查此案，他們來到西伯利亞，一路上遇上連串稀奇古怪、不可思議的怪事，更揭發了一段鮮爲人知的故事，個中情節迂迴曲折、驚心動魄，耐人尋味，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

* * *

你願意展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也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付上薄酬！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蕭顯所著「魂銷紐約城」。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 2 期
（總號160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異能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

南宮宇・文
可飛・圖

渡假滑雪

鵝毛般的雪花正源源不絕的飄下。

本來已是白茫無際的山脊，更是一塵不染，完全沒有瑕疵的白色，使人震驚讚嘆的白色。

馬獅龍抖開了身上的雪。

沿着這斜坡滑下，他並不感到半點寒意。

寒冷其實是一種奇怪的感覺，你不能用溫度計來量度，譬如你說零下一度，已十分寒冷的溫度，當你試過零下三十度的時候，你却會覺得零下一度的時候，可以說是溫暖。

而今雖然是零下三十度，不過，馬獅龍完全沒有寒冷的感覺。

他的身體是灼熱的。

速度，運動，使他忘記了一切，他只想到，沿着這斜坡滑下，永無止境似的滑下。

身旁的人也有不少，他們也是全速的滑下。

離奇失踪

他們都是穿着美麗的雪褸，有鮮紅的，草綠的，海軍藍的，把這雪地點綴得更多姿多采。

滑下斜道的人似乎越來越多。

有的是幾個朋友一起滑下，有的還是幾個家庭成員一起滑下。

孩子發出一些叫聲，笑聲。

也有一些喝采聲，和一些喝倒采的聲音。

整個雪白的境地，是充滿歡樂的。

馬獅龍也被這歡樂的感覺傳染着，他覺得身心愉快，有一種難以言喻脫離塵世的感覺。

再滑下一點，人更多了。

馬獅龍忽然想滑向另外一邊。

那邊是一條更爲陡斜的滑雪道，上面那個滑雪道教練早已說過，假若有足夠的技能，而沒有足夠的信心，也千萬別試用那邊的滑雪道。

馬獅龍自問有足夠的技能，也當然有足夠的信心。

他並不是想表演甚麼，而是想再嚐一下那速度的滋味，這邊越來越多人，他不想把歡樂氣氛破壞。

他把雪撬一轉，雙手一撐，已向另一個雪坡而去。

那邊的雪坡，除了更爲陡斜之外，最危險的地方，還是雪坡附近的巨大杉林。

假若不小心的話，一時控制不了的話，撞在那些杉樹之上，一定會使人受傷。

在雪地上受傷並不是一件好事。

馬獅龍小心地滑下，漸漸他已到了一個絕佳的境地，身體像一支力量無窮無盡的箭，射下斜坡。

高速使人身體緊張，也使人身體鬆弛。

馬獅龍享受着這種緊張，也享受着這種鬆弛。

他只感到兩旁的樹木飛向身後。

忽然，前面有兩個人影。

一前一後的人影。

前面是一個身穿紅色雪衣的人，那人身手靈敏，滑下去的姿態優美之極。

後面的一個人，身穿黃色的雪衣，身手也不差，正在追着那前面穿紅色雪衣的人。

兩人的速度極爲驚人。

馬獅龍一時也童心大起，他用力一撐，身體略爲前傾，他的速度也立時加快。

他並不是想加入他們的追逐，而是想考驗一下自己，沒有比較，那會知道自己能力到了那裏？

他再發力，已漸漸追上那穿藍色雪衣的人。

那人回首一望。

那水銀的太陽雪鏡望向馬獅龍，馬獅龍看不清楚他面目，但他也不示弱，向他望了一望，並作了一個友善的姿態，那人並沒有再理會他。

馬獅龍又再加速。

不一會，他已超越了那穿藍色雪衣的人。

可是，前面却不見了那穿紅色雪衣的人，他感到有點詫異，爲甚麼那人會不見了？

突然，馬獅龍感到雪坡變得非常陡斜，陡斜得使他有點手足無措。

原來這雪坡像一個斷崖，一滑下去，好像永無止境的滑下。

馬獅龍至此才明白，這個斷崖般的地方，使那紅衣人失踪的原因。

這斷崖是非常陡斜，使滑雪的人難以控制的自我加速，這向下的衝力使他再到較爲平坦的地方的時候，整個人便會飛身而起。

不由自主的飛身而起。

當馬獅龍到了斷崖的底部之時，他已可以看到那紅衣人飛身過了一個山坡！

那人姿勢實在是美妙之極。

像一隻火鳥，飛越那白茫茫的一片。

紅色本已刺眼，在雪白的山坡之上，白雪仍然紛飛的半空，那幅景象，實在使人讚歎，使人難以忘懷！

這時，馬獅龍也接近平坦的地方，他順着去勢，也抽身而起。

那實在是一種美妙的感覺。

那種騰空而起，飛越白雪的感覺，實在是一種非筆墨所能形容的享受。

那紅雪衣人也繼續滑下。

他也回過頭來。

他似乎有些異樣的動作，但因爲那人戴了雪帽，大大的雪鏡，而且身旁有些飄雪，根本看不清楚他是個甚麼人，不過，那人似乎有些疑惑。

馬獅龍又加速滑下。

那紅雪衣人也立時加速。

馬獅龍回轉身來，却看不見那落後的藍色雪衣人。

咦，他竟會落後這麼多？

馬獅龍也不理會，繼續向前滑去。

那紅雪衣人似乎有些忙亂，他也加速。

這一段的雪坡再沒有山上那麼陡斜，因此速度也慢了下來，不過，那紅衣人再撐幾下，並且把身體傾前縮起，速度又再加快。

馬獅龍根本沒有追上那紅雪衣人的意思，可是，見他似乎是要躲避似的，禁不住也要追上去看看。

他一直滑下去。

那紅雪衣人似乎要擺脫馬獅龍。

馬獅龍却是尾隨不捨。

轉眼那紅雪衣人已到了山下，不遠之處，便是一間用粗大杉木造成的屋子。

後面有更多的屋子。

但那紅雪衣人並沒有滑向那些屋子，他停了下來，轉過身體，看着馬獅龍的來臨。

馬獅龍來到了那紅雪衣人的眼前，停了下來。

「你想怎樣？」

竟是清脆的女子的聲音。

馬獅龍抖開了身上的雪花道：

「我……」

那人拉起了頭上的紅色雪帽。

一頭黑色的秀髮，鬈曲而有點蓬鬆的秀髮，像一道黑色的瀑布瀉下。

竟是一個女孩子。

一個極為美麗的女孩子。

馬獅龍一直以為這紅雪衣人是一個男人，想不到竟是一個千嬌百媚的女孩子。

「你們還有多少人?」那女郎問。

馬獅龍聽了，眞感到一頭霧水，只好道：「甚麼?」

「先是那藍衣人，然後是你！」那女郎竟說廣東話。

「我？我追你……」馬獅龍停了口，因為在廣東話裏，「追」是有另外一個意思。

「你們想怎樣，不妨直說！」女郎道。

馬獅龍望望後邊，仍沒有見那藍衣人來，假若照時間計算，無論他的滑雪技術如何差勁，也應該到來的了，可是，他仍沒有出現。

馬獅龍開始問明那女郎的意思，便道：「我並不是與那人同一伙的！」

那女郎吁了一口氣，道：「那你為甚麼要追上來？」

「我只是好玩，也考驗一下自己！」

「考驗？」

「是的，我佩服你的滑雪技術！」

馬獅龍道。

女郎笑了一笑，那笑意足以融化飄下的雪花。

「你眞的不是與他們一伙的？」

馬獅龍搖了搖頭，也脫下了帽子，抖了身上的雪花，道：「那人追你？你害怕？」

女郎又再笑了一下，轉過身來，雙手一撐，雪撬已把她帶到那間大木屋之前。

馬獅龍也跟着。

那女郎步入屋內。

這是一間大餐廳，前面是一個大酒吧，後面才是晚餐的地方。

那女郎已脫下了雪撬，並且脫下那雪衣，室內的大火爐正燃燒着，一室溫暖如春。

馬獅龍也走了進去。

「喝杯酒？」那女郎竟自動的邀請。

馬獅龍笑道：「你不害怕？」

「害怕甚麼？」

「怕那些人……究竟那人是甚麼人？」馬獅龍好奇地問。

那女郎笑了一笑，脫下雪衣的她，更顯得窕窈動人，她沒有回答，只是走進了酒吧，在酒保前坐下。

馬獅龍也在她旁邊坐下。

那女郎道：「喝些甚麼？」

馬獅龍道：「干邑。」

「香港人那種喝法？」女郎問。

「甚麼？你知道香港人的喝法？」

「當然知道，那是大口大口的喝下！」

馬獅龍聽了，也笑了起來。

在西方的習俗上，干邑可以算是一種餐後酒，一種用雙手暖着，然後慢慢啜着，慢慢綴飲的酒，讓人們可以欣賞那種醇香的美味。

可是，來到香港，却成為了你一杯，我一杯，大口大口喝下的酒，據說這種喝法使法國人皺眉，認為那是糟塌了這些葡萄美酒的，但他們却也欣賞，因為這樣大口大口的喝下，可以使他們的酒市場，高擢為第一的銷路。

馬獅龍接過了干邑。

那女郎道：「羅拔，我要一杯些利！」

原來她在這地方，倒也很熟絡，連酒保也認識。

馬獅龍把酒杯高舉一下，道：「飲勝！」

那女郎也把酒杯高舉一下，輕呷了一口。

「你知道香港這地方？」馬獅龍問。

女郎道：「當然知道，因為我在那裏出生！」

馬獅龍道：「原來是同鄉。」

「我看不出你是來自香港。」

「為甚麼？」

「你不像。」

「香港人有字鑿在額上？」馬獅龍笑問。

「不，他們比較豪爽，說話大聲一點。」

「我明白，你說是那一些暴發戶的嘴臉？」

女郎道：「我沒有這樣說過。」

兩人都笑了起來。

「我叫馬獅龍。」

「我姓陳，陳珮絲！」

「陳小姐，甚麼人追你？」

陳珮絲呷了一口酒，道：「可能是一個誤會。」

馬獅龍聽她語氣，知她是不想說，他雖是個好奇的人，但也不會勉强別人。

於是，話題一轉，轉到了香港上面，兩人是他鄉遇故知，自然是很多共同的話題。

他們也談了一些滑雪的問題，馬獅龍知道，陳珮絲在食方面却有廣博的知識，他可以肯定一點，陳珮絲並不是一個普通的美艷女郎。

她是誰？只是一個普通滑雪渡假的漂亮的女孩子？

馬獅龍曾巧妙地問過，但陳珮絲也巧妙地廻避了他的問題。

馬獅龍沒有再追問，他也只想有一個愉快的假期，而不是又再惹上麻煩的假期。

* * *

午後的天色是極其陰暗。

馬獅龍回到自己的房間，看了一會那些鬼佬認為很幽默的片集，感到非常乏味，不知不覺的進入了夢鄉。

渡假的好處，也許便在這裏。

你可以成為時間的主人，要睡便睡，甚麼時間醒也可以，沒有任何擔憂。

當馬獅龍正在熟睡之際，他突然驚醒起來。

那是一聲極其輕微的開門聲。

馬獅龍從渾沌之中醒來，沒有動。

門外閃進一個人影，他蟄伏在黑暗的一角，沒有動，只是打量着房間四周。

這房間很大。

馬獅龍的行李放在床的一邊。

假如那人要搜索行李的話，一定要經過他的床。

馬獅龍等着，只要他一走近，他便會一躍而起。

那人看了一看，見馬獅龍沒有醒來的跡象，便大着膽子慢慢的走近。

這人身手看來是不錯的。

那人漸漸接近馬獅龍的床邊，然後是輕輕的一躍，他竟然可以躍過馬獅龍的床，而過了另一邊。

馬獅龍不想動手。

但看見他那副極為輕盈的身手，竟然也忍耐着，要看看他要搜查一些甚麼。

那人像貓一般蹲在行李之間。

馬獅龍行李並不多，只是一個大的手提箱子與另一個普通手提箱。

內裏其實也沒有甚麼秘密的東西，只是一些日常用品，一些衣物。

那普通的手提箱內，最重要是旅行證件，其次是一些信用卡與金錢。

那人並沒有向金錢與證件打主意。

他小心開了大手提箱一角，然後審視一番，當那人伸手入內之際……

「你要找些甚麼？」馬獅龍突然陰森森的說。

那人反應極快，話未說完，他已翻身，飛躍而過馬獅龍的床。

馬獅龍看着他的來勢，他仍躺在床上，當那人越過，便一脚飛起。

那人雖被狠狠的踢中，但他並沒有發出任何聲响，只是照着脚勢，以力借力，加速向門外飛身而去。

馬獅龍跟着已起來。

那人落在門邊，一個滾身，人竟像貓一般的躍出了門縫，門竟無聲無息的關上。

那人動作實在是快，快得連馬獅龍也看不清楚。

馬獅龍連忙追出。

可是，門打開，外面是一片冷寂。

長長的走廊，連人影也沒有。

馬獅龍並沒有換過衣服便入了夢鄉，因此身上仍是日常的衣服，他追了出去。

一直追到走廊的盡頭，仍然沒有人影。

馬獅龍忽然覺得，是否發了一場夢？

可是那一脚，那實實際際的一脚，狠狠的一脚，仍在自己的感覺中。

可是，那人怎會如此快便失去踪影？

忽然，馬獅龍看見地毯之上，有一顆鈕扣，他拾了起來，鈕扣之上，是有一個「D」的英文字母。

這是一種名牌貴價的恤衫的鈕扣。

馬獅龍慢慢的走回自己的房間。

一陣寒風吹來。

馬獅龍心中打了一個冷顫，為甚麼房間之內竟有冷風吹來？

原來是房間露台的門打開了。

而他的行李也散了開來。

想不到那人竟然有這麼大的膽子，趁他追出去的一刹，却從露台轉身而再入馬獅龍的房間，在匆促中仍要把馬獅龍的行李搜了一下。

這人實在厲害。

一個被人追的人，竟有這份能耐，能夠利用這極短的時間達到他搜房的目的。

這人的確是藝高人膽大。

馬獅龍走出了露台，但站不了一會，便要把門關上，因為外面吹入來的風，透寒徹骨。

馬獅龍小心看看行李，並沒有甚麼損失。

那普通手提箱內的證件與鈔票，仍原封不動。

那人要找的是甚麼？

馬獅龍看着手中的鈕扣，自言自語道：「看你能否走出我的手掌之中！」

他看看手錶，應是晚飯的時候。於是，他換過衣服，便走出房間，直往餐廳。

一進餐廳，他便看見陳珮絲。

她並不是單獨一人，身伴還坐着一個高大的男子，兩人正喁喁細語。

馬獅龍正想找一個座位。

「馬先生，何不與我們一起？」這竟是陳珮絲的聲音。

馬獅龍道：「我不想打擾你們！」

那男子道：「沒問題，馬先生，我們正談起你！」

「說我？」

他走近他們的桌子。

那男子竟然是今日所見的酒保。

陳珮絲而今的打扮又不同了，淺藍的絲質襯衣，一條深色的褲子，配以長靴，又有另外一番的美麗。

陳珮絲道：「這是我的男朋友，羅拔！」

「我姓吳。」

「吳先生，我姓馬。」

「馬獅龍，我早聽過你的名字！」

陳珮絲笑道：「馬先生，你會覺得奇怪，爲甚麼羅拔今早是酒保，而今是我的男朋友！」

馬獅龍微微一笑。

陳珮絲續道：「他一直是我的男朋友，不過，他在入冬之前，便來這裏做酒保，而今天是第一天，我也來這裏會合他，繼續還有幾天的假期！」

吳羅拔道：「馬先生，你也來渡假？」

「你不相信似的？」

「不，我以爲你又有一件奇怪的案件在身！」

「啊，我並不是一個職業的冒險家！」

「不過，我看過你的書……」

「那只是一些驚險的故事記錄，加上作者的生花妙筆，因此……」

「那些並不是眞事？」

「你指的是甚麼？」

「譬如你破那件『金縷玉衣』案，又如那件『日月星辰』的案件？」

「呀，你果眞看過我的故事？」

「還有那在英國發生的『雙色鬱金香』！」陳珮絲也插口道。

馬獅龍笑道：「原來你們也知道不少！」

吳羅拔道：「馬先生，我實在不明白，爲甚麼你總遇到這麼多不平凡的事情！」

馬獅龍道：「那是我的壞運氣！」

「壞運氣，可是你總是逢兇化吉！」

馬獅龍笑了一笑，道：「我只有一個信念，邪不能勝正！」

「可是，我們中國人又有一句話，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又如何解釋？」吳羅拔問。

馬獅龍道：「甚麼魔高一丈，那是擾亂人們心術的話，我只相信，邪永遠敗在正氣之下！」

陳珮絲問：「甚麼是邪？」

一時之間，馬獅龍也答不出來。

陳珮絲笑着，續道：「這算不算邪？」

她突然閉上了眼睛，似乎在集中精神。

馬獅龍正想說話，但陳珮絲作了一個手勢，示意他不要說話，並且又再張開了眼睛。

她美麗的雙眼注視着桌上的一支小銀匙。

那小銀匙本來是直挺挺的。

忽然，那小銀匙略爲震動一下，然後，怪事出現了。

那幼小的匙柄，竟慢慢地向後彎去。

小彎，小彎，然後是接近九十度。

忽然，一個侍者走近。

吳羅拔一手止住那侍者。

那侍者也奇怪的站着，因爲他也看到桌上那小銀匙，匙柄一直向後彎着。

馬獅龍並沒有看那銀匙，反而看着陳珮絲的臉。

她的臉本已是帶着胭紅，而今因精神集中，臉頰更紅，額上並且閃着一滴汗珠。

那時，除了那個侍者看到銀匙柄自動屈曲，而餐廳其他人也注意到這神奇的現象。

一會，那銀匙匙柄接近疊起來時，陳珮絲才放鬆過來，輕聲道：「邪不邪？」

在場的人立時鼓掌起來。

「實在是神奇的魔術！」有人叫道。

陳珮絲向在場的人笑了一笑。

陳珮絲本是一個令人注目的美麗女郎，而今表演了這個神奇的「魔術」之後，更是全場矚目！

馬獅龍也輕輕拍了幾下手掌。

陳珮絲拿起那銀匙，雙手一齊用力，那銀匙立時又回復了原狀。

吳羅拔道：「馬先生，你怎麼看？」

「我也曾看過很多特異功能的表演！」

「你認爲這是一種特異功能，而不是一種魔術？」陳珮絲問。

馬獅龍道：「我相信是特異功能！」

陳珮絲道：「那只是魔術，這銀匙根本沒有曲過，我用的只是掩眼法！」

馬獅龍笑道：「我相信，但那不是完全的掩眼法，你騙到其他人，騙不到我！」

「爲甚麼？」

「因爲你要集中精神！」

「你怎知道！」

「因爲你曾閉過眼睛，而且額上也有汗珠！」

陳珮絲道：「佩服，佩服，馬先生，我而今才有點相信，你的成功並非

僥倖！」

馬獅龍道：「爲甚麼突然之間又來謬讚我？」

陳珮絲道：「因爲你對事物的觀察，根本是不平凡的，你觀人於微，而且極爲小心！」

「我猜對了嗎？」

陳珮絲道：「並不是完全錯了，我的確運用過我的精神力量，但也有施掩眼之法！」

「換句話說，那是魔術與特異功能的混合！」

「是的！」

馬獅龍問：「這是天生的？」

陳珮絲也有點茫然，道：「我不知道，也許是！」

這時，待者又再走近，問了他們各人所點的菜式。

馬獅龍道：「這特異功能其實對你有沒有特別的好處？」

「我不知道，不過，我可以當衆表演，立即可以吸引所有在場的人注目！」

「就像剛才一樣！」馬獅龍道。

吳羅拔插口道：「馬先生，你認爲這種天賦的功能，對人有甚麼好處？」

「我不知道，因爲我並沒有天賜的特異功能！」

「你有！」吳羅拔斬釘截鐵的道。

「怎麼？」

「我看過你在每一個故事內，當危險的事發生之前，你一定有一種預感！」

「那預感其實也只是一種經驗的累積！」

這時，一個侍者走近，他恭敬的遞上了一條紙條，上面是整齊的英文字：

「請再表演一次！」

陳珮絲問：「誰給我的？」

侍者指指那邊，一個坐在酒巴前的一個男人。

那人渾身充滿了歐陸的味道。頭髮是弄得十分光滑整齊，一身深藍的筆挺西服，他沒有結上領帶，頸上是一條紅色的絲巾。

他手上拿着一隻高脚杯。

當陳珮絲望向他的時候，他把杯子高擧了一下，態度是十分友善的。

陳珮絲並沒有甚麼表示。

吳羅拔突然趨近陳珮絲，道：「珮絲，何不再表演一次？」

珮絲望了他一眼，道：「好！」

桌上有一個小小的花瓶，瓶內有一支小菊花。

陳珮絲望着那小菊花。

一會，她閉上眼睛，然後又再睜開。

接着，那朵小菊花便開始抖着，然後是升起，升起，冉冉的升起。

花枝完全脫離了花瓶。

並且繼續向上升去。

然後，那小菊花忽然失去了支持的力量，掉回小花瓶裏面。

那實在是難得一見的情景！

在場的人也安靜下來，直到小菊花掉回小花瓶之內，才情不自禁的鼓起掌來。

那邀請陳珮絲表演的男人，也再度擧杯，表示十分欣賞。

忽然，馬獅龍有一個發現。

當那男人擧杯的時候，掀起了衣襟，雖然馬獅龍離他也相當遠，不過，他却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人的恤衫，近腹部的地方，是少了一顆鈕扣。

一顆鈕扣！

難道這人……

這時，吳羅拔又趨前向陳珮絲說了一句話，這句話的聲音極低，馬獅龍沒法聽見。

然而，當他轉而望着吳羅拔的時候，他也有另外一個有趣的發現。

吳羅拔的恤衫，也是少了一顆鈕扣，而且是有「D」字那種鈕扣。

吳羅拔發現馬獅龍怔怔的望着他，他有點不好意思的，立時坐回原位。

又是失了一顆鈕扣！

難道吳羅拔也是……

沒有理由的！只有一個人曾經來過馬獅龍的房間，怎會這麼巧，兩個人都失去了鈕扣？

馬獅龍當然沒有查問吳羅拔。

接着，侍者上菜。

而馬獅龍再往酒吧處看，那人也沒有了踪影。

這一頓晚餐，味道是異常的美味，可惜，馬獅龍心內有不少問題，有些忐忑。

他們一邊吃，一邊說了些普通閒話。

當甜品也吃過之後，餐廳內已有人奏起音樂來。

那是歐陸的民族音樂，節奏十分輕快，漸漸有人走出去跳舞。

他們並不是跳交際舞，而是一些民族舞蹈。

那些舞蹈的舞步十分輕易，而且可以容納無數人一起跳，而且越多人跳，越是熱鬧。

陳珮絲首先站了起來，道：「我們也去！」

他拉起吳羅拔，也拉起了馬獅龍。

馬獅龍已身不由己的在跳舞長龍之中，隨着節奏在跳動，所有的人都沐浴在歡樂的氣氛之中。

他們跳着跳着，忽然，馬獅龍發現了遠處龍尾，那個曾經向他們擧杯的男子，赫然也在舞龍之中。

馬獅龍甩開了陳珮絲的手，輕輕的說了一聲：「對不起！」便穿過了人羣。

陳珮絲也想隨着馬獅龍離開，但吳羅拔那裏肯放過如此美好的機會，一手拉緊了陳珮絲，反鑽入人羣之中，一時之間，陳珮絲無法追上馬獅龍，也只好隨着人羣，繼續跳舞。

馬獅龍入了人羣之中，那男子仍在，而且跳得非常投入，舞姿也十分悅目。

但加入舞龍的人越來越多，一時之間，你擠我擁，馬獅龍迫着過去，希望可以接近那人。

可是，再轉兩個圈，舞龍又加入了新的人之外，還有更多人離開，這時，馬獅龍又看不到那男子。

有點失望，只好回到座位。

當他坐下，侍者却捧上一杯酒來。

馬獅龍以爲是陳珮絲叫的酒，可是，侍者放下了酒之後，還放下了一張字條。

字條是用法文寫的，幸好馬獅龍的法文也可以應付，上面寫的意思是：

「可有興趣來談談異能的事？」

下面並沒有署名。

馬獅龍看了問侍者道：「是誰交給你的！」

侍者道：「是一個客人，他在那邊！」他指着近火爐之處。

那個男人又出現了。

他以優美的姿態拿起酒杯。

馬獅龍也舉起酒杯。

於是，馬獅龍站了起來，那男人向外面一指，意思是到外面去。

馬獅龍想通知陳珮絲，可是她仍與吳羅拔在舞廳之中，正在玩得興高采烈。

那男人已出了外面。

馬獅龍當然不想放過這個機會，其實他自己一早已想看看這失了鈕扣的男子，究竟是個甚麼人，可惜，在這擠擁的餐廳之內，那人一時出現，一時失去踪影，確實是耐人尋味。

而今他親自邀約，那有不去之理。

馬獅龍走出餐廳之門。

這酒店之內，除了這個大餐廳之外，還有幾個小酒吧與一間咖啡室。

馬獅龍出了餐廳，那人招手，並且踏進了那間相當清靜的咖啡室。

馬獅龍三步併作兩步，也入了咖啡室。

那人已坐在咖啡室一角，並站着歡迎馬獅龍。

馬獅龍趨前，那人已伸出手來，馬獅龍當然也禮貌地伸出手來，與他握着。

面前這個男人，身材並不算高大，骨格也不見得如何粗壯，假若與馬獅龍比較，兩人體格應該是在伯仲之間。

可是，那男人握着馬獅龍的手的時候，一股十分奇特的力量，自他的手中傳來。

那力量實在神奇，既使馬獅龍手骨有些刺痛的感覺，也使馬獅龍無法使出力量與之抗衡。

以馬獅龍的武功造詣來說，要與這一個人相比，無論是外力還是內力，應該是站在不敗之地，可是，在這一刻他實在無法加以頡頏。

那人笑道：「我是魯道夫！」

他已放開了馬獅龍的手。

馬獅龍道：「魯道夫先生，你是個異能專家？」

「不，我只是鬧着玩的，你的女朋友，才是一個有神奇力量的異能專家！」

「我的女朋友？啊，你說是與我一起吃飯的那位表演魔術的小姐？」

「魔術？我看並不是那麼簡單！」

「你認爲是異能？」

魯道夫從身上掏出了一張卡片，遞給了馬獅龍。

馬獅龍細看，上面寫着：國際表演集團。

原來魯道夫是個從事表演娛樂的生意人。

魯道夫道：「馬先生，本來我是來這裏渡假，並不想提生意的，不過，我看了你的女朋友的表演，我忍不住希望她能隨我到美國去！」

「去做甚麼？」

「我有一個異能的表演團，如果她能加入，我看會吸引不少觀衆的！」

「爲甚麼你不直接問她？」

「我想……我看那位小姐，如此美麗動人，如果她想從事表演行業，她應該早有人發掘她，而且應該在行內有相當名望，可是，她並沒有……」

「那麼你認爲從他的男朋友處遊說，可能會有更大的收穫？」

魯道夫點點了頭。

「可惜，你看錯了人，我並不是他的男朋友！」

「那也沒有關係，你也是她的朋友！你只要遊說她一下，我想，她是會答應的！」

「我看……其實，剛才她在餐室表演的，也並不是甚麼難得一見的表演，我以前也看過！」

「是的，剛才只是一些普通的，但假若她有異能，與我們表演團加以配合，一個嶄新節目便會開始！」

「魯道夫先生，你也是個異能人？」

魯道夫笑道：「我只有些雕虫小技！」

「倒不如你表演給我看？」

魯道夫看了周圍一下，問道：「馬先生，你吸煙的嗎？」

馬獅龍搖搖了頭。

魯道夫從袋裡掏出了香煙。

那是一種極爲罕見的香煙。

一般來說，香煙的煙紙都是白色的，但魯道夫那種却是用黑色紙的。

魯道夫道：「你有沒有打火機？」

「沒有。」馬獅龍想招呼侍者來。

魯道夫忙道：「讓我自己來！」

他把那枝黑色的香煙，放在一個烟灰碟上，並且雙目集中精神於香煙之上。

不一會，那香煙已慢慢的冒出一

絲煙來，接着，那煙頭已有了火星，漸漸煙已燃着了！

那實在是一種神奇的力量。

一個人竟然可以利用精神力量來點燃一支香烟！

馬獅龍正想伸手去拿香煙，看看是否眞的燃着了，但魯道夫比他更爲手快。

他一手拿了香煙，往咀唇送，並且立即吸了兩口，那火光更盛了。

馬獅龍道：「你自己這個表演，也足以哄動！」

「那只是小技藝！馬先生，你以爲我眞的利用精神力量來燃點香烟？」

「我看着你做的！」

「不，我並沒有這種異能，你看我這些香烟。」

他把香烟遞了過來。

馬獅龍接過。

魯道夫道：「那冒煙之處，早已有一些燐的物質，當我作集中精神的時候，其實我是等待那燐的物質，與空氣發生化學作用，而慢慢產生煙火。」

「那是魔術了！」

「是的，那的確是魔術，當我見你要拿起我的那支香煙檢驗，我立即搶了過來，放在口唇邊，其實我在那時，才利用手勢，眞眞正正的把香煙點着了！」

馬獅龍道：「那麼，你的表演團，究竟是魔術表演，還是異能表演？」

「我目的是在世界各地發掘一些異能人，找一些眞正的異能人來表演，因此，我希望你的女朋友來！」

「你認爲世間上有眞正的異能？」

魯道夫斬釘截鐵地道：「有，當然有！」

「你看過不少？」

「我看過無數！」

「你認爲這些異能如何而來？」

魯道夫道：「說起來倒是一匹布那麼長！有人的確是有異能的，簡單來說，有人繪畫特別出色，畫甚麼便像甚麼，那就是一種異能。」

「異能從那裏來？」

「是天賦，是上天的一項特別的賞賜。」

「我知道中國國內有很多異能之士，有些甚至能穿牆入屋，你相信嗎？」

「我當然相信。」他看着手錶，又道：「你快叫你的女朋友來，看她會否答應我？」

「我……」馬獅龍其實與陳珮絲也是相識不久，怎能這麼唐突便去邀請，而且他與魯道夫也是只有這一面之緣，他根本不能向任何一方作交代。

他有興趣與魯道夫交談，只不過是懷疑他是進過他房間搜索的人。

馬獅龍忽然轉口道：「魯道夫先生，你爲甚麼會失去了一隻鈕扣？」

魯道夫望着自己的襯衣，他看看那失去的鈕扣，臉上有些發熱，道：「咦，怎麼少了一粒鈕扣，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剛才出來的時候，弄丟的，唉，我也應該減肥了。」

這人幽默風趣，對馬獅龍這一個突然而來的問題，輕描淡寫的推了過去。

魯道夫道：「請你去邀請她過來一談，好嗎？」

馬獅龍無奈，只好回到餐廳。

餐廳之內，仍是那麼熱鬧，不過，而今不再是跳那些民族舞，而是演奏着抒情浪漫的音樂，而戀人們都相互擁着，沉醉在浪漫的氣氛與舞蹈之中。

馬獅龍却看不到陳珮絲與吳羅拔在舞池之中。

再看他們剛才坐的餐桌，只有吳羅拔一人，神情惘然的坐着。

馬獅龍走近，正想開口，吳羅拔已開口，搶先道：「你帶了珮絲往那裏？」

「我帶了珮絲？你在說甚麼？」

「你離開不久之後，便有人來說你請她到外面一談，並且說很快便回來。」

「我沒有……她去了多久？」

那實在是一段並不算短的時間，馬獅龍突然覺得事情有點不對勁。

吳羅拔道：「她不是去找你？」

馬獅龍道：「不，我現在回來，才是想找她。」

「那麼她去了那裏？」

馬獅龍也想知道。

「結了賬沒有？」

「我已叫侍者入了我的帳戶。」

「你跟我來。」

吳羅拔跟着馬獅龍，走出了餐廳，再走進他與魯道夫談話那間餐廳。

那張桌子上，仍有兩杯還未喝完的咖啡，却沒有了魯道夫的影子。

馬獅龍找了一個侍者問：「那位先生呢？」

侍者道：「離開了。」

「離開多久？」

「我看你一離開，他便立即結賬離開。」

吳羅拔不明所以，便追問道：「你找甚麼人？」

「快跟我來。」

馬獅龍立時走到那間旅舍，所有在這裏渡假滑雪的人，都是住在這間旅舍的。

一個紅髮的女郎，極有禮貌地問：「我可以爲你所做些甚麼？」

「魯道夫，是住在這裏的，請問是甚麼房間？」

「魯道夫先生……」她查了一下登記名册。

「二五七……」

馬獅龍想轉身。

那紅髮女郎立即道：「不過，他下午已退房。」

「退房？」馬獅龍十分懷疑地問。

「是的，是下午退房的。」

「他是從那裏來的？」

那紅髮女郎道：「我不能告訴你的

，請原諒。」

馬獅龍從身上拿了一張證件出來，道：「我是警探。」

那紅髮女郎看了一眼，道：「我要先請示一下上級。」

「不用了，你先簡單的告訴我，他是從那裏來？」

那女郎有點猜疑，終於說道：「美國。」

「與誰同來？」

「單身一人。」

馬獅龍低聲地說：「謝謝，並請不要向其他人提起，你也不想惹痲煩？」

馬獅龍拉了吳羅拔離開了旅舍大堂。

「你與陳珮絲同房的？」

「不，我們住在不同的房間，她在二樓，我在樓下。」

「快撥一個電話給她。」

吳羅拔立即撥了一個電話，等了很久，也沒有人回應，吳羅拔道：「我看她沒有回到房間。」

「我們去看看。」

上了二樓，走廊是寂靜的。

他們往陳珮絲所住的房間去，拍了幾下門，仍然沒有人回應。

馬獅龍越覺事情的不對勁。

吳羅拔追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我也想知道。」

「那麼，你離開了餐廳之後，去了那裏？」

馬獅龍便把與魯道夫談話的事情說了一遍。

吳羅拔道：「魯道夫是個不懷好意的人。」

「也未必，不過，他突然出現，突然消失，那實在是一件神奇的事。」

吳羅拔道：「那麼，珮絲的事，也許與他有所關連，快去找他。」

「往那裏找？」

「你說過他給你一張咭片？」

「是的！」馬獅龍從袋裡拿出那張咭片。

他記得非常清楚，上面是寫着，國際表演集團。

可是，而今的咭片，却是空白一片。

正面沒有文字，反面也沒有，完全空白。

「怎麼會的？」馬獅龍實在也不明白。

魯道夫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人，他深謀遠慮，連咭片也可以隱去文字的。

「他一定是擄去了珮絲。」

「怎會？就算是，也不是他親手做的，因為他一直與我談話。」

「我們立即去追。」吳羅拔臉露焦急的表情。

「慢着，我們不能那樣武斷，我們要先看看珮絲的房間內有甚麼發現。」

他們又再度入酒店的接待處。

馬獅龍要求珮絲房間的鎖匙，可是，那紅髮女郎這次却不肯。

吳羅拔道：「你等我一等。」

一會，他與一位酒店經理模樣的人走進來，並且由酒店經理向紅髮女郎要了珮絲房間的鎖匙。

吳羅拔一接過鎖匙，便往珮絲的房間。

馬獅龍問：「為甚麼經理肯給你？」

「因為我曾在這裏的酒吧兼職，而且他也知道，我是珮絲的男朋友。」

「啊，原來如此。」

吳羅拔把珮絲房間的門開了。

房間內並沒有甚麼特別的痕跡，珮絲的行李仍在。

吳羅拔道：「我們快去找她回來。」他顯得十分緊張，而且不知所措。

馬獅龍道：「你要往那裏去找她？」

他也只是一臉茫然。

馬獅龍道：「珮絲不一定被人捉去了，也許，她有突發的事情，走開了一會。」

「不會的，她沒有理由不告訴我的。」

馬獅龍笑了一笑。

「你笑甚麼？」

「我笑你有時太自負，有時却是自視太低，我問你，她為甚麼一定要告訴你？」

「因為她是我的女朋友。」

「你如此肯定？以珮絲這樣美麗動人的女孩子，她可以有更多的選擇權。」

「我知，不過，我知道她喜歡我。」

「這只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

「你……」

「你不要誤會，我不會與你爭，因為珮絲的年紀，只可以做我的女兒。」

「不過有些男人……」

「你不用取笑我……說回正題，你敘述一下你最後見珮絲的情形。」

「我們跳舞跳至興高采烈的時候，你便離去，我也沒有注意甚麼。」

「然後呢？」

「珮絲說太熱了，我們便回座位，她去了洗手間，我也去了，然後我回來，再沒有見到她的踪影。」

「你自認是她的男朋友，為甚麼不好好照顧她？」

羅拔苦笑，道：「我沒有道理連她去洗手間也陪她去的。」

馬獅龍也笑了起來。

「你一直在等？」

「是的，我以為她遇到了熟朋友，也以為她去找你，後來……更以為她遭遇到了毒手。」

「總之是胡思亂想。」

「是的，我真不知怎樣做才好。」

「你一向都不喜歡採取實際行動？」

羅拔搖了搖頭，一時之間，並不

明白馬獅龍語帶雙關的話。

馬獅龍又道：「怪不得你一直在懷疑，並不肯定是否珮絲的男朋友。」

羅拔有點尷尬地笑了起來。

馬獅龍道：「羅拔，其實我也只是與珮絲剛相識，並不知她的底蘊。」

「你怎會認識她？」

「你不知道上次滑雪的事？」

「滑雪，我沒有在場的那次？」

「是的，我發覺有人追她，是不懷好意的追她，我看不過眼，於是，也追上前去為她解圍。」

「你倒是見義勇為。」

「你不用呷醋，那時，我根本連珮絲是男是女也不知道的。」

「究竟是甚麼人追她？」

「也許這是個關鍵的問題。」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因為當我加入了追逐之後，那人似乎便消失了。」

「現在珮絲失踪，是不是與這些人有關？」

「天知道。」

羅拔又表現得十分煩躁不安，戀愛中的男女，也許是這樣的。

馬獅龍道：「你是認識珮絲多久？」

「差不多半年了，不，還有兩天，才是正正式式的半年。」他緊張地思考着。

馬獅龍道：「其實你認識她，也不太久？」

「不，很久了。」

「你們在甚麼地方認識？」

「在餐室。」

「你主動招惹她？」

羅拔有些臉紅，有點期期艾艾。

「那時她似乎有些情緒低落。」

「她做甚麼工作？」

「她是個調查員。」

「甚麼調查員？」

「保險業的調查員。」

「保險業的調查員？以珮絲的美貌，我實在看不出她是個調查員。」

「人是不可以貌相的。」羅拔也語帶雙關地說了這一句話。

馬獅龍笑道：「我喜歡幽默的人。」

「馬獅龍又道：「她調查甚麼？」

「我不大清楚，但主要是看看要求賠償的人，有沒有欺詐成份。」

「這工作倒也不錯，不是死板的坐在辦公室之內，與你喜歡戶外活動，有些配合。」

「但其實我又並不是太喜歡戶外活動。」

「那你喜歡甚麼？」

「廚藝。」

出乎意料的答案，馬獅龍道：「你喜歡廚藝？那麼，你一定懂得弄很多好吃的東西？」

「一點點。」

馬獅龍突然覺得有點餓了，他拉開冰箱，裏面並沒有甚麼食物，飲品倒有不少。

馬獅龍道：「用鷄蛋可以煮些甚麼？」

「你想吃？」

馬獅龍點了點頭。

羅拔也沒有介意，立即拿了幾隻蛋，而房間的盡頭處，有一個電爐和一個煎鍋。

他手藝十分純熟，看來並不是大言不慚的。

馬獅龍看着他弄東西時，又再談回話題。

「她來這裏，是為了調查，還是為了渡假？」

「我看是兩者兼而有之，但她對我說，只是來這裏滑雪渡假而已。」

「你以為她在調查甚麼？」

「我實在不知道，我並不是不關心她的工作，而是我尊重她的職業。」

「我明白，那麼你呢？」

「我每年都來這裏。」

「渡假？」

「既是渡假，也是賺錢。」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優差？」

「我在酒吧和廚房兼職，可以賺到不少金錢，也可以在這裏免費住宿渡假。」

「那實在不錯。這次是你要求珮絲來這裏渡假？」

「不，是她要求來的。」

「看來她是有目的而來？」

「是要與我在一起。」羅拔十分自信。

馬獅龍並沒有掃他的興，道：「是的，可能還有另一個目的，是調查一件重大的事情。」

「甚麼重大的事情？」

「我怎知道？你是她最好的男朋友也不知，我也沒有理由知道。」

羅拔突然道：「你說過上次去滑雪，有人追她，與這事有關？」

「我不知道，但以常理來推斷，應該是的。」

「那麼，他們上次下不到手，於是，便趁今晚下手，把珮絲擄去了？」

「希望不是。」

但事實上，擺在目前的，可能性極大。

這時羅拔已弄好了一碟金黃色的鷄蛋來，顏色美觀，看來十分可口。

「請批評一下。」羅拔道。

馬獅龍吃了一口，味道實在不錯，簡簡單單的煎蛋，却是十分可口。看來羅拔的廚藝實在不錯，馬獅龍轉眼已吃光了。

把食物吃完，是對廚師最高的讚美，羅拔當然十分高興，但不一會又雙眉深鎖。

馬獅龍道：「你再想想，當你們跳舞的時候，有沒有人向珮絲招呼？」

「似乎有。」

「是誰？」

「我不知道。」頓了一頓，羅拔又再緊張起來，道：「馬先生，我不是不

信任你，但這件事看來十分嚴重，我們還是報警。」

「好！」馬獅龍走到窗前，看看外面，道：「又開始下雪了。」

那時已是晚上十時，但外間是湛藍的一片，一朵一朵的鵝毛雪花飄下。

「如果這時候勞動警方，我看也沒有甚麼幫助。」

「那我們怎辦？」

「我們要先做一些不道德的事。」馬獅龍道。

羅拔聽了，似乎嚇了一跳。

馬獅龍道：「不要誤會，假如我們報警，警察來到，也一定要搜查珮絲的行李，我是想……倒不如看看珮絲的行李，才作打算。」

羅拔同意點頭。

「我的意見是，打開別人的行李，尤其是女性的行李，是十分不道德的。」

羅拔也笑了。

於是，兩人合力拉了那個行李箱出來，另外還有一個手提的小行李箱。

兩個行李箱都是上了鎖的，但那難不倒馬獅龍，只見他從皮包內拿出一支鋼針，三兩下手法，便把那個大行李箱開了。

裏面全是衣物，不同的衣物，馬獅龍心想：「渡假根本不需要那麼多衣物。」不過，回心一想：「珮絲那麼喜歡裝扮，也是正常的。」

馬獅龍再打開那個小的手提箱。

裏面並不是化裝品，而是兩個檔案夾。

馬獅龍打開其中一個，裏面滿是一些剪報，剪報的內容全是有關一架民航機失事的情形。

「那是前年飛越蘇聯領空而受到飛彈擊落的客機，那次所有搭客都罹難。」羅拔道。

馬獅龍再翻閱了一會，果然全部是詳細的空難資料，有英文的，也有一些中文的剪報。

另外一個檔案夾內，却是一些圖片，這些圖片十分神奇，好像是一些人在表演魔術的照片，與剛才的檔案夾全無關連似的。

馬獅龍把那些照片看了一會，才恍然而悟道：「這些人並不是在表演魔術！」

「是表演異能！」羅拔道。

「對了，珮絲似乎也有異能，她在觀衆前表演的兩個手法，她謙稱是魔術，其實是一種異能！」

「我也不清楚，不過，她一向對有異能的人都極有興趣，每遇到一個，她都不惜千方百計去結識去研究，也許這也是她天性！」

「異能與空難，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

「是的，也許一件是職業所需，另一件則是她自己的興趣！」

馬獅龍再翻閱那些空難剪報。

其實這次空難，早已震動了全世界，一架民航機，屬於韓國的，在航線上偏離，結果被蘇聯擊落，整架飛機連機上的人員全都消失。

一塊碎片與一個屍體也沒有找到。

世界上所有國家，都一致譴責蘇聯，可是蘇聯却一口咬定，航機飛越蘇聯領空，蘇聯曾發出警告，但警告無效，於是便發射飛彈。

在法律上來說，蘇聯並沒有錯誤，因爲有人侵略領空，爲保護國土，發射飛彈攻擊，那是理所當然。

因此，世界與論指責蘇聯，只是指責他們不合人情，而無法指責他們不合國際法理。

而被擊落消失客機的韓國，似乎也無話可說。

這次空難，最大損失當然是人命與客機，但還有最大損失的，應該是保險公司。

根據報道，賠償已發出了一部份，但仍有一大部份，仍在訴訟之中。

因爲航機是否偏離航道，是無法加以証實，這次空難，連一塊碎片也找不到，那航空黑盒也無從發現，既是如此，航機是否偏離航道，在被飛彈擊落之前，發生了甚麼事，沒有人知道。

馬獅龍道：「很明顯，珮絲一定是在調查這事！」

羅拔道：「我也同意！」

「如果她的確在調查這事，那麼珮絲並不是一個普通的調查員了！」

「是的，有人發現了她調查這事，想殺人滅口？」羅拔又緊張起來。

「沒有這麼簡單！」馬獅龍道。

「是擄人勒贖！」

「爲甚麼要擄珮絲？」

「因爲她在這案件之中，有重大的發現！」

「你看她來了幾天，有沒有甚麼重大發現似的？」

「沒有，她只是渡假，只關心玩和吃！」

「那樣，她並沒有重大的發現，也沒有理由遭人擄去勒索的了！」

羅拔一時不知所措。

馬獅龍道：「你與這酒店經理很熟？」

「是的！」

「那麼，我們找他談談，也許會有些頭緒，假若沒有甚麼發現，也可先知會他們的保安！」

羅拔同意。

調查墜機　遭到綁架

他們先收拾好房內的東西，才一起到酒店的經理室，酒店是二十四小時營業的，經理也分作三班。

當值的經理與羅拔相當熟稔，他們以前還是同學。

「這位是馬獅龍先生！」

那位經理非常有禮，伸出手來道：「我是卡丹，彼德卡丹！」

「卡丹先生！」馬獅龍與他握手。

羅拔道：「我的女朋友珮絲不見了！」

「不見了？她是否遇到熟朋友？」

「不會吧，我們今晚還一起跳舞，轉眼之間，便失去了她的影踪！」

卡丹道：「不知失了多久？」

「有三個鐘頭了！」

卡丹笑道：「羅拔，你太緊張了！」

馬獅龍道：「我開始也以爲他太緊張，但當我知道珮絲的身份的時候，我也覺得事有蹊蹺！」

卡丹問：「她是甚麼身份？」

「是保險公司的重案調查員！」羅拔特別强調那兩個「重案」字。

「她調查到內幕而被人擄走了？」

「有這個可能！」

馬獅龍道：「這幾天以來，這渡假酒店內，有沒有甚麼奇怪的住客！」

「奇怪的住客？酒店是人生的縮影，無時無刻都有奇怪的人出現！」

「例如是社會上有名望的人？」

「明星？政治家？大富豪？」

「差不多是這些。」

「沒有……」他想了一想，道：「有幾個蘇聯來的遊客，他們來這裏渡假滑雪！」

兩人聽了，都有些緊張，不約而同道：「蘇聯？」

「是的，蘇聯的地方，大部份都是冰天雪地，有很多滑雪勝地，怎會來此，又是滑雪？」

馬獅龍與羅拔當然不是卡丹那麼想，他們立時把「空難」與「蘇聯」聯想起來。

馬獅龍道：「至於那個魯道夫？」

「啊，魯道夫是美國來的，他也是個大人物，影業方面的大人物！」

「他走了？」

卡丹按了一下桌上的電腦，道：「是的，下午退房，應該是走了！」

馬獅龍道：「而今報警有沒有用？」

「外面冰天雪地！我看警方要採取行動，最快也要天亮，而且看天氣而定！」

「下大雪後不可能了！」

卡丹點了點頭。

馬獅龍問：「假若你們發現，一個住在你們酒店的客人，可能被外面風雪所困，而不能回來，你們酒店會採取一些甚麼措施！」

「我們有保安組，也有拯救組！」

「我正式要求你們協助，去搜索珮絲，可以嗎？」

「假若你認爲需要，我當然會協助！」

羅拔搶先道：「快找拯救組！」

卡丹拿起了電話，說了幾句話，然後轉向二人，道：「拯救隊出動了！」

「在這麼惡劣的風雪中，怎樣搜索救人？」

「你一會便知道！」卡丹道。

一會，有人敲門，一個身材高大，滿臉鬍子的大漢，進入了經理室。

「卡丹先生，有甚麼工作？」

「這位是皮雅斯，他是拯救組組長！」

馬獅龍道：「我們懷疑陳珮絲小姐被困在外面，希望你們到附近搜索一下，救她回來！」

皮雅斯道：「好，你們最後見她的地方在那裏？」

「在餐廳之內！」

皮雅斯有點訝異，道：「我以爲你們是去了滑雪！」

「不，我懷疑她被擄了出去！」

皮雅斯皺着眉頭，道：「換句話說，她會在酒店的周圍，她離開了多久？」

「兩個鐘頭以上！」

「是酒店周圍百五十公里以內……」他從身上抽出一張十分精細的地圖，續道：「如果眞的是被人擄去，那些人一定想帶她離開這地方，公路便是唯一的去處！」

「這裡離公路有多遠？」

「足有二百公里！」

馬獅龍道：「還不動身？」

「我的隊員已準備，你們也去？」

羅拔道：「當然。」

「你呢？」皮雅斯向馬獅龍！

馬獅龍道：「去！」

「要去就快換上滑雪的衣服！」

馬獅龍與羅拔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間，並且換上了全套滑雪衣服。

酒店的外面，停了一輛車，並非剷雪用的雪車，而是一輛可以坐十四人的客貨車，上面寫着「拯救」。

皮雅斯在駕駛座位上叫他們：「上車！」

車內還有兩個隊員，一男一女。

男的自我介紹道：「我叫泰利！」

女的道：「我叫安娜！」

馬獅龍與羅拔也自我介紹了，然後他們聽到了幾聲狗吠的聲音。

聲音來自車頭。

原來這輛車的駕駛座與車廂是分開的，車廂內看不到前面的駕駛座。

「甚麼聲音？」

「當然是我們的隊員！」泰利笑道。

安娜看着兩人懷疑的神色，便解釋道：「那是我們兩隻狗兒，牠們在雪地上，比我們更有用！」

車開了，車子在積雪之中駕駛並不甚麼容易，不過，這車子的輪胎已換上了雪地專用的車胎，因此行走平穩，沒有甚麼問題。

他們伏在車廂內的窗門往外望。

外面是湛藍的一片，此地接近北極，雖是深夜，仍有光線，因爲那是受北極「永夜」的影响。

車子在白茫茫的雪地，差不多駛了一個多鐘頭。

忽然，車子急刹車。

皮雅斯道：「你們小心，前面有一輛翻車！」

羅拔想出去。

泰利一手拉着他，道：「我們不能先出去！」

羅拔似乎十分心急。

泰利道：「你看！」

兩隻狗兒已跳了出雪地，牠們並沒有立刻走近翻車，只在外面嗅着吠着。

泰利道：「如果車內有人，狗兒會立即上前。」

兩狗在狂吠。

安娜道：「看來是有人！」

皮雅斯叫道：「你們也下來！」

衆人隨着泰利，下了車。

雪堆十分鬆軟，一踏下去，便陷了下去，足足有一呎那麼深。

兩隻狗兒仍在那輛翻車旁邊吠着。

那輛翻車是一輛日本房車，車輛是普通的車輛，怪不得會陷入了雪地之內，而且翻轉。

一邊的車門已打開。

皮雅斯叫道：「力士，保怡，上！」

兩隻狗兒衝上車門之處。

車內並沒有甚麼反應，而兩隻狗兒已用牙齒拖了一個人出來。

那人看似僵硬。

兩隻狗兒並沒有再吠，而用身體攏向那人的臉孔，狗兒是利用身體的熱氣來救那人，可惜，那人昏迷已久，一時之間，並不能回過氣來。

羅拔已一竄上前。

車內再沒有其他人。

皮雅斯已拿出了急救的工具，最重要還是那瓶烈酒，他灌了那人一大口，那人漸有知覺似的。

「抬他入車內！」

泰利與安娜抬了那人入拯救車內。

羅拔忽然叫道：「有血！」

馬獅龍也走上前看，車廂之內，果然是有些血跡，但並非很大片。

馬獅龍看着車內，還有一些暖氣，看來這車是翻了不久，而那人僵硬了，只因爲他的車門在翻車的時候開了。

這車子一共可以坐四人，車內似有點凌亂，而血跡是在後座座位之上。

因爲車子是翻轉的，一時之間，很難加以小心看着。

馬獅龍道：「羅拔，我們全力，看看能否把車子推回原狀？」

兩人合力，但車子不動。

泰利與安娜也加上把勁，最後連皮雅斯也來了，五人一推，車子翻轉過來。

當車子翻轉的時候，有些東西在車廂之內滾動。

馬獅龍小心一看，便發現是一個手鐲，

羅拔驚叫：「是他們，是他……」

衆人並不明白他在說些甚麼。

馬獅龍道：「羅拔，鎮定一點。」

羅拔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是珮絲的手鐲！」

衆人聽了，立時緊張起來。

珮絲往那裏去了？

四面是白茫茫的一片，珮絲會在那一方？

皮雅斯道：「他們應該走得不遠！」

可是，往那個方向走？

皮雅斯又再把狗兒拉了出來，並且讓牠們嗅嗅那隻手鐲，但似乎並沒有甚麼反應。

羅拔從身上拿出了一條小小方帕，道：「皮雅斯，這是珮絲送給我的。」他說話時有點靦覥。

那兩隻狗兒先嗅着。

牠們似乎有了反應，向着北面吠着，並且要撲去。

皮雅斯拉着皮帶，道：「兩位，我們不能在這雪地太久，而且車子又要用來送那個受傷的人回去，不過，我們可以用雪撬，搜索一會！」

羅拔催促他。

皮雅斯從車上拿下了一個可以摺疊的雪撬，不用兩三下工夫，便把雪撬安裝好。

他吩咐兩位隊員，道：「你們先把傷者送回去，兩個鐘頭之後，你們再來此地接應我們！」

「隊長，那太危險了！」

皮雅斯道：「我看沒有甚麼的，而且雪也停了，我們在這附近搜索兩個鐘頭，亦已足夠！」

羅拔十分感激皮雅斯。

皮雅斯在雪地之上，插了一支小紅旗。

兩位隊員已把汽車開走。

皮雅斯道：「上雪撬吧！」

三人上了雪撬。

兩隻狗兒拖着三個人的重量，實在有些吃力，不過，雪撬一開行之後，雪地十分濕滑，牠們倒可以應付裕餘，而且可以加速。

皮雅斯並沒有控制狗兒，因爲牠們會憑着自己的嗅覺而走，希望可以盡快找到珮絲。

皮雅斯道：「羅拔，本來我不想再搜索的！」

「爲甚麼？」

「其實三個人在冰天雪地之中，是自身難保的！」

馬獅龍問：「爲甚麼你又冒險？」

「第一，是要拯救人，第二，這位羅拔老兄，爲救女朋友，焦灼的情形，使人感動！」

馬獅龍也笑了起來。

皮雅斯看着有點臉紅的羅拔，又道：「連女朋友的小手巾也這麼珍而重

之，我看你也屬於稀有的動物！」

「甚麼稀有動物？」羅拔問。

「痴情動物！」

馬獅龍也加上一句：「而且瀕臨絕種！」

羅拔也尷尬地陪他們笑了起來。

忽然，雪撬停了。

前面有很多凌亂的脚印。

幸好大雪已停，否則他們看不到這些脚印。

馬獅龍下了雪撬，看了一下，道：「兩個男人，對付珮絲！」

羅拔也看到地下兩對大大的鞋印，另外有一雙是較小，明顯是女性的。

「他們曾經搏鬥？」羅拔的聲音有些哽咽。

皮雅斯道：「牠們嗅到了氣味，上雪撬！」

他們立刻上了雪撬。

馬獅龍問道：「爲甚麼牠們會突然嗅到氣味？」

皮雅斯道：「你們不覺有一陣風吹向這邊？」

雪撬已開始移動，接着是急速的狂奔，那些狗兒也是十分心急的。

過了一會，他們已可以看到前面有兩個人，全身陷入雪堆之內，只露出一些頭髮。

兩個男人。

羅拔才鬆了一口氣。

他們下了雪撬，小心看那兩個男人，他們都受了傷，是否死了，卻暫時無從得知。

皮雅斯放了兩隻狗兒，兩隻狗兒又再用身體攏向兩人，希望可以救醒他們。

這些狗兒倒也公平，不理會是友是敵，或是任何人種，只要是在雪地受傷的，牠們會盡力去救。

馬獅龍試圖拉起兩人，因爲這兩人都是俯伏的，皮雅斯見他一人力量不弱，便加上了手，合力一拉，兩人也立時驚叫起來。

兩人胸口插刀。

血已凝固。

皮雅斯把狗兒推開，道：「不用救了！」

羅拔也看見兩個已死的人，失聲叫道：「那麼珮絲呢？珮絲……」

馬獅龍道：「兩人已死，珮絲又不在附近，那麼，她一定是逃離了！」

「逃去那裏？」

「我也希望知道！」

羅拔走向前去。

前面的地勢已有了改變，不再是平坦的雪地，而是有很多突起的石頭，與一些枯萎的荊棘似的東西。

羅拔道：「我們繼續搜索！」

皮雅斯道：「不能再用雪撬了！」

「爲甚麼？」

「因爲道路崎嶇，我們會翻倒。」

「那麼我用自己的雪撬去找！」羅拔的意思是自己去找，他立刻在雪撬旁邊的支架上，拿下了一對雪撬。

馬獅龍道：「那太危險了！」

羅拔沒有說話，只是套上雪撬。

馬獅龍知道無法阻止，他也換上了另外一雙。

皮雅斯道：「我在這裏守住，你們在半小時之內回來，否則大家都要賠上性命。」

馬獅龍點了點頭。

羅拔已急不及待的一人出發。

馬獅龍跟着。

他們自斜坡開始滑下。

羅拔十分心急，加上他的滑雪技術實在不錯，一時之間，已拋離了馬獅龍。

馬獅龍害怕他一時心急，危害了自己的性命，也盡力加速，追着羅拔。

過了一會，羅拔突然停了下來。

馬獅龍已追了上去，問道：「發現甚麼？」

羅拔作了一個不要出聲的手勢，然後輕聲道：「那邊似乎有人影一閃！」

「是珮絲？」

「不，是個男人的模樣。」

兩人又再慢慢的滑向前面。

忽然，前面的枯萎荊棘林中，果然有人閃過。

馬獅龍道：「你往那邊，我往這邊，包抄！」

羅拔點頭。

於是，馬獅龍向另一邊滑去。

那個躲在荊棘叢中的人，似乎知道再不能躲下去，突然站了起來，道：「救我！」

馬獅龍慢慢的滑近。

羅拔也快要接近的時候，突然，那人一拳打向馬獅龍，另外向羅拔的方向，掃了一脚。

馬獅龍一昂身，避開了一拳，立時反擊，一拳打出，那人中拳，踉蹌退後。

而羅拔也一脚踢去。

那人因退而無法抵抗，狠狠的吃了羅拔一腿，可是，他並沒有受創而停了下來。

倒在地上之後又再躍起。

馬獅龍並不想傷他，只希望制服了他，可以從他口中，得悉珮絲的下落，因此，他再度出手，但出手並不算太重。

那人的身手也了得。

他與兩人周旋了一會，已發覺羅拔的功夫較弱，其實羅拔也學過一些西洋拳，不過，西洋拳在這打鬥之中，似乎並沒有發揮甚麼作用。

那人突然避重就輕，猛攻羅拔。

羅拔一連中了兩拳，卻仍不肯退後。

馬獅龍見勢色不對，一撲上前，先爲羅拔解圍，然後一脚踢出。

這一脚是一個虛招。

那人退後避開，重心較爲不穩，而馬獅龍已收脚躍上，一拳打出，也是一個虛招。

那人再退。

馬獅龍另外一拳再向他打出，這一招不再是虛招，結結實實的打在他的腰間。

那人感到一陣疼痛，接着是「呀」的一聲。

馬獅龍這一拳好狠，打中了那人的腰部的氣門。

那人跌了在地上。

羅拔已躍上，一脚踏着他，喝道：「你們擄了那個女孩子？」

那人沒有回答。

羅拔一脚蹬下，那人痛極，他又問：「那個女孩子呢？」那人仍不願回答。

羅拔又是一脚，而且是蹬向他的胸前，羅拔並不是一個暴戾的人，但爲了珮絲，他似乎失了常性。

那人掩着胸前。

馬獅龍道：「快說，何必受這些不必要的痛苦？」

那人呻吟了兩聲，道：「前面！」

「那邊？」

那人指向山坡的那一邊。

「那裏？究竟是那裏？」

「我不知道，這女孩子好厲害……我……我根本並不是她的對手！」

「珮絲也好打的？」

羅拔搖了搖頭，表示並不知道。

馬獅龍道：「你領路，看她跑往那裏？」

那人沒有說話，掙扎而起。

他站了起來，向着山坡那邊蹣跚而行，可是，行了十步左右，便倒了下來。

羅拔也不理會，向着山坡那面滑去。

馬獅龍也跟着。

那邊有一連串的山洞，這些山洞，在遠處是看不到的，一定要走近才發現。

羅拔走着，突然叫道：「有血！」

雪地之上，果然有些血跡。

羅拔立時更爲緊張，循着血跡，走到一個更爲隱蔽的山洞口處。

馬獅龍道：「不要亂闖！」

羅拔也止住了脚步。

山洞很大，前面有些像鐘乳石的雪塊。

馬獅龍道：「小心，沿洞壁入。」

他們分兩邊走入。

只走了幾步，他們便聽到一些鼻鼾似的聲音。

甚麼人會在洞內打盹？

他們有點遲疑，但仍然一步一步的入內。

洞內似乎溫暖得多，而血跡也沒有了。

而那鼾聲却越來越大，並不完全是鼻鼾，似乎是一隻大動物的呼吸。

再轉了一個小彎，洞內豁然開朗，這地方更爲寬大，當中有一隻白熊。

一隻正在打盹的白熊。

但羅拔似乎看不見，他一衝而走向那白熊，他見到的是一個女孩子，一個抱着白皮毛的女孩子。

珮絲！

他的眼中似乎只看見珮絲。

馬獅龍却看得清楚，珮絲是抱着大白熊的肚皮而坐，她似乎是受了傷，緊閉着眼睛。

羅拔抱起了珮絲。

那隻打盹的熊被驚醒似的，牠一手放下，竟能把羅拔抓了起來。

羅拔驚叫掙扎，他並不是害怕自己被抓，而是抱着珮絲，不知如何是好。

馬獅龍上前，叫道：「放下來。」

羅拔放手，珮絲墮下，馬獅龍接着。

那隻大白熊似也有點神智不清，並沒有怎樣對付羅拔，只是隨手一拋。

這一拋也夠他受了。

他倒在地上，却忘記了痛苦，爬向珮絲。

馬獅龍道：「沒事了，快走。」

白熊咆哮了兩聲，便靜了下來。

馬獅龍道：「這隻白熊正在冬眠，不要再刺激牠，我們便沒有事。」

兩人慢慢的走出洞中。

珮絲因寒冷而醒過來，只見她額角之上，有一個小小的傷口，但再沒有血流出。

馬獅龍道：「羅拔，你抱她。」

羅拔當然義不容辭，而且相信是有生以來，他認爲是最好的工作。

馬獅龍走出了洞口，那人仍在那裏。

看來這人也重要，假如可以救他回去，可以從他口中知悉不少事實的眞相。

他們十分艱辛的回到皮雅斯處。

羅拔把珮絲放在雪撬之內，馬獅龍也把那人放在前面，羅拔似乎不想那人與他心愛的人放在一起。

馬獅龍道：「你想爲珮絲報仇，你要好好保存他的性命。」

於是，兩人滑雪，皮雅斯駕着雪撬，趕回剛才他們插下紅旗的地方。

幸好一直沒有再下雪，否則，他們回到插紅旗的地方也沒有這麼容易。

等了一會，有汽車來了。

泰利與安娜安置了衆人，也施了一些急救，珮絲已恢復了知覺，但有氣無力，不想說話。

他們安全地回到了酒店。

* * *

卡丹正在焦急地等候着，他並且報了警，因爲有兩個受傷的人。

當他們抵達的時候，警察與救傷車都來了。

皮雅斯把他們出發拯救過程加以

詳述一番。

珮絲也要送院觀察，因爲她仍然有點神情呆滯，羅拔當然是要在她的左右。

負責這宗案子的探長，是個高大的瑞士人高根達，頭部已大部份禿了，但髮脚的地方，仍然生長茂盛，因此形成一個奇特的形象。

而今唯一可以問話的，只有皮雅斯與他的手下，加上馬獅龍四個人。

高根達探長對這件案子十分熱心，似乎對在這半夜時分仍找他來，並沒有半點怨言。

當馬獅龍把在雪地上找到陳珮絲，並且擊倒兩個企圖要俘虜陳珮絲的人時，高根達似乎有些不相信的神情。

「馬先生，你暫時不離開此地？」高根達問。

馬獅龍道：「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多躭擱幾天！」

「好極了，我不想妨礙你渡假的心情，不過，我會再向各人問口供，才決定如何展開調查，我看這些人只不過是一些烏合之衆，想發一些財而已。」

「爲甚麼你把事情想得那麼簡單？」

「因爲我駐在這地區多年，這地區根本是個渡假區，人們都是來吃喝玩樂，沒有甚麼大案發生的！」

皮雅斯聽了，有些氣憤，道：「我們所說的，全部是眞實的經歷，你以爲……」

高根達道：「我明白，不過，我還是會深入的調查，如果……」

馬獅龍不想再說話，一來是相當疲倦，二來是他們有他們的一套辦事方法，多言也是無益。

他只希望陳珮絲可以提供較爲可靠的資料，足以使他相信這件事情並不簡單。

高根達探長離開了酒店之後，馬獅龍向經理卡丹道謝了一番，也與皮雅斯相約明天喝酒。

馬獅龍回到自己的房間。

他感到十分疲倦，差不多一躺下床，他便睡着了。

當他醒來的時候，看看手錶，是翌日中午，時間已是不早，但他却不想起來。

他的人仍在床上臥着，但腦筋是不停地轉動。

他小心地把整件事分析。

陳珮絲是個保險業的調查員，而調查的案件，其實是早已有定論，罹難的航空人員與乘客，已依照了國際慣例而作了賠償，照理她已沒有甚麼理由繼續調查。

從這事實推斷，陳珮絲所調查的，並非是表面那麼簡單。

據馬獅龍記憶所及，這件航機偏離航線而受到蘇聯飛彈所擊，曾引起了國際的議論，很多國家，都暗示着其中有些內幕，這內幕牽涉到軍事與國際間諜的問題。

那民航客機是否有窺探蘇聯國家軍事基地的秘密？

蘇聯是否以這一個藉口來試驗一下他們所發明的導彈的能力？

這兩個是關鍵性的揣測。

不過，事後雙方都沒有再提及，因爲這事件實在太敏感，恐怕一再提起，牽連更多。

那麼，假若陳珮絲所接的調查任務是要找尋事實的眞相的話，她並不是一個普通保險調查員那麼簡單。

至於要傷害她，甚至殺她滅口的人，也應該不少。

最受嫌疑的，當然是蘇聯方面。

韓國方面爲了掩飾整件事件的眞相，也有可能派人殺她。

照理美國一定會參與這事，因爲表面上這事與美國毫無關係，但凡是與蘇聯有關的事情，美國是永不袖手，一定要參與其中。

這可能是美國要保持一個國際大哥，或者是國際警察的形象，保持國際局勢的平衡。

當馬獅龍正在想得出神的時候，電話響了。

他拿起了電話，道：「誰？」

「高根達！」

想不到竟是那個瑞士探長親自打電話來。

「甚麼事？高根達探長？」

「馬先生，請你快來。」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一件喜事，一件悲事。」

「甚麼又喜又悲？」

「喜的是陳珮絲已十分清醒，而且把她被人俘虜與襲擊的事情說了。」

「悲呢？」馬獅龍實在忍受不住他的慢條斯理。

「昨夜我們把兩個嫌疑犯送入醫院，其中一個已死了，另一個危殆。」

「死了？危殆？快請醫生留意他，他可能是個重要的線索。」

「我明白，而且事情十分嚴重，馬先生，我也知道你是個現代俠客。」

「好了，你在那裏？」

「在辦公室內！」

「我立刻來。」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清洗之後，換過衣服，又撥了一個電話給卡丹，可是他已下班。

他想找皮雅斯，他也已下了班。

馬獅龍無法，只好叫了一部的士，前往警局。

當他走到酒店門口，一輛的士在門前。

「馬先生？」的士司機問。

馬獅龍點了點頭，並且上車。

「警局？」司機又問。

馬獅龍又再點了點頭，車子開了。

忽然，馬獅龍想起了一個問題，便問司機道：「這地方除了這渡假滑雪

勝地之外，還有甚麼消遣？」
「你想要甚麼消遣？」司機問。
「我不知這裏有甚麼消遣！」
「當然不是正當的？」司機有些邪笑。
馬獅龍突然明白司機的意思，道：「不，是正當的，譬如是一些技藝的表演？」
司機想了一下，道：「對了，最近有一隊異能人士來這裏表演！」
「異能人士的表演？」
「是的，據說有人能用耳朵看字，用鼻便可以嗅到你身上收藏的物件。」
「你看過沒有？」
「沒有，只是聽回來，也有從報章上看到的！」
「你相信嗎？」
司機想了一想，才道：「也許一些是眞的，另外一些是故弄玄虛，增加他們的票房紀錄。」
這人的話倒也中肯。
司機見馬獅龍沒有反應，便問道：「你想去看看嗎？據說有很多人看的！」
「在那裏上演？」
「在市中心的地區劇院！」
「謝謝你，我會自已去的。」
這時，車子已抵達警局，高根達已在門口迎接。
看來，高根達已查得了馬獅龍不少資料，而且知道他這次接手辦的事，並不是簡單的一回事。
馬獅龍道：「我想先看看珮絲！」
「可以，她在我的辦公室！」
於是，他們一起進了高根達的辦公室。
羅拔與珮絲果然在內。
馬獅龍道：「你們怎麼了？」
珮絲道：「我恢復了精神，而他……」
羅拔是一臉疲累，不過，他挺起了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也很好！」
高根達道：「陳小姐，你可以把詳情說出來。」
原來是陳珮絲要馬獅龍在場，才肯把整件事經過詳細的說出來。
怪不得高根達這麼禮待馬獅龍。
珮絲道：「多謝你救了我，馬先生！」
馬獅龍道：「不是我，是你的男朋友！」他望了羅拔一眼，羅拔似是十分高興。
「你果眞是險死還生！」羅拔道。
珮絲道：「原來在雪上滑雪是一件享受的事情，但被人追殺却是大大的苦事。」
高根達有點不耐煩，道：「珮絲小姐，其實你是怎樣惹上那班人的？」
「惹上？你小心你的字眼！」珮絲十分不悅。
「對不起，那班人爲甚麼要打你的主意？」
「甚麼打主意？你實在不懂得用詞！」珮絲更加生氣。
馬獅龍明白高根達，他是心急希望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因此才辭不達意。
馬獅龍道：「珮絲，你把詳細的情形告訴我們。」
珮絲道：「當你從舞池離開之後，我們仍然繼續跳舞，但跳了一會，我感到要去洗手間，於是，我們離開了舞池，羅拔也與我一起去。」
羅拔解釋道：「我是在門外等她。」
衆人聽了，會心微笑。
珮絲續道：「當我進入洗手間的時候，我已經發現有兩個亞嬙模樣的人，似乎有些不大對勁，當我出了洗手間，那兩個人突然一擁而上，兩人都很大力，一時之間，我無法掙開她們，於是，我放軟了身體，好像昏了。」
羅拔緊張問：「她們有甚麼行動？」
「她們並沒有把我抬出厠所，而是進入厠所內一間儲物室，而那儲物室內有另外一道緊急的出路，她們便是從那地方搬了我上車。」
馬獅龍問：「車上有甚麼人？」
「有四個人。」
「他們有沒有說些甚麼？」高根達問。
「沒有，車子開動，我感覺是向北面駛去。」
馬獅龍道：「你爲甚麼不反抗？」
「我希望可以從他們帶我去的地方，知道這些人到底是誰。」
「結果呢？」
「他們直駛向北，忽然，我有一個不祥的預感，假若直駛向北，可能是離開瑞士。」
羅拔也緊張起來，道：「你反抗？」
「是的，我突然醒了過來，用槍管指着那司機。」
「你有槍？」
「沒有。」
高根達問：「既沒有槍，何來槍管？」
珮絲聽了，失笑道：「高探長，爲甚麼你沒有一些幽默感，也沒有一些想像力？」
高根達仍不明白。
珮絲道：「我剛上厠所，隨手用完了一包紙巾，紙巾內有一塊硬紙，我暗中把硬紙捲了，扮作有槍。」
「他們怎樣？」
「司機先是停了車，我立刻把握這個機會，開了車門，一滾而出。」
「他們當然是追着？」
「是的，可是，他們知道雪地上的危險。」
高根達問：「你也知道的。」
珮絲道：「我當然知道，不過，假若我被他們載離了瑞士邊境，我的處境比在雪地冷死更壞。」
「他們不追來？」



馬獅龍等人在舞台四周查看。

「當然是追來，幸好我是穿了皮大衣，走動起來是比較困難，但可以禦寒。」
「你走往那裏？」
「當時我沒有甚麼打算，只希望擺脫他們，不過，我爲了明白他們擄我的目的，我跳進了一個荊棘叢中。」
「結果聽到了甚麼？」
「是兩個淫邪的人的對話。」
羅拔又緊張起來。
「不久，他們越說越糊塗……我不想說了，後來他們竟然在雪地上打起來。」
怪不得他們在雪地上有兩個人僵斃了。
「另外一個却不理會他們，在荊棘叢中搜尋我，其實他是很笨的，我在暗，他在明，我看準他的來勢，當他一接近我，我便一脚踢出，是致命的一脚。」
那是另外一個人受傷倒在地上。
珮絲續道：「當我擺脫了這三人之外，却不見另外那個人，我知道那人定有古怪，果然，那人頭腦較爲冷靜，他駕着汽車來追我。」
「他想用車撞死你？」
「是的，不過，我也沒有被他嚇倒，在平地上，汽車無疑是好使好用，但在斜坡上，他便不中用了，我滾下一個大斜坡。」
「那人下車？」
「是的，那人下車，他似乎慶幸其餘三人沒有和他爭功勞似的，他也滾下斜坡，並且追我，我入了一個山洞，那時實在太冷了。」
「你不怕死走近大白熊？」
「那時我已不知那是甚麼東西，我只覺是一陣一陣的暖氣，我甚麼也不管了。」
馬獅龍道：「幸好那白熊也有憐香惜玉的心。」
衆人也笑了。
高根達並沒有笑，他問道：「究竟那些是甚麼人，追你目的是爲了甚麼？」
珮絲道：「他們一直沒有說話，只有那兩個淫邪的傢伙說要……其他的，我實在不知道。」
高根達道：「不會那麼簡單。」
珮絲道：「我實在是把當時的情形告訴了你。」
「我怎樣把這案件分類？」
珮絲道：「企圖非禮吧！」
馬獅龍忍住了笑。
高根達明知那是珮絲故意說的話，但一時之間，却是無可奈何，他再追問，珮絲仍是敷衍了之。
他只好說道：「珮絲小姐，你要求出院，你是否想離去？」
「不，我仍在渡假區休息，如果事情有甚麼進展，我仍協助警方。」
「好，我用警車送你們回去，」高根達回頭對馬獅龍道：「馬先生，我有些事情向你請教，可以嗎？」

「探長，你太客氣了。」

羅拔與珮絲出了探長的辦公室。

高根達道：「馬先生，這位小姐不信任我，假如你有些甚麼消息，請知會我一聲？」

馬獅龍點了點頭。

高根達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的雪景，似是自言自語，又似是向馬獅龍道：「我自小便主志成爲一個警探，而今做了，却從未做過一件足以自豪的大案。」

「你認爲這是一件大案？」

「我直覺上認爲是——四個男人，在大雪之下，想非禮一個女人？事情那有這麼簡單？」

「我會盡力幫你。」馬獅龍道。

「我快要退休了。」他忽然說了這一句話。

馬獅龍並不明白他有甚麼感觸。

「那有甚麼關係。」

「但我仍沒有辦過一件案子，足以自豪，將來你說我怎樣對我的孫兒說，我做過警探？」

「是的，這渡假區是平靜的，平靜得使人發呆。」

「你眞想要一次驚險的經歷？」

馬獅龍心想：「我一直渴求和平恬靜的生活，你却要求驚險刺激。」

「再見。」馬獅龍站了起來。

高根達送他出了辦公室。

在警署門外，有一輛的士等着。

馬獅龍行近，車門開了，珮絲道：「快上來。」

原來珮絲與羅拔還未離開。

「探長說甚麼？」

「他希望我幫助他。」

珮絲笑道：「這人既可憎也可笑，不過，我明白他的心情，這裡的生活太平靜了。」

「珮絲，你的確是隱瞞了很多事實。」

「我們回去才再說吧。」

* * *

酒店經理卡丹與拯救組組長皮雅斯也在酒店之內，歡迎陳珮絲無恙歸來。

爲了安全起見，卡丹爲他們三人都換了房間，而且吩咐櫃枱接待處，一切保密。

他們忙了這一大段時間，都感到飢腸轆轆，却又不敢再到餐廳去，只叫了一些食物，在珮絲的房間內一起吃。

羅拔吃到一半的時候，道：「珮絲，我們還是離開這地方。」

「爲甚麼？」

「太危險了，那些人不知要幹甚麼？」

「就是因爲危險，充滿刺激，我才想多留一些時日，說不定……」

「那些人可能是認錯了人。」

珮絲笑着，並沒有再表示意見，羅拔也明白，珮絲是一個極有主見的人，並不容易說服。

馬獅龍一直沒有出聲。

珮絲忍不住問：「你爲甚麼不追問我昨夜的眞正情形如何？」

馬獅龍道：「你一定會說的。」

「我不說呢？」

「假如你不說，我追問也沒有用處。」

羅拔插口道：「究竟眞相是怎樣？」

珮絲道：「他們四人擄我去的過程是眞實的，可是，我說在整個過程中，我不知道他們在說甚麼，却是假的。」

羅拔問：「爲甚麼？」

「他們說俄文，以爲我不懂。」

「你懂？」

「我生平沒有甚麼本領，但學習語言總算有一些天份，他們放心說話，因爲他們用的並不是普通俄語，而是一種相當冷僻的方言。」

「難不倒你？」

「當然，當我被擄上車之後，四人一直在絮絮不休，其中有一人要立即送我離開瑞士，直赴蘇聯。」

馬獅龍道：「果然是與你調查的航機之事有關？」

珮絲臉上現出詫異的顏色。

馬獅龍道：「珮絲小姐，眞對不起，當你失踪的時候，我們爲了找尋有關的線索，曾經看過手提袋內的資料，因此……」

珮絲也明白，道：「那麼你明白我的身份了？」

羅拔道：「爲甚麼你一直沒有告訴我？」

「我有告訴過你，我是在保險公司工作的。」

「但你却沒有提及調查之事，而且是調查那麼大的事。」

馬獅龍道：「其餘的人呢？」

珮絲道：「他們認爲這樣深夜離境，一定會引起當局的懷疑，決定要在邊境停留下來。」

「他們有沒有透露要擄你的原因？」

「他們斷斷續續的提起過，因爲我知道得太多，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你知道得太多？你知道了些甚麼？」

「我知道這次航機被擊下，是一個巨大的陰謀，可能是蘇聯方面在試驗一種『灰飛煙滅』式的導彈。」

「甚麼是『灰飛煙滅式』的導彈？」

「其實眞正的導彈名稱與性能，我也想知道。」

「那根據你的想像，應該是怎樣的？」

「經過大半年的調查——並不是我的調查，而是美國當局根據當日事件發生之後，從人造衛星，從現場種種跡象，再加上秘密的與韓國有關當局接觸，發覺了一個重大的疑惑。」

「甚麼疑惑？」

「爲甚麼事後，沒有發現甚麼遺

物？這包括屍體與航機的遺骸。」

馬獅龍道：「對，不要說是航空黑盒，就是一塊航機的碎片也沒有。」

「因此，他們懷疑這是一種威力極猛的新式導彈，這種新式導彈的威力，不單足以毀滅任何目標，而且威力之大，連導彈本身的碎片也能毀滅。」

「他們相信這種導彈在毀滅目標之後，還能毀滅一切痕跡。」

「是的，因此暫時命名爲『灰飛煙滅』式導彈。」

「這種構想實在是前無古人。」

「是的，如果根據物理學的定理來說，這是沒有可能的，因爲凡是生物與非生物，在毀滅之後，一定是塵歸塵，土歸土。」

「我明白，沒有理由不會留下痕跡。」

他們沉默了一會。

羅拔道：「珮絲，再說你怎樣對付他們。」

「當我知道有一個人堅持要立即送我出境，我心裏立時不安，因爲一離開瑞士，我再沒有機會逃脫，因爲那是他們勢力範圍之內，但只要我多留在瑞士內一刻，我逃脫的機會越大，而且還有你們，還有瑞士警方。」

「你怎樣弄至他們意見不和？」

「我在半路的時候，突然大叫起來。」

「你假裝肚痛？」

珮絲點了點頭，臉露桃紅。

馬獅龍心中想：「難道是用美人計？」

羅拔似乎也有這個想法，緊張問道：「你……你要用美……」他不敢說下去。

「你說我用美……美甚麼？」

馬獅龍並不害怕珮絲的刁蠻，直道：「美人計？」

珮絲笑道：「也許算是。」

羅拔又再緊張起來，道：「你……你……」

「我叫肚痛，大叫起來，弄得他們四個大男人六神無主。」

「他們怎樣？」

「他們終於停了下來，然後問我是甚麼事？」

「我說是女孩子的痛，一月一次的痛。」

羅拔似乎仍不大明白。

珮絲道：「我說是經痛。」

馬獅龍與羅拔呆着。

珮絲道：「當時的情形，就像你們現在一模一樣，那四個男人，看來也是能征慣戰，見過不少大場面，可是，對於我說的事情，一時呆住，一時顯得手足無措，我趁住這機會，突然把車門一推，滾出了車外。」

「你這麼容易逃脫了？」

「當然不是，他們分別追來，我分別擊敗他們，兩個本來伴着我坐的，在車內已是色迷迷的看着我，我對他們十分討厭，於是，當其中一個追來，我用手勢示意他的伙伴曾非禮我，那人非常憤怒……到了另一人追來，我又照辦煮碗，結果弄到兩人在雪地打起來。」

「另外一個呢？」

「他的身材較胖，被我踢了幾脚，陷入雪中，不能再起來。」

「還有一個呢？」

「那人是個頭子，也最兇狠，一直追我，入了山洞之內，仍然是鍥而不捨。」

「你沒有打他？」

「當然有，不過，我知道這人身手不錯，而且老奸巨猾，並不容易應付。」

「那你怎樣？」

「那時我已冷極，手脚差不多痲木了，入了洞內，我根本看不見那巨大的白熊，只是感覺到有暖氣的地方，我便撲上去。」

馬獅龍道：「想不到白熊也懂憐香惜玉。」

珮絲也笑了起來。

羅拔道：「總算我們來得合時。」

珮絲道：「是的，沒有你我眞不知怎樣了。」

羅拔聽了，立時十分高興。

馬獅龍突然想起，問道：「你說過只有一人堅持要立刻送你離境，而其他三人却要把你暫時匿藏起來，他們言語之間，有沒有透露是在甚麼地方？」

珮絲想了一想，才道：「他們沒有十分明確的說出來，只是談及體育館。」

「體育館？」

羅拔道：「我們這地方的市中心附近，有一個巨大的體育館的。」

「比賽用的？」

「是的，在這隆冬時分，最多比賽的是冰上曲棍球。」

「冰上曲棍球？最近有沒有？」

「有，差不多每天都有。」

「但那地方，是公衆地方，怎能把你收藏起來？」

馬獅龍道：「也許便是因爲人多，沒有人會想到在那裏可以收藏一個人，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珮絲又道：「他們又提過一個團，甚麼過兩天便正正式式隨團回國。」

「甚麼團？」

「冰上曲棍球的團體？」

「也許是。」

馬獅龍道：「看來這些比賽團體，除了比賽之外，還有其他任務的。」

珮絲道：「無論如何，他們還是會來的。」

「當然，我們靜候佳音。」

羅拔道：「你要非常小心了。」

珮絲道：「你們兩個人，各在我房間的一邊，我還怕甚麼。」

這次的談話，總算有一些線索。

翌日，馬獅龍與探長通電話，希望那個留醫的人甦醒，可以聽到一些

口供。

可惜，那人仍在昏迷狀態。

這兩天，他們三人仍然在渡假區內的酒吧餐廳出現，雖然珮絲與羅拔也想去滑雪，但爲了安全起見，馬獅龍却不贊成，因爲一入了滑雪場地，一切都控制不了。

兩日之內，整個渡假區熱鬧如昔，馬獅龍非常小心，但沒有可疑人物出現。

第三天，他接到一個相當沮喪的電話，那是高根達探長打來的，告訴他那個唯一昏迷的人死了，原因是內臟受傷，腦部受損。

唯一可能有線索的人也死了。

他們都感到十分納悶。

羅拔打開了報紙，突然叫道：「倒不如我們去市區，看一場冰上曲棍球？」

珮絲也贊成。

於是，他們一起乘車出發。

在美國、加拿大與歐洲，冰上曲棍球是一種相當狂熱的運動。

這種運動講求冰上滑動的速度，講求反應靈敏，身手靈活，還要講求體力。

球員不單是要打球，有很多時候，還要打人，因此球員都是身體强健，虎背熊腰之輩。

這些球員身價也高，動輒是百多萬美元的轉會費，與歐洲足球壇的球員，不分軒輊。

當他們到達那個巨大的室內運動的時候，早已人山人海，座無虛席。

羅拔對於這種運動十分熟悉，看來也非常熱衷。

馬獅龍聽着羅拔的解釋，也非常感到興趣，但珮絲似乎對這種運動有些偏見。

珮絲道：「這種運動有點野蠻。」

「野蠻？爲甚麼？」

「因爲很多時候也打作一團。」

「是的，這也是這種球類運動最吸引的地方，不過，他們動手的時候，並不是暗施毒手的。」

「打架也有規定？」

「有的，當有球員認爲對方攻來，不合情理，是可以打的，不過，並不是利用手上的球棒，而是……」

這時，比賽已開始，而且已進行得十分激烈。

忽然球員已擁作一團。

羅拔道：「你看，他們又打了。」

只見其中一個球員，脫下了手套，拋在地上，然後兩人打起來，其他運動員也加入了戰圈。

球場下面打得激烈，看球的觀衆的情緒已是高漲的，他們吆喝、大叫、喝倒采。

球證阻止了衆人的對打，然後，球賽又再開始。

馬獅龍看了，也覺得十分刺激。

羅拔更是興高采烈，神采飛揚。

他又再解釋道：「其實他們的進攻與防守，都是極有策略的，你看！」

馬獅龍看着一個球員，正在控球在棍上，一直向着敵方進攻。

那球員身手靈活，速度極快。

觀衆都大叫着，爲他打氣。

這運動員在冰上的滑動，實在快得難以置信，他過了一關又一關。

然後是揮棒一射。

這一射實在是異常刁鑽。

木塊做的球穿過了把守龍門的球員，入了龍門之內，一時之間，整個體育館都哄動起來。

很多人都站了起來。

忽然，馬獅龍看到對面座位上的那個人。

他幾乎可以肯定，那個便是引他到酒吧談話的人——魯道夫。

魯道夫？

這個曾經與馬獅龍談話的外國人。

馬獅龍一直都覺得此人有點可疑，但在珮絲的遭遇中却從未提及過他。

可是，馬獅龍覺得，他實在是這件事中一個重要人物，但是這只是一種感覺，毫無根據。

又一個進攻球，人們又再站起，大聲吆喝。

這次馬獅龍已可以淸淸楚楚的看到，果然是魯道夫，他也全神貫注的看着比賽。

馬獅龍忽然想起，望着珮絲。

珮絲並不是十分注意比賽，看見馬獅龍有點精神不集中，便問道：「看見甚麼？」

馬獅龍道：「這是一間室內運動場？」

她點了點頭。

「是本地最大的體育館？」

她又再點了點頭。

「你說過，有人提議把你收藏在市內的體育館？」

珮絲道：「是的。」

「便是在這裏？」

「是的。」

「那麼……」馬獅龍似乎想到一些甚麼，但一時之間，却又把握不住。

珮絲知道馬獅龍正在思想，並沒有追問打擾。

馬獅龍道：「這體育館並不單有這個室內滑冰場？」

「不，有很多其他設施！」

「例如……」

「一些小規模的比賽室，演講室。」

「有沒有劇院之類的？」

「當然有。」

「可以作其他表演嗎？」

「可以。」

「對了。」馬獅龍忽然若有所悟。

羅拔並插口道：「不只對，簡直是對極，這球員極其有腦，攻……攻……」

珮絲道：「羅拔，馬獅龍發現了一

個可疑的……」

羅拔聽了，才從激烈的球賽中回來，問道：「發現了甚麼？」

馬獅龍道：「當你們在餐廳跳舞的時候，有一個人，便是對面的那一個人，引我出去，然後，珮絲便是在我離開之後被人擄去了！」

「是那一個？」

馬獅龍指着對面。

但是對面距離既遠，又是人頭湧湧，根本沒有法子看清楚究竟是那一個人！

珮絲見後面有人持着望遠鏡。

她回首一笑，很容易便借了望遠鏡，道：「你指是那個半禿的男人？」

「是的。」馬獅龍也拿望遠鏡看了一下。

羅拔本來又再沉迷於球賽，但見他們左看右看，於是也問：「是誰？」

馬獅龍把望遠鏡交給他，道：「那個半禿的男子。」

羅拔沒有看清楚。

後面那個借出望遠鏡的男子，見他們把他的望遠鏡傳來傳去，十分不耐煩。

珮絲只好把望遠鏡交回。

馬獅龍道：「我覺得此人實在有點可疑，他是否有意引開我，然後下手擄你。」

珮絲道：「對於任何蛛絲馬跡，我們都不要放過。」

馬獅龍同意，問羅拔道：「怎樣過對面？」

羅拔道：「可以先到外面，才再過去。」

馬獅龍立刻起來，珮絲跟着，羅拔對這球賽十分着迷，有些依依不捨，但他結果也隨着出來。

到了外面，耳根大爲淸靜。

羅拔很熟悉這地方。

他帶領着二人，一直走過體育館的另一面。

本來，各處入口都有人把守，但而今球賽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那會有人理會？

他們又進入了場館。

那些吵聲、叫囂聲，震耳欲聾。

他們已看見魯道夫那個禿頭。

珮絲問：「怎麼辦？」

馬獅龍道：「讓我出馬！」他想走近魯道夫，然後從談話中希望可以刺激他一下。

可是，當他們走近，魯道夫已看見了他們。

他注視着珮絲，似乎有點驚訝。

馬獅龍加速走近。

魯道夫竟然站了起來，向另一個出口走去。

馬獅龍加快，他也加快。

這簡直是無私顯見私，魯道夫害怕些甚麼？

馬獅龍當然不會放鬆，可惜的是，館內每一個座位都是座無虛席，因此很難跨過去，直接追近魯道夫。

魯道夫已從最近一個出口走出。

「怎樣追才追到？」馬獅龍問。

羅拔道：「跟我來！」

他帶着二人，從一個出口走出，轉而走向下面，只見魯道夫正匆匆的離去。

馬獅龍見了，叫道：「魯道夫先生。」

魯道夫似乎走得更急。

羅拔道：「你一直追去，我從另外一面兜截他。」

馬獅龍連跑帶跳的追着，珮絲亦步亦趨。

魯道夫雖然已是個中年人，不過，他的脚步很快，轉眼出了體育館。

羅拔從另一邊出來，無法兜截。

馬獅龍深深不憤，怎會眼看着讓他逃離，而且，他的慌惶逃離，正表示他有問題。

可是，在三個人追截之下，他還是逃脫了。

珮絲道：「這地方怎可以收藏一個人？」

馬獅龍道：「我們到大堂看看。」

他們進了大堂。

大堂之內，並沒有甚麼人，只有幾個人正在觀看掛在各處的海報。

馬獅龍看到一張特別的海報——那是一個孩子望着一個大鐘樓。

旁邊有幾個字，寫着：天生的異能。

他再小心看淸楚，是一張表演異能的海報，地點便是在這體育館內一個小劇院。

「我們去看看。」珮絲道。

羅拔一手拉着她，道：「你看，表演的日期已於昨晚停止了。」

珮絲再回來細看，果然昨夜是最後的一場。

馬獅龍道：「有沒有魯道夫的名子在上面？」

羅拔看了一會，點頭道：「有。」

「那麼我們去那小劇院看看。」

馬獅龍先走到票房處，那裏沒有人辦公，但桌上有一幅地圖，說明整間體育館的佈置。

他們看了一會。

馬獅龍道：「我們都不知道魯道夫與我們這件事有甚麼關係，一切小心爲上。」

他們三人一起到小劇院。

小劇院附近，完全沒有人。

他們先入了劇院，院內只有幾盞暗燈，裏面有幾百座位，並有一個舞台。

座位是沿着斜坡而建。

他便步下石級，走向舞台。

突然，人影一閃。

珮絲最爲眼利，道：「魯道夫！」

他們迅速的奔向舞台。

那舞台倒也相當大，可是，漆黑一片，他們無法看得淸楚。

「小心！」

一片佈景突然塌向他們。

他們跳開，幸好那佈景並不重。

然後後面的一大片布幕也突然垂下來。

本來是昏暗的一片，而今更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後面傳來一陣笑聲，聲音充滿了譏諷之意。

珮絲已不理會危險，衝向前面。

前面是一條通向後台的路，看來是演員回到化粧間的必經之路。

前面有幾個化粧室。

其中一間的門是虛掩的。

珮絲沒有想過，便要衝進去。

馬獅龍一把拉着她，道：「小心。」

羅拔道：「讓我先進去。」

馬獅龍阻止也來不及，羅拔已入內。

一會，羅拔從門內伸出頭來，道：「沒有甚麼。」

馬獅龍與珮絲隨着入內。

果然沒有甚麼，只是一間空了的房間，房間倒也相當大，並不是一間私人化粧間。

忽然，後面的門大聲地關了。

馬獅龍已感到落入一個陷阱似的。

接着是笑聲，笑聲不知來自那裏。

馬獅龍叫道：「魯道夫！」

笑聲更盛。

忽然，一陣狂風吹起似的。

馬獅龍道：「散開，靠牆！」

珮絲與羅拔分別散開，並且靠着牆壁。

馬獅龍已看到三個人影閃入，並且已感到一陣拳風撲面。

他閃開，並且回擊。

那人千萬也料不到馬獅龍的反應是如此的快，他稍退，又再攻上。

馬獅龍不想糾纏下去，連出兩招狠招，那人應聲倒在地上。

他一脚踏着那人，那人是個龐然大物，而另外兩人正攻向珮絲與羅拔。

珮絲似乎靠着身材窈窕，彈跳力强而避開了攻擊，可憐羅拔受了幾下猛拳攻擊。

馬獅龍見形勢不對，飛身撲向羅拔那邊，連飛兩脚，踢向那人。

那人咆哮一聲，反撲馬獅龍。

馬獅龍看得清楚，這人力大之極，他不再以硬攻硬，以虛招引開他的注意力。

那人連打了兩個虛招，有些惱怒。

馬獅龍趁他再發狠，一個竄身，竄到了他的後面，狠狠一脚踢出，那人踰跟倒下。

羅拔也上前加上一脚。

那人呻吟怪叫一聲。

而珮絲也發了一聲尖叫，原來她避到不能再避之際，吃了那人的一拳。

但她那尖叫聲却能退敵。

那人遲疑退後。

羅拔抓緊這個勇救佳人的好機會，不顧本身的危險，飛身踢向那人。

那人全無防範，被打個正着，而向斜翻了兩個觔斗。羅拔上前，護着珮絲，問道：「怎麼了？」

「沒有甚麼。」

那知，這話仍未說完，那人已反身，一脚踢向羅拔，羅拔與珮絲兩人倒在一起。

那人又再攻一下。

馬獅龍看情勢不對，上前阻着他的攻勢。

兩人你一拳我一脚，打得十分激烈。

忽然，燈光大亮。

他們還未習慣燈光，只覺上面有一些東西罩下。

馬獅龍伸手把那東西拉開，却先被東西緊緊的裹着，那是一張尼龍網。

怎麼會有尼龍網？

他們還沒有分辨清楚，只覺那網收緊，三人擠在一起，而燈光已熄。

他們只覺被拋離地面，向外遞去。

原來這是一個吊機，用來吊演員的行李，或者是一些較重的佈景，而今却被用來撒網吊人。

那尼龍網十分堅韌，無論怎樣用力，甚至用口咬，也不能動它絲毫。

這吊機一直滑向外面。

然後，那尼龍繩一鬆，三人跌在一些軟綿綿的東西上面，接着是車子開動的聲音。

而他們又再陷入黑暗之中。

三人擠着，感到十分不舒服，但一時之間，却是無奈，而那車子已全速進行。

他們幾經辛苦，才擠開了一些。

困在貨櫃　運至蘇聯

馬獅龍習慣了黑暗之後，已可以看到他們身在一個小型貨櫃之內。

這貨櫃除了他們三人之外，四壁都放滿了一些服裝和一些道具似的東西。

「他們要運我們到那裏？」羅拔問。

馬獅龍道：「天知道！」

珮絲道：「他們本來想擄我出境的，那知却連累你們二人！」

羅拔道：「我寧願與你一起被擄。」

馬獅龍學着他的語氣，道：「我也是！」

兩人笑了起來。

珮絲問：「你不擔心，反而開玩笑？」

「我們本是想找出這些人的秘密，他們帶我們去，了却我們的心願。」

馬獅龍一向爲人積極，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不會害怕任何的改變。

他們三人在尼龍網之內，睡了又醒，醒了又睡，眞不知過了多少時日。

貨櫃之內，沒有日夜，他們只感到車子的震動。

忽然，當他們再醒的時候，那種震盪已完全不同，變得非常有節奏的。

「那是甚麼聲音？」羅拔問。

「是火車。」珮絲道。

「是的，是火車的聲音，他們會把我們運到那裏？爲的是甚麼？」馬獅龍道。

他們都沒有答話，因爲實在太飢餓了，他們靠得那麼近，幾乎連對方肚內發出「隆隆」的聲音也聽到。

這時，一道小門開了，有人說了一句話。

馬獅龍與珮絲都聽不懂。

羅拔道：「有東西吃了！」

「怎麼吃？」

馬獅龍用力一掙，尼龍網原來早已鬆了。

羅拔也正在出了尼龍網。

原來小門的後面，已有了一盤食物。

食物只有兩樣，三大盆湯，與很多很多的硬麵包，但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說，此時是珍饈百味。

他們用湯浸軟那些麵包，一口一口吃下。

湯是熟悉的羅宋湯。

羅拔若有所悟地道：「難道他們是送我們往西伯利亞？」

「西伯利亞？」

馬獅龍並沒有到過蘇聯，不過，一提起西伯利亞，有誰不知？

西伯利亞是一片白雪地，馬獅龍的腦袋也是。

珮絲聽了，有些發急，道：「我們怎麼了？」

馬獅龍道：「吃飽再算。」

吃飽了之後，他們仍是毫無辦法，因爲貨櫃仍然是十分堅牢，不過，就算打開了，外面的風雪，也可以冷死一個人。

他們只好安靜的坐着。

轉眼又是另外的一餐，這餐稍爲豐富些，有些肉食。

他們這次飽餐之後，精神較爲飽滿。

貨櫃仍然是被安置在火車之上，至於那是如何安裝的，他們都無法知道。

馬獅龍靜極思動，道：「難道我們就坐在這裏，讓他們把我們送往西伯利亞？」

「他們要我們作甚麼？」珮絲問。

羅拔道：「你也懂異能，他們既要利用你，也要研究你！」

馬獅龍道：「其實你眞有異能的本領？」

「你以爲？」

馬獅龍不置可否。

羅拔道：「爲甚麼我一直不知道你有異能！」

「異能之事，你相信多少？」珮絲問。

馬獅龍道：「異能的確有，中國很多古書都有記載，但都是當作神怪事物來處理，以我理解，異能其實只是一種罕有的能力，大多數的人都沒有，才視作異能！」

羅拔道：「珮絲，你的異能從那裏學來的？」

「天生異能，那需要學？」

馬獅龍並不追問。

反而羅拔却不斷問及珮絲異能之方。

珮絲從貼身的袋內拿出一隻匙羹。

「你們看着！」

她小心的離開兩人少許，然後才集中精神，希望可以把這匙羹拗曲。

不一會，那匙羹已慢慢的拗曲。

馬獅龍極其小心的觀察着，已發覺珮絲是裝摸作樣，可是，却又未能看到其中破綻。

羅拔想摸摸匙羹。

珮絲道：「千萬不要動手！」

其實，如果一定要集中精神，這時，她的精神力量已被騷擾，但匙羹仍然慢慢拗曲。

馬獅龍笑道：「你的手法上乘！」

珮絲笑道：「也不是我手法上乘，而是製造這東西的魔術家設計非常巧妙，你看。」

羅拔接了過來。

那拗曲的匙羹非常輕，根本並不是金屬，而是塑膠，但在遠處觀看，完全不能發現。

匙羹的柄與匙羹口的地方，有隱形的金屬絲繫着，而那條金屬絲一直控制在珮絲的手中。

換句話說，這東西的拗曲，完全是由珮絲的手拉緊那條金屬絲而成的。

馬獅龍也接過那匙羹細看，道：「好精緻的手工與僞裝，如果不是親手接觸過，也不相信這東西！」

珮絲道：「你們都明白了？」

馬獅龍道：「爲甚麼你在剛認識我的時候，仍然是堅持這是異能？」

「那時我並沒有認識你這麼深！」

羅拔道：「那麼你表演那菊花懸空而起呢？」

「也是一次魔術！」

「但那菊花並不是你的道具！」

「爲甚麼不是？」

「你帶去的，但那菊花一早便在瓶裏！」

「其實也是人的心理一種怪現象，我有足夠的經驗，如果我表演了拗曲匙羹之後，一定有人要求我表演另一個，因此，我一坐下，假若我有心表演一下，我會先把花瓶內的花換過，那時根本我甚麼也沒有表演過，沒有

人會注意的！」

馬獅龍道：「你倒是深謀遠慮！」

羅拔道：「那朵花其實是道具。」

「是的，也是憑這金屬絲扯起！」

馬獅龍道：「你剛才說過，你很有這種表演的經驗，爲甚麼你要經常表演？」

珮絲嘆了口氣，道：「其實這件事，我而今也應坦坦白白的告訴你們，你們也知道，我是個保險調查員，而我這次的任務是調查那失事航機！」

「是被飛彈擊落那一架？」

珮絲點了點頭。

「已經賠償了，還有甚麼可查？」

「一般的民事賠償已經完結，但還有民航公司與我們公司的業務上的賠償還未了結！」

「你究竟要查甚麼？」羅拔問。

「我要查的，假如是一如傳言所說，這航機是被導彈所擊落，那麼，我們無話可說，要照所訂的條文賠償，否則……」

「你們認爲事實上並不是導彈所擊落？」

「是的！」

「爲甚麼有此猜測？」

「不是猜測，而是事實，因爲在事後，一片導彈的碎片也沒有！」

「那麼，你要證實這航機並不是導彈所毀？」

珮絲點了點頭。

馬獅龍道：「假若不是導彈所毀，還有甚麼可能毀掉這一架客機？」

「異能？」珮絲冷靜地說。

「異能？」兩人異口同聲地道。

「是的，異能，查這件案，我們用盡了所有方法，最科學的用過，最原始的也用過！」

「甚麼是最科學的？」

「我們的專家，利用電子科技，設計過一個模擬環境，把當天的事情重新演繹一次！」

「結果呢？」

「假若是飛彈，一定有碎片，一小片也好，一定有碎片的！」

「你們可以用這個模擬環境作証！」

「可惜有關方面並不接受！」珮絲頓了一頓道：「這也難怪，那只不過是一個模擬環境，而且全是我們的電子技師所想出來！」

馬獅龍問道：「甚麼是最原始的？」

「招魂！」

「甚麼招魂？」羅拔問。

珮絲道：「我們在死難者名單之中，找到一個最渴望回到日本的人，然後，有一個靈媒，肯爲我們招魂！」

「那即是我們中國人的『問米』！」

珮絲有點不明白。

馬獅龍道：「是召那人靈魂上來，問他在死前，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世間竟有這樣的事？」羅拔道。

「世間上甚麼事也有。」珮絲反駁

他。

馬獅龍道：「結果呢？」

「結果是令我們相信，這件事並非一如流傳謠言所說，是飛彈的引爆！」

「那靈媒問到了甚麼？」

「那個日本人，幾十年前因戰事而流落在美國，剛巧在今年，透過紅十字會的幫助，找回了家人，並且以第一時間，乘機回日本！」

「可惜他們仍然無緣見家人！」

「是的，因此，他是機上唯一最渴望最渴望回到日本的人，靈媒認爲他陰魂未散，最易接觸到他，並且最易明白爆炸之前發生的事情！」

馬獅龍實在有點心急：「怎麼了？」

珮絲道：「那靈魂向靈媒表示，在爆炸之前，一切都很正常，而且那時他們剛吃完了晚餐，飛機上的工作人員正在收餐具。

「突然，機身有了輕微的震盪，但並沒有引起人們的反應，因爲飛機遇到氣流只是極爲普通的事，機長只在警告牌上打出叫人縛上安全帶！

「接着，飛機震盪加劇，然後是氣溫上升，飛機頂部裂開，他們彷彿見到了天空！一切東西都在無聲無息中毀掉！」

「沒有爆炸？」

「完全沒有爆炸。」

馬獅龍與羅拔都呆了下來，他們的腦海中却出現了一幅圖畫……

客機在完全寂靜中裂開，然後，一切東西，包括飛機，機內的東西，然後是人，一切都灰飛煙滅！

「究竟是甚麼東西令飛機裂開？」

珮絲道：「我正想知道！」

「以你們的推測，是異能？」

珮絲點了點頭。

「一個人的異能？」

「我不知道，我們既稱這種能力爲異能，那麼，這種力量有多大，沒有人會知道！」

馬獅龍道：「天下間有這一種人？」

「或是一組人！」珮絲補充。

羅拔問道：「你也相信？」他的目光先望馬獅龍，再望珮絲。

珮絲道：「我當然相信，否則我也不會來此！」

「不是來探我，與我一起滑雪的嗎？」

「是的，是的，既因公也爲私！」

珮絲安慰羅拔。

羅拔聽了，似乎十分滿意。

馬獅龍道：「有沒有甚麼跡象顯示，有這麼一個組織，可以利用人的異常力量？」

「爲了偵查這事，我便利用我剛才表演的魔術來吸引人，結果，我只吸引到一些想混飯吃的人！」

「那只是沒有結果！」

「不過，我相信這次是最大的收穫！」

「你認爲這位魯道夫……」

「他是蘇聯中最出色的表演事業領導人，而這一班異能表演，應該是世界上最眞實的表演！」

馬獅龍道：「我們中國也有不少！」

「是的，中國有十多億人，有十個八個有異能的人也不奇怪，可惜大多是混飯吃的！」

「蘇聯呢？」

「他們不同，他們要在世界爭霸，不能以人民生活質素提高爲標榜，那麼，以太空科技來補償，是極正常不過的，你們不要給外在的形象誤導，蘇聯人並不是北極熊那麼龐大而呆笨，他們的科技，可能早已超越歐美！」

馬獅龍道：「怪不得你這次被擄，要去西伯利亞也不驚，反而心中暗喜！」

「是的，假若我們可以去到他們訓練異能的科技中心，整件事應該大白，而且我也可以向保險公司交代！」

「不過，如果你眞的發現了他們的秘密，他們會讓你出來嗎？」

「我不知道，那要看我們的命運！」

她頓了一頓，向羅拔道：「我害了你！」

羅拔道：「不，我甘心情願的！」

馬獅龍聽了，忍不住笑了起來。

羅拔滿臉通紅。

但馬獅龍心裏也實在佩服這個女孩子，竟有這麼大的膽子，也有破釜沈舟的決心和毅力。

羅拔道：「假若這列車眞的在西伯利亞上走，我們還有一段時間這樣呆着！」

珮絲道：「不一定！」

「你又有甚麼主意？」

「我們當然不能坐以待斃！」

「他們不會讓你死，有餐送來！」

珮絲道：「是的，送餐來是個好機會！」

馬獅龍道：「是的，至少我們也應該肯定一下，我們是否眞的在西伯利亞上！」

於是，他們便商量一下偷襲送餐人的大計。

其實也沒有甚麼好商量，以馬獅龍的身手，加上羅拔，應該可以輕易制服那人。

不過，珮絲爲安全起見，還是說要裝作肚痛，欺騙那人入內，再下重手。

馬獅龍笑道：「又是你拿手好戲——假裝肚痛！」

珮絲笑了起來，因爲在渡假區被擄之時，她也用過這一招。

他們等待着。

因爲在貨櫃內不知日夜，他們停止說話之後，便有點昏昏欲睡。

當馬獅龍醒來的時候，却聽到珮絲的呻吟聲。

貨櫃門似乎正開着。

馬獅龍立時會意，他們的計劃要立時實現。

門開，珮絲呻吟聲更大，那人欺身而進，他放下了餐盤，喝問：「甚麼事？」

羅拔在旁已衝向那人。

那人反應十分敏捷，但似乎並不大理會羅拔，只用一手向他撐去。

羅拔突然整個人被彈開。

那人又問：「你怎麼了？」

這時，馬獅龍也見機不可失，他撲向那人。

那人仍然是以單手撐向馬獅龍。

馬獅龍只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向他襲來，那種力量令人恐懼，接觸到他，便像接觸到電一般。

馬獅龍又再攻上。

那人手中當時多了一條棒，他似乎要好好教訓馬獅龍一招似的。

那是一支電棒。

這種電棒馬獅龍也見過，很多極權國家的警察也用這種電棒對付騷動的人羣。

美國的警察也用這些電棒對付一些暴徒，尤其是一些醉酒者。

只要一觸電棒，無論你身體有多龐大，整個人也立時酥軟下來，倒在地上。

羅拔似乎從未看過這種電棒，他一脚踢起。

那人只用電棒迎着，立時，羅拔高叫一聲，整個人被彈到牆壁之上。

那人「哼」了一聲。

珮絲因羅拔被電棒打倒，也停止了呻吟。

那人回看珮絲道：「不要再弄花樣！」

馬獅龍不能讓他出去，否則將來的監視更爲嚴密，而且再沒有下手的機會。

馬獅龍躍起。

那人電棒一揮，馬獅龍那躍起只是一種引開他注意力的虛招。

那人防守的是上盤，而馬獅龍眞正的目標是下盤，他向着他下身最弱的地方踢去。

那人應聲，雙腿發軟而倒下。

珮絲也一躍而起。

她是個十分小心的人，一手已搶了那人的電棒，並探向那倒地的人。

那人叫了一聲，道：「饒命！」

這龐然大物竟是個膿包！

珮絲用電棒指着他，道：「你要命的便說實話！」

那人躺在地上，道：「好！」

「我們在那裏？」

「火車上！」

「在那裏？」

「基輔！」

基輔是蘇聯的大門口，就像廣州是中國的大門口差不多。

「那麼我們正在西伯利亞的火車上！」

那人點了點頭，然後道：「因此，你們制服了我也沒有用，你們逃不了！」

「你以爲……」

「外面是風雪交加，零下四十度！」

「但我們很暖和！」

「這裏當然溫暖，這並不是一個普通貨櫃，而是經過特別設計的陷阱！」

珮絲一時之間無話可說。

馬獅龍已站了起來，問道：「魯道夫呢？」

「誰？」

「是領導表演團的人？」

「他在車上！」

「怎樣找到他？」

「我不知道，我只是負責膳食送餐的！」

「魯道夫也要吃的！」

「由另一位厨師送去的！」

這時，羅拔也爬起上來，一脚狠狠的踢在那人身上，那人身體龐大，似乎並不覺得痛。

羅拔道：「我出去看看！」

羅拔出了外面，馬獅龍仍然用電棒威脅着他，這人倒也樂觀，只是躺着。

不一會，羅拔回來，整個人震顫顫地道：「不能出去的，太冷了！」

那人冷笑。

難怪這人那麼鎮定，因爲他早知以他們目前所穿的衣衫，一定無法在外面生存。

馬獅龍心想：「押着這人也沒有用，倒不如好好利用他一下！」

他把電棒一揮，道：「你叫甚麼？」

「洛耶夫！」

「好，洛耶夫，我放你回去也可以，不過你要合作，先找一些可以禦寒的衣物來，我們三個人用的！」

洛耶夫似面有難色，道：「你們兩個較容易，但這位小姐却身材細小。」

「你不用理會，找來再說。」

洛耶夫心想，你放了我出去，我還理你便是大笨熊了。

馬獅龍向羅拔道：「你來！」

羅拔過來，馬獅龍遞了電棒給他，然後，馬獅龍走向那些餐盤上，利用身體的遮掩，拿了一些東西，在手裏搓着。

珮絲也不知馬獅龍弄些甚麼玄虛。

一會，馬獅龍轉過身來，對洛耶夫道：「你一出去便出賣我們的，我們還是先殺死你！」

那人聽了，驚道：「我……」

他一說「我」，口已張大，馬獅龍看準了這個機會，一手把手中搓成的葯丸似的東西，塞進了他的口裡。

那人咽了一口口水，那葯丸已入了喉嚨。

馬獅龍冷笑。

洛耶夫問道：「你給我餵了甚麼？」

「當然是毒藥。」

洛耶夫想扣喉嚨，但爲時已晚，他拚命咳嗽，但再無法把吞下的東西咳出來。

馬獅龍道：「我給你吃的是慢性毒藥，在八小時之內，你不會中毒而死，只會感覺腹中灼熱。」

「你有解藥？」

「當然有，只要你在八小時之內，找到衣服，交給我們，我便給你解藥。」

「假如你們……」

「假如你過了時辰，則屬自誤，那時，你將全身爆裂，七孔流血而死。」

洛耶夫臉露驚惶之色。

馬獅龍道：「不過，我想你找幾套衣服，不一定需要八小時這麼久。」

洛耶夫退開。

羅拔道：「這些東西食而無味，你一定有辦法找過一些較爲好一些的。」

洛耶夫的喉嚨咯咯有聲，不過，他當然沒有異議，他本來是威風凜凜的，而今却像一隻打敗的喪家犬，低頭捧着餐盤而去。

不一會，耶洛夫又再來。

這次他帶來是熱騰騰的湯，而且有幾片相當不錯的肉。

居然還有一些紅酒。

洛耶夫道：「請你們好好享用……不過，你們可先給我一些解藥，至少可以使我的喉嚨沒有這麼乾，腹部沒有那麼灼熱。」

馬獅龍道：「你速去速回，解藥自然奉上。」

耶洛夫無奈地離去。

三人很久也沒有吃過這麼美味的食物。

雖然，那幾片肉並非上品，而那些紅酒也非名酒，但在此時，他們已覺得這是天下美味。

羅拔忽道：「洛耶夫會否來一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馬獅龍道：「他也下毒？」

「是的。」

「不會，」馬獅龍肯定地說：「在這倉猝之間，他也沒有毒藥。」

珮絲道：「你却有？」

「其實那並不是甚麼毒藥，只是一些糖及一些鹽，與大量的胡椒，用水調勻。」

「怪不得他感到腹中灼熱。」珮絲笑道。

他們吃完這頓之後，感到全身溫暖。

過了不久，洛耶夫再來，帶了三套衣服來，其中兩套十分適合馬獅龍與羅拔，但另外一套，並不十分適合珮絲，因爲珮絲與這些蘇聯人身材比較，實在是小巫見大巫，無法相比。

馬獅龍也覺滿意。

洛耶夫苦着臉。

馬獅龍道：「我還有一些問題，你回答之後，便可以有解藥。」

洛耶夫道：「快問。」

「車子在甚麼時候會停下？」

「聽說還有三個多鐘頭。」

「到了基輔？」

「是的。」

珮絲接口問：「究竟我們坐了火車多久？」

「五天了。」

珮絲有點訝異，在這暗無天日的貨櫃內，日夜不分，竟然已過了五天。

馬獅龍問：「到了基輔，魯道夫與表演團會下車？」

「我不知道。」

這點耶洛夫看來並不是扯謊，因爲他畢竟只是個低下的僕人。

羅拔問：「魯道夫是否一人回國？」

「不，還有他的團員。」

「團員？甚麼團員？」

「這次出外表演的團員。」

「他們都在車上？」

耶洛夫點了點頭，不耐煩道：「這是這卡貨櫃的門匙，你們可以出去看看，我只求……」

「解藥。」馬獅龍把手揚了一揚。

洛耶夫望着他的手。

「你吞下吧。」

那是一顆頗爲大的白色藥丸。

洛耶夫居然不用水便把藥丸吞下，然後，如釋重負似的吁了一口氣。

「我沒事了？」

馬獅龍道：「對不起，洛耶夫，這藥丸只是暫時把你的毒減輕。」

「我還會死？」

「死是不會的了！不過，三個鐘頭之後，你再吃一顆解藥，便會完全沒事。」

「不吃呢？」

「不吃也沒有甚麼，你不再會腸穿肚爛，七孔流血，不過，你會胃部抽筋，忽冷忽熱。」

「爲甚麼你仍要折磨我？我已做了你們吩咐的事。」

馬獅龍道：「對不起，不過，我一定會給你餘下的解藥，不過，在三個鐘頭之後。」

「那時你們可能不見了。」

「那我將解藥留在這車廂之內。」

馬獅龍頓了一頓，道：「洛耶夫，你放心，我一定會留下解藥，我只希望你在這三個鐘頭之內，裝聾扮啞便可以了。」

洛耶夫出了外面。

珮絲道：「你又給他甚麼解藥？」

「是用剛才吃剩的麵包與肉汁，加上大量的鹽做的，味道不錯。」

「這次沒有用胡椒。」

「沒有，因爲我沒有吃剩。」

羅拔與珮絲聽了，也大笑起來。

馬獅龍把那套衣服看看，然後試圖穿上。

衣服並不太厚，但保暖力極强，馬獅龍穿上，羅拔與珮絲也穿上。

馬獅龍道：「我出去看看。」

「我們呢？」

「你們在這裡等一下，讓我看了外面形勢，才再作進一步的打算。」

兩人並沒有異議。

馬獅龍拿了那支電棒在手，開了貨櫃門。

外面一陣寒風撲面，冷得他忍不住的打了一個寒噤。外面是一片銀白的世界。

馬獅龍看了一會，覺得不能爬上車頂，因爲上面風雪太大，爬不了兩步，便會僵硬起來。

唯一可行之法，便是大着膽子，走入車廂之內。

他閃身入了其中一卡。

車廂的走廊內，並沒有人，只有昏暗的燈光照着長長的車廂通道。

不一會，有一個人出現。

那人身穿的衣服與馬獅龍所穿的一模一樣，但只是多了一頂帽子，那帽子似乎是這列車服務員制服之一。

耶洛夫也夠古惑，衣服是有了，但遺下一樣，只要他們出現，一樣會被人發現。

不過，要找多一頂帽子也並不太難。

那車務員慢慢行近。

馬獅龍突然閃身一出，並且一拳打去，那車務員應聲倒地，他急忙拉了他進入一個廁所之內，並鎖上了門。

馬獅龍估計這車務員醒來，也不會大吵大嚷，因爲他根本看不清楚自己的面目。

假若他向人說，有人打暈他，爲的只是一頂帽子，也不會有人相信他。

馬獅龍戴了帽子，與其他車務員再沒有甚麼分別，因此他大着膽子，穿過車卡。

有幾個車卡是載了普通乘客，另外有幾個車廂是不能進入的，看來魯道夫這個重要人物，會在其中。

馬獅龍小心回到自己的車廂，發覺在他們車廂的後面，還有幾個車廂。

外表看來，是一連串的貨卡。

可是，他們要運一些甚麼東西回去？

馬獅龍好奇，走過了另一節貨卡處。

貨卡的門是緊閉的。

忽然，有人聲傳來。

馬獅龍閃過了一邊，躲在暗處。

那是兩個人，並不是穿着車務人員的衣服，其中一個拿着一個鋁製的手提箱。

「再注射一次，便可回基地了。」

「是的，這次的收穫可算好？」

「不錯，其中有五個，他們的腦電波圖，是完全空白一片，我看訓練他們成功機會極高。」

馬獅龍並不明白他們在說甚麼。

看來他們都是醫護人員，也許車上有一些病人，需要運回基地醫理。

兩人繼續前行，馬獅龍躡足跟着。

他們到了一個坐卡之前，停了下來，並且開門。

門開了，內裏却是漆黑一片，接着兩人入內，門隨即關上。

馬獅龍走近，一時之間，無法開門，只好把耳貼在卡車門上。

他小心的聽着。

除了兩個醫護人員的簡單對話之外，還有一些沉重的呼吸聲。

是的，是一些呼吸聲，如果要形容貼切一些，應該是一些鼻鼾聲，但並不是大肥佬睡着發出的鼻鼾。

不只一人的呼吸，至少十個人以上。

非常沉重的呼吸聲。

那兩個醫務人員似乎爲內裡每一個人注射，可是，裏面究竟是些甚麼人？

馬獅龍眞想一衝而入，看看裏面的情形，但是，他不能這樣魯莽。

忽然，他想到一個辦法。

他把手中的電棒，輕輕擦在車廂的一些金屬片上，立時，產生了一些强光。

情形便好像燒焊那樣。

這陣强光立時引起兩人注意。

「外面發生甚麼事？」

「不知道。」

「你出去看看。」

那人走了出來。

馬獅龍趁他在外面探頭之際，已閃身入了那車卡之內，並且躲在一旁。

車廂之內是一列的碌架(兩格)床，每邊至少有十行，每行兩格，共有四十格床那麼多。

「發現甚麼？」

「沒有甚麼。」

那人又再關門，走了回來。

兩個人繼續他們的工作，燈光十分昏暗，但馬獅龍仍然可以清楚的看着他們注射。

注射的對象是些十分矮小的人。

一會，馬獅龍看看附近一個人，赫然發現那些並非矮小的人，而是孩子。

全是孩子，熟睡的孩子。

那些被注射的孩子，並沒有甚麼反應，可能是太熟睡了，連針刺的感覺也感覺不到。

爲甚麼這些孩子需要注射？

不一會，兩人工作似已完畢，收拾了注射工具，便一起離去。

馬獅龍仍然一動也不動的蟄伏在車廂之內。

燈熄了，然後是關門鎖門的聲音。

馬獅龍再等一會，才站起來，並開了燈。

他走近那些床，全是孩子，熟睡的孩子，馬獅龍試試推推其中一個，

沒有反應，依然熟睡。

馬獅龍再看清楚那些孩子。

左邊的一批與右邊的一批似乎是完全不同。

左邊的一批，臉孔十分優美，就是熟睡之下，也像露出美麗的笑容。

右邊的一批，却是面孔十分醜陋，好像一個個都是白痴的模樣。

其中有幾個，似乎是患了老人症，他們的肌膚與他們的年紀大不相襯。

而這批人的熟睡程度也有差異。

馬獅龍再推其中一人。

那孩子睜大了眼睛，似是醒了，但看着馬獅龍，却全無反應。

他既不害怕，也沒有其他表示，不一會，又再合上眼皮，再陷入睡鄉。

這些孩子全是病人？

如果是病人，那麼，他們的父母呢？

馬獅龍從來也沒有聽過，有人要把病人送入蘇聯醫治的，就算是治病，也應搭飛機，何必受這長途火車震盪之苦？

馬獅龍實在大惑不解。

他又再從頭至尾的行了一次，也看不出一些端倪，每個人的床頭，都掛有一些牌子，可惜，上面全是一些俄文，而且不是普通俄文，馬獅龍連一個字也無法認得。

他關了燈，立即又發現一些奇特的現象。

左邊的一批兒童，似乎每個人身上都發出一些暗光，這些光很難形容，對，像螢火蟲的光。

而另一邊，却完全是暗雜。

馬獅龍起初也以爲自己看錯了，再關燈開燈一次，仍然是左邊的一列床，有暗光浮動。

他再開燈，走近那會發光的兒童。

他們的面目都是較美的。

他們睡態安詳，好像正在發着甜美的夢。

馬獅龍覺得再研究下去，也沒有甚麼結果，倒不如回去，把事情告訴羅拔與珮絲。

於是他開門出外，回到自己的貨卡。

兩人都渴望着馬獅龍的回來。

珮絲問：「發現了甚麼？」

「一貨卡的孩子。」

羅拔接口問：「孩子？爲甚麼車卡內有孩子？」

「我也想知道。」於是，馬獅龍把他在那貨卡內所見的情形，一一告之於二人。

兩人聽了，都說神奇。

忽然，門外傳來敲門之聲。

馬獅龍問：「誰？」

「是我。」洛耶夫已推門而入。

「甚麼事？」

「快到達基輔了，這截卡車將會停下來，前面的一截却繼續前去。」洛耶夫道。

「那好極了。」

耶洛夫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想解藥。

耶洛夫總算是個坦率的人，他也不忍再玩弄他，反道：「洛耶夫，你也不用討解藥了。」

「爲甚麼？」

「因爲那根本並不是毒藥。」

洛耶夫瞪着眼睛。

外面却傳來一些聲音，是用俄語交談。

這次，馬獅龍倒聽得清楚。

「我早說過他們是玩弄你。」

「殺了他們再算。」

洛耶夫向前走了一步，門後面立刻出現兩個人，正是說話的兩人，兩個彪形大漢。

馬獅龍叫道：「小心。」

三人已一湧而上。

想不到這個洛耶夫竟是一個睚眥必報的人，他受了馬獅龍的愚弄，却想在明白眞相之後，帶同這兩個彪形大漢，以雪前仇。

只有馬獅龍有電棒在手。

但這三人手上都有，並且左手多了一柄長匕首，看來他們不見血是不肯離開的。

馬獅龍把電棒拋了給珮絲，道：

「我害了你們。」

珮絲有了電棒，却是第一個撲上。

電棒與電棒接觸，一陣强光。

馬獅龍趁着這個好機會，向洛耶夫攻去。

洛取夫是有備而戰，也是覷準了馬獅龍，因爲他最恨馬獅龍。

馬獅龍本想用「空手入白刃」，奪了他的匕首才再與他較量。

但洛耶夫極爲機靈，他把匕首放在胸前，只以電棒向馬獅龍攻擊。

馬獅龍對電棒極有戒心，一時之間，並不能把洛耶夫攻下。

而羅拔也正與另一彪形大漢對峙，他也是害怕對方的電棒，無法反攻。

珮絲却以電棒對電棒，與那彪形大漢，你一棒我一棒，打得異常激烈。

這時，火車似已慢了下來。

他們三人知道火車快近基輔，看來都想用速戰速決的手法來解決。

馬獅龍却利用他們這心理，在車廂之內游走，一時之間，電棒並沒有用途。

洛耶夫心下一狠，匕首刺出。

而馬獅龍也看準他的出手，欺身一近，已奪了他手上的匕首，反而威脅他。

馬獅龍刀法有如「長虹經天，連綿不絕」，洛耶夫不斷後退。

他再進，兩刀虛晃，一刀砍下，

洛耶夫已是血濺當場，兩個彪形大漢，一見到血，手也軟了下來。

羅拔也連忙奪了那人的匕首。

珮絲把揮起手中電棒，把另外一人電得死去活來。

這時，火車突然停了下來。

洛耶夫咆哮了一聲，退到門邊，另外那兩人亦步亦趨，馬獅龍又持刀佯作攻上。

三人已閃出了門外。

馬獅龍吁了口氣，回首道：「你們怎麼了？」

羅拔與珮絲齊聲道：「還好！」

馬獅龍推門出外，伸頭一看，只見外面仍是灰黑色的一片，白雪仍是紛紛而下。

附近有很多縱橫交錯的鐵路，看來火車已到了基輔，也許是一個交滙站也說不定。

忽然，前面的火車又移動起來。

一陣白煙冒出，與白雪相映，構成一幅煙霧瀰漫的情景，十分好看。

可是，他們所在的火車却沒有移動。

珮絲有點緊張地道：「他們故意把我們留在這冰天雪地之中！」

羅拔道：「我們怎好？」

馬獅龍看看，前面仍有幾個貨卡，後面那一列載有小孩子的列車仍在，便道：「我們三個人對他們沒有甚麼重要，後面那一列車內的孩子才重要！」

突然，又一陣隆隆的車聲。

只見不遠之處，一個火車頭奔來，旁邊走出幾個工人，他們指揮着，不一會，這個較小的火車頭，已經連接了他們的卡車。

整列卡車又開始動了。

馬獅龍道：「我們先回去！」

火車加速，他們在門邊看着，發覺火車並不是沿大鐵路而去，而是轉入了另一條分叉的路軌。

馬獅龍道：「我們可能是去洛耶夫所說過的基地！」

珮絲道：「那好極了！」

羅拔沒有說話，顯得有點擔心。

其實，馬獅龍也有擔心，只不過他向來都是「既來之則安之」的性格。

他們回到貨櫃之內休息。

車子飛馳，再沒有人送東西來，他們開始感到飢腸轆轆，十分不安。

不過，貨櫃之內仍然是十分和暖，他們閑聊着，不知不覺中都睡着了。

他們不知睡了多久。

馬獅龍是第一個醒來。

火車沒有再動的感覺，他們似乎已停了下來。

馬獅龍看着珮絲與羅拔背靠背而睡，倒也溫馨，他悄悄的往門邊走去。

門竟是推不動。

他再用力，竟不能動它分毫！

馬獅龍心裏暗叫：糟糕！

這時，他們兩人都醒了。

珮絲看着馬獅龍推門，但推不開，此時知道有了問題，便道：「怎麼了？」

「門給外邊的人下鎖了！」

羅拔道：「他們有意讓我們囚在這裏！」

珮絲道：「沒有關係！」

馬獅龍坐下，盡量想在貨櫃之內，找尋可以走出外面的方法。

但這是一個經過改裝的密封貨櫃，而且是有暖氣設備的，如果在外面，馬獅龍倒有辦法開鎖進來，而今却在裏面，鎖也看不到，一籌莫展。

三人分別在貨櫃之內找出路，却無功而退。

珮絲坐了下來，道：「既然他們鎖着我們，表示他們知道我們的存在，他們一定會再來！」

他們等了很久，却仍沒有人來。

忽然珮絲打了個噴嚏。

羅拔道：「冷？」

珮絲道：「難道你不感覺到有些寒意？」

羅拔道：「是的，比剛才冷了很多！」

馬獅龍道：「他們要折磨死我們！」

「甚麼？」

「沒有東西吃，再加上停了暖氣供應，相信除了北極熊之外，沒有生物可以在這冰天雪地之下生存！」

馬獅龍的話並不是誇張。

他站起來，邊打了一個寒噤，他摸摸四邊的牆壁，也完全是冷的，而且冷得使人縮手。

羅拔也站了起來。

他也到牆邊左摸右摸，並且不斷的走着，貨櫃內那有多少地方可以給他走？

他走來走去，顯得極爲不安。

忽然，馬獅龍坐了下來，看着羅拔。

羅拔起初也不知，但不久便發覺馬獅龍望着他，便問道：「看甚麼？」

「你再大力踏步！」

羅拔依言。

他走了幾步，聲音是十分沉實的，再走幾步……

珮絲道：「這地方是空的！」

馬獅龍也走近，大力踏下去，這地方的回聲是虛空的，馬獅龍踢下，扯起地上蔴包似的地毡。

那竟是一處透氣的地方。

其實馬獅龍早已覺得奇怪，這個改裝過的貨櫃，爲甚麼沒有透氣的地方？

假如沒有透氣的地方，他們早已窒息而死。

可是，他們左摸右摸，也摸不到，原因是透氣的地方並不在牆邊，而是在地下。

假若不是羅拔心焦不安，倒也難以發現。

「拿匕首來！」

珮絲把那幾柄匕首遞了過來。

這透氣的地方也做得十分奇妙，馬獅龍用力插了幾下，下面傳上來的空氣，却是奇寒徹骨。

他們終於看到下面一大灘白色的東西。

雪，已差不多凝成冰的雪。

地上的洞已足以走出去。

馬獅龍道：「我先出去，等我叫你們，你們才可以慢慢爬出來！」

珮絲道：「小心！」

馬獅龍小心地滑了下去，身體只是出了一半，已是冷得使他不想再出去。

他拚勁向下一滑，整個人已墮下了雪地，他再向外滾去，已出了車底。

他張開眼睛一看，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甚麼東西也沒有，只有他們存身的這一個貨櫃，但貨櫃已不成貨櫃的模樣，因爲整個貨櫃已被雪蓋着。

周圍都是白色的一片。

雪仍是下着，假若再等多一個小時，相信整個貨櫃也會被白雪完全覆蓋。

其他的列車卻不見了。

看情形，魯道夫等人有意讓他們三人埋在冰雪之下，好狠心的人！

馬獅龍站了起來，只見向北的地方，大約四百米之外，有一列屋子，火柴盒般的屋子。

左邊的兩間，看來是兩層的，其他的都是單一層的，那些屋子，都有火光傳出。

馬獅龍開步，走了兩步。

每一步都是踏進雪裡，鬆軟的雪深至他膝蓋處，再踏多一步，也是如此。

假如要走到那列屋子處，看來只是四百米左右，但事實上並不是易事。

馬獅龍退回貨櫃處，叫道：「下來！」

羅拔首先下來，不知是否太冷，他手脚有點遲鈍，一滑了手，跌了下來。

接着是珮絲，她仍是十分靈活，下了雪地，向前一滾，便坐了起來。

兩人對這雪地，感到極爲茫然。

馬獅龍道：「他們想我們冷死在這裏！」

珮絲道：「快走往那些屋子！」

馬獅龍道：「我們不能一齊走去。」

「爲甚麼？」

「他們既然有心害死我們，不會沒有人監視的！」

「那麼怎辦？」

「我們向三個不同方向跑，但目的地是右邊那間屋子。」

馬獅龍指着右邊那間。

「爲甚麼要走到最近那間？」羅拔問。

馬獅龍道：「我希望我的估計錯誤，我們一定沒有那麼順利，可以直線走到那些屋子，就算走到，他們也會有人在那裡接收我們！」

珮絲明白道：「好，由我開始！」

羅拔道：「不，讓我以身試試，看看是否眞有人在監視我們！」

他不讓珮絲多言，已邁出一步。

那一步並不好走，雪深沒膝，幾乎使他失去了平衡，但他仍然堅持着。

他一共走了五步。

他回過頭來，得意洋洋地道：「沒有甚麼！」

「麼」字語音仍未過，一聲冷鎗已在他眼前，把雪花湧起。

羅拔呆了一呆，便往雪裡打滾。

接着是幾聲冷鎗，每當羅拔一起來，子彈便射了過來，而子彈似乎是十分準繩，並不是射羅拔的身體，而是射他前後左右，把他嚇得左滾右滾。

珮絲道：「快回來！」

可是，羅拔仍在雪地上滾動。

珮絲心下也急，撲了出去。

馬獅龍想拉着她也不能，只好叫道：「不要朝着羅拔的地方去！」

珮絲聽了，立刻朝另一個方向去。

另一支槍似乎又再玩弄珮絲，她走一步，也有一顆子彈招呼她，同樣，那些子彈只在她身前身後，看來並無意傷她，只是想她狼狽跌倒。

馬獅龍看得眞切。

子彈從那座有二樓的房子射出。

而且第三支槍也似乎放在上面，看來是對付自己的，如果這麼出去，也是給他們弄得死去活來。

馬獅龍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他回過頭來，只見地上有一塊板，那塊板本是那貨櫃的透氣設備。

旁邊還有兩柄長匕首。

馬獅龍把木板拿來，試試推開一些雪。

木板僅可讓自己伏着，於是他伏在木板之上，並且用兩柄匕首作爲推動力。

他試了幾下，勉强可以滑動。

看來這是唯一較快的方法。

馬獅龍鼓足了氣力，雙手一撐，整個人都推着雪堆！幸好那些雪十分鬆散。

只見一堆雪從地下而起。

而子彈已射來。

不過，馬獅龍有了木板在下面的幫助，這木板無疑已成爲另一種形式的雪撬。

他又再用力撐。

他在雪中已推出一條深陷的雪路。

上面的人可能看見他，但珮絲與羅拔却不知他在弄些甚麼玄虛。

他們只是一步一步拚命的跑。

馬獅龍的前滑，比他們快得多。

而本來每人都有一支槍在上面監視着，但馬獅龍這一怪招一出，本來招呼珮絲與羅拔的兩支，也不約而同的同來招呼馬獅龍。

這樣，羅拔與珮絲再沒有那麼狼狽。

馬獅龍仍在雪地上，撐着那臨時特製的雪橇。

他一撐便滑出十來米遠。

三顆子彈又把雪花湧起。

滑雪本來是好玩的玩意，想不到如今竟是救命的工具，他拚命的划着。

馬獅龍已在雪地之上，弄了一條坑。

轉眼之間，羅拔與珮絲已向另一邊走了，並且到達了那些屋子。

馬獅龍見他們沒有危險，也拚命的划前。

忽然，他感到前面有點傾斜，他更用力，整個人便向前衝去，就像一輛剷雪車那樣衝去！

這斜坡幫助了馬獅龍不少，他一直向下滑，而那些子彈不斷在他的後面追隨着。

他越滑越快，而子彈已開始向他身上招呼來。

馬獅龍心下也驚起來。

幸好前面的屋子已在望，他奮力一撲，並不是向直撲，而是向橫撲去。

「砰！」的一聲。

那木板已穿了一個洞！

看來這顆子彈是要結束馬獅龍的性命！

馬獅龍總算命大。

他向屋內滚去，一連串的子彈在後面飛過，忽然，他感到頭上有一股勁風而下。

他再無選擇，也避無可避。

他雙手護着頭顱。

那是一隻皮靴，一隻巨大的皮靴！

馬獅龍奮力把皮靴托住，然後放手，自己身體已向旁滚去。

那人突然被這一扯，竟跌了下來。

巨熊一般的身體！

馬獅龍避開了他的襲擊，並且趁勢地攔腰一踢，那人無法把持，失去了平衡，被拋出屋外。

那人還未起來，一顆子彈穿過他的身體。

馬獅龍倒吸了一口涼氣。

上面的人已打算把他殺死，假若這次不是他把那人拋出，若反被那人踢出的話，子彈便是穿過他的身體。

接着又有人撲上，這人身體更大，足足有馬獅龍個半那麼高大，那人雙掌齊出。

馬獅龍故作害怕，那人更欺身而上，他立即側身，以一個背摔，把那龐然大物又摔了出外面。

又是一顆穿心的子彈。

幸好再沒有第三個！

看來這兩個人是這屋子的守衛，暫時再沒有其他人，不過，他知道增援的人快到。

馬獅龍伏在屋旁，看清楚形勢。

他走入屋子內，只見是一個貨倉似的，裡面堆滿了麵粉和其他食糧。

忽然，有腳步聲移近。

馬獅龍伏在一個最有利的位置，準備那人一近，便施出殺手鐧。

那知，是個女孩子的模樣。

他止住了去勢，叫道：「珮絲？」

果然是珮絲，只見她滿臉冰雪，全身泥濘不堪。

「怎麼了？」

「幸好你引開了他們的注意力，我才可以轉向這邊來。

「羅拔呢？」

「我不知道。」

「我看他也沒事的！」

珮絲道：「我們怎樣辦？」

「那些守衛一定會來圍剿我們！」

「先找回羅拔！」

不過，附近的屋子已傳來人聲。

馬獅龍道：「這是他們熟悉的地方，如果要躲藏也不及他們，如果可以……」

珮絲突然從皮靴之中拿了一包東西出來，道：「這是一個小型燃燒彈！」

馬獅龍解開那包東西，是兩顆鈕扣。

珮絲道：「擲出去！」

馬獅龍道：「我們向後走，先燒這屋子！」

他們退向後面，然後出了後門。

馬獅龍已擲出那燃燒彈。

「蓬」的一聲，火焰升起。

「快走，快走！」

他們兩人一直向後面的屋子而去。

那時，人聲更爲嘈雜，不過，他們不再是搜索，而是奔向火場。

那屋子是個糧倉，是十分重要的建築物。

而馬獅龍與珮絲一直向左邊走去，因爲他們約定在左邊的屋子集合，他們希望可以找到羅拔。

結果，他們是失望的。

那邊的火燄很快便熄了下來。

馬獅龍再搜查了一會，只見到處都是些空置的房間，原來這邊並不是甚麼重要的地方。

珮絲道：「我們往後面看。」

過了這一排房屋，後面卻是一列用磚石建成的平房，所佔面積很大。

從外面看來，這建築物可能是一間工廠，也可能是一間醫院。

很多地方都是燈火通明。

馬獅龍與珮絲找到了一處較黑的地方，那地方並沒有人把守。

不過，最令人愉快的是有暖氣，整座建築物都有暖氣供應，看來這地

方應該是他們口中的所謂基地。

這兒會是個甚麼基地？

太空基地？

一個戰爭武器的工廠？

或是甚至是一處秘密的化學武器工場？

異能功力　玄妙無窮

他們回復了氣力，不再是手脚僵凍，之後，才開始探索這基地。

他們來到一個分岔口。

兩邊的樓房都有燈光，但一邊却是暗藍的，顯得十分神秘似的。

他們決定向這邊神秘的地方走去。

他們穿過了走廊，突然，有一些白衣人走來，他們好像是一般醫院的醫護人員似的，但却又並不是穿着一般醫務人員的服裝，相同的只是純白色而已。

這些白衣人之中，有男有女，臉孔嚴肅，全沒有笑容，馬獅龍與珮絲躲躲閃閃的，避開了這些白衣人之後，又轉向另一長廊。

這長廊有一系列暗藍的燈光。

剛才的地方，也有暗藍的燈光，但白光色彩的燈光也不少，但這邊長廊却是全部暗藍，更顯得這地方非常神秘似的。

珮絲忽然好像發現了甚麼似的。

她走近一道門。

門外有一個玻璃窗，她伏在玻璃窗上，臉上露出十分詫異的神色。

馬獅龍走近，低聲問：「看甚麼？」

「你看！」

馬獅龍湊近玻璃一看。

那是一個暗藍的巨室，室內有很多玻璃屋似的——不，不是玻璃屋，而是一座一座的玻璃床。

不，也不是甚麼玻璃床，而是……

一時之間，的確是難以形容。

對了，假如你去過那些育嬰室，室內會有一些專門爲不足月，或是爲生存條件並不十分足夠的嬰兒而設的那種育嬰箱子。

不過，這裏的箱子是全透明的，而且很大，裏面睡着的全是十歲左右的兒童。

馬獅龍好像以前也見過這樣的地方。

是的，在火車卡上。

當然，並不是完全一模一樣。

在火車卡上，是一格一格的「碌架床」，而在這房間之內，是一座一座的玻璃箱子。

箱子內的孩子都睡得十分香甜。

馬獅龍輕輕推那門，一動也不動。

珮絲低聲問：「那些孩子都運到這裏來？」

馬獅龍點了點頭，不斷在玻璃門四周摸索，希望可以找到一個匙孔或其他開這玻璃門的方法。

「找甚麼？」珮絲問。

「看看是否可以入內。」

忽然，珮絲離開玻璃門少許，然後一拉，門竟是可以拉開的。

馬獅龍蹲了下來，閃身進了那房子之內。

珮絲也隨着。

室內似乎沒有甚麼裝置，更沒有甚麼防盜系統。

他們慢慢的站了起來。

所有玻璃箱內的孩子都是熟睡的，他們的臉孔，都是十分安詳而美好。

他們睡着，就好像一般孩子一樣，有些是仰卧的，有些是俯卧，有些却是蜷曲着，甚至有些是把屁股豎着，睡姿並不雅觀。

看來他們都睡得很好。

馬獅龍走近其中一個，小心地看這個巨大育嬰箱的設備，裏面明顯有一個特別構造的呼吸系統，一把小小的抽氣扇在下面轉動着。

玻璃箱內又充滿靜電似的，只要他們的手指一碰在玻璃箱之外，便有一些光線閃動。

孩子的年紀都差不多，因爲他們都是外國人，一時之間，不能肯定他們的年齡，看來是十一歲以上，十五歲以下。

他們一直由房間的前面走到後面。

一共是七十座大型的玻璃育嬰箱，每一座只有一張單人床那麼大，由此可知，這間房間是巨大無比的。

他們來到了最後一排。

忽然，他們被當中的一個玻璃箱子所吸引，因爲其中的一個孩子，是睜大眼睛的。

馬獅龍看着，有點躊躇，不敢前進，因爲他害怕，這孩子果眞是醒着的話，他會大叫，因而驚動室內其他的孩子，或者這地方的保安人員。

那孩子仍然是睜大眼睛，但沒有甚麼特別反應。

珮絲也發現了孩子，她也呆了一呆。

隨即珮絲向他微笑了一下。

那孩子居然也微笑起來。

珮絲望望馬獅龍，他沒有甚麼表示，於是，她大着膽子上前，再向那孩子笑了一笑。

那孩子又笑，純眞的微笑。

但事實上那孩子並不太小，看來有十二歲。

珮絲上前，向他揮了一下手。

而那孩子竟又揮手一下。

珮絲突然孩子氣的，揮手表示要他出來。

那孩子竟然慢慢地坐了起來。

馬獅龍不敢移動，因爲不知道那孩子會怎樣，他戒備着，也許，這孩子可以幫助他們一大忙，也說不定。

珮絲表現得毫不緊張。

那孩子坐了起來之後，便下床來，接着他便推開了那個大大的玻璃罩。

那個玻璃罩是罩着整間床的，看來也不輕，但那孩子只是輕輕一托，整個玻璃罩子便起來。

那孩子站着，一時之間，也不敢出來。

珮絲用英文說道：「來？」

孩子並沒有甚麼反應。

珮絲心想：「這地方是蘇聯……」她立刻用俄文，也說了一個「來」字。

那孩子仍然沒有甚麼反應，只是好奇的望着珮絲。

珮絲所認識的語文也不少，她不斷的試。

終於，那孩子似乎懂了。

馬獅龍也慢慢走近，問道：「是德文嗎？」

珮絲點了點頭。

「與他多說兩句。」

珮絲果然說了兩句。

孩子慢慢的走了出來，然後，他想說話，却又不敢說話似的。

珮絲的德文似乎限於幾句簡單的說話。

「你帶我出去玩玩？」那孩子開口，居然是怯生生的英語。

「你懂英語？」

孩子點了點頭。

「爲甚麼你剛才詐作不懂？」

「因爲我不知你們想我怎樣。」

「德文呢？」

「懂！」

「俄文呢？」

他又再點了點頭。

「你究竟懂多少語文？」

「八種。」

八種？一個十二歲的孩子，竟懂八種語言。

「中國話呢？」

那孩子怯生生的道：「你們是中國人？」

馬獅龍與珮絲千萬也想不到，他竟是說得字正腔圓。

孩子又接口道：「中國的語文最難，而且是最近才上課的，並不太純熟。」

「你們在那裏上課？」馬獅龍用國語問。

孩子道：「在那邊。」

「帶我們去看看，可以嗎？」

「好的。」雖然他說過，學了中國語文不久，但看他反應却是對中國語文也相當不錯。

他帶着二人，走出了這個大大的育嬰室。

珮絲道：「你不怕有人看見？」

「不怕的，他們都下了班。」

「他們？他們是誰？」

「是我們的老師，與養育我們的人。」

「甚麼人養育你們？」

「褓姆、營養師、醫師、護士、導師……」

珮絲聆聽着，本來她有很多問題要問下去，不過，爲了不使他有被盤問的感覺，但改口問：「你叫甚麼名字？」

「伊凡！」

一個最普通的蘇聯男孩子的名字，就像英文中的亞拿亞積。

「伊凡，你從那裏來？」

「我從那裏來？」他疑惑的望着兩人。

「我一向在這裏！並不是從其他地方來。」

「你的父母？」

「父母？這裏所有導師，所有工作的人，都是我的父母。」

看來他對「父母」這個觀念並不明白。

「伊凡，你們在這裏做甚麼？」

「做甚麼？我們沒有做甚麼，只是玩。」

「玩？玩甚麼？」

「我帶你們去看看。」

伊凡對馬獅龍有些抗拒，但對珮絲却是全無隔膜似的，他携着她的手，直往一個房子。

那房子並不是透明的，沒有上鎖。

伊凡熟練地推門而進。

這裏並不太大，就像一個普通的課室。

伊凡道：「這是小孩子玩的。」

「小孩子？你不是小孩子？」

「我不是，我是這裏的大哥哥。」

「甚麼才是小孩子。」

「剛剛懂得集中精神的。」

珮絲並不明白這話，她望望馬獅龍。

馬獅龍也不明白，問道：「你早已懂得集中精神？」

「早懂得了。」

「怎樣集中精神？」

「你看。」

一張長桌上，擺滿了刀叉。

伊凡注視着那些刀叉，本是十分凌亂的，可是，在他的目光之下，這些刀叉都開始移動。

漸漸移動得較快。

不一會，已排成一行。

他是完全沒有用手，只是利用他的目光，以他來說，他是集中精神，移動了桌上的東西。

以意志的力量來移動物件。

這豈不是魯道夫所率領的表演團要表演的項目？而珮絲也是因爲表演了這個項目而被擄去？

不過，珮絲所表演的，與伊凡表演的，却有天壤之別，只見他是不費吹灰之力，輕描淡寫似的。

伊凡道：「我們已不玩這些了。」

「你們玩甚麼？」

「電子遊戲機。」

「甚麼電子遊戲機？」

「你跟我來。」

伊凡領着他們，又走到另外一個室。

馬獅龍看着周圍，害怕有人發現他們，可是，伊凡一點也不顧忌。

這地方有很多不同的房間，看來就像一所學校，到處是不同的教室。

伊凡道：「這便是電子遊戲機。」

室內擺了一座一座的電視螢光屏。

伊凡走近一座，並沒有動手，但螢光屏却亮了，看來他也是利用意志來亮了螢光屏。

馬獅龍道：「你試試。」

珮絲果然想集中精神，當然，她並沒有這種力量。

那時，伊凡面前那種螢光屏，出現了一個畫面，畫面是一些太空流星飛射，一個很普通的電子遊戲機畫面。

可是，他並沒有拿任何手掣。

只見他眼眉稍作聳動，襲擊主機的殞石與流星，便自動的爆炸。

「你控制着主機？」珮絲問。

「當然。」

「你用甚麼控制？」

「我當然是用我的精神力量。」

精神力量？

伊凡瞪視着螢光屏，一一把主機控制着，完全沒有被殞石或流星所擊中，反而是被主機發炮，一一擊落。

忽然，螢光屏熄了。

「怎麼？不玩了？」

「其實這太簡單了。」

「還有更複雜的？」

「有。」他扯着珮絲往後面去。

原來這個房間的後面，還有一個大房間。

房間像一個會議室，有十來張座位，前面是一個大銀幕。

伊凡坐下，銀幕已亮了。

畫面出現，是一架飛機。

飛機並不大，正在一望無際的天空飛翔。

伊凡正集中精神望着飛機，這次，他顯得有點費力，一會，他皺眉聳目。

銀幕之上出現一點光點。

那光點幾乎是中了那飛機，不過，那飛機還是躲開了，光是爆炸，飛機却沒有。

伊凡嘆了口氣。

「怎麼？你勝不了這機器？」珮絲問。

伊凡道：「你不要說話，看着我，我再來一次。」

畫面上的飛機又再開始飛動，忽上忽下，十分難以捉摸，伊凡眼睛注視着。

光點又現，然後，伊凡力聳眉心，光點擴大，而那飛機也爆炸了。

伊凡顯得十分高興。

「你贏了。」珮絲道。

「也沒有甚麼。」伊凡頓了一頓，「我們有些哥哥，已經可以使眞的飛機擊落下來了。」

「眞的飛機？」

馬獅龍道：「你說謊，怎會連眞飛機也射下來？」

伊凡認眞地說：「是眞的，他們集合了十個人，十個人一起看着那飛機，然後……」

說到這裏，忽然有聲音道：「伊凡，夠了。」

這聲音使伊凡十分驚懼，一時之間，他有點不知如何是好的表情。

馬獅龍與珮絲，本來一直以爲沒有其他人，那知聲音一出，使他們嚇得膽破心裂。

「伊凡，逮捕他們！」

伊凡兩眼瞪着他們。

馬獅龍想走，但雙脚似乎並不聽話，又像地上有些東西黏着似的。

珮絲也像遭遇同一問題。

伊凡仍然瞪着他們。

忽然，馬獅龍却又覺得似乎那無形的束縛又沒有了，只見珮絲望着伊凡。

伊凡的眼睛是一片迷惘。

珮絲道：「走。」

馬獅龍隨着珮絲，先走出這房間，再走出那個電子遊戲機室，然後再衝出去。

伊凡也接着衝了出來。

珮絲道：「跟我們走？」

伊凡一時不知如何，珮絲却不理會他，一手拉着他，便向前走。

伊凡却反抗着，低聲道：「那邊。」

他們走着，一路上仍有聲音道：「逮捕他們，逮捕他們。」

伊凡帶着他們，一直向陰暗處走。

漸漸，再沒有那個聲音。

他們喘着氣，走進了一個房間。

房間是非常黑暗的。

伊凡悄悄地道：「我想這裡是最安全的了。」

忽然，燈亮了。

房內的一張大沙發上，竟然是坐着魯道夫。後面還有五個人，看他們神情是些保鏢之類的人物。

伊凡想往後逃。

魯道夫道：「伊凡，遊戲已玩完了。」

兩個保鏢上前，逮住了伊凡。

馬獅龍想動手救他。

魯道夫道：「馬先生，你再加手，是給伊凡帶來痛苦或死亡。」

馬獅龍停了下來，看看兩人逮住了伊凡，伊凡十分害怕似的，雙眼望着珮絲。

珮絲也只能望着她，眼中不禁的落下淚來。

伊凡看了，也落下淚。

接着，兩人把伊凡拉出了房間。

珮絲奔上前去。

魯道夫道：「陳小姐，你何必再使

他難過？」

馬獅龍與珮絲只好面對魯道夫。

珮絲道：「你怎樣對付伊凡？」

「他會得到他應得的懲罰，不過，他不會死的，因爲他是我們訓練的精英之一，可惜，他生來有一個背叛的心，但同時也是難得一見的人材。」

馬獅龍道：「你們究竟在搞些甚麼？」

魯道夫道：「你們想知道？」

「當然。」

魯道夫想了一想，道：「其實你們知道了也沒有甚麼用。」

「爲甚麼？」

「因爲我絕不讓你們把這個驚人秘密的訊息，在你們的社會公開。」

「甚麼秘密？甚麼訊息？」

「好，我便讓你們死前，也知道世間上竟然有這麼的力量。」他頓了一頓，道：「你們好好休息一下，吃一些東西，然後，明天我會帶你們看看。」

魯道夫示意後面的三人出去。

「這裏有睡房，設備一應齊全，好好休息一下，明天你們將會眼界大開。」

魯道夫離開了。

不久，那位保鑣捧了食物來，熱騰騰的食物，使他們無法抗拒。

馬獅龍道：「我們既然在魯道夫的勢力之下，外面是冰天雪地，暫時是無法離開，那麼，我們好好吃一頓，休息一下，看看明天他要給我們甚麼驚奇。」

珮絲沒有意見。

兩人相對而吃，忽然，珮絲放下了刀叉，道：「不知羅拔怎麼了？」

「不用擔心，他也是一個非常機智的人。」

珮絲再沒有說甚麼。

他們吃完了這豐富的一餐，便各自回到房間，房內有熱水浴供應，馬獅龍首先好好享受一番，然後是幪頭大睡，明天，明天管他是甚麼模樣！

翌日，他們在室內，實在不知是否過了一天，不過，他們只感到睡得足夠，便起來了。

珮絲走到那大廳，早已有早餐供應。

馬獅龍也出來，兩人互道早安之後，又開始吃一頓，馬獅龍道：「每天都有這樣的供應，倒是不俗！」

珮絲也笑了起來。

不久，魯道夫的保鑣也來了。

他們都十分有禮貌，請他們相隨。

保鑣帶着他們來到魯道夫的辦公室，他的辦公室佈置陳設不凡，就好像外國商業大亨一般。

「馬先生，陳小姐，睡得可好？」

馬獅龍道：「多謝你的熱情招待。」

「對俘虜我們向來都是仁慈的，況且，你們既然千辛萬苦跟來，我也讓你們好好的開一下眼界！」

「魯道夫，你根本不是經營表演事業！」

「並不是完全沒有，我也帶團到瑞士。」

珮絲道：「你有目的的。」

魯道夫笑道：「當然，我們以不尋常的表演，去娛樂大衆。」

馬獅龍道：「那麼，這究竟是甚麼地方？」

「在西伯利亞一所學校。」

「甚麼學校？」

「特殊學校。」

「兒童的特殊學校？」

「你們訓練超級兒童？」珮絲道。

魯道夫道：「是的，女孩子一向都比較聰明一些，可惜在我訓練的孩子中，却全沒有女孩子。」

「你們在訓練超人？」

「也可以這麼說，不過，他們並不懂得飛！」魯道夫似乎十分欣賞自己的成就。

「跟我來！」

魯道夫帶着他們，出了辦公室，然後是沿着一條走廊走，不過，這並不是一般走廊，上面有一條輸送帶，站了上去，便自動走着。

走廊的一邊是墻壁，另一邊是一列玻璃窗。

從窗望下，是一個一個不同的課室，每個課室的擺設不同，每個課室只有三兩個孩子，由一位成年人陪伴着。

看來那人便是孩子們的導師。

魯道夫道：「孩子們都在上課。」

珮絲問：「上甚麼課？」

魯道夫道：「你們看那邊的溫度計。」

他們依魯道夫所指的望去，只見那邊的溫度計，正表示着室溫。

但當那孩子集中精神，雙手按着一個錶板的時候，那溫度計的跳字，開始閃動。

正常的體溫是三十六度，然後是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度。

只見那孩子是雙目緊閉。

然後，溫度的數字又再升起。

四十度，四十一度。

這孩子竟可以用集中精神的方法，把自己的體溫，無端的升高了五度。

珮絲道：「這麼體溫自動升高，有甚麼用？」

魯道夫道：「並沒有特殊的用途，只是用來訓練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

馬獅龍道：「這玩意是很危險的。」

魯道夫道：「是的，這玩意可以招致死亡。」

珮絲道：「那麼爲甚麼還要讓他們玩下去？」

魯道夫乾笑，道：「他們既負新人類的美名，當然要犧牲一下。」

馬獅龍心下當然大不以爲然，但他沒有作聲。

魯道夫又繼續帶領他們前行，只見一排兒童坐在一排電腦之前。

魯道夫道：「他們正接受電腦的訓練，成功之後，他們可以利用腦力，控制身體的機能，維持體力，並且可以用心理來整理資料數據。」

珮絲道：「他們本身會成爲一套活的小電腦？」

魯道夫並沒有表示甚麼意見，但是很得意洋洋地笑着。

然後，他們又走近一個運動室，室內並沒有甚麼器械，只是地上鋪滿地毯。

一個身材並不高大的孩子，雙手雙脚被放在兩張椅子之上，身體便像一道橋。

然後，幾個孩子先從他背部行過，那孩子的身體表現得異常的堅韌。

魯道夫道：「他們不只有超級的頭腦，也有超級的身體，你看，馬先生，就算你這麼强壯的身體，也未必可以承受這麼大的力量。」

馬獅龍道：「是的，那實在是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的事情，還有很多。」

他們繼續走，只見一排孩子，都蒙着了眼睛。

珮絲問：「他們又在做甚麼？」

「他們用觸覺來閱讀。」

「閱讀甚麼？」

「你看！」

一個孩子雙手摸着一塊顏色板，板上有彩虹七色，但排列次序是紊亂的。

那孩子摸了一會，便按一個電鈕。

對面的螢光屏便出現了一個顏色，而那個顏色正是孩子手中摸着的。

馬獅龍道：「是的，他們在閱讀，利用觸覺也可以辨認出顏色。」

這實在是匪夷所思。

魯道夫道：「其實那也並不是甚麼超能力。」

珮絲問：「既可觸摸得到顏色，其他資料也不例外。他們……」

「他們可以利用雙手，在黑暗中也可以閱讀，其實應該是觸摸到資料的內容。」

馬獅龍心下駭然，這些孩子的身體與腦袋，都變成一個小電腦。

魯道夫道：「他們看不見可以閱讀，當他們看見的時候，那更爲厲害。」

「怎麼厲害？」珮絲問。

「你看！」

又是一個課室，這裡孩子較多，他們圍在一起，好像是做功課似的。

魯道夫道：「這是視覺記憶的訓練。」

「甚麼是視覺記憶？」

「那是用心理形象保留着看過的情報。」

馬獅龍道：「換句話說，這是過目不忘。」

「是的，他們一方面可以一目十行，也可以過目不忘。對於收得情報，比照相機還準確。他們可以覆述，可以依着次序把資料默出，甚至倒轉讀出，也並非難事！他們記述的資料，是絕對正確與全無遺漏。」

馬獅龍道：「他們還有甚麼能力？」

「他們可以雙手同時寫不同的字。」

馬獅龍知道他並不是在瞎說，因爲遠處有一個孩子，正在雙手寫字，而且是寫着兩種不同的文字，右手是他的母語，左手竟是英文。

漸漸，他們似乎已走到了這條走廊的盡頭。

魯道夫道：「這是最後一個課室。」

孩子們都在陰暗的燈光之下打坐着。

「他們冥想？」珮絲嘲諷地道。

「是的，他們在冥想，也有合力集中思想。」

「甚麼合力集中思想？」

「他們互相把精神集中之後，便會有神奇的力量，這力量可以干擾雷達。」

馬獅龍心下明白，訓練這批孩子的最終目的是讓他們參予軍事。

珮絲突然插口道：「用思想干擾雷達？」

「是的，可以使飛機脫離軌道。」

「甚至是航機無端爆炸？」

魯道夫微笑。

「再甚至是使穿梭機在毫無朕兆之下，一升空便爆炸了？」

「是的。」魯道夫實在得意忘形了。

「原來……」珮絲似乎十分激動。

馬獅龍道：「其實，你要顯示這些東西給我們看，有甚麼企圖？」

魯道夫道：「讓你們死也死得瞑目。」

馬獅龍一竄上前，便要生擒魯道夫。

魯道夫早已有準備，馬獅龍一動，他便向後退去，一直退到走廊的盡頭，而且隱身於牆壁之內。

他們急忙走近，已不見了魯道夫。

這時，走廊的警鐘大鳴。

馬獅龍道：「魯道夫早已有安排，他們會來捉我們，快走。」

他們連忙轉身便走。

走廊的燈光已完全暗了下來。

珮絲道：「他們都是兇手中的兇手。」

一時之間，馬獅龍並不知道珮絲在說些甚麼，不過，他不理會，只是拉着她便走。

黑暗中見人影幢幢。

馬獅龍不敢向人影衝去，只是拉了珮絲走在一旁，在這黑暗之中，眞不知走向那一方才對。

忽然，有一個聲音道：「跟我

來。」

兩人怔着。

那聲音道：「是我！」

珮絲道：「伊凡？」

「是的，我是伊凡，跟我來！」

兩人跟着伊凡走，一直向左邊一個密室走去，他們進入密室之後，關上了門，再聽不到外面的聲音。

伊凡亮了燈。

珮絲道：「你怎麼會救我們？」

「你不知道我是他們訓練下的超級孩子？」

馬獅龍道：「你背叛他們？」

「我不知道是否背叛，我只覺得他們不對。」

馬獅龍道：「幸好他們的訓練，還有力所未逮。」

「甚麼未逮？」

馬獅龍道：「我的意思是他們可以泯滅一個人心性，但不能使他失去良知。」

珮絲道：「我們一定要把這個訓練基地毀滅！」

「不，不能毀滅這地方，因爲這裏還有很多我的同學，我的好友。」

馬獅龍道：「對，罪不在孩子，罪在那些有超級野心的成年人。」

珮絲道：「伊凡，你也受過各種訓練？」

伊凡點了點頭。

「快冥想一下，他們會採取甚麼手法對付我們？」

伊凡果然合上眼睛，集中精神地冥想，一會，他似乎受到一些困擾而睜開了眼睛，道：「他們有很多人，把守着每一個通道，要把你們拉出來，並且……」

他欲言又止。

馬獅龍道：「他們還有甚麼毒辣手段？」

伊凡道：「他們想利用我的同學的力量，要把你們兩個人自行引爆。」

「把我們自行引爆？」

「是的。」馬獅龍道：「他們既有能力干擾雷達，使航機離軌，使穿梭機爆炸，那麼，使人的身體自行爆炸，也是可以達到的。」

珮絲道：「那麼，我們應怎麼辦？」

伊凡想說話，但精神似乎不安地道：「我……我好像受到他們的召喚，我不知道……」

馬獅龍道：「你快帶我們找魯道夫。」

伊凡道：「你不怕外面的危險？」

「不怕！」

伊凡領着他們出了密室，他們又開始看到搜索他們的人羣，他們的手拿着槍，槍上插有刺刀。

馬獅龍一看見這些軍人的形象，心下便氣憤，因爲這些人都是秘密警察的形象。

馬獅龍道：「你們先躲在一旁。」

一隊四個軍人操過來。

馬獅龍一躍而出。

那四人反應十分靈敏，一同散開，然後齊齊舉起刺刀刺向馬獅龍。

馬獅龍出手極快，兩手推着左右兩邊刺來的槍管，把刺刀改變方向，推向他們的同伴。

他們當然不想傷及同伴。

馬獅龍趁他們猶豫之間，借力發力，雙腿向他們撐去，其中一人被踢個正着，手下的槍鬆開了。

馬獅龍立時拿了那人的槍。

其餘三人都離開。

忽然，近珮絲躲避的地方那個軍人，「呀」的一聲叫了起來，然後倒下。

馬獅龍不理會發生甚麼事，趁機攻向其餘兩人，其中一人被他的槍柄打個正着，昏倒下去。

剩下唯一的一個士兵，也想逃走。

黑暗中一個黑影竄出，一拳打向他的鼻樑，那士兵滿臉鮮血的倒下。

那黑影竟是伊凡。

而另外一個背後偷襲的，當然是珮絲，她似乎有點不安。

馬獅龍道：「快換上他們的衣服。」

這些軍人都是身體龐大的，對馬獅龍來說，這衣服穿在身上還適合。

但對珮絲與伊凡來說，那實在太大了。

馬獅龍道：「你們把上衣披上。」

兩人脫下士兵的上衣，披在身上，就像披着一件大褸似的。

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忍不住笑了起來。

馬獅龍道：「快帶我們去找魯道夫。」

伊凡走着，他們跟着，在走廊上，他們遇到其他士兵，不過，在馬獅龍的掩飾下，加上他們的軍服與刺刀，並沒有使人懷疑。

伊凡來到一間房間之前，輕聲道：「這是魯道夫校長的辦公室。」

馬獅龍走近，一脚踢開了門。

室內並沒有人聲，馬獅龍小心地竄入，室內果然是沒有人，看來魯道夫是在外面指揮。

辦公室的佈置也很簡單。

馬獅龍道：「魯道夫校長，你說他是這裏的校長？」

伊凡道：「是的，他是我們的校長，其實是整個基地的負責人。」

忽然，伊凡臉露出不愉快的神色。

珮絲關心地問：「你覺得怎麼了？」

「我……」伊凡的額上已沁出一絲汗珠。

雖然他們都經過一番奔走，可是，在這個環境之下，沒有人會流汗的。

伊凡的汗越來越多。

珮絲道：「我也覺得有點灼熱，你

呢？」

馬獅龍只覺得有點心煩意躁。

伊凡道：「他們果眞要引爆我們！」

珮絲道：「我很熱！」她抛下了那士兵的大衣。

馬獅龍十分心急，可是，一時之間却無從抗拒，他只好道：「我們也以思想集中來對抗。」

三人圍坐在地下。

伊凡受過冥想訓練，閉上眼睛之後，似乎有了改善，馬獅龍有中國武術的根基，而且對於靜坐冥想，也有過一些的訓練，暫時也可安住心神。

可是，珮絲却無法把持身心。

馬獅龍知道，再不想出辦法，第一個被引爆的，將是珮絲。

馬獅龍道：「你放鬆一點，然後……」

珮絲已站了起來，有點瘋狂。

馬獅龍想按着她，可是她突然使出氣力，一手甩出，把馬獅龍甩開。

馬獅龍向後退，撞在魯道夫的寫字台上，一批卡式錄音帶跌了下來。

他看見了其中幾盒，是西方的現代流行音樂。

馬獅龍忽然心生一計，問伊凡道：「這辦公室內有沒有向全校播音的系統？」

伊凡痛苦地點點頭，並指着辦公室桌上的一些按鈕，馬獅龍一看，已知那播音系統的操作。

他又再問道：「伊凡，你的同學最愛聽甚麼歌曲？」

「是……是披頭四的……」

馬獅龍一看這些錄音帶中，竟然有幾盒是「披頭四」的獨唱，他連忙放一盒入機內。

音樂播出，是「披頭四」早期的極其簡單，非常容易上口的英文歌曲。

這些歌曲幾乎每一個人都懂得唱。

不一會，伊凡臉上的緊張情形也鬆弛下來。

珮絲也安靜地坐着。

「怎麼會的？」珮絲問。

馬獅龍道：「我也是想當然的，不過，我用這些歌曲戰勝了他們的冥想！」

伊凡也忍不住跟着唱起歌來。

馬獅龍道：「不過，我們又要再次與他們作其他的搏鬥了！」

這時，外面又有雜沓的脚步聲。

三人躲在辦公室之內。

門忽然被踢開，接着是一輪機關槍，向着魯道夫的辦公室掃去。

所有的物品都毀了，連那播音系統也不例外。

出乎意料之外，並沒有人衝進來。

馬獅龍悄悄的走出去一看，並沒有人，他可以從門處聽到很多叫囂的聲音，並且有疏落的槍聲，看來整個基地都陷於一片混亂。

這是一個最佳的脫身時刻。

馬獅龍想起了羅拔，便叫他們出來，轉問伊凡道：「你知這裏有囚室嗎？」

伊凡點了點頭，道：「跟我來！」

他們跟着伊凡走。

珮絲緊追隨着，問道：「馬獅龍，披頭四的歌曲竟有這麼偉大的力量？」

馬獅龍道：「披頭四的歌曲並不偉大，但偉大的力量來自他淺易的英文，容易上口的調子，因此沒有人能集中精神，而他們的心理力量也就消失！」

這時，伊凡回過頭來，道：「那邊是！」

「那囚室平日囚些甚麼人？」

「有時是囚一些不聽話的同學，我也被囚過多次了！另外，有時魯道夫校長從外面表演回來，帶來了一些新同學，當他們未被訓練之前，也囚在這裏！」伊凡道。

囚室的外面並沒有甚麼特別。

門是上了鎖的。

馬獅龍道：「讓我來！」

他找出一條鋼絲，插入門鎖，可是，弄了很久，也沒有辦法把鎖弄開。

伊凡道：「我來！」

馬獅龍還以爲他也懂得弄開門鎖，只見伊凡站定，集中精神的望着門鎖。

馬獅龍知道他是用心理能力，要把鎖弄開。

珮絲想出聲，但馬獅龍連忙示意她不要出聲，因爲他害怕聲音會騷擾伊凡的精神。

突然，「特」的一聲，門鎖開了。

而伊凡也站不穩，珮絲一手把他扶着。

「你怎麼了？」馬獅龍問。

「沒有……沒有甚麼！」伊凡吶吶道。

「珮絲，你扶着他，讓我先進去看看。」

珮絲點點頭。

馬獅龍推開了門，閃身進去。

他一眼望去，便見羅拔被鎖在一個十字架上，他的神情萎頓。

馬獅龍見室內並沒有其他人，便挺身上前。

羅拔也看到馬獅龍，當時叫道：「小心！」

但他的警告來得太遲。

一口冷槍從羅拔被鎖之處的後面射出，馬獅龍看來實在無法躲開。

馬獅龍倒在地上。

魯道夫從羅拔的後面慢慢出來，手中仍拿着槍，大聲叫道：「你們不用走！」

其實珮絲也沒法逃，因爲伊凡雖是個孩子，但身體頗重，而且是半昏厥狀態。

當珮絲聽到羅拔的聲音時，她更不想逃。

「伊凡，果然是你！」魯道夫慢慢的走上來。

伊凡聽見了魯道夫校長的聲音，似乎不自覺的醒了過來，但雙眼仍是十分茫然。

魯道夫一步一步的走近。

當他走近了馬獅龍的時候，馬獅龍突然反身撲起，一腳踢開了他手上的槍。

另一手已把魯道夫反扣着。

這一個變化着實使魯道夫吃了一驚。

馬獅龍道：「你應該射我的頭部，你忘記了，你們士兵的大衣，是有避彈設計的嗎？」

魯道夫沒有說話，低下頭來。

忽然，伊凡道：「快阻止他，阻止他！」他跳了起來，臉上紅色的一片。

馬獅龍道：「甚麼事？」

伊凡撲向地上的手槍，然後爬近魯道夫，用槍指着魯道夫的頭，道：「讓我們的頭一起爆炸！」

他便要按下手掣。

魯道夫忽然昂起頭來，道：「好，我讓步！」

伊凡的臉慢慢的蒼白下來，過了半晌，才道：「馬先生，你拿着手槍，假如他再集中精神，你便一槍打下去，讓他的頭顱爆炸晌！」

馬獅龍道：「原來你有這個巨大的能力！」

珮絲走到羅拔被鎖之處，為他弄開了鎖煉。

羅拔道：「這人是個魔鬼！」

「魔鬼？」

「是的，你看看他拍攝下來的錄影帶，他是個魔鬼，他殺了很多人，也毀壞了無數的太空穿梭機！」

「你怎知道的？」珮絲問。

「你叫他放給你們看……他每天都來我這裡，放給我看，要我讚美他……」

馬獅龍道：「魯道夫，你仍不想你的頭顱開花？」

魯道夫道：「那椅上有個遙控器！」

伊凡走到那邊的椅子，果然發現一個遙控器，他按了一下，前面便有一個銀幕慢慢的垂下。

伊凡再按一下，銀幕上面便出現了畫面。

是相當熟悉的一個地方。

珮絲道：「這不是美國的甘迺迪太空發射站？」

羅拔道：「正是！」

鏡頭是指向一支龐大的火箭，火箭上便是那著名的穿梭機，七個太空人正緩緩地進入穿梭機。

其中一個是女的。

珮絲道：「是那位女教師！」

鏡頭又再一轉，也是一個熟悉的畫面，差不多有三十個孩子聚在一起。

伊凡道：「是我們的實驗室！」

三十個孩子都凝望着一個大電視機。

「他們在實驗！」

魯道夫道：「是一次偉大而成功的實驗！」

銀光幕上的電視機也是播映着太空穿梭機升空之前的情形，美國人一向辦事都喜愛熱鬧，在基地附近佈滿了人羣，他們大多是那位女教師的學生，他們都要來看一下他們的老師的升空壯舉。

在螢幕之下，也是一班孩子。

他們打坐着，面對着電視機。

畫面上表現着兩個極端，螢幕上的孩子是靜默而莊嚴，銀幕的孩子却是熱鬧非凡。

火箭終於發動了。

三十個孩子更緊緊的貼在一起。

倒數開始，火箭升空。

然後是蔚藍的天空，接着是一團火光。

火箭爆炸了，火光在空中劃了兩個大圈，然後向地下猛衝下去。

那邊來看老師升空的孩子都呆着。

而這邊打坐的孩子却歡呼起來：「成功了，成功了！」孩子們都高興得跳起來，擁在一起。

又是兩個極端對比的畫面。

想不到這太空穿梭機的無端爆炸，竟然是這個基地內的孩子的傑作。

魯道夫雖然在手槍威脅之下，看着畫面，也臉露微笑，似乎是十分得意。

珮絲怒道：「你破壞了多少科學家的心血結晶，也毀滅了七個偉大的科學家！」

魯道夫更是得意洋洋。

珮絲道：「你還連累了幾十家保險公司破產！」

馬獅龍道：「你是代表這幾十家保險公司的？」

「是的，我是來找尋眞相的！」

羅拔道：「還有更慘烈的！」

伊凡又按了一個掣，銀幕上迅速閃過一些小型的爆炸畫面，看來他們不單破壞美國的太空計劃，而且還破壞世界各國的軍事力量。

羅拔道：「到了，到了！」

伊凡按下掣，畫面是一隻航機，一隻普通的國際航機，機尾有一個韓國的標誌。

珮絲道：「大韓客機！」

又是一羣孩子的打坐，他們都是看着那潰光幕上飛翔的客機。

馬獅龍已知道將會發生甚麼事，便問道：「為甚麼要殺死這麼多無辜的人！」

「是因為他們誤闖領空！」

「不是他們的錯，只是機師……」

魯道夫看着銀幕，忽然，「轟隆」一聲，那客機爆炸了，一時之間，便灰飛煙滅！

珮絲道：「怪不得在這兩件事件中

，完全找不到有火葯的痕跡！」

魯道夫道：「當然沒有，因為根本是不用火葯爆炸的，我們的心理力量可以摧毀一切！」

馬獅龍道：「其實你們的力量可以為人類作出不少的貢獻，為甚麼一定要毀滅？」

魯道夫道：「這是國家給我的命令！」

馬獅龍嘆了口氣。

珮絲道：「伊凡，你可能替我把那卷錄映帶拆下來嗎？」

伊凡點了點頭，並開始動手。

馬獅龍道：「那班孩子知道他們在做甚麼嗎？」

「當然知道，他們是為國家效力！」

馬獅龍道：「伊凡，你覺得嗎？」

「沒有！」

「他是背叛者！」魯道夫怒道。

羅拔道：「他們是魔鬼的化身，毀滅他，毀滅整個基地，否則我們這個世界，會無端端的被他們破壞！」

魯道夫道：「你們有這個能力嗎？」

馬獅龍道：「這地方一定要毀滅，不過，那班孩子是卓越的人類，只不過他們受到威脅與負面的教導，我們一定要救他們！」

魯道夫奸笑，道：「你們怎能控制一班卓越的人類，只有我才有這個力量！」

「是的，我明白只有你才有這個力量，那麼，你便站起來，帶我們到那些孩子處！」

伊凡忽然叫道：「勿讓他接觸孩子！」

「為甚麼？」

「因為他身上有異能，能使孩子盲目聽從他的命令！」

「你呢？」珮絲問。

「我不會，因為正如他說，我是一個背叛者！」

「為甚麼你要背叛他？」

「因為我不想殺太多人！」

魯道夫道：「你並沒有殺人！」

伊凡道：「魯道夫校長，不要再向我說那些話，我不會再使用那些心理力量！」

魯道夫道：「你可以的，你可以的……」

珮絲道：「伊凡，你是這班孩子的大哥哥，你可以拯救他們！」

「我？」伊凡問。

「他可以嗎？」魯道夫也在摧毀他的信心。

馬獅龍道：「不可以也要試試，我們在毀滅這基地之前，一定要救這些孩子！」

伊凡有點膽怯，但也道：「好，我已失去了一個童年，不想再讓他們受我同樣的苦。」

羅拔在囚室內，找到了一個手扣，把魯道夫扣上了，他們押着魯道夫。

伊凡領着他們來到了一個課室。

一大羣孩子仍然聚集着，他們見了伊凡，似乎有了新的主宰。

衆人齊聲問：「魯道夫校長呢？」

伊凡道：「你們想回家鄉嗎？」

衆人茫然。

忽然，有一個孩子道：「想，我想回去！」

接着另一個也道：「我也想！」

於是，漸漸一呼百應。

伊凡道：「假如你們想回去，你們便要聽我的命令……你們先回宿舍收拾一下。」

那班孩子都站了起來。

伊凡道：「我知道將有一班火車經過這地方，你們快快預備一下！」

衆孩子一哄而散。

馬獅龍道：「他們都聽你的了！」

珮絲道：「火車在甚麼時侯經過？是往莫斯科的？」

伊凡道：「不知道，魯道夫校長應該最清楚！」

羅拔把魯道夫按了一下，道：「怎麼？」

魯道夫道：「兩邊也有。」

珮絲道：「那麼，我要在臨走之前，搜集更多的證據，證明這大空難與穿梭機的爆炸，並非意外，而是遭人為的破壞。」

羅拔道：「我與你一起去！」

馬獅龍道：「好，十分鐘之後，我們齊集在大門那雪地廣場！」

羅拔把魯道夫交了給馬獅龍，兩人再去魯道夫的辦公室那邊。

馬獅龍與伊凡押着魯道夫往外面大門去。

伊凡道：「這裡的導師與工作人員怎麼辦？」

「也叫他們疏散！」

「甚麼理由？」

馬獅龍想了一想，道：「沒有時間向他們交代詳情，他們喜歡這地方嗎？」

「沒有人喜歡！」

「因為這裏危險？這裏長年是冰天雪地？」

「兩個都是主要的原因，不過，最大的原因，他們並非自願來，除了幾個與魯道夫志同道合的，不過，他們都有特權，常常可以到歐洲去！」

馬獅龍忽然想起一個問題，道：「魯道夫，你想回莫斯科或是瑞士？」

魯道夫並沒有作聲。

馬獅龍道：「為甚麼你要率領這異能的表演團往歐洲表演？假如你不離開這地方，也許我們一輩子也不會來這冰天雪地找到你！」

魯道夫望着馬獅龍，本想不言，但終於開口道：「因為我們這個研究與實驗的基地，一直需要補充以及維持的經費，國家支付我們一部份，另一部份是要我們自給自足的，因此，我們要表演，而這些在外面哄動的表演

，對我們來說，只是一些皮毛技倆，而他們都吃驚起來，既有金錢的報酬，也有被人崇拜的美妙感覺，我們何樂而不爲？」

馬獅龍道：「你們爲國家做了這些轟天動地的事，國家還不給你們足夠的經費？」

「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們要吸引一些人材！」

「吸引人材？」

「是的，你覺得我們的異能是罕見的，但有更多罕見的異能，可能是我們想也沒有想過的，因此，我們有這個表演團，仍然可以吸引一些異能人來！」

「假如你們發現一些異能人，你會……」

「把他們招攬過來！」

「那有人肯跟你們來這冰天雪地？」

魯道夫道：「我自然有辦法！」

馬獅龍想起，珮絲被他們擄上汽車，也是在表演空中點火之後才發生的，換句話說，假如他們發現了異能人，他們會不擇手段的把他或她們弄回來。

這時，已開始有些孩子前來，並有一些軍人或是工作人員，他們看到魯道夫被押，似乎都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因此疏散的消息，很快傳遍整個基地。

伊凡說得沒有錯，大多數的工作人員都渴望離開這地方，但幾個較爲高級的，對這地方似是戀戀不捨。

漸漸，孩子都來齊了。

伊凡上前，振臂一呼，道：「各位，你們有兩個選擇，第一，你們可以回到莫斯科，第二，你們可以隨我們回歐洲去！」

這些孩子之中，有一大部份是蘇聯人，而且有家在莫斯科的，因此，他們都願意回到莫斯科，但其中也有一些是孤兒，他們寧願到歐洲去。

至於那些工作人員，大多是從莫斯科來，當然渴望回到家鄉去，但也有一些，希望趁此機會出國而去。

伊凡道：「在我們分別離去之前，也許有人還不知道爲甚麼我們要解散這個基地。」

有些人在竊竊私議。

伊凡道：「我們在魯道夫的引導之下，使我們本身的異能有發揮的機會，這一點我們是要感激他的，可是，他引導我們發揮的，並不是他一向所標榜的，爲我們祖國的人民服務，而是殺戮其他國家的人！」

有些人開始哄動。

伊凡本來也不知道自己有領導才能的，而今，面對這麼多人，他的才能顯露無遺：「我們日前用心理力量擊下的韓機，並不是一架間諜機，而只是一架普通民航客機，因而我們殺害了無辜的人！」

人們的哄動更爲熱烈。

「另外，我們另一項更偉大的行動，把美國那輛大飛機在發射之後立刻爆炸，我們也並不是如魯道夫所說的那麼偉大，我們其實是殺了七個科學家，傷了無數人的心，而且把整個人類太空事業都阻撓了！」

伊凡說的是事實，美國爲了穿梭機的爆炸，而把整個太空計劃拖延了一年有多。

人們有更多的議論。

伊凡道：「有人會懷疑我的說法，不過，你們可以問問這位女士。」

他指的是珮絲，她立與羅拔從裏面走出來。

珮絲上前道：「伊凡所說的，全沒有半點誇大，我爲了調查這事，冒險來到這裏，我來並不是報仇，而是爲了找尋眞相，罪不在你們，罪魁禍首是心術不正的魯道夫，因此，我們……」

珮絲沒有說完，已開始有些人在叫囂。

珮絲等了一會，又道：「各位，我手上的錄映帶，都是伊凡所說的罪證，我會帶回歐洲，把眞相告知世界上每一個人！」

伊凡接口道：「我希望你們以後，無論在國內或在國外，用你們的異能做一些好事……」

馬獅龍低聲道：「叫他們全力，結束這基地！」

「怎樣結束？」

「我並沒有甚麼想法！」

伊凡道：「我……我有了！」他轉向了人羣，道：「各位，我有一個提議，這基地本是建來不易，可惜是用來作殺人的罪行，你們想這基地再存在嗎？」

「不……不……」所有人都同樣地回答。

「那麼，讓我們一起集中力量，把基地後的雪山融掉，利用雪崩埋葬這個基地！」

衆人聽了，都靜了下來。

伊凡首先坐下，接着，他的一些同學也坐下。

漸漸，所有人都坐了下來。

本是人聲洶湧的大堂，都靜了下來，他們靜靜打坐，一起望向基地後面的雪山。

珮絲問：「他們果有這種力量嗎？」

「看過便知！」

一會，後面傳來一些聲響，是雪塊掉下來的碰撞聲音，十分清脆。

馬獅龍道：「見效了！」

忽然，魯道夫撲了起來，撲向珮絲，並且一手搶了她手上的錄映帶以及另一些文件。

珮絲驚叫。

魯道夫搶了那些東西之後，便直走向基地之內。

羅拔想追上去，珮絲也撲上前。

馬獅龍急叫：「不要再追了，你們

聽那雪崩的聲音！」

果然，傳來一陣一陣的隆隆聲響。

馬獅龍道：「我們也要立刻離開！」

珮絲道：「我那些證據呢？」

「你要證據還是要性命？」

這時，有些士兵把一些巨型卡車駛了出來，他們都是要回莫斯科的。

伊凡道：「跟我來！」

他找到了一輛大卡車，並叫了那些要到歐洲的人隨着他來。

馬獅龍與羅拔、珮絲上了車後。

伊凡並不十分懂得駕駛，馬獅龍道：「讓我來，你負責帶路！」

背後隆隆的聲音更爲猛烈。

馬獅龍開足了馬力，向着前面而去，他從倒後鏡望去，只見大部份基地的房屋已不見了，只見到處是一片白茫茫的！

珮絲道：「伊凡，你們的力量果然厲害！」

「那是衆人的力量！」

「可惜我不能把證據帶出來！」

「魯道夫也爲了這些東西，而身殉在基地之中！」

羅拔問：「他有沒有逃生的機會？」

伊凡道：「沒有，雪崩的力量是無可估計的。」

馬獅龍道：「作爲一個人來看，魯道夫無疑也是一個忠於自己理想的人。」

車子一直向前駛。

馬獅龍道：「你們有甚麼計劃？」

伊凡道：「我要到世界各處看看！」

「你們呢？」馬獅龍望向羅拔。

羅拔望望珮絲，珮絲別過頭來，望向窗外。

珮絲忽然叫道：「你們看！」

他們都循着珮絲所指的看去，只見遠處斜坡之下，竟有一朵淡紅的花。

馬獅龍道：「怎麼雪地裏也有花的！」

伊凡道：「那地方本來並不是雪地，是一處小小的溪流！」

「爲甚麼有花？是否眞的花？」

伊凡道：「據古老的傳統，有些在河裏飄流的花，一有溫暖它便會開花！」

羅拔道：「馬獅龍，你停車！」

馬獅龍把車子停了。

羅拔一聲不響的推開車門，跳了下去，一直奔向斜坡之下，踏着河面的冰雪，摘了那朵花回來。

下斜坡摘花看來容易，可是，上斜坡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幾經辛苦，也無法爬上來。

珮絲也立時下了車，站在斜坡之上，一時也不知所措，看她心急的樣子，馬獅龍笑了起來。

伊凡道：「我去救他們！」

馬獅龍道：「不，在戀愛之中的人，也是充滿異能的，他們自有解決的方法！」

伊凡似不明白。

馬獅龍道：「你長大一些自然明白！」他頓了一頓，叫道：「頸巾！」

珮絲聽了，才如夢初醒的，解下她頸上長長的頸巾，拋了下去。

羅拔一手拉着頸巾，另一手好好的保護那朵花，慢慢的半拉半躍的上來。

羅拔把花遞與珮絲。

珮絲接過，臉上紅着，似乎要與那朵雪中花爭艷，馬獅龍與伊凡都聽不到他們在說些甚麼。

突然，一陣笛聲長鳴。

伊凡叫道：「快上車，快上車，火車來了！」

他們匆忙的跑上車來。

羅拔與珮絲一直沒有說話，珮絲十分珍惜這朵雪中花，馬獅龍道：「你的收穫最大！」

「你是說這朵花？」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廿八

取成都（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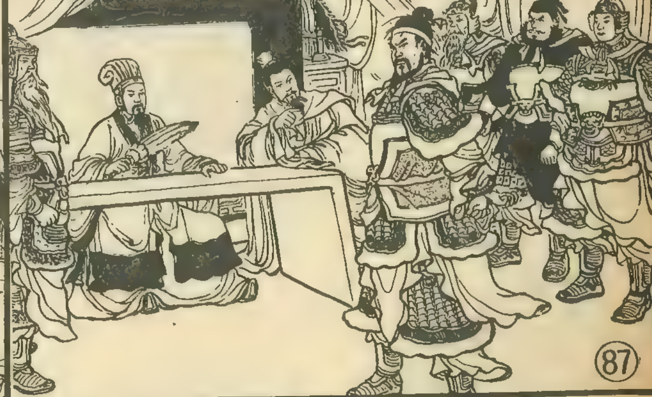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85 一陣砍殺，川軍大敗。張任帶了數十騎殘兵，逃出蘆叢，往山路奔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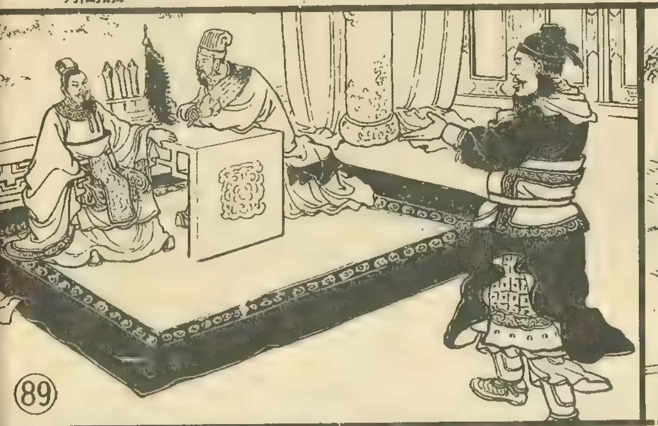
86 繞過山坡，正撞着張飛。張任回身想走，張飛大喝一聲，手下軍士一齊擁上，把張任活捉了。



87 張飛把張任解到大寨，劉備愛惜他的英勇，要他投降。張任厲聲怒叫：「我決不投降，趕快殺了我！」孔明就下令把他推出去斬了。



88 劉備拿下雒城，又乘勢取了綿竹。正要進兵成都，忽然探馬來報，劉璋已和張魯結盟，張魯派馬超領兵來救西川，現正猛攻葭萌關。劉備大驚，忙和孔明商議。



89 只聽得張飛一路叫嚷進來：「哥哥，待我去和馬超大戰一場！」孔明只當不聽見，却對劉備說：「馬超厲害，只有去調關雲長來，才能抵敵！」



90 張飛十分氣惱，大聲嚷道：「我曾獨擋曹操百萬大兵，那怕馬超匹夫！待我立下軍狀，如果勝不得馬超，任憑治罪。」孔明這才答應，並派魏延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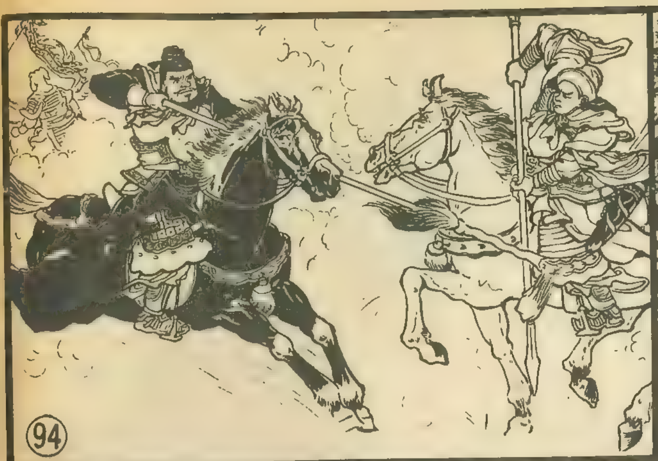
91 魏延帶領五百哨馬在前，張飛第二隊，劉備在後，向葭萌關進發。留下孔明，鎮守綿竹。



92 魏延先到關下，遇着馬岱，只道就是馬超，想奪張飛頭功，拍馬舞刀，直撲過去，馬岱連忙迎戰。



93 戰了十幾回合，馬岱詐敗，魏延急想立功，追了上去。馬岱等魏延追近，回身一箭，射中魏延臂膊。



94 魏延忍痛，撥馬就走。馬岱追到關前，只見張飛圓睜環眼，喊聲如雷，拍馬衝殺過來。



95 張飛也只當敵將就是馬超，等馬岱報上姓名，才知弄錯。便大聲喝道：「你原來不是馬超，快回去！說張飛在此，只等馬超自來厮殺。」

96 馬岱勃然大怒，挺槍就刺。兩下戰不到十合，馬岱漸漸招架不住。



97　馬岱戰不過張飛，落荒敗走，張飛正要追趕，劉備領後軍趕到，大聲喊道：「三弟不要追了！回去休息一晚，來日好戰馬超！」



98　下一天清晨，關下鼓聲大震，馬超親來挑戰。劉備到關上一看，只見馬超銀甲白袍，非常威武，不禁嘆道：「馬超英雄，果然名不虛傳！」



99　張飛便要出戰，劉備阻止，說是要暫避馬超銳氣。那馬超在關下指名要戰張飛，張飛也恨不得生吞馬超，三五次要衝出關去，都被劉備擋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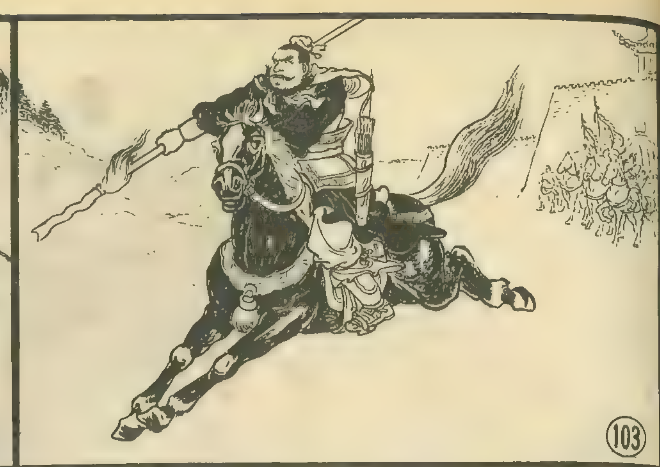
100　直到午後，劉備見馬超人馬都已疲乏，才下令出戰。張飛選了五百精兵，衝出關來。



101　張飛衝到關前，大聲喊道：「認得燕人張飛麼？」馬超冷冷答道：「誰認識你這無名小輩！」張飛大怒，一矛刺去，馬超舉槍架住，厮殺起來。



102　兩人大戰一百多合，不分勝負。劉備看呆了，連聲讚嘆道：「眞是一雙虎將！」只怕張飛有失，吩咐鳴金收兵。



103　張飛回到陣中，休息片刻，解掉頭盔，只包了塊頭布。提着丈八蛇矛，重又出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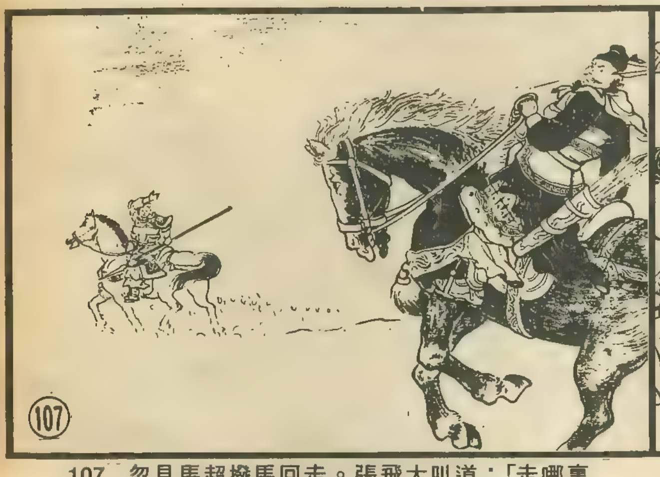
104　兩人越戰越有精神，又戰了一百多合，眼看天色已晚，還是不分勝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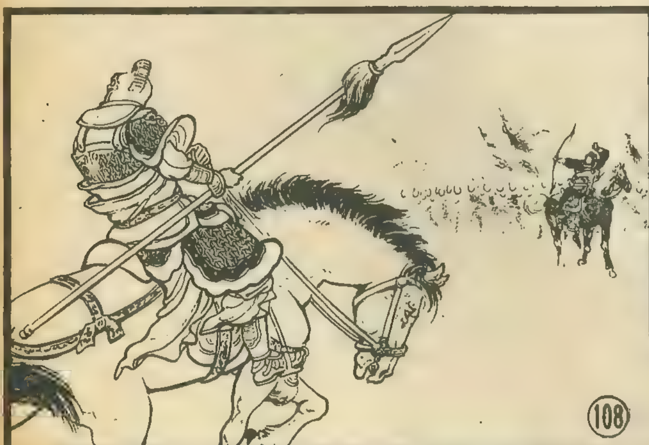
105　劉備鳴金收兵，準備明天再戰。張飛殺得性起，不肯罷休，大叫道：「多點火把，安排夜戰，不勝馬超，我誓不上關！」馬超也大叫道：「我勝你不得，誓不回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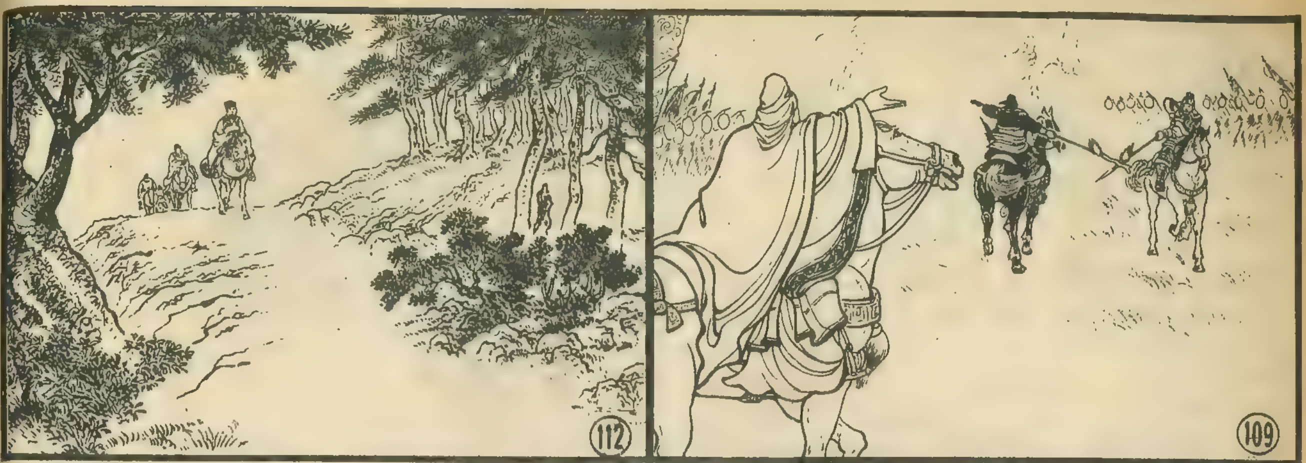
106　兩軍點起千百支火把、燈籠，吶喊助威。張飛和馬超又戰了百來個回合，誰也沒佔着半點便宜。



107　忽見馬超撥馬回走。張飛大叫道：「走哪裏去！」飛馬趕來。不防馬超是詐敗，見張飛來趕，暗暗拔出銅錘，回身打將過來。張飛急閃，銅錘從耳邊擦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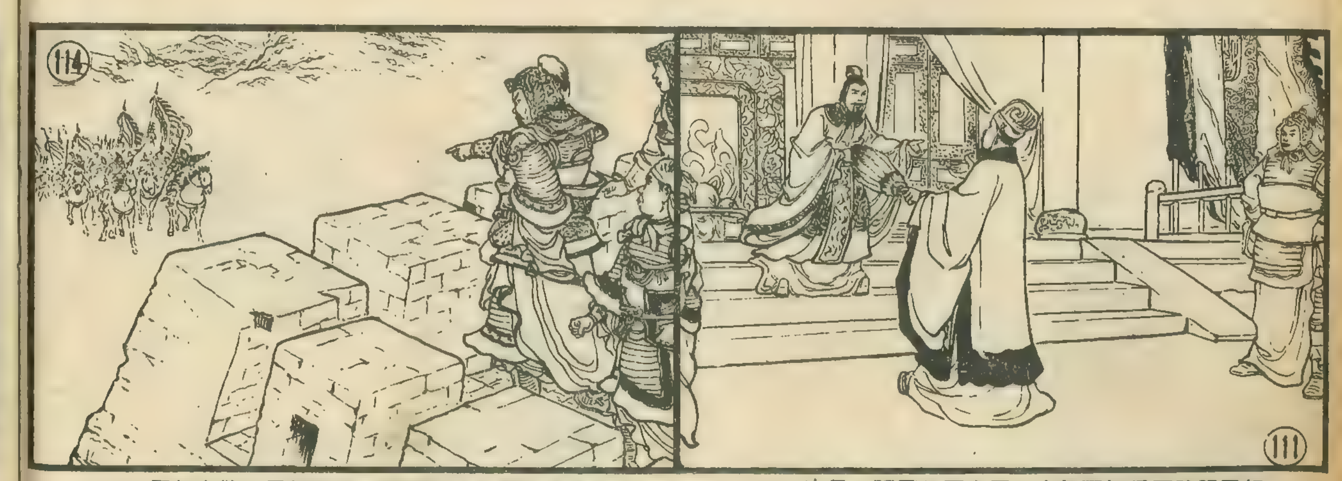
108　張飛一怔，馬超却又趕來。張飛帶住馬，彎弓搭箭，回射馬超，馬超也閃過了。



109　劉備見狀，拍馬到陣前喊道：「我向來用仁義待人，不使奸詐。馬超！你回去休息一晚，明天再來決戰，我不乘勢趕你！」



110　馬超聽了，就親自斷後，緩緩退去。張飛也跟着劉備，回到關上休息。



111　次日，張飛正要出馬，人報軍師爲了降服馬超，特地從綿竹趕來。劉備連忙出迎，一見孔明，就請教計策。

112　孔明知道張魯的親信謀士楊松十分貪財，便差孫乾到漢中去，用金銀結交楊松，要他勸張魯撤回馬超的軍隊。只要來了撤兵命令，就有辦法招降馬超。



113　孫乾去後，不多幾日，張魯果然聽從楊松的話，一面派張衛領重兵把守關隘，防止馬超叛變；一面差人去通知馬超。

114　馬超大驚，只得退兵。那知楊松早又散播流言，說馬超回兵，必有異心。因此張衛緊守隘口，不放馬超進去。



115　再說劉備探得馬超退兵，心中暗喜。忽報趙雲薦西川李恢來降，劉備請入，談了幾句，李恢便道：「馬超正在進退爲難，我和他有一面之交，願去勸他歸降。」



116　孔明接口說道：「我正想請人代我去勸說馬超，不過你準備怎樣勸他呢？」李恢就在孔明耳旁如此這般，說了一番。孔明大喜，請他立刻動身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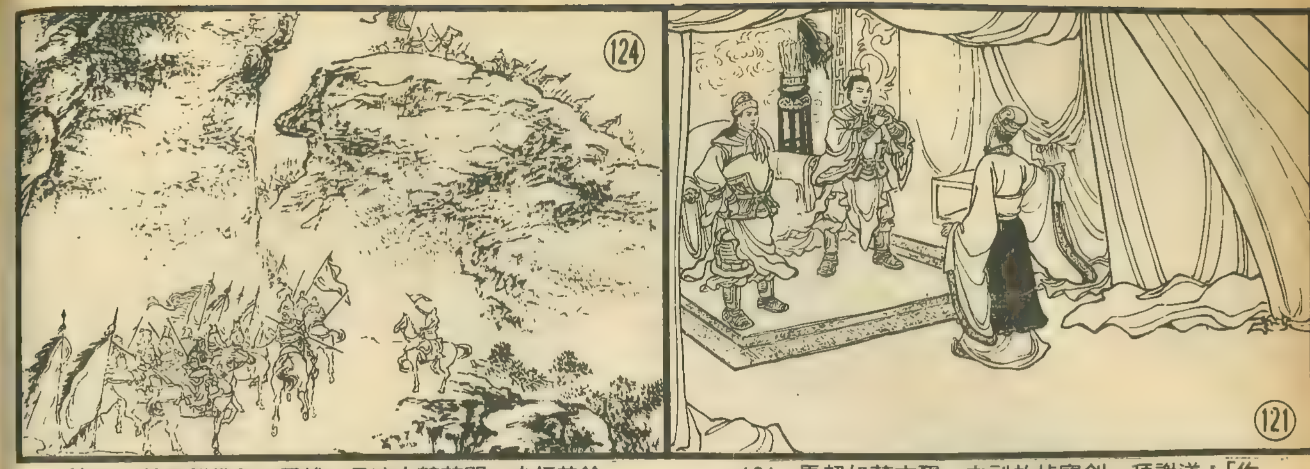
117　馬超聽說李恢到來，就知是來說降。他叫二十名刀斧手伏在帳下，叮囑道：「我叫你們砍，就把他砍爲肉醬。」

118　然後令李恢進帳。馬超坐在帳中，一手按劍，大喝道：「你來幹什麼？」李恢笑道：「特地來說將軍棄暗投明。」



119　馬超冷笑道：「我的寶劍剛磨好。且聽你說，說得不通，就用你試劍！」李恢大笑道：「將軍大禍就在眼前，新磨的劍，試不到我，先試了自己吧！」

120　馬超一驚，忙問：「我有什麼大禍？」李恢道：「將軍前不能救劉璋，退荆州的兵；後不能制楊松，見張魯的面，已經進退無路；如果再打一次敗仗，還有面目見天下人麼？」



121　馬超如夢方醒，立刻放掉寶劍，拜謝道：「你說得對，我怎麼辦好？」李恢道：「既然相信我的話，爲什麼在帳外埋伏刀斧手？」



122　馬超喝退刀斧手，李恢才說道：「劉皇叔禮賢下士，定能做一番事業；況且又和令尊同受衣帶詔，同心討賊。你只有投他，才是正理。」馬超想了又想，覺得很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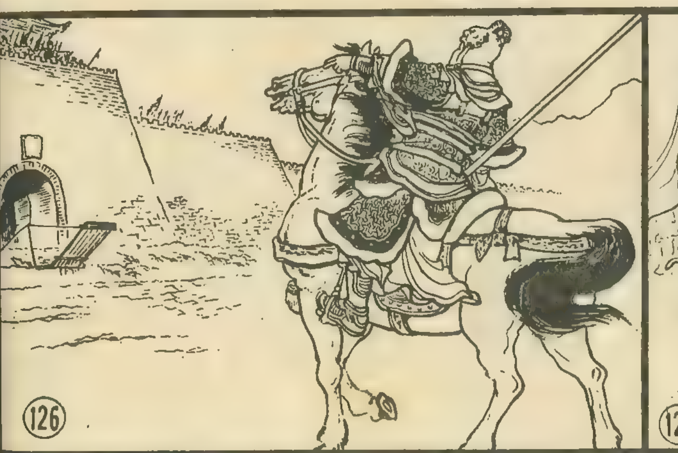


123　當夜，馬超就跟李恢上關來投降。劉備歡喜極了，和孔明出來迎接。馬超拜謝道：「遇到主公，眞如撥開雲霧，見了青天。」

124　於是劉備留下霍峻、孟達守葭萌關；率領其餘人馬，到綿竹和趙雲、黃忠會合，準備攻打成都。



125　馬超對劉備說：「不需厮殺，讓我去喚劉璋投降；如果他不肯投降，我和馬岱定能攻下成都，作爲進見之禮！」劉備大喜，便派他帶領人馬先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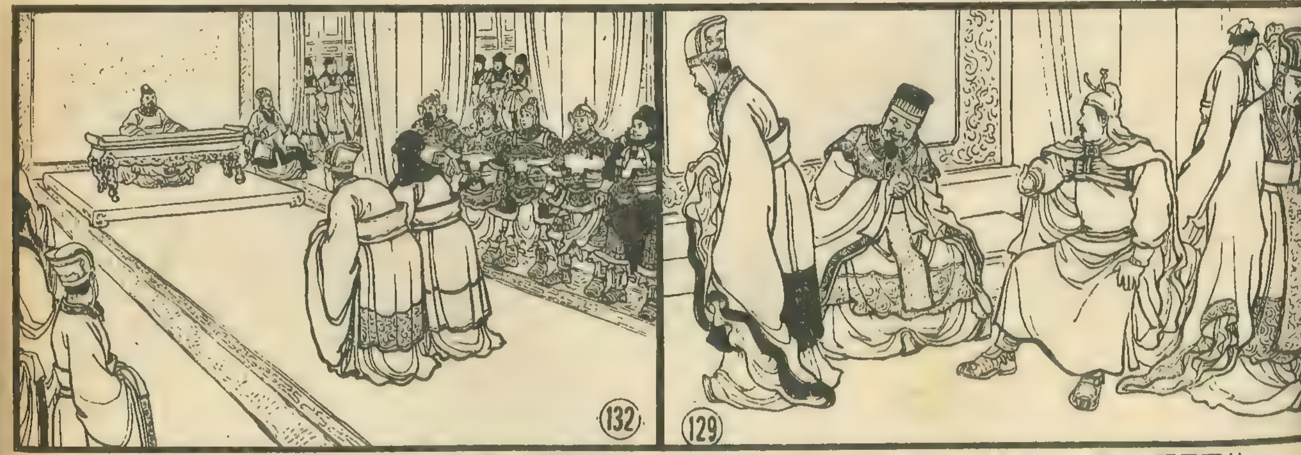
126　馬超兵到成都城下，劉璋以爲是張魯派他前來相助，正要問話，馬超大聲喊道：「張魯聽信讒言，要想害我，因此我降了劉使君，你也快快開城投降吧！」



127　劉璋氣得面如土色，昏倒城上，衆官慌忙把他救醒。劉璋哽咽着說：「大勢已去，不如開城投降，免得百姓遭難。」



128　文武官員有的願意投降，有的還要死守，正在議論紛紛，忽報蜀郡太守已經出城投降，劉璋聽了，慌忙回府。



129　次日，劉備差簡雍來見劉璋，再三表明只要他開城投降，决不傷害他。劉璋低頭沉吟了一會，終於答應。

130　劉璋親自帶着印章文書，和簡雍一同出城，到劉備大寨。劉備出寨迎接，握住他的手說：「不是我忘了仁義，實在是出於不得已！」

131　劉備接過印章文書，又安慰劉璋一番，才一起並馬進城。

132　交替已定，劉備聽從孔明的話，請劉璋收拾財物，帶着一家老小，離開成都，遷到南郡公安去住。從此，劉備做了益州牧，封賞將士，安撫百姓，厲兵秣馬，積草屯糧，形成了魏、蜀、吳三分鼎立的局面。

（本段完）

上文提要： 上官星馳與好友葉步遲遇上黑山七鬼在路上殘害狄浩天、狄鴻飛父子，上官星馳把七鬼誅殺，救出狄鴻飛後，回到家中，驚聞親密戰友遭人殺害，其兄飄羽亦遇襲殘廢，不禁悲怒交加，至於葉步遲，自與上官星馳分道揚鑣後，竟給他從嚴勝北手上誤盜了「霸王刀」燕慕瑜的首級，於是携着首級趕往上官家，欲與上官家商量善後，途中却遇上兩帮人在大道上廝殺……



梁應鍾·文
可 飛·圖

兩期完短篇故事

塵封的霸刀

掀起武林混亂　趁機擴展勢力

霪雨中，黑虎林內。

嚴勝北飛騎南走，經黃石坳到黑虎林，林中小道之旁有一小草亭。他雖然趕路，但大雨難行，便在小亭稍歇。

此時，在淅瀝雨聲中傳來蹄響，漸見向南道上雨霧之中有一車馬前來。

那是輛雙馬拖行的馬車，薄簾低垂恐爲雨沾，未見車中人貌。

當馬車經過小亭前，車旁小窗似曾掀起小角。那一刻，嚴勝北驟然湧來一陣寒怯，不禁抬望馬車，那寒意透心遊體襲向全身。

嚴勝北運功驅寒，寒意迅速消失，再抬望之時，馬車已然北去，隱於霧雨之中。

* * *

將軍巖內，紀逸惶恐步急，直奔彩雲軒中。

「報告大莊主，小人接令把燕慕瑜屍體移於『曉雲閣』之時，斷水台上只餘空墳碎石，不見屍體影踪。」紀逸氣急來報。

「可有搜查其他地點？」上官飄羽問道。

「已吩咐全力搜索，未有發現。」

「一切情況，密切回報。」上官飄羽下令說。

「是。」說罷，紀逸退去。

上官飄羽看着窗外密雲翻湧的陰天，微微一嘆：「燕兄半生落拓，想不到死後亦難安枕。身在江湖，當眞不由自主。」

* * *

天色已晚，更鼓敲鳴。

在離將軍巖不到半里之外，有一座破舊庭院。

破院內一點火紅。

那柴扉上的紅火，燒不起一室溫暖，只令這廢屋更覺淒寒。

殘庭中有一人獨坐。

那人上身赤裸，正在解衫乾衣。他鬢亂髮濕、塵沙披身，雙眼陰鬱，正是京師捕快嚴勝北。

雨中奔馳，人疲馬倦，他正想稍歇之後，準備夜探雲霄山莊，再訪斷水台。

晚風翻捲，寒氣襲人，柴火被吹得忽明忽暗，庭院陰深。

呼呼風中似有其他聲響，嚴勝北遙望院外，只見半邊殘月，落葉片片，並沒有發現甚麼。

回身之時，卻見地上衣衫放有一紙箋，紙箋上有字十數，寫着：

割下頭顱藏方盒，
好待回京赴領功。

眼前字句像刺針，針針見血、字字錐心。

嚴勝北驚怒中大喊道：「何方高人，請現身一見。」

破院中只有他的喊聲迴蕩，四方孤清，那有來人。

嚴勝北自昨夜收函取首級、復失頭顱，如今又來了神秘信箋，怪事復至，變故頻生。

他身在公門多年爲捕，幾曾像如今一切盡在別人掌握中。更始終想不出來由、猜不透原因，他決定依計劃行事，先探雲霄山莊。

* * *

一彎眉月，數點寒星。

將軍巖前，一匹輕騎而至，來人正是「不知所踪」葉步遲。

他自離青石鎮往西而走，再折南經慈雲村，遇上別人廝鬥而失騎，直走至牛角峽，然後策馬飛奔。

他因繞道而行，所以比嚴勝北稍遲才到將軍巖。

他提着木盒越過將相門，直往雲霄山莊而去。

* * *

快雨新晴，雲收月冷。

蹄急不歇泥塵濺，風吹車馬踏月來。

那輛在道上與嚴勝北相遇的馬車，月夜奔馳，已到青石鎮前。

馬車途經大道，轉過幾段小路，直達一府門前，此處正是狄家莊。

何人夜訪狄家莊呢？

* * *

月下重樓。

衝霄堂中，上官飄羽等正與葉步遲相聚。

上官星馳微笑着說：「葉兄夜訪，是否有何寶劍古刀贈我啊？」

「星馳兄別來取笑我啦。」葉步遲帶着苦笑相應，然後正色說：「我今夜來訪，是送顆頭顱給你的。」

葉步遲揭開布包，打開木盒，盒內頭顱血跡淋漓，目還未閉，却非燕慕瑜的首級。

四人驚嚇互望。

「葉兄，這是甚麼意思啊？」上官飄羽說。

「這……這顆頭顱不是我……」葉步遲像舌頭打結似的。「我要給你們看的是燕慕瑜的頭顱，而非這顆啊！」

「燕慕瑜？」韓心蕊滿是疑惑的說。

「那麼，葉兄這盒內的人頭是誰？而又從何而得呢？」上官飄羽冷靜的說。

於是，葉步遲把從青石鎮遇嚴勝北之事，直至說到夜訪山莊，一一道出，最後更反問上官飄羽盒中人頭是誰？

「『半閒堂』左堂主焦道。」上官飄羽感嘆的說。

「甚麼？虞素樓的半閒堂？我的天啊！」葉步遲驚恐復擔心的說。

決戰在即，虞素樓手下的頭顱竟然在此，雙方爭持定更加深。

「葉兄，你說木盒一直都在你身旁，何以頭顱却被換轉？」上官星馳問。

「那只有在慈雲村我失足跌倒時，曾離我手頃刻，但那段時刻只是剎那之間，能從這片刻間取物換盒，自問盜技非凡，也難以辦到，除非是高手，絕頂高手。」葉步遲細想來由，感慨的說。

「一定有高手隱伏暗處。」上官飄羽說着，頭朝上，轉眼望上官星馳。

上官星馳微笑着說：「一定。」隨即飛身越窗，躍上簷頂拔劍飛擊。

一人提刀接招，同時急說：「是我，二莊主。」

來人正是嚴勝北，他夜探上官家，剛巧葉步遲到訪，適才一切他盡已耳聞目睹。

上官星馳見着來人，收劍還鞘，微笑說：「嚴捕頭，請下堂再談。」

兩人展身躍下，來至堂中。

五人相見，嚴勝北與葉步遲同時現出尷尬神色。

「嚴捕頭，要尋回燕慕瑜的首級，似乎找錯地方。」上官飄羽語帶譏諷。

嚴勝北無奈的說：「大莊主，職責所在，不得不深夜打擾。」

「唉！江湖眞的多變遷。」葉步遲語帶輕笑。

韓心蕊搭腔的說：「葉兄何出此言？」

「以往是官走正門、賊行暗路，而今竟賊登正堂，官伏簷角啊！奇怪，眞的奇怪。」葉步遲得意洋洋的說，既然燕慕瑜的首級不在，嚴勝北倒沒他奈何，他心想不藉此譏諷他一番，眞的浪費機會。

「既然此盒非我尋之物，那麼嚴某告辭了。」嚴勝北見事敗，留此也沒用，唯有速退，便出言離開。

上官飄羽等亦不欲他留此，便讓他離去。

當嚴勝北踏出門檻之際，上官星馳在後說話。

他說：「嚴捕頭既要尋燕慕瑜首級，不如順便找回他的屍身吧。」

嚴勝北聞言，回首說道：「燕慕瑜的身軀不是在斷水台頂嗎？」

「墓空屍不見，跟首級一樣失踪。」上官星馳說。

「多謝相告，請。」嚴勝北說罷離去。

嚴勝北遠去之後，韓心蕊便向上官飄羽詢問：「何以不問他燕慕瑜是否他所殺？」她說。

「你認爲他會說眞話嗎？」上官飄羽說。

「唉！享風之死已然離奇，如今又有焦道，似乎有人不只想看『掌門之戰』，更想看大混戰。」上官星馳說。

「星馳，數日後便是決戰之期，你更加需要事事留神，防遭暗算。」上官飄羽關懷的說。

四人在堂中繼續聊天，研討日來事端。

* * *

星下小院。

狄鴻飛啓門迎賓，頓覺眼前一亮。

馬車中走出一儷人，她身穿輕紗

彩服，唇紅齒白，眼波斜泛，微露笑渦。這午夜儷人正是顏紅兒。

「姑娘深夜造訪，不知有何指教？」狄鴻飛呆望她說。

顏紅兒嫣笑着道：「要說也不是在門前說吧。」

狄鴻飛期期艾艾、手足忙亂地請顏紅兒到堂中安坐。

「小女子昨晚在將軍嚴與上官星馳上官兒聚面，言談間提到數天前曾與狄公子父子有緣相遇，那晚是否有一名叫李克勝的人，曾到訪狄家呢？」顏紅兒說。

「哦！原來是上官前輩的朋友，那我應改口叫顏姊姊了。」狄鴻飛語帶興奮的說。

「我雖比你年長，姊姊一句倒受不起，那晚李克勝是否有到訪？」

「是啊，李大哥那夜身受重傷，突然到來。顏姊……顏姑娘一再問及李大哥，不知有何事呢？」

「哦！事情是這樣的，小女子是克勝哥的表妹，數天前咱們一起被黑山七鬼等人追殺，當時事態危急，爲避劫咱們分頭逃走，我往西而走，他則向南而逃，約定在將軍嚴再見。唉！想不到那日分手，竟成永別。」顏紅兒說到這裡淚盈於眶，狀甚楚楚可憐。

顏紅兒柳腮淚濺，低鬟淺怨，看得狄鴻飛既醉且痴，呆呆不已。

顏紅兒凝淚續說：「不知克勝表兄有否交托遺言呢？」

「那……那……那時李大哥全身披血，撲倒地上，家父扶他到堂中，不久他便過世了，當時……他好像和家父說了幾句話，但他那時已氣若游絲，聲如蟻語，我聽不到他說了些甚麼。」狄鴻飛追憶着說。

顏紅兒語帶緊張的追問：「那麼表兄有否交托何物？」

「唔……有啊！那是一個小布包。」狄鴻飛說。

「那小布包現在何處？」顏紅兒追問。

「當時李大哥身亡後，家父與我將他移於後堂。後來黑山七鬼追殺來到，爹與我被迫逃走，途中幸得上官大俠和葉大哥相助，那些事姑娘亦知道，可惜家父也傷重身亡，葉大哥和我回來後，殮葬家父和李大哥，那時葉大哥也曾問起來由，也都找過那小布包，但却找不着。」狄鴻飛說。

「現在葉步遲可在府中呢？」顏紅兒不斷追問。

「葉大哥今午南去將軍嚴，啊……」狄鴻飛期期艾艾的沒說下去。

顏紅兒秋波頓閃，探問：「是否有要事啊？」

「葉大哥要我不能對其他人說的。」狄鴻飛不好意思的說。

「星馳兄是我的朋友，克勝是我表兄，我亦是自將軍嚴來，如果事件嚴重，或許我能盡點綿力。」

「葉大哥是帶一顆人頭到雲霄山莊找上官大俠。」

「人頭？是誰人的頭顱？」

「聽葉大哥說，那人是燕慕瑜。」

燕慕瑜這三個字如雷般轟進顏紅兒心裏，昨夜雖見墓碑，但未見其屍，心底尚存一點希望，如今再聞他的死訊，一切盡皆絕望。

斷腸無聲，傷心有淚。

顏紅兒淚濺香腮、眼角若紅，在狄鴻飛眼裏似有說不盡的傷心、描不完的淒楚。

狄鴻飛眼見顏紅兒頓成淚人，霎時間不知如何應付。

狄鴻飛怕她哭個沒休，便說：「顏姑娘，人死不能復生，你還是保重身體要緊，夜深了，就請顏姑娘今晚作客別院罷，不知意下如何？」

顏紅兒挽袖輕抹淚痕，說道：「那麼小女子今晚就打擾公子了。」

*　*　*

密雲蔽月，四野陰深。

嚴勝北提着火把走到斷水台，俯身察看燕慕瑜的墓墳，只餘亂石叢叢。

數片石縫間仍殘存幾點血印，那是嚴勝北刀斷頭顱時所濺出的。

「頭失身無踪，燕慕瑜啊燕慕瑜，你比在生時更難覓影踪。」嚴勝北對天感喟。

此時呼呼風聲從遠移近，急掃的風似在泣訴，黑夜無憂、涼夜無情。

一束紅火照不亮四周漆黑，蒼穹下只有一點焦紅。

一陣狂風吹至，棒火烟滅。

眼前盡處，遠無燈火，近無星月，天地無光。

只有黑。

絕對的黑。

嚴勝北忽覺一陣寒怯湧來，從頭頂至趾尖再透脚底。是風寒？風寒只會令體冷，那會心寒。

那是劍寒。

那是殺氣濃凝於劍而引發的劍寒。

劍寒全蓋嚴勝北，殺氣溢滿斷水台。

嚴勝北揮刀力斬，他要破劍寒驅殺氣。

錚！

刀碎，心亦碎。

心碎替代心寒。

嚴勝北眼前再次出現光——他看見漢子滿身鮮血、婦人跪地求饒、女子水中掙扎、小孩腸破頭斷、老翁吐血狂呼、少年血濺……逐漸，那片光開始消滅呈暗隱退，最終失去。

只餘黑。

絕望的黑。

*　*　*

紅火再亮，雲散月出。

一束火紅仍照不亮四周暗黑，紅火卻照見亂石縫，添上十數點新血。

嚴勝北伏屍於原爲燕慕瑜的墳中，死不瞑目。

泥石翻落嚴勝北的身軀，瞬即蓋沒屍首。

斷水台上再添新墳。

携劍漢子削木刻碑，插於墳頭，然後踩滅火棒，隨風而去。

殘月斜掛，映照出一張落寞的臉容。

他，正是梁柱一。

晚風吹送，他漸隱於黑暗中。

*　*　*

月有圓缺，人有悲歡。

小樓中顏紅兒倚窗而坐，仰望長空。

此時她已卸下粉粧釵鬢彩服紅衣，只餘一襲素紗白裳，清絲披肩。

月夜倚雲樓，儷人驟似成厲魂。

你終於離開了我，往昔你的遠去，總如驛動的飛蜂，定會重來採蜜復走，今始所有的等待，都隨夢化烟消，花枯果凋。

還記得那夜重見，你的丰采不存，更添上風霜，泛潮的眼光表情深沉，你的心意，我依舊無法猜測。

那曾印你的汗、染我的血的藍絹，當夜就隨你遠飄，隨你魂消。往後巾再不復纏於我的手，只餘髮復輕鎖我的心。

我是人言的殘花敗柳，是你的情深像雨露般傾注我身、濯洗我心、抹去泥塵，讓我綻放豔展顏開。

當年的你橫眉顧天下，霸氣掩河山，爲的唯一個俠字，而拚盡一生筆墨去寫，舞動刀風去揚。只因我，將你半生盡改。亦只有你，只因你，令我半世重修。

或許我是你期待已久的誘惑，令你不再沉醉於血花綻開的拚鬥，而清醒在情苗果結的愛憐。自此，你的歡快令我頻添紅粉，你的愁憂使我額增霜紋。

記得那一年那一天那一夜，你憑欄負手看天，樓外滿樹的木棉花，落得蔽月遮天。那晚你更沉默、越更寡言，共赴巫山益發激熱。

往後才知那愛是夢裏一生的長久，而非人間半世的天地。

木棉花謝，霸刀塵封，你因於獄，我返深谷。

啊！落花，花影不是有人嗎？慕瑜？

非爲紅棉落，只是桂花飄。

原來是那適才的呆小子，唉！只不過夜月花影動，疑是故人來。

但……但他的眼光何以如許熟悉，如斯相近，像當日的憐愛、過往的痛惜，莫非是木棉魂投於桂花中，讓我借花慰夢倒魂顛？

來吧！我的心已像久封的雪路，正等待你年輕的步伐來開展，再讓我一嚐動魄的情熱、驚心的愛戀。如他當日倦於廝拚血濺，而勤於廝磨愛纏，再令我溺於如水的柔情，焚於如火的激愛。

以少年豪壯的臂彎來擁抱這朦朧的夜晚，任年少激熱的唇印來吻遍這夢幻的初晚。

從你緩急的氣息，傳來陣陣餘酒的殘香，原來你是先尋醉鄉再覓夢鄉。那我呢？何以你的溫熱似仍未消卻我內心的孤冷？

*　*　*

狄鴻飛睜開惺忪睡眼，枕旁只餘幾絲秀髮橫陳，那纖纖儷影在窗前半浮。

他牽着紅衣到窗前，爲顏紅兒披上。

「紅兒，小心朝風露冷啊！」

顏紅兒驀然回首，珠淚盈眶，凝望狄鴻飛。

狄鴻飛乍見她玉容淚濺，頓覺驚恐，說：「是否我昨夜的狂妄，我……」

顏紅兒抬手掩着他的嘴，偎向他的胸膛，輕愁的說：「你很溫柔，很體貼。」

「暮雨焉能代曉風。」這一句她繫於心頭未有說出。

「飛，爲我梳頭可好？」她嬌柔的說。

是曉風吹散她的髮絲，才以暮雨潤澤她的雲鬢。

髮亂可學梳，心亂又如何？

*　*　*

心亂就揮劍。

朝陽下，可有流星閃長空？

有。上官星馳正以他如飛星的劍，在破曉中爭鋒芒，奪光采。

圖以白玉如雪的劍鋒，在朝暉下拚出劍火，用劍火再激發他熾熱的心，用心火去催動他燃燒的劍。

將至的考驗，快臨的拚鬥，都可能改變他往後的一生榮辱。家族重責，以往可仗其兄分庭肩負，如今全落於他手中的劍，這劍再沒過去那般揮洒自如，揮舞得當可光耀服天下，把持有誤則是堤缺毀城池。

他驀然想起父親在過去曾經說過的一段話：

我的劍已舞了數十載，年年歲歲，歲歲年年。從少年那一怒爲紅顏的拔劍，至今爲保名聲的出鞘，一直未有休止。每一道劍光，每一陣劍風，每一束劍氣，都在激發我全身的血脈，令我生命擁有無窮的生命力，我的生命就是劍，劍就是我的生命。

「不錯，劍是我的生命。」上官星馳在紛亂思緒中舞劍，想起了父親的話，念到親父的丰采。

這把揮動中的劍，是他父親傳給他的，劍令他父親生命中充滿奪目的華采，如今人已不在，劍握手中，輝煌可會再展現？

有人說過有信心未必會贏，沒信心必定會敗。

上官星馳並非沒信心，而是不夠信心，展顏揮劍含笑殺敵已數不清有多少次，過往與他携手闖關決戰的韓享風離奇死亡，一起同心破陣解困的

兄長又驟然成廢，那死傷使他頓覺無依無憑，感受路途確需要他孤獨地去開展，然而，這種感覺他尤未習慣，未及適應。

還有那令心湖泛起的漣漪、綠叢中那迷惘秋波的她。

輕顰淺笑，淺怨輕愁，散發別具一格的風韻、與別不同的風情，更有那飛花襲敵時的風姿，和偶爾現於眼角的那一抹風霜。

顏紅兒那身纖巧的身影，總會偶然在上官星馳心房中的暗角閃亮展顏，每當他憶及那綠裳的儷影，其實應該為紅衣的纖影，但當念到那倩影，那碧湖綠波，青葉苔塵全不及她一縷迷惘的吸引。

於是一草一葉，一絲綠意盡成為牽引他思憶的開首。

那綠意給他迷惘。

綠的迷惘。

迷惘的綠。

上官星馳在心緒紛亂中舞劍，星閃劍飛中揮不去迷惘之意。

意在迷惘，劍在迷惘。

激出迷惘之劍。

乍閃迷惘之星。

迷離星閃，惘然劍飛。

碧湖中，曉陽下，盡泛滿碧星劍影。

上官星馳劍創新境，揮出飛星，名叫迷惘的碧星。

* * *

在一片泛滿綠意的碧湖中，忽閃過一道灰影，向北而去隱沒不見。

兩天，還有兩天就是「掌門之戰」的日子。

顏紅兒仍在狄家莊留連不去，她是不捨狄鴻飛而去，還是別有原因？

飛，今晚將會是我們最後的一夜。

當日我懷目的而來，卻想不到竟變成向你投懷送抱。

但你是沒法替代慕瑜的。

我的心早已隨他風乾凋謝，你雖如暮雨讓我濕透，卻不能潤澤我乾渴的心。

你我相逢只不過是偶然的刹那，乍遇的驚夢。

或許如我當時年紀小能遇你這般眞純，我的歌會改調，我的詩可改編。

今晚無論找到那物件與否，我必須離去，你亦必須死去。

* * *

烈陽高掛，和風飄送。

狄鴻飛獨個兒在庭園之中。

他自顏紅兒的出現，頓令他顏開笑歡，早陣子因父親遇害而亡，曾傷心過一段日子，自那夜他改變了。

那晚月夜儷人訪，門開痴驚艷。

他的魂魄就被這儷人所奪，倚坐而哭的憐姿，仰首而哀的嬌態，都令他心蕩魂飄。

往後的愛火情熱，盡燃他每分血脈每寸神智，他的情像堤崩傾瀉不止，他的愛像陷網纏牽不脫。

如果這是夢，他願枕在攜手天涯的夢裏。

如果這是醉，他願長醉於同赴巫山的愛中。

此時顏紅兒外出未返，他獨個兒步上別院旁的閣樓。

此閣樓為狄家祖先靈位安放之所，狄鴻飛每日都分三次早午夜登樓，叩拜上香的。此時他正是登樓上香。

當他啓門之時，忽刮起一道狂風，捲得樓中物倒塵飛，霎然盡去風止樓靜。

他抬頭察看，數座靈位被風吹倒或是傾側不一，他拾級而上，圖把靈位安歸原位。

當他正把靈位安放之時，忽然發覺在其中一座靈位之下，有一物件置放其間。他拿起細看，驚覺這不正是當日李克勝交託父親之物嗎？

他把物件放入襟內，擺放好倒側的靈位，然後拾級而下，再抬頭察看。

那座疊在物件之上的靈位是他堂叔狄守信之靈牌。他揭開那小布包，內裏原來是一封信，「守信」安守着信，不正是暗示了藏信之所嗎？

信箋之上寫着收信人的名諱，竟是雲霄山莊上官飄羽。

狄鴻飛頓明白何以當晚遠走，父親往南而逃，原來他的目的地就是雲霄山莊。

信箋不隨身，那是恐不敵兇徒亦不致失卻信件。只要能到達雲霄山莊，上官家自可有力取回。

何況信藏靈位之下，咱家人尊敬祖祠，不會亂碰，敵人亦搜不到安靈之所，狄浩天如此策想，無疑非常安全。

令狄鴻飛萬料不到的，此事可說為上官家牽涉而至，而他卻被上官星馳所救，他不禁感嘆造物弄人。

此時，顏紅兒自外而返，得知已尋到信件，便與狄鴻飛決定翌日南去送信。

飛，信已到手，你亦要死，若非當晚之情，你早已不會生存至今。

我亦不願你死，但「死神」是不會讓你生存的，在他手下折磨而死，不如讓我令你歡快而去罷。

今晚就讓我倆渡過快樂的最後一夜，令你在最開心中閉目，最快慰中魂離。

你會化於草色的夢，碎於滾熱的心。

* * *

小樓外，月近滿圓。

小樓內，將了卻情緣。

顏紅兒不斷為狄鴻飛添酒，自己亦不時滿杯乾盡，她要盡醉今晚。

窗前銅鈴輕响，簷下桂花飄香。

「紅兒，你又有心事？」

「我像是不開心嗎？」

「你今夜喝酒不少。」

「乾杯非止心煩，言歡也可盡飲。」

「你眼存愁意，眉現不歡。」

霎然簾捲逸香，花隨風送，點點桂花落於階前，飄入樓內，數片飄花更浮於杯中美酒。

「眼笑在於兩夕展，眉開只會為桂棉。」

顏紅兒聽他之言，心頭泛起了這兩句，卻未說出。

「飛，無枉風送桂花伴美酒，再乾杯吧！」

兩人一飲而盡，再添瓊漿。

「紅兒，我心亦已增，許我為你分憂解困，來日方長，我實在不忍見你如此愁憂自困。」

「來日？今夕還未完，來日何須算。只求能夢醉今夕，歡樂今宵，何需費神想明朝呢！」

「紅兒……」

「來，乾完了這杯，再親我吧！」

* * *

颼！

一束金芒飛射而至，把狄鴻飛手中酒杯擊飛碎裂。

小樓外，月影下，不知何時已有一個漢子立於庭前，他手提包袱，背月而立，看不清臉容。

此時，他以宏厚的嗓音說：「魏衣，束手就擒吧。」

顏紅兒驀然回首，看着狄鴻飛眼裏有依依之情。

「飛，無論待會發生何事，你切勿離開這裏。」說罷擧杯乾盡，步出樓外。

* * *

一位武林奇俠寫下的江湖傳說，昔年有一個拿着包袱的漢子，他的包袱能發出厲若烈陽的光芒劍氣。

這月夜來客莫非是這傳說中人的後人？

月下影長現，兩人在園中相對峙。

只見那漢子恭敬非常的放下包袱於石枱之上，然後踏步走向顏紅兒。

他每一步都既輕且穩，像漫步一般的走向顏紅兒。

然而，他的漫步卻令顏紅兒漸感不安，每一步踏出都沒破綻可尋，更甚的是他竟殺氣全無。强如燕慕瑜雖可斂收，亦為顏紅兒所察覺，而此人只有空芒。

顏紅兒想等待，等待最適當時才出招，但事實不容她再等。

那股空芒迫近，不容再等，她必須出手。

她已經出手。

兩道紅雲捲湧，蓋天而下。

一道金輝激射，闖天而上。

兩股剛柔氣勁在互相交擊，此起彼落此强彼弱，一時鬥起難分難解難捨難離。

金光徒展，紅雲飛暴，令園中花飛塵掩。

一時金紅互疊，難分高下。

霎時金光暴現如朝輝盡顯，紅雲雖仍捲，卻已翻湧無力。

突然炸起數道青燄在金紅之間，漢子退於樓前，顏紅兒已然不見。

輕塵落下，階前落花染紅，又餘點點桂花添上滴滴血絲。

「紅兒，紅兒。」狄鴻飛衝出樓外，激動的呼喊着。

「你是誰？為何要傷害紅兒？」狄鴻飛帶淚回首怒道。

「她不是甚麼紅兒，她名魏衣，是『地府』中人，江湖人稱『一雙玉臂千魂枕』。」漢子道。

「地府魏衣……千魂枕？你胡說！你胡說！她是紅兒。」狄鴻飛悲憤的說。

「小兄弟，李克勝所託交上官飄羽之信，是否在她手中？」漢子問。

「哦！原來你是黑山七鬼一伙的，我跟你拚啦！」狄鴻飛奮勇撲前。

漢子揚袖輕拂，狄鴻飛被點穴而倒。

對方跟着步入樓裏，不久步出，然後為狄鴻飛把脈，眉現不解神色。

他拂袖為狄鴻飛解去閉穴，抬頭遠望，疑惑的道：「奇怪，未有下毒。」

* * *

萬里雲彩，霞光千道。

叢叢紅葉，疊疊碧草。

艷陽天映照愁葉谷，如畫的景緻復又景色勝畫。

正是十年一戰、決勝之地——愁葉谷。

淡淡朝霧中，一襲青衫現。那寬偉身影由遠而近，手中提着一個包袱。

他走到谷中一處向東的石上，恭敬的放下包袱，然後負手踱步，抬望片片浮雲，悠遊自在似的。

濃濃碧波處，一身黑袍顯。彪悍身形漸走漸近，手中携着一把黑鞘的劍。

他步向谷中，遙對敵人丈餘處，尊敬的提起佩劍，隨之靜立不動，迫視來敵，正待決戰展開。

青衫客是「金刀」虞素樓。

黑袍人是「飛星劍」上官星馳。

江湖傳言，虞素樓刀法凌厲，霸氣四溢，威猛剛勁，有一派王者之氣，擁君臨天下之勢。如今意態悠閒，淡然自在，似成不食人間烟火的方外之士。

武林傳聞，上官星馳劍急若電，迅若星閃，勇猛凌厲，為一方俊彥之豪、勇武英偉之俠。此刻笑臉已斂，風霜鬢現，似為百戰沙場不為倒的人間戰將。

煙霧時淡時濃的在愁葉谷泛湧，輕烟重霧困鎖對峙中的兩人。

虞素樓始終一派悠閒意態，淡然故我從容不迫，似從不將決鬥放於心

頭，而在觀霧看霞飛。

上官星馳緊握着劍，神情肅然，殺氣暴現，已具一擊必殺的氣勢。

他持着龍淵劍，在等候良機，尋搜最適當的一刹出擊。

濃霧不斷在兩人之間翻湧，驟覺他倆像置身雲天之中。

上官星馳不滅的殺氣，在層層霧湧後，似漸漸減退消却，反而他開始焦浮急燥，腦額俱在冒汗，猝然他拔劍半露，然後對天長嘆，倏然收劍。

「一刹流星閃，永恒在瞬間。」虞素樓淡然的說。

虞素樓出言驚醒上官星馳，飛星劍意在瞬間激發刹那光芒。上官星馳忐忑不安，心浮氣燥，殺氣未消卻劍意已失，飛星劍精髓全發揮不出。

上官星馳淒然仰天長嘆：「虞兄，你勝了。」

虞素樓微笑着說：「二莊主亦沒有敗。」

「虞兄一派悠閒，在決戰中依然意態從容，此等修為，在下未可企及。而小弟戰意雖在，卻氣燥心浮忐忑不安，就算出手，亦為一敗，那又何須出手定勝負？」上官星馳坦然說。

虞素樓微微的輕笑，朗聲的說：「說得好，既然此間沒拚鬥，林內的朋友為何仍不捨離去？」

飄霧漸散，叢叢紅葉中，一襲紅衣現。

一道比楓葉還艷，比血還鮮的紅雲，自遠而近的飄出。

「杜鵑。」上官星馳疑惑的說。

「花神那會是妖艷，紅裳難比美花嬌。」虞素樓冷冷的說。

「可是妾身玉臂能勾千魄蕩，紅裳比花更離魂！」紅衣飄降，顏紅兒媚笑的說。

虞素樓回首向上官星馳淡然一笑，並沒理會顏紅兒，然後說：「二莊主，你是主我是客，就由虞某押陣吧。請。」

「虞兄如此說，小弟唯有帶笑拔劍了！」上官星馳亦微笑的回話，渾然沒有將顏紅兒放於眼內。

他穩步踏前，殺氣比剛才更烈更濃，眉目中閃過一絲迷惘。

迷惘中提劍。

帶笑拔劍。

又是那一抹淺笑。

你仍展那微帶憂傷、驕傲自信的淺笑，如今更再添迷惘。

再見那一點寒星。

你的快劍依舊迅若電閃，厲勝寒芒，還更藏迷惘之意。

那會是這樣的？

我不是已經下毒嗎？我飄放的霧香你沒可能無恙，你應該已經倒下，更何況拔劍把我傷！

* * *

是你。

眞的是你，我曾希望不是你。

你令我牽動迷惘，我以迷惘還你吧。

你已經中計。

你暗放霧中的飄香可感已淡化，你沒察覺煙霧裏還存別種幽香吧？

讓我擒下你，為享風討個公道。

* * *

疑惑不足以令魏衣信心動搖，毒霧雖不奏效，還可仗武功制勝。

一雙玉臂千魂枕。

不止形容她的媚，她武功之高亦不容輕視。

此刻，在她雙袖翻捲中，那雙血手以狠毒凌厲之招數，全力襲向上官星馳。

正是魏衣生平絕藝——血影斷魂手。

* * *

上官星馳重拾信心，再展他的笑意，以劍鋒催動無比戰意，用劍芒揮出迷惘。

展創新的劍式，攻向令他創劍之人。

迷離星閃，惘然劍飛。

迷惘的碧星。

* * *

兩人功力相若，鬥得旗鼓相當。

赤紅如血的魔手，舞動如紅霞蓋掩而至。

心潔如雪的鐵劍，擊出劍芒，泛綠油油的劍光。

劍風捲、勁翻捲，牽動林中紅葉地上青草。愁葉谷中，紅綠渾湧成赤碧之戰。

一個迷惘。

一個斷魂。

是誰人迷惘？

是那個斷魂？

魏衣已經迷惘，快將斷魂。

迷惘是劍中之意，斷魂是那劍中之毒。

當日與上官星馳在碧湖中相見，她暗下毒於劍鋒，以陷上官星馳決戰時使毒殺虞素樓之名。

她一雙血手刀槍不入，斷不會因傷中毒，但毒被劍氣激發散於劍芒之中。

劍染之毒，正是「化夢碎心草」，以至劍光泛綠，碧芒星閃。

猝然綠光徒現，青燄炸閃。

魏衣圖身退療毒，直撲楓林。

「何方高人？」

隨虞素樓喝聲傳來，一抹藍影徒現。

虞素樓喝聲剛止，魏衣驚愕中倒下。

倒於血泊的魏衣，胸蓋一巾藍絹，藍絹頓染血紅，盡成赤紫。

她抬目望見一個提刀的少年人。

一個落寞的少年人。

劍客梁柱一。

一把銹封的刀。

燕慕瑜的刀。

梁柱一現身的同時，在愁葉谷出現了幾個人，那是久藏林內的狄鴻飛

和隱伏暗處的上官飄羽夫婦，韓心蕊推着輪椅而出，當然還有葉步遲的份兒。

除狄鴻飛哀痛的抱着魏衣，其他的都在旁觀看。

梁柱一從衣襟中拿出一塊木碑，擲給魏衣，木碑刻着「魏衣之墓」四字。

然後他轉身而去，不再理會魏衣。

魏衣低頭看着木碑，帶着悲痛的說：「慕瑜是否你所殺？」

「明知故問。」梁柱一不屑的說。

魏衣眼已盈淚啞然的說：「既問應答。」

「亡於我劍，死於藍巾。」梁柱一感嘆的說。

「頭顱是誰斬下的？」魏衣悲痛追問。

「捕頭嚴勝北。」梁柱一齒冷的說。

「他……他人何處？」魏衣憤恨嘶喊。

「葬於斷水台。」梁柱一說。

「好……哈哈……殺得好。」魏衣半痴半笑的說。

身旁的狄鴻飛已淚流滿面，泣不成聲。

梁柱一再沒有理會魏衣，走向虞素樓身前丈餘，懇切的說：「請問燕慕瑜之首級是否在石上包袱之中？」

虞素樓靜靜的看着他，然後淡淡的說：「不錯。」

梁柱一驀然擲飛手中銹刀，刀插向一棵大樹，樹幹受勁而裂開，顯出樹內置放着物體，正是失踪多日的燕慕瑜屍身。

然後，他拋下一句話：「請妥善殮葬燕慕瑜。」接着放下一塊木碑，木碑刻着燕慕瑜之墓五字，跟着頭也不回的邁步遠去。

* * *

在梁柱一走向虞素樓之時，狄鴻飛在緊抱着魏衣，似說了很多話。

身在谷中的葉步遲，遠遠聽到部份狄鴻飛含淚所說的話：「……死的，我帶你回小樓好嗎？你……你說過喜歡那月夜的桂花飄，風搖銅鈴響……我為你梳頭，你……為我傾酒……紅兒……」

正當梁柱一已然遠去之際，狄鴻飛把藏着首級的包袱交給魏衣，同時扶她到置放燕慕瑜屍身的樹旁。

突然，狄鴻飛似被擊而向後倒跌，衆人驚訝中撲前。

魏衣身上猝然炸起火燄，她與燕慕瑜的屍首全皆着火燃燒，還見她在火中緊抱着燕慕瑜的頭顱和緊握那把銹刀。

就在火燄炸起之時，一道灰風從楓林深處激射而出，直捲火燄。

火海中魏衣淒厲嘶叫：「不要讓他奪刀。」隨即而亡。

* * *

灰風暴捲，葉步遲首個遭襲，刹時便被擊飛數丈之遠。

灰風氣勢更烈。

烈風隨即遇上烈陽。

烈陽發自金刀。

金刀是烈陽。

烈陽刀。

日掛中天已倍艷紅。

日處谷中又如何？將被掩蓋，還是更奪目？

* * *

烈陽正遭掩蔽。

那股灰風震起了滔天巨浪，灰茫茫的巨浪。

澎湃不息的浪，一浪伏一浪激起百尺浪，千重波、萬丈濤。

重濤萬丈掩陽光。

虞素樓手持金刀，手握光輝，力拚這股時暗如灰霧，時寒如灰浪的灰芒。

灰芒是誰？誰是這股灰芒？

上官星馳不知，韓心蕊不明，上官飄羽亦不解。

那呆望着燄燒的狄鴻飛、像昏倒於地的葉步遲可會清楚嗎？

還有虞素樓可能會知道。

但虞素樓不知道，亦已無閒理解或了解，他在求化解。

以他手中金刀，力求化去連綿不絕的攻勢，解除斷續不休的衝擊。

* * *

灰芒化解不去，兇湧如浪花覆蓋而來。

灰芒盡成浪花，浪花藏滿死亡。

每一道浪花，湧成一次死亡，不斷的浪花，集湧成輪轉不滅的死亡。

日有盡之時，死亡卻不休。

金光漸弱，刀風漸滅。

虞素樓漸呈不敵，快盡歿於滿盈死亡的灰芒中。

一抹斜陽餘輝盡，寒星燦閃夜空中。

上官星馳持劍直投灰芒之內，以迷惘的星閃爭輝於一片陰暗淒寒之中。

劍飛星耀，串成銀河一抹。銀河飛渡，灰芒難掩四方。

四方星閃，夜空輝煌。

霧隔牛郎，難阻織女情懷。

雲遮南天，仍有北斗爭先。

星耀在氣清則明，陰霾則滅。

上官星馳手領星飛，盡展清輝，射出星芒以消去輪迴不止的殺氣，減却翻捲不息的陰寒。

灰芒聚滿殺氣，陰寒來自死亡。

死亡為不止，星有暗之時。

流星疾落，劍風疾消。

上官星馳漸感不支，將衰敗於集結殺氣的灰芒中。

死亡不休止，日星可輪轉。

日之將盡星可耀天，星之消逝破曉臨天。

虞素樓的金刀與上官星馳的星劍，互相補缺接連爭鋒。

人間光輝在，那怕死亡來。

金碧輝煌，灰芒盡掩。

韓心蕊臉現驚喜神色，上官飄羽滿懷敬服之意。

眼前的刀劍合擊，簡直是冠絕武林的陣式。

虞素樓的烈陽刀法，本就為同門絕藝。上官飄羽之父，分別創出「飛星」、「飛羽」二套劍法，傳頌江湖，人稱「星羽奇劍」，刀法劍招可說源出一家。

十年之前，上官飄羽與虞素樓交手，兩人功力相若，棋逢敵手，往往互相尅制。

當年上官飄羽誤以為父親創劍之時，必存尅制烈陽刀為基礎創招之念。

如今得見刀劍聯戰，可說天衣無縫，才驚覺父親之遠見。

星羽相配可快輕互援，羽陽携手則剛柔並濟，日星雙輝更穩快驚世。

兩派同歸正可傲視武林。

灰芒敗退，濺出點點血紅。

霎時狂燄暴展，震開兩人，灰芒急捲向谷口而去。

谷口之處正是上官飄羽夫婦所在，韓心蕊水袖急揚，捲向灰芒。

袖隨風捲，現出一幕雨芒煙霧，湧向那道灰芒，竟是蜀中唐門秘傳絕藝「煙雨淒迷」。

「雨迷」灰芒，灰芒更為陰黯，但仍攔阻不到他的前進。

灰芒直湧向坐於木輪椅上的上官飄羽面前，其他人搶救已來不及，只見一道黑影暴閃，灰芒飛越谷口，瞬即不見影踪。

上官飄羽無恙地坐於輪椅之上，膝上放着鳳池劍，臉卻呈不安之色，在他面前地上，那碧草紅葉全染成一大片血紅。

頃刻，上官飄羽輕輕嘆息地說出兩個字：

死神。

他們擊敗死神。

「死神」為「地府」四使之一。

「地府」是潛於江湖中最神秘莫測的幾股勢力中之異軍，其中尤以「天宮地府、花國秋城」兩支最顯特出。

「地府」四使名為「生、老、病、死」，死神坐位最末。

將軍巖月來驚變，全因死神策動而成，目的在於牽起武林紛亂，乘勢擴展勢力。

「地府」中人潛伏武林各地，半年之前查悉上官飄羽兄弟之曾祖擁有一藏寶圖，地府高層經商討後，決定進行奪圖計劃。

計劃在於「掌門之戰」之前開始進行，最初是以魏衣假扮五月杜鵑，結識韓享風，藉以接近而混入雲霄山莊。

可惜被身為「鬼捕」之徒的韓享風察覺有異，所以毒殺了他。當晚魏衣原想只殺韓享風，卻剛遇到上官飄羽來不及完功聚氣之時便乘勢出手，多除敵手。

這樣除了減低上官家實力，令他們懷疑是「半閒堂」虞素樓手下所做，而往後魏衣以五月花神身份出現，追兇找人找到她身上，那可借花神掩飾，日後有可失錯，也可推為「花國」中人所為。

計劃外洩，被其他勢力知曉，一方人馬傳於李克勝之信呈交上官飄羽告之一切，另外一路人馬卻知會燕慕瑜。

燕慕瑜自願禁於獄中，以補當年罪行，但此計劃的執行者為他當日至愛、令其一生基業盡毀的魏衣，而被害者是曾救他於危難的上官家，還有一事是鮮為人知的，那是燕慕瑜正是上官飄羽的師叔之私生子，兩方人士都與他有密切關係，他便逃獄南來，以至引出狠辣陰險的捕快嚴勝北千里追踪。

死神為阻止燕慕瑜插手此事破壞計劃，便以重金聘用殺手除去他，更投柬給嚴勝北，令嚴勝北乖乖的領功北返。

卻萬料不到嚴勝北先被盜走頭顱，去而復返。

梁柱一一戰惜英雄，為燕慕瑜報仇，先殺嚴勝北，後誅魏衣，死神原欲借別人之劍，劍鋒卻反向其身。

黑山七鬼則是魏衣派往追殺李克勝的，因緣際會，被上官星馳救人得補信函，至令魏衣夜訪狄家莊，種下一夕之情。

「半閒堂」在決戰之前亦遭騷擾，左堂堂主焦通被暗殺，目的為做成兩派互相猜疑。

至於換取葉步遲盒中頭顱的是向與嚴勝北不和，同為六扇門的李傲南，李傲南早與地府中人暗有來往，自葉步遲盜走首級後，伺機換轉再做混亂。

李傲南北返領功，偏遇上虞素樓南來，被他制服取回首級。

虞素樓南來之前已得別股勢力知會，略知地府奸計，經四方打聽察查，導至夜闖狄家莊大戰魏衣。

「掌門之戰」期至，魏衣依令下毒圖可先制服兩人，卻被暗伏的韓心蕊化去毒質，令她功敗垂成，被迫出手。

魏衣現身，梁柱一出手殺她，反令她得悉死神才是暗殺燕慕瑜眞兇。

另外，李克勝所送之信，當日為魏衣所奪，信中內容除揭發地府的此項陰謀，更道出一項重大消息，上官家傳寶藏之圖，竟是藏於燕慕瑜的佩刀之內。

魏衣得悉燕慕瑜的死訊，心痛欲絕，原本自己佈局，結果亦身在局中，她決意人刀同毀，破壞死神奸計。

刀毀寶失，死神難向地府交代，被迫出手奪刀，却萬料不着刀劍聯手竟是驚世陣式，令他一無所獲，負傷而逃。

而呈交上官飄羽的信函，魏衣便在臨終之時交給狄鴻飛。

眾人便從信函中得知事件一切。

可是藏寶圖一事，上官飄羽兄弟兩人亦全不知情，令人懷疑其眞確性。而燕慕瑜的佩刀已隨火而毀，眞相成謎。

此時谷中楓林已被魏衣引火自焚的烈燄所波及，逐漸蔓延燃燒。

突然，愁葉谷口驟然盈滿一股莫不可測、濃得化不開的殺氣。

是死神去而復返，還是另有高人？

* * *

殺氣來自一個散髮亂鬚的落拓男子。

他的殺氣不單令人感覺得到，更可看到，甚至還能讀出來。

因為這男子身披着大披風，披風之上全寫了大小不一、筆觸各異的血字——殺。

殺披風。

「殺披風」為武林中拿取緝捕賞金為生之人，他每次殺死了敵人，都用他的披風裹屍，又以死者的血寫殺字於新的披風之上，逐漸，江湖中人都稱他為「殺披風」而忘却他原來的姓名。

他為何忽然現身愁葉谷？

虞素樓對殺披風早已認識，便問其來意。

「殺老兄，不知此地何以吸引閣下來此？」

「梁柱一是否曾在？」殺披風說着話，但語音竟全沒節奏及高低音調，一句一字如鑿石之聲，既硬且冷。

「他剛離開不久，殺兄找他何事？」虞素樓問。

「他殺死嚴勝北，現被重賞緝捕。」殺披風一字一字的「鑿」出。「告辭。」別過臉後，瞬即塵飄霧重之中。

看着楓林烈火熊熊，眾人心情各異。

虞素樓拱手而去，臨行之前說出數語：「為免別人再藉決戰而加害咱們，以後取消決戰，掌門令牌便存於上官家，此後絕不相鬥，虞某只願安坐半閒堂。」

上官飄羽接着說：「先父一生所堅守為『俠』一字，此後你求『半閒』，我守『一字』。」

「好。」虞素樓朗聲一喝，大步而走，遠遠傳來他宏厚的嗓音：「半閒平天下，一字守神州。」

上官飄羽等人聽到此語，心有所感。只有狄鴻飛仍呆呆看着烈火中的楓林，他的手還執着梁柱一留下的兩塊木碑。

輕風飄送數片未被燃着的楓葉，降於狄鴻飛身前，他俯身拾起其中一片殘紅的楓葉，才發覺有一抹血染着大片葉脈，紅亮得比葉還艷、更鮮。

（全文完）

上文提要： 石不悔等利用毒氣，欲把黃書郎薰倒，再揪出來好好整治，不料黃書郎和秀秀以尿布掩鼻，避過毒氣，待鐵櫃打開，黃書郎一躍而出，把石不悔等打得落花流水，最後又得以銀両贖命；黃書郎與秀秀來到劉家，劉老獲悉黃書郎替他兒子報了血仇，不禁老懷大慰，黃書郎則見秀秀在劉家不受歡迎，於是帶她回水火洞……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惡江湖

再度被騙財　惡醫嘆無奈

黃書郎道：「大嬸，您二老年紀大了，有許多事情需要人侍候，我左想右想拿不準主意，想為二老找個老媽子或長工，這年頭還眞不容易，萬一找了個仇人進山谷，豈不是引鬼上門？所以這幾年我一直在心中疙瘩，可巧，最近我在八里莊上遇見梁姑娘，大嬸，我把她帶來你面前，讓您二老見見面，如果還能湊和，就留在二老身邊吧！」

田大嬸聞言哈哈笑，口中僅有的三顆牙齒全抖出來了。

她笑得滿面皺紋，道：「眞是好孩子，眞有良心，夠孝順，我的阿郎呀，也算大嬸我們沒有白疼你。」她拉着秀秀，又道：「梁姑娘，我看妳細皮白肉的模樣，怎能吃得消山中清苦的日子，咳……只不過……嘛……」

秀秀忙道：「大嬸，甚麼苦我也能吃，倒是萬一我侍候的不週到，大嬸與大叔多多包涵。」

田大嬸哈哈笑起來了。

黃書郎很高興，他又向田大嬸道：「大嬸，大叔等着要見我？」

田大嬸道：「你大叔想見你，好像有話對你講。」

黃書郎道：「大嬸，我得馬上去三仙鎮，限期就在今天午夜子時了，您老先與秀秀回水火洞，過個三兩天我就會再回來了。」

他把包袱解下，交在田大嬸手上，道：「這裡面是黑紅門左少强的十顆夜明珠，大嬸帶回去，另外還有銀票一萬兩，二老如今多了個人，開銷總是少不了的，我不能叫秀秀太委屈。」

黃書郎仔細的看着秀秀，他發覺秀秀也正在含情脈脈的看着他，雙目眸芒一碰，倒把田大嬸樂透了。

田大嬸呵呵笑道：「不錯，不錯，小子年紀不小了，是應該找個老婆了，秀秀長得美，我看了也喜歡，只不過……唔……秀秀呀，妳會不會武功呀？」

秀秀緩緩的搖頭。

她當然不會武功，她只是個小寡婦。

田大嬸道：「女孩子江湖行，不會武功怎麼成？江湖遍地是豺狼，你……」

黃書郎笑笑，道：「所以我才把秀秀帶到水火洞呀！」

田大嬸哼了一聲，道：「你小子的心眼我還不清楚，放心吧，小子，大嬸不會叫你失望的。」她又看看秀秀，道：「孩子，想當年我是在江湖賣藝的姑娘，甚麼樣的碼頭沒走過？我就是同人動手時才遇上他大叔的，老實說，我們是打在一起的，哈……」她又看看微笑的黃書郎，道：「我同你大叔好一場打……打到最後不打了。」

「打到後來，你們抱在一起了？」

「還沒有那麼快，我們打到後來，兩個人累在地上了，我和你大叔哈哈笑，當時，你乾爹也在場，你乾爹老

石不插手，他見我們二人相對而笑，便提議叫我們結婚算了，我呀……」

「妳當時不答應？」黃書郎問着。

「我答應，你大叔却不答應！」

「大叔為甚麼不答應？」

「你大叔說我太兇，男人制不了老婆就得一輩子受氣，他不願意受氣。」

「可是大叔却娶了大嬸。」

「不要我行嗎？」

「為甚麼？」

「我揍他！」

「我大叔未曾打敗呀！」

「是的，我也沒有打敗，可是我對你乾爹說得明白，如果他拒絕我的愛，我們只有繼續打，打到兩敗俱傷，打到有一方斷氣……」

「我大叔答應了？」

「你大叔會耍賴，他叫我打他，他不還手。」

「大叔決心不要妳了？」

田大嬸哈哈笑。

黃書郎很想知道大嬸是怎麼跟定大叔的。

他急急問道：「後來呢？」

「後來我當然不出手打他，我跟他，黑夜白天也跟定他，兩個人半夜不開口，可是他一直在我眼皮下，有一天，他遇上了對頭仇家幹起來了，他被殺得很慘，我就是守在一邊不幫他，他在情急之下大聲叫了。」

黃書郎笑問：「大叔叫甚麼？」

田大嬸笑哈哈的道：「他大叫『我親愛的，妳怎麼看着別人把妳可愛的丈夫圍殺死呀！』」

黃書郎笑道：「原來，妳等着大叔求妳呀？」

田大嬸道：「我就是這個意思，於是，我出手了，我大叫『可愛的，我怎麼會叫別人殺死你呀，我不要當寡婦』，我出刀，而且我二人的刀法有正反相尅之勢，合則威力加倍，七個敵人就死在我二人的刀下了。」

黃書郎道：「妳老也名正言不順的嫁給我大叔了！」

楞了一下，田大嬸問道：「甚麼叫名正言不順？」

黃書郎道：「如果言順，我田大叔也不會等到有危難的時候才答應你，哈……」

田大嬸道：「你小子覺得大嬸的臉皮厚？」

黃書郎笑着摟緊田大嬸，道：「當時當然有些臉皮粗，只不過我最清楚，大嬸是一位好妻子、好老婆，忠貞的跟着我大叔過日子，水裡火裡一樣闖，刀山油鍋從不懼，這樣的女子眞不多，我大叔如果不是遇上妳，早就同我爹一樣作古了。」

田大嬸好像很感動，幾乎不能自已的落淚了。

黃書郎却又輕輕的拍着田大嬸，道：「大嬸，我得走了，秀秀會侍候妳二老的。」

田大嬸點着灰白的頭直眨眼。

黃書郎已走到秀秀面前，笑笑道：「這地方，妳覺得怎麼樣？」

不料秀秀不開口，她伸出雙手捧着黃書郎的面頰，很快的送上個香吻。

這動作已就表明她的回答了。

這動作也叫黃書郎不好意思。

這動作也叫田大嬸吃一驚——年頭眞的不對勁了，這也算他娘的後浪推前浪，想當年她認定田不來，非他不嫁，如今再看看秀秀，那麼大方的來一吻，她頓覺自己已經落伍了。

然而，她幾曾想到昨夜裡二人在山神廟中就已經那個了。

黃書郎心中是甜的，臉上是紅的，那年頭男女如此這般，還不就表明甚麼了。

田大嬸哈哈笑了。

黃書郎跨上馬，回頭馳去。

當他轉向那個大山脚的時候，他回頭看——他發覺那一老一少兩個女人還在林邊望他。

黃書郎心情愉快，拍馬急忙往三仙鎮趕去。

水火洞本來與三仙鎮差得並不遠——走路得需小半天，但騎馬却只要一個時辰就夠了。

黃書郎看着斜陽笑了。

他想起惡郎中古班的模樣便想笑。

江湖上的狗皮倒灶就是這樣子，如果想在惡人頭上撒尿水，你就得比惡人更惡，否則，你只有喝尿水吧。

黃書郎就是比惡人還要惡的人物，只不過他只對惡人惡，江湖上說英雄人物甚麼來着，好像是說俠義之士吧！

只不過，黃書郎並不認為自己俠義的，天底下沒有人吃飽飯去俠義，有時候也是不得已，只因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許是人在江湖非幹不可。

* * *

他在乾爹與田大叔調教的時候，就註定他的未來了。

他在乾爹慘死之後，更加不會逃避了——如果不是田大叔一再告誡，五年前他就謀刺八府師爺曹三聖了。

現在，他拍馬趕往三仙鎮，就是為了八府師爺曹三聖的這碼子事。

小流球的傷不知怎麼樣了？黃書郎心中在想——小流球一定會使出什麼鬼點子，古班想要銀子，怕是不容易了。

黃書郎笑了。

他只想到小流球的歪點子，就會笑。

* * *

黃書郎騎著馬，緩緩的往三仙鎮街上的普濟藥舖馳去，不料他發覺普濟藥舖的門口擠了不少人。

黃書郎怔了一下。

「這是幹什麼？」他心中嘀咕。

看熱鬧的人還眞不少，大略的數

一數，總有四五十人之多，大半都是年輕人。

年輕人喜歡看熱鬧。

年輕人也喜歡天下大亂——因爲天下大亂，他們就會來一個混水摸魚，發一筆財。

只不過從古到今，尙未見有人在天下大亂的時候發了橫財，發了橫禍的倒是不少，而且死的都是愛熱鬧的年輕漢，如果不相信，你看！

* * *

普濟藥舖裡面忽然一應傢俱往外砸，當場便砸得四個看熱鬧的頭破血流。

有一隻茶壺朝着黃書郞飛過來，却被黃書郞一把接個正着，茶壺裡面還有茶，黃書郞「咕嘟」喝了一口。

於是，看熱鬧的人散開了。

這時，有個瘦子口鼻盡是血，還倒立在門口尖聲叫，學猴子叫。

有個人低聲道：「這個瘦子發瘋了，一會兒哭，一會兒叫，他把自己的鼻子打破了，古大夫下什麼藥他都不理會，古大夫也沒轍了。」

黃書郞便在這時候走上台階，他彎下了腰，大聲喊：「喂，你老兄怎麼了？」

他心中可樂透了。

那個瘦子不爲所動，張口便吐，吐得黃書郞一身血水染一片。

便在這時候，古班發現黃書郞來了。

他急急忙忙的拉住黃書郞，道：「黃鼠狠呀，你終於趕來了，快……快！」

「快什麼？」

「快付我的五千兩銀子呀，付完了銀子，你把這猴子快帶走，我受夠了！」

黃書郞道：「古大夫，你怎麼忘了我們的賭約？」

「我沒有忘記。」

「你治好他了？」

「他的傷昨日便好了。」

「他現在正在流血。」

「那是他自己打破鼻子流的，與我治的傷沒有關係。」

黃書郞道：「這個小子有毛病？」

「有神經病。」

「什麼神經病？」

「他發瘋了。」

黃書郞笑了，道：「古大夫，我把他帶來，也是爲了給你一個賺銀子的機會，我問你，他來的時候是不是一個發了瘋的人？」

「不是。」

「不就結了，他的發瘋顯然是你下藥有問題，吃了你的藥，把一個好人醫成了瘋，你呀！」

古大夫聞言直跺脚，他厲叫道：「不可能，不可能，天底下沒有這麼一說。」

黃書郞道：「天底下就有這回事，眼前就有這麼一回不可思議的事。」

「可以思議，這小子不應該發瘋，也不可能發瘋。」

笑笑，黃書郞道：「你是行家，我信得過你，只不過你得等我問問他，看看他是不是故意的。」

古班道：「八成他是故意的。」

黃書郞道：「別爭執，也別吵鬧，試一試就知道了。」

「怎麼試？」

「古大夫，我的名堂一籮筐，你一邊看吧。」

古大夫氣呼呼，肚皮鼓一鼓的好像要炸了。

氣極了的人就是那模樣。

惡客上門，沒有不氣極的。

* * *

黃書郞蹲在地上，他指着自己的鼻子，對倒立的小流球笑笑道：「喂，我……你認識嗎？」

「呸！」

又是一口唾沫吐出來，只不過這一回黃書郞有備，他躲過了。

黃書郞大叫道：「我救過你的命呀，娘的，我是你的恩人呀！」

「呸！」

又是一口吐沫帶鮮血。

小流球還哇哇叫，鮮血流着也不管了——流吧。

黃書郞立刻自懷中取出一把銀票來，他對準小流球晃了晃，道：「你叫我爲你取來的銀子，呶，我爲你取來了，這些……」

小流球忽然彈身坐起來，他坐在血水上大哭。

瘋了的人就是那模樣。

小流球的模樣，根本就是瘋子。

他哭了一陣，嚇跑幾個小孩子。

小孩子圍着看熱鬧，尤其是看到小流球倒栽葱，如今小流球坐起來，小孩子怕瘋子抓他們，便逃了。

黃書郞又把銀票在小流球面前一晃，道：「這是你的銀子呀，你不喜歡嗎？」

「喜歡！」

「你認得這是什麼嗎？」

「喜歡！」

「這是銀子呀！」

「喜歡！」

黃書郞在心中罵，王八小子眞會裝，若非我知道你小子在搗蛋，在造古班的反，我這就賞你兩巴掌。

他心中在罵，但臉上却焦急，道：「你要不要你的銀子呀，朋友？」

小流球仍然是一句話兩個字：「喜歡！」

黃書郞急了，抽出一張千兩銀票，在小流球的臉上晃了一下，道：「這是什麼？」

小流球一把搶過來，倒令黃書郞吃一驚。

小流球抓着一張千兩銀票看了又看，道：「喜歡，喜歡。」

黃書郞道：「這是銀子一千兩呀！」

小流球眨着紅白眼，道：「銀子……是幹什麼的？」

「有銀子，就有飯吃了。」

「有飯吃……」

小流球張口吃銀票——他老兄眞的往嘴巴裡猛一塞。

黃書郞怎會叫他把一千兩銀票當餅吃，他出手，而且捏住小流球的臉頰，迅速的取出那張銀票來。

他沉聲道：「這小子瘋了。」

小流球已經大哭起來了。

便在這時候，古班一把拉過黃書郞，道：「黃鼠狠，快，借一步說話。」

黃書郞心中竊笑了。

他却怔怔的搖搖頭，道：「古大夫，他眞可憐，你是怎麼把他醫成這樣的？」

古大夫道：「什麼也別說，我們進去才說。」

黃書郞低頭對小流球道：「朋友，我既然救了你，你放一百二十個心，我是救人救到底的。」

他跟着古大夫進了門，古大夫走在二門下，他還伸頭看外面。

他的大漢伙計苦喪着臉站在大門邊，當然堵着門不許閒人走進去。

* * *

怔着一張通紅的臉，古大夫道：「黃鼠狠，你可眞是奇人吶！」

「什麼意思？」

「你眞的把那瘦子的銀子取回來了？」

「什麼話？你以爲我是什麼人？」

「我以爲你是惡客。」

「那是在你的眼裡，其實，我比誰都善良。」

笑笑，古大夫道：「這一回你善良，我想……嗯……我是說……嗯……」

他搓着手。

黃書郞道：「別吞吞吐吐的，有什麼你快說。」

古班挺胸直言，道：「黃鼠狠，你是惡客，我也沾個惡字邊，我被人家稱作惡郞中，嘿……咱們也差不多是……」

「是什麼？」

「是……黑心的人物，是不是？」

黃書郞心中大罵，但他還是哈哈笑道：「古大夫，我是雖惡也善，你到底想怎樣，打開天窗說亮話吧！」

古班道：「你既然把那小子的財富弄上手，而那小子又無福消受的發了瘋，倒不如咱倆來他個二一添作五，你一半我一半，你看怎麼樣？」

黃書郞哈哈笑道：「喔，分贓呀！」

「怎麼樣？」

黃書郞突然臉色一沉，道：「他奶奶的，你是老太婆纏裹脚——臭在裡面呀，你把人治瘋了，還想分他的銀子，我問你，分了銀子以後，怎麼辦？」

古班道：「當然由我善後。」

黃書郞大感好奇的問道：「你如何善後？」

古班道：「我下針封住他的穴道，我叫他一天天的瘦成皮包骨，然後再給他一種召魂散，只要他吃了我的召魂散，他會精神突然大發，大步走出門，一天走六七里，然後突然倒地而亡，那時，誰會知道他是怎麼死的？」

黃書郞嘿嘿冷笑了。

他也想不到古班這惡郞中還有這麼一手坑人的手段，便是他也吃一驚。

古班見黃書郞不說話，又加上一句：「怎麼樣，你以爲如何？」

黃書郞忽然一把揪住古班的衣領，憤怒的道：「他娘的老皮，你跟我出去再說。」

古班知道打不過黃書郞，他不動手。

他動口，而且大叫：「打人啦！」

黃書郞不聽他嚷，一路走出了門，他憤怒的道：「惡郞中，再把你剛才的話說一遍！」

古班叫道：「我說什麼呀，我只請你好生的把你這位朋友帶走、我不會治瘋子。」

全變了，他不得不變，因爲街上還眞有不少人在看，如果剛才的話說出口，三仙鎭他就別想再行醫了。

黃書郞也無奈，他知道自己就會替他說，只怕他也不見得叫人相信。

這就叫沒有證據，就算幹再缺德的事，死不承認，誰也拿你沒辦法。

唯一的辦法就是當場回報一記狠的。

江湖上該講理的地方講理，該動粗的就得玩狠的。

黃書郞很明白此中之理，他不和古班抬槓了，他動粗。

他的巴掌打在古班的頭頂上。

他已經習慣打人頭頂，不論手中有沒有棒子。

「啪！」

「你打人！」

「火了我還殺人！」

「你當衆打人吶！」

「我還當街殺過人！」

「黃鼠狠，你想怎麼樣？」

「我要你把你剛才對我說的話，一字不漏的再說一遍！」

古班苦喪着臉，道：「殺人不過頭點地，算我剛才放屁，如何？」

「不行，你得當衆再說一遍。」

「如果我不說呢？」

「我就修理你，而且會叫你很慘。」

古班大叫道：「天呀，逼死人吶！」

黃書郞道：「也是你自己找的。」

古班深深吐了一口氣，道：「惡客，我認了，他的治療費我不要了，行不行？」

黃書郞道：「你還想拿治療費呀？娘的，好人你把他治成瘋子，你還想

要醫療費？操你老親表姐姐，你不但要把醫療費打對折，還得再賠三千兩，算一算，你還得找我五百兩銀子，唔，再加上你剛才的那段話。」

古班大叫，道：「天呀，又來敲竹槓不是？」

黃書郎道：「也是事先說定了的，你想賴不是？」

古班立刻放低聲音，道：「黃鼠狼，再借一步說話，可以嗎？」

黃書郎見小流球呆若木雞的坐在台階下，他還對着遠遠圍看的人木然的笑，心中還罵着：「小流球，你他娘的眞會裝佯，比個眞瘋子還瘋。」

他對古班點點頭，道：「古大夫，惡郎中，希望你說的不再是坑人的話。」

於是，他跟着古班又走到普濟藥舖的大門裡。

古班對黃書郎道：「你不能把我趕上絕路吧，黃書郎。」

黃書郎道：「我不是趕盡殺絕的人。」

古班道：「那好，我這裡賠你銀子五百兩，你把那小瘦子帶走，咱們誰也不找誰的麻煩，怎麼樣？」

黃書郎道：「那你剛才的話又怎樣？」

古班道：「算我沒說，等於放屁。」

笑笑，黃書郎道：「哎，我這個人有個最大的缺點毛病，就是怕別人對我說好聽的，有道是——人在何處不修善，佛在心中是善人，好吧，我就聽你的。」

古班笑了。

但他苦笑的成份多於眞正的愉快。

「拿來！」

黃書郎伸手要了。

「拿什麼？」

古班退後一大步。

黃書郎臉皮一緊，道：「當然是五百兩銀子。」

古班嘆口氣道：「慘也。」

黃書郎道：「你已經得到便宜了，古大夫，吃虧的是我呀。」

古班咬牙道：「你吃什麼虧？」

黃書郎道：「單憑你惡郎中那幾句害人的話，我就可以弄你千二八百兩銀子，只怪我的心腸太軟，你說我不是損失太大了？」

古班無奈何的自懷中取出個紙包。

紙包中不是什麼藥，紙包中包的是銀票。

他轉身背對着黃書郎，找了半天，才抽出一張來。

「惡客，算你厲害，拿去！」

黃書郎接在手上看了看，道：「今天頭一回做了一次不賺銀子的買賣，古大夫，你幸運吶！」

古班咬着牙，目不轉睛的看着他的銀票進入黃書郎的荷包，就好像他的心也掉了一樣——想哭。

* * *

黃書郎走出普濟藥舖大門的時候，那個表情眞逗人——他的頭就像個撥浪鼓也似的直晃。

却是惡郎中又叫了一聲。

「黃書郎，你等一等！」

古班的雙目凶光畢露，道：「我再也不要見你了，黃鼠狼，你休把我當成你心目中的肥母雞。」

黃書郎哈哈笑道：「誰願意上你的門，娘的皮，這人就是個糊塗蛋，古大夫，天下沒有一個人願意上大夫的門，只不過有了病痛不得已，你以爲我願意來呀！」

古班道：「就算你有什麼病痛，也請到別的地方去醫治，我他奶奶的『豬八戒摔鈀子』——不侍猴了。」

黃書郎笑得幾乎彎了腰，道：「萬一有一天，我不得已的又找上了您呢？」

古班怒道：「我關門拒收。」

黃書郎道：「也罷，到時候，你眞的關門就再找別家，只不過……我的古大夫，你會後悔的。」

古大夫吼道：「不看病也不行？」

黃書郎道：「當然行，只不過到那時，我弄張榥子坐在你門口，有人上門我替你拒絕，反正我只有一個人，每天就這麼坐在這兒，古大夫，你永遠也沒有病人上門了。」

古大夫怒道：「眞是欺人太甚，我……怎麼會遇上你這惡客！」

黃書郎道：「江湖上就是這麼一回事，也許這就叫『一物治一物，酸漿降豆腐』，我專門尅你吧！」

古大夫心中在罵：「如果再找上門，娘的老皮，拚了命也要用手段叫你死得莫名其妙。」

這年頭殺人不必用刀，大夫殺人更好像是不犯法，只怪死的人爲什麼不健康，如果找大夫評個道理，他會說死人已經害了不治之症，他盡了力。

對於一個盡力救命的人，你還能拿他怎麼樣？

黃書郎却有辦法，所以古大夫拜託他不要再來了，眞要再來，那就只有看誰的手段「毒」了。

* * *

黃書郎走出門，他來到小流球身邊。

「走吧，我送你回家好不好？」

小流球木然的站起來，他用手摸了一把血水，就往黃書郎的臉上抹，他還大聲叫。

「什麼叫……回家？」

他好像眞的瘋了。

「啪！」

黃書郎的棒子敲在小流球的頭頂上，打得小流球暈頭轉向的雙腳交叉着，便倒在地上了。

附近看熱鬧的人引起一陣驚呼聲，有人還叫：「不好了，打死人了！」

看起來眞的像是打死了小流球，因爲小流球直翻白眼，那模樣就好像快斷氣了。

只不過黃書郎的心裡却很快活，因爲小流球很會配合。

他就是要小流球裝死。

他出手是很有分寸的——如果他要挨敲的人頭上起包，這人就不會頭破血流，如果他要這個人破皮流血，這個人就會頭破血流，當然，如果他要挨敲的人死，這個人就活不成了。

黃書郎是不會叫小流球死的。

小流球是他的搭檔，怎可以一棒打死他？

黃書郎哈哈笑，他招手向藥舖裏面的古班道：「出來看一看，看一看，你一定長了見識。」

古班本想將門關上的。

他恨透了黃書郎，如果他打得過黃書郎，他早就出手揍人了。

古班也看見黃書郎一棒敲在小流球的腦袋上，而且那響聲很大，挨敲的人一定吃不消。

只不過黃書郎的手勁有分寸，有時候聲音雖響，力道却不足。

他敲小流球的這一棒就是如此，但聽的人却吃一驚。

古班以爲小流球完了，他走出門來看，如果小流球被黃書郎一棒敲死，他或許有機會要求黃書郎分一半小流球的銀子給他。

他永遠也不會忘記銀子，江湖上的大夫，多數都是爲了銀子，眞正普濟衆生的大夫太少了，有的大夫更可惡，銀子撈足了便也懶得多看病人——享樂去了。

* * *

古班冷冷的低頭看看小流球，突然發現小流球在搖晃他的尖腦袋，而且雙目不時發出亮晶晶的光芒。

古班還眞不敢相信。

黃書郎却呵呵的笑起來了。

他樂透了，因爲小流球如同他肚子裡的蛔蟲一樣，做出來的動作完全是他所想的。

小流球睁大眼睛道：「我這是在那裡？」

黃書郎道：「古大夫的門口。」

小流球晃了晃腦袋裝糊塗，道：「嘔，我記起來了，我是你老兄送來看傷的，是不？」

黃書郎愉快的道：「朋友，你總算記起來了。」

他把小流球扶起來，道：「起來吧，你滿口是血，六親不認，瘋了。」

小流球道：「我又記起來了。」

他指着吃驚的古大夫道：「大早起他給我服了一包藥，我一吃下，就糊塗了。」

黃書郎憤怒的看向古大夫。

有許多人都聽到了小流球的叫聲，不少人議論紛紛。

當然，他們評說古大夫的藥害死人。

古大夫忙辯道：「我算算今天已是第五日，特別給你吃了一包順氣提神的補藥，目的叫你舒舒適適的像個花果山上的孫猴子一樣，怎會叫你發瘋！」

小流球道：「傷治好了，我的精神也來了，誰叫你害我亂吃藥，差一點便我完了。」他伸手向黃書郎道：「老兄，我的銀子呢？」

黃書郎立刻將一把銀票塞在小流球手上，道：「在這裡，你點一點看夠不夠？」

小流球立刻塞在袋子裡，笑道：「你是一位好人，不但救了我的命，而且還把我的銀子送來，江湖上，很少有你老兄這般見錢眼不開的人物，謝謝你了。」

小流球說完，轉身便走。

他的動作是滑稽的，走起路來像在蹦，一路走出三仙鎮了。

黃書郎嘆口氣，搖搖頭，拉馬也要走了。

古班立刻上前拉住他，道：「黃鼠狼，你等等！」

黃書郎笑笑道：「給我銀子花呀？」

古班道：「我不給你銀子，我只想問你一件事。」

「什麼事呀？」

古班眨動着他那精明的眼神，道：「一棒子能把一個發瘋的人敲醒過來，你這用的是什麼方法？」

黃書郎哈哈笑道：「你想知道？」

古班道：「正想請教。」

黃書郎道：「我用的是偏方，惡郎中，你應該知道偏方治大病。」

古班點頭道：「不錯，偏方是治大病，但却沒有偏方用棒子敲人腦袋，即能把發瘋的人敲醒過來，你是從那裡學的這一招？」

黃書郎又笑道：「我自己發明的呀！」

他收住笑，又一本正經的道：「你們當大夫的可曾知道，當初第一個用針刺人穴道的人是怎麼知道的？」

古班楞住了。

黃書郎却又大笑的拉過馬來，他翻身上馬，很瀟洒的上了馬。

他高舉左手，對古大夫招手，又道：「惡郎中，我說你發大財呀，哈哈……」

古班却低沉的道：「娘的老皮，我感覺有那麼一點『猴舐蒜罈子』——不是味道。」

他身後的大個子伙計道：「大夫，咱們是不是又上了這惡客黃書郎的當了？」

古班不回答，他一跺腳，回身走回舖子裡。

他在門內大聲叫：「齊正！」

大個子立刻回一聲，道：「大夫，你吩咐！」

齊正是那伙計的名字，他當年也是道上玩刀的人，只不過比起黃書郎

，他就差上一大截，所以他只能當古班的伙計，古班遇上甚麼小痲煩，齊正就會挺胸膛擋一擋了。

齊正擋不了黃書郎，所以他靠邊站。

如今大夫又叫他，他的精神又來了。

古大夫搬着指頭算一算，沉聲道：「打從現在起，看病吃藥的銀子要加一倍。」

齊正點點頭道：「對，看病吃藥的銀子加倍，娘的，羊毛出在病人身上，咱們管不了那麼多。」

＊　＊　＊

小流球從南街走出城外了。

黃書郎快馬出北城，只不過半個時辰多一點，他二人已經在一片林子裡呵呵笑了。

小流球笑彎了腰，道：「老大，對於我的傑作，你給我打多少分數？」

黃書郎道：「尚可而已。」他拍拍小流球的肩，又道：「傷全好了？」

小流球的猴兒眼眨了一下，笑道：「若論醫道，古班在江湖上算得上是頂尖兒的高手，那老小子眞有一套。」

他摸摸腦袋苦兮兮的又道：「黃大哥，你敲我一棒着實叫我痛得難受。」

黃書郎道：「我若不來上一棒，這齣戲又如何收場，難道你就那樣子裝瘋下去？」他伸手又道：「銀票拿來。」

小流球把剛才的一把銀票又塞回黃書郎手上，道：「老大，這些銀子帶在身上，我他娘的有些飄飄然似神仙了，你是……」

黃書郎抽出一千兩銀票塞給小流球，道：「別沒出息，一千兩銀子你省些用，最好交在小白菜手上，在你手上，怕用不了三個月。」

提到小白菜，他的臉皮一緊。

他怒聲咬牙道：「這個小娼婦，她害得我差一點不是人，變成王八蛋了。」

黃書郎道：「饒了她吧，我都不計較了，你還他娘的咋唬個鳥。」

小流球道：「不是啦，這臭娘兒，我是怎麼對她說的，娘的皮，她原來聽『鐵頭』的話，帶着黑紅門的人去堵殺大哥，如果他們得手，我豈不變成無義之人？」

黃書郎道：「他們並未得手。」

小流球道：「我還是要教訓她。」

黃書郎道：「別提小白菜了，快把『八府師爺』曹三聖的近況說一說。」

小流球哈哈笑道：「你提起惡師爺，我就樂了。」

黃書郎道：「快說！」

小流球道：「三年前，大哥就命我多加留意惡師爺，八府傳言這傢伙就要退休歸鄉了，可是一傳就是他娘的兩三年，他的那個專門坑人的職業還眞叫他戀棧不已，就這麼一戀棧，就是三年過去了。」

黃書郎不耐煩的叱道：「小流球，你他娘的變得婆婆媽媽了不是？」

小流球楞了一下，却又聞得黃書郎道：「跟我辦事這麼多年，你還不瞭解我的脾氣不是？遇事簡單扼要，說話要乾脆俐落，別他娘的話從頭拖泥帶水的說這些閒話。」

「唔，我是要給大哥一個仔細，沒想到好心變成驢肝肺了！」他頓了一下，又道：「老大，惡師爺就在這三兩個月之內不幹了。」

黃書郎精神一振，道：「可靠？」

「百分之百可靠。」

黃書郎嘿嘿笑道：「終於等到這一天了，嘿……」

「大哥，你準備怎樣下手？」

「我還需要準備嗎？」他又是一聲冷笑，道：「我的準備就是選一個涼快的地方，好生的收拾這惡師爺！」

他站起來了。

小流球道：「老大，我們去那裡？」

黃書郎道：「你可以去找小白菜，你二人也應該叙一叙了，是不？」

小流球道：「我殺她娘的頭，我揍她。」

哈哈一笑，黃書郎道：「休在大哥面前演戲，你的那個毛病我清楚，小白菜一聲嗲，娘的皮，你這身瘋皮就全起了雞皮疙瘩，小白菜若是往你懷裡塞過來，奶奶的，你全身的骨頭都酥了。」

小流球道：「看你把我說得好像八輩子沒見過女人似的，大哥，這一回我非揍她不可，娘的臭皮！」

黃書郎道：「別硬了，小流球，女人跟了你也是挺可憐的，你下得了手？算了！」

小流球道：「算了？大哥，要我怎麼向你交代？」

黃書郎道：「交代？你他娘的記牢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不喜歡男人打女人，你也不想想，這世上少了女人，男人還能混下去？」

小流球笑笑道：「男人全都會發瘋！」他又嘆了一聲，道：「娘的，可就是天下的女人不長眼睛，像大哥你這模樣，人有人才，武有武功，對待女人只在心裡疼愛着，這樣的男人到那裡去找？打着燈籠也找不到，偏就是大哥如今還是光棍一根，如果我是女人吶，我非要跟你走天涯，說甚麼也要嫁給你當老婆。」

「啊……」

黃書郎幾乎要嘔出來了——他裝做要嘔的樣子。

他斜着眼睛睨視小流球，道：「這副德性，你若是女人，天下男人寧可發瘋。」

小流球道：「我怎麼了？只不過是瘦了些，可是有許多男人就是愛弱不禁風的女人吶！」

黃書郎道：「那是因爲男人想稱英雄，嘿……」

他笑着，可也只是乾乾的笑，因爲他想到了秀秀。

他也不想把秀秀的事說出來——美麗的過去就是美麗的未來前兆，秀秀已經給他幸福了。

他笑着走向馬前，道：「小流球，我給你三天假，你與小白菜快樂個三天不出門，然後你再去八府，只一有了消息，盡快送到柳蔭小築，我在那兒等消息。」

小流球怔了一下，道：「老大，你不是放棄了柳蔭小築了嗎？你說那地方有人常去打山狽。」

黃書郎道：「我的地方一共就是那麼兩個，至少柳蔭小築這地方黑紅門還不會有人知道。」

小流球道：「說的也是，避開黑紅門，咱們先找曹三聖那個惡師爺。」

黃書郎上了馬，他對小流球道：「你去清河鎮時可得多加小心，別忘了黑紅門正在找你。」

小流球道：「黑紅門也不會放過大哥，大哥，你自己倒是要多多小心了。」

兩個人揮揮手，黃書郎拍馬急馳。

小流球眨動眼睛，幾乎想落淚。

「眞是我的好大哥，多麼的照顧我呀，這年頭，朋友不必要多，生死之交，一個就夠了。」

小流球露出滿意的表情，緩緩的往西南方走。

西南方便是清河鎮，小流球還眞的想念着小白菜——那個可愛又可憐，如今又帶那麼一點可恨的小女人。

＊　＊　＊

黃書郎不是個大閒人。

他是個大忙人，而且忙得很，因爲他必須快馬加鞭的趕往八里莊，因爲八里莊還住着文彩姑娘。

黃書郎在馬上想的可不少。

他把文彩姑娘帶走，帶到一個地方住下來，然後再去清河鎮上找文彩姑娘的老爺，送他們遠走他鄉。

黃書郎笑嘻嘻的在馬上哼着曲子了，因爲在此之後，他便去水火洞看秀秀。

他相信秀秀也在想他，如果二人再會面，他娘的，正就是那句逗人的話——小別勝新婚。

＊　＊　＊

人逢喜事精神爽，騎在馬上也會唱。

黃書郎唱的曲子不怎麼樣，粗俗得難登大雅之堂，只不過他高興就成了。

他笑的模樣，就說明他打從心裡高興。

黃書郎直唱到劉老先生的大門前，他不唱了，因爲大門雖然關得緊，可是大門裡面有哭聲。

他楞了一下左右看，好像這條小街上有些不大對勁。

街上天不黑，怎麼就關門了？

他跳下馬，上了台階，他重重的敲了兩三下大銅環，門裡面傳來一聲吼：「今天不開門了，走開！」

黃書郎道：「是我，開門！」

「是黃爺呀！」

大門拉開了，一個中年伙計走出來，他的模樣很淒涼，臉上帶着傷。

不只這中年漢子身上有傷，隨之而來的三個漢子，也都是鼻青臉腫直哎唷。

黃書郎驚訝得沉聲道：「他奶奶的，是不是石不悔眞的變成死不悔呀，今天我再去替他改改姓！」

一個漢子忙拉住黃書郎，道：「黃爺，快隨小的去見見我的老爺子吧！」

黃書郎道：「劉老怎麼啦？」

那漢子道：「我們老爺子可傷得淒慘，雙腿幾乎就要斷了，背上一刀半尺長，還有……還有……」

黃書郎不多問，他見了劉老自然就明白了。

＊　＊　＊

果然，黃書郎來了的消息已經傳到後院了，劉老被人扶持着走出來，他老人家的頭上背上包紮得幾乎像個石雕人一樣，眞悽慘。

他一把拉住黃書郎道：「黃義士，無天理呀，這是甚麼世界！」

黃書郎道：「這是個狗皮倒灶又亂七八糟的世界，劉老，如果你以爲關上門便可過太平日子，那你就錯了。」

劉老嘆口氣道：「你走了一天半，忽然跑來了一批黑紅大漢，這批人進了門就打人，一直打到我家後院裡，其中有個人認得文彩姑娘，他們就搶去了文彩。」

劉老見黃書郎臉色難看，又接道：「文彩哭了，我上前去拉，被他們又是拳頭又是刀，一股腦兒全招呼在我身上，黃義士，老夫今年六十整，怎能受得了這種打又殺，那些人還口口聲聲的在罵着你，因爲……」

「因爲我殺了黑紅門的兩個堂主。」

「不錯，他們要找你報仇，黃義士，你要打定主意了！」

黃書郎冷笑道：「這批人朝那個方向走了？」

有個伙計指向西南方道：「我看他們出南街頭往西南方去了。」

黃書郎道：「這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那人道：「快兩個時辰了。」

黃書郎冷冷道：「操，我看他們跑上天去不成？」

他回身就往門外奔，光景他這一回眞的火大了。

如果文彩落入涼河黑紅門總堂，文彩的一生便完了。

黃書郎就是爲了救文彩，方才把文彩送來八里莊的，如今沒想到反而害了文彩。

這件事如果變成事實，便宜了左少强，黃書郎這一輩子也不會快樂。

這件事就好像一把利刃狠狠的刺了黃書郎一刀似的，令他滿臉痛苦之

色。

如果他連文彩也救不了，他就及早滚出江湖，找個了無人煙的地方混日子算了。

* * *

黃書郎出了劉家大門，他上馬之後便是厲吼一聲：「哈……哈……」

搖動坐騎往西南，山巒起伏中，他一口氣就是五七十里馳下去。

天色好像快黑了，但黃書郎催馬更急，如果他的坐騎會說人話，那匹馬一定會大叫：「饒了我吧！」

馬雖然不會說話，但總能叫幾聲，而且還邊奔邊仰首長嘶，倒有些氣壯山河的樣子。

黃書郎不是不疼愛他的馬兒，如果不是文彩，他會像照顧老朋友一樣的照顧他的馬。

黃書郎是個明白人，馬爲人服務已夠辛苦了，如果還在馬背上揮鞭那就太殘忍了。

他並未在馬背上狂打，只不過他不停的攏叫喝叱，早逼得馬也變了——變成怒馬。

於是，一口氣一百多里過去了。

就在一片灰暗的斜坡下，隱約長河如帶，眞叫巧，上游落下暴雨，下游洪水成災，十個大漢分批在渡河，有幾個已經乘着一艘大木船到了河對岸。

這條河就叫涼河，曲曲彎彎的再有七八里就是涼河大鎭了。

這涼河經東可通淮河，也是個水旱大碼頭，涼河出產的東西並不多，但附近的山貨藥材與桐油却是一定運到涼河，然後再分別運送到各地。

黑紅門的門主「虎頭蜂」左宗正，就把總堂設在涼河城的最北端，那裡正是北西東三條大道的交匯點，也是涼河的河口，可熱鬧得很。

* * *

黃書郎坐在馬上冷笑，他除了高興涼河大水來得巧之外，更看清了河岸上的幾個大漢——敢情正是黑紅門門下的人物。

黃書郎翻身下了馬，他把馬藏在山邊林子裡。

整整兵器鬆鬆勁，黃書郎飛的一般到了河岸邊。

河邊正有七個大漢在等着船，渡船在這種洪流中渡河本是十分危險的，如是平日，這十幾個人早就一齊過了河。

黃書郎走向七個大漢，他哈哈笑道：「各位，你們的脚底板擦了油是不是？怎麼只比我快了兩個時辰多一點，却害得我一路苦追追不上！」

其實他並不知道，這些人沒有騎馬，走的是山道小徑抄近路，如果算一算，至少少走了五十里，難怪黃書郎拚命追也追不上，更難怪黃書郎本身也不知道。

* * *

「誰？」

「我！」

「你是誰？」

那人邊問邊往黃書郎迎過來，那人手上還提着一把三尺半長刀。

黃書郎却早已看出這人是誰了。

這人正是黑紅門內堂兩個大執法之一的丁卯仁。

黃書郎關心的是文彩姑娘，令他失望的是文彩姑娘不在這裡。

當然，文彩姑娘已過河到了對岸。

他很傷腦筋，但眼前却要對付丁卯仁與另外六個人，因爲丁卯仁已經到了他的面前了。

丁卯仁也看見來人是誰。

那眞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丁卯仁的刀已橫在眼前，他怒喝道：「黃鼠狼，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你闖進來，今天老子就叫你見閻王！」

笑笑，黃書郎道：「丁大人，你別叱唬呀，動刀子也要培養殺機，我可是有事趕來的呀！」

丁卯仁示意另外六個大漢緊緊的先將黃書郎圍在中央，他以爲已是萬無一失，這才冷冷的道：「黃鼠狼，今天你是自投羅網，說！你想幹甚麼？」

他却不等黃書郎開口，長刀斜指地上，吼罵道：「你奶奶的，八里莊殺了黑紅門兩位堂主，這消息送到涼河，我們還眞不敢相信，嘿！老子連夜帶人去到八里莊，他奶奶的老皮，你果然害死我們兩位堂主，你算甚麼東西？黑紅門的人是你這下三濫之人出刀殺的？」

黃書郎淡淡一笑，道：「如果講道理，我說丁執法，你們的兩位堂主都是渾球，也該殺！」

「放屁！你是甚麼東西，你算老幾？」

黃書郎道：「別發火呀，大執法，你願不願聽聽我的眞心話？」

丁卯仁道：「你他媽的會說老實話？你只會說些放屁不臭拉屎不香的鬼話。」

黃書郎道：「聽了之後你便會知道了。」

「說！」

黃書郎道：「黑紅門出賞金，一心要捉拿你家黃大爺，是不是有這麼一回事？」

丁卯仁道：「賞銀一萬兩，小子，你寢食難安了。」

黃書郎道：「就是有問題了，而且問題就是出在那一萬兩賞銀上面。」

丁卯仁冷冷的道：「我黑紅門均非貪生怕死之輩，就算沒有那一萬兩賞銀，成堂主與卜堂主他二人也會出手拿下你的。」

黃書郎一聲冷笑，道：「嘿，事情可並非如你想的，我就親耳聽到卜通對成豹說的話，他二人貪財，一心要對那一萬兩銀子來一個二一添作五，每人一半的獨享，所以就不把我的消息送到黑紅門總堂……」（未完・十）

上文提要：江楓憑其眞才實學，在吟雪的協助下，勇戰夏天同等人，其餘的人在旁觀看，眼見江楓手握翠玉刀，把司徒藝斃於刀下，天王門、天后宮率先撤走，夏天同亦領徒離開，剎那間，敵人走得一個不剩，江楓也未追趕，一場大戰就此結束；七寶和尚根據雪、霜兩女的消息，知道夏天同一行主從被另一批人追踪，於是請來張四姑商量應付之策……



劍氣九重天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震駭敵方勁勢　憂慮强弱懸殊

梅花已易容改裝而出，連申雪君也有着無法分辨之感。

一行六個人離去之後，大和尚才笑道：「張姑娘，妳看能不能逼那位教主現身？」

「可能有機會，但他必然會佈下陷阱，」張四姑道：「我們還要涉險，如何把握住不再讓他遁走，還要大費一番思量，也沒法先謀良策，只能隨機應變。」

「妳看，兩個月的時間夠不夠？」

「大和尚，有甚麼事？爲甚麼吞吞吐吐？」張四姑盯着七寶和尚問。

「乖乖，可眞是禍從口出啊。和尚已半年多沒有醉過，可又怕酒後誤事，所以不敢多喝，希望能有限期，讓我開懷大飲一番，醉個心滿意足。」

這番遁詞，如何瞞得過張四姑，但她未再追問。

却不料羅蘭突然細心聰明起來，搖搖頭，道：「不對吧，大和尚，一定別有原因，快說實話。」

大和尚心中唸佛，忖道：「就是不能說呀！妳羅蘭平時粗枝大葉，今日怎會如此精細？眞是要了和尚的老命啊。」

「有人來了，」大和尚突然站起，道：「我去看看。」

「段九師徒、胡萍父子呢？」張四姑問。

「他們埋伏在農舍四外，剛才就是段九傳出的警訊。」一轉身，人到室外。

「大和尚一定有心病，被我拏話一逼，竟嚇得神色不安，」羅蘭道：「算他運氣好，躲過這一劫。」

果然是有人來了，大和尚身後跟着兩位大姑娘。

是青鳳和藍鳳。

江楓挺身而起，道：「藍鳳，妳來了。」聲音充滿喜悅。

藍鳳有點感動，凝注着江楓道：「天風不撼滿懷愁，竟隨清音入畫樓。你眞的沒有受傷？」

「眞的沒有。」江楓點頭微笑。

藍鳳沒有撲過去，她是個矜持的女人。

「小才女，過來坐。」張四姑拍着身側的一張空椅子。

「妳是張姨？」藍鳳望着張四姑，深深一禮，目光轉注到歐陽昭和羅蘭的身上，接道：「兩位是歐陽伯父和伯母了？」

歐陽昭頷首微笑，羅蘭却大聲讚道：「出口成章，字字感人，好，好極啦，藍鳳，不要回去了。」

「只怕還難了却。」藍鳳笑道：「倦鳥雖知返，夕陽未下山，我是來聽張姨指命的。」

柳腰轉動，對老叫化、鄧飛等一一領首作禮。

「青鳳要我多點禮數，學些溫柔。」藍鳳舉步走近張四姑，低聲接道：「但我野慣了，虎帳論兵，殺伐聒耳

，早已經沒有女人味了，張姨不要笑我。」目光一掠站在一側，身軀微微抖動的迎春，緩緩的在張四姑的身側坐下。

但聞噗通一聲，迎春已跪在藍鳳身前，道：「不是婢子不敢死，是二小姐不要我死，所以，婢子偷生活下來。」

青鳳沒有動，張四姑也未講話，江楓口齒啓動，却也沒有發出聲音。

農舍間突然靜下來，靜得落針可聞。

藍鳳伸手扶起迎春，微微一笑，道：「二小姐不要妳死，妳就跟着二小姐吧！」

迎春似是不相信藍鳳會扶她起來，看着藍鳳挽在右臂的纖巧玉手，熱淚盈眶，道：「大小姐眞的饒恕了小婢？」

「妳已是二小姐的從婢了，此後，我不會再管妳的事了，」藍鳳道：「過去吧！」

「是。」迎春快步退到青鳳身側。

張四姑笑一笑，道：「藍鳳，有甚麼告訴我的？」

「教主來了。」藍鳳道：「如非事關重大，晚輩也不敢親身涉險而來。」

「那個教主？現在何處？」江楓急急追問。

「賤妾無能，抓不準他的住處。」藍鳳道：「你想殺他，他也想殺你。」

「好，那妳就通知他，約一處決戰所在，我們一對一，作一場生死之戰。」江楓道：「對妳而言，應該不是很難的事，這個魔頭不除去，武林不會安寧。」

「我……」

「藍鳳，妳是不是不敢？」

「不是，我不怕他。」

「那就好，他是教主之尊，總不會不應戰吧？這方法雖然簡單。」江楓道：「但可能有效。」

「好吧！你眞的決定了，我就去辦。」藍鳳一臉焦慮，顯然還有很多話說，但又無法在江楓這種急迫的壓力下，表達出來。

張四姑心中忖道：「這丫頭孤傲不羣，才藝過人，具有指揮三軍，虎帳爲帥的氣度，但被江楓一逼，竟也會手足無措，看來，她已被徹底征服了，這情之一字，實在害人不淺。」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江楓，你急甚麼？讓藍鳳把話說完好不好。」

「張姨，別怪他嘛，他就是說錯了，我也要去辦的。」藍鳳一臉堅決，說得十分認眞。

青鳳心中暗笑道：「好啊，藍鳳妳平日氣指頭使，何等威風，對男人一臉不屑，怎麼一入情網，和我們一個樣子，連黑白也分不清楚了？」

張四姑笑一笑，道：「藍鳳，這不是江楓一個人的事，把事情說清楚，我們再斟酌辦理。」

藍鳳道：「可是我……我……」她有出口成章之能，但現在竟然言不及意，我了半天，我不出個所以然來。

江楓低估了對藍鳳的影响力，也感覺有點言詞激烈，再加上大和尚捅了他一指，才恍然大悟到藍鳳已被他話趕話，逼得喘不過氣了。

「藍鳳，聽大姐的，四姑才是統帥之師。」江楓道：「我們都聽命行事。」

藍鳳突然一閉雙目，長長呼一口氣，心中的焦急，逐漸平復。

她有一百句，一千句要批評江楓的不對，可惜的是情懷惘惘，說不出口，爲示眞愛情甘死，準備打一場糊塗仗了，但又不是眞願雌服，理智和感情，交集於心，急得連汗都出來了。

「藍鳳，說出來他們的謀略計劃。」張四姑道：「看看我們能不能應對有策？」

「是。」藍鳳情緒平復，口齒頓形伶俐，侃侃而談，道：「前一夜小樓論兵，晚輩被迫發言，談到目前的江湖形勢，一席謬論，竟使那位初度會晤的教主動容，指令晚輩主盟大局，統帥全軍，包括天后宮、天王門的全數部衆。」

「慢慢慢！」大和尚道：「妳說全數部衆，是否包括天后宮三位宮主在內？」

「是！還有我師父天王門主。」藍鳳道：「再加上教主帶來天魔消魂陣的九位魔女、四大神魔，三十八位黑衣刀手。」

淡淡幾句話，使全場震動，人人色變，連張四姑也聽得呆住了。

「還有如此强大的實力呀！」張四姑道：「這是早有準備了。」

「是！六十四位刀手，被吟霜、青鳳、梅花，殺了二十六個，還有三十八人。」藍鳳道：「我見過吟雪姑娘的武功，舉一反三，黑衣刀手不足畏，由吟霜主陣，佐以青鳳和梅花，就可以對付他們，但四大神魔，却是來自小西天的魔教高手，天魔消魂陣，更是專爲對付江楓而來。」目光一掠簡郎，頓感委屈滿腹，差一點被逼淪爲傳書約戰的一個小卒，這一代才女的魔師統帥，立刻化作烟雲，自然也無法傳出訊息，眞正爲簡郎盡心力了。

因爲，傳書之後，必然被殺。

敵勢不明，張四姑等也可能陷入危境，全軍盡墨，勿怪藍姑娘會急出一身汗水了。

「藍鳳，我們該怎麼辦？」張四姑一片眞誠向藍姑娘求教。

「張姨，晚輩不敢逾越。」

「藍鳳，我是眞心請教。」張四姑打斷了藍鳳的話，道：「妳就不要客氣了。」

「藍鳳，說出妳的高見，」青鳳道：「張姨大度雍容，重人才慧，妳就是說錯了，也不要緊。」

「是，多謝二妹指點。」藍鳳道：「會盟在三日之後，天后宮、天王門，

要在這三天之內，圍殺天馬堂主要的漏網了魚，夏天同、白天化，和三位樓主，晚輩覺着那批人還堪大用，張姨如能收服他們，也可濟一時人手之急。」

眞是英雄所見略同，張四姑已派申雪君等去了，只是不如藍鳳想得透徹，要收爲已用。

藍鳳站起身子，道：「四大神魔武功如何？天魔消魂陣有何厲害之處，晚輩還不知曉，要青鳳和我保持連絡，一有變化，就通知張姨，晚輩不宜多留，我走了。」

「好，」張四姑道：「江楓去送藍鳳一程。」

藍鳳也不推拒，江楓就跟着走出室外，藍鳳轉入一處屋角，道：「送君千里，終需一別，不送也罷！」

「妳敢帶我回去，我就跟着妳走。」

「再有一宵纏綿，死而無憾，不過，要以大局爲重，等過了這場劫難，」藍鳳低聲道：「再叙閨房之樂！那時，任郎輕薄，我會作個千依百順的小婦人。」

「唉！藍鳳，剛才對不起啦！」江楓道：「我一心只想到殺死那位教主，口不擇言，逼得妳無法解說，幾乎鑄成大錯。」

「知錯就好！下一次就別太逼我，讓我慢慢的說清楚，你再作決定，」藍鳳道：「我不擅表達情意，但心中許情至深，你一逼我，我就說不清楚啦。」

「不會了，今日見識了妳的智略，以後，我聽你的。」

藍鳳笑了，笑得好滿足，道：「可是，這次也該罰你。」

「好！我願受罰，」江楓道：「說吧，罰甚麼我都接受。」

「你逼得我急出了一身汗，罰你替我洗澡，」藍鳳眉梢眼角蕩起春情，接道：「要洗得乾乾淨淨，一塵不染。」

「容易呀！現在就洗。」江楓伸手抓住藍鳳一隻手。

「現在不行，日後才讓你洗個夠，」藍鳳縮回手，道：「別讓張姨瞧見了，說我輕浮，我不能多留，眞的要走了。」轉過身子，飛躍而去。

她不擅談情說愛，但那種欲拒還迎的神韻，倒也別有情趣。

＊　＊　＊

江楓返回農舍，見人人一臉凝重之色，其實，他心中的壓力，尤甚於他人，傳來的訊息太震動了，江楓也實在瀟洒不起來。

還是張四姑先開口，道：「江楓，你作了一件最可貴的事，那天少林寺外之戰，隱藏了神劍利器，這個秘密，可能超出了他們的預計，臨敵時雷霆一擊，殺他們個措手不及。」

幾句話使江楓豪氣一振，道：「小弟也有這樣一個想法，寶劍出鞘，就算四大神魔聯手，也未必抗拒得住，倒是那座天魔銷魂陣，不知道是甚麼玩藝兒，有些估不透它。」

「天魔銷魂，大概是媚術之最吧！」羅蘭道：「天后宮中女弟子，個個精擅媚術，可能是來自小西天雷音寺中。」

「不得了，羅蘭，妳是越來越靈光了，」大和尚道：「說得十分有理！」

「大和尚、老叫化，你們對天魔銷魂陣知道多少？」張四姑道：「不要有所避忌，知道的全說出來。」

「沒聽過這種武功，老叫化也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但顧名思義，天魔銷魂陣絕對不是正經名堂。」

「中原沒有這種武功，這個陣法，」大和尚道：「鄧飛，你應該聽到過一點傳說才對。」

「老朽倒是聽過一次，」鄧飛魔眼中碧光一閃，道：「只是說的人語言不詳，我們聽的人也似懂非懂，我想青鳳姑娘也許可以提出深入一些的說明。」

張四姑笑一笑，道：「青鳳，你說吧，知道多少就說多少。」

「是！天魔銷魂陣是小西天雷音寺中三絕之一，」青鳳道：「很少被派出來用於對敵，乾娘說它是媚術之最，一語道破玄機……」

「只是如此，那就不足畏了，」江楓打斷了青鳳的話，道：「天狐技藝中的惑心術，應該抗拒得住它，只要給我一刻工夫，我應該能殺了她們。」

青鳳靜靜的等着江楓把話說完，才笑一笑，接道：「藍鳳說，除了令人迷醉的魔女之舞外，還可能散佈很多種的奇毒。」

江楓呆了一呆，不說話了。

他有信心能抗拒各種媚術，可不是百毒不侵之體。

「是甚麼樣的奇毒呢？」張四姑道：「九大魔女也是人，人入魔道，只能說技藝邪惡，她們應該也無法避開奇毒侵襲。」

「是的！但她們可以先服解藥，」青鳳道：「困難的是不知道她們會用甚麼毒，九位魔女各擅一毒，迎敵之前，才決定用那種毒物對敵，藍鳳只聽到這些，却想不出破解之法，魔教術法，以媚術、毒技最精，但也有可怕的武功和一些不可思議的邪術，藍鳳羞於無策以對，不敢向張姨報告，才要我轉報張姨。」

張四姑心中忖道：小才女果然是好勝得很。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江楓，你會的武功中，有沒有抗毒的技藝？」

「有！只不過我火候未到，只怕是難有效用，」江楓道：「但仗憑寶刃利器，以快攻敵，應該有一半致勝機會。」

張四姑點點頭，道：「錢兄，你和江楓走一趟，勸阻吟雪和吟霜的殺意，也阻止申雪君的報仇之念，說服夏天同、白天化等歸服過來，合力對抗那位教主。」

老叫化微微一呆，忖道：說服人的本領，我雖比酒肉和尚十之一二，爲甚麼不派和尚去呢？但張四姑已然傳令出口，自是不能違抗，反正有江楓同行，這小子可以吃定了兩個小狐女，申雪君也不會執意和他爭辯，老叫化雖然不擅說理，但吟雪却擅謀能斷，口齒伶俐。心中盤算了一下，立刻應道：「是，老叫化這就出動。」和江楓聯袂而去。

「鄧飛，你協助青鳳，維護她和藍鳳的連絡，」張四姑道：「以暗中接應爲主，不要和敵人正面衝突，江河不擇細流，你自己酌量着辦吧！」

「鄧某領命。」和梅花雙雙離去。

張四姑回頭看看歐陽昭，道：「胡萍父子、段氏師徒暫由你們夫婦統帥，一旦有敵來襲，能避則避。」

羅蘭接道：「要是避不開呢？」

「那就只好動手一戰了，不過，敵勢強大，江楓和吟雪、吟霜若接應不及，」張四姑道：「他們的性命就會斷送在你們夫婦手中了。」

歐陽昭微微一笑，道：「四姑放心，我不會逞一時好强，草菅人命，今日之敵，無不是當世精銳，我已審度過四外形勢，敵勢强大，我們會遁入西方五里外一片樹林中隱藏。」

「這裏是中軍大寨，妳走了，如何收傳軍情？」羅蘭急了，大聲嚷道。

張四姑忖道：果然是激將要比遣將强，淡淡一笑，道：「羅蘭，我去去就來，你嚷嚷甚麼？別忘了照顧迎春，大和尚，我們走！」

兩人走出了四五里路，到一處隱蔽所在，張四姑四顧無人，才緩緩說道：「告訴我，兩個小狐女怎麼了？」

「她們爲了幫助江大哥，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邪惡的武技，易學易成，威力驚人。」大和尚歎口氣，道：「不過，這等技藝若陷溺太深，人也會淪入魔道，那就會失去人性，想不到淪劫的不是江楓，却是兩個丫頭。」

張四姑點點頭，道：「江楓知不知道？」

「他沒有告訴和尚，但就和尚觀察，他好像察覺了。」

「有沒有辦法挽救？」張四姑道：「我們不能坐視不管！」

「應該有，不過，要在她們淪魔不深，心性未變之前下手，聯合江楓的力量，使她們懸崖勒馬，和尚準備以七日七夜不停息的方法，唸出大悲梵唱，使她們成長的魔心消退。」

「以二女本質的純淨，還能撐多少時間？」

「最多三個月，這還是江楓定力高明，保留了她們淸白的身軀，加强了她們靈光抗力，」大和尚道：「現在，二女魔功進境已入坦途，實有一日千里之勢，吟雪還能自持，吟霜只要一殺人見血，就難自禁，現在，大概只有你和江楓可以阻止她的殺意。」

「不！用你大和尚的無邊佛法，才能喚回她們的純良本性。」

「不錯，但和尚要唸佛誦經，先變氣質，才能使她們息止殺念，和尚不敢多喝酒，也是爲了兩個小狐女，我怕那種醉態朦朧的神情，會影響了她們對我的觀感。」

「一身風流孽債的江楓還能自持，倒是兩個純純如水的小姑娘竟然會淪入魔道，天啊！這眞是從那裏說起呢！」張四姑有些黯然的道：「自小就練天狐武功，可能是助長了她們淪入魔劫的要因。」

「張姑娘，別太焦慮，這時刻是生死關頭，妳如亂了方寸，那才是最大的失策，何況，就和尚觀察，天狐武功邪而不惡，已經過天狐夫人一番冶練，妳的遁法技藝也非正道，但妳却正而不邪，惡源出自『傳眞記』，那是世上最邪惡的一本書，但和尚相信，三個月內，還不會使兩個小狐女的人性淪失，再長久，和尚就沒有把握了，但最可怕的是吟雪的打算，她靈慧絕倫，以身涉魔，恐怕是早有計算了。」

「你和尚的意思，可是說吟雪已準備自戕？」

「不能不防啊！」大和尚道：「咱們既已知曉，絕對不能讓她們再出意外。」

「這件事來得突然，老實說，我眞的想不出應該如何處置，」張四姑道：「這方面，要你大和尚多費心了。」

「和尚盡力而爲，我會找機會和吟雪談談，也許這位靈氣逼人的小姑娘，早已經有了應對之策，咱們是在白擔心啦。」

「不管如何，我要在兩個月內擊潰魔教中的高手，殺了那位教主，」張四姑道：「我一直有個奇怪的感覺，那位教主才是發動這場江湖大變的主兇，小西天雷音寺中的魔教人物，只是幫兇。」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查明教主的眞正身份，如是不能公諸於世，」大和尚道：「那就下手除去，別讓事態擴大，再興刀兵之災。」

「看來，你和尚也有預感了，」張四姑道：「只可惜，我有些想不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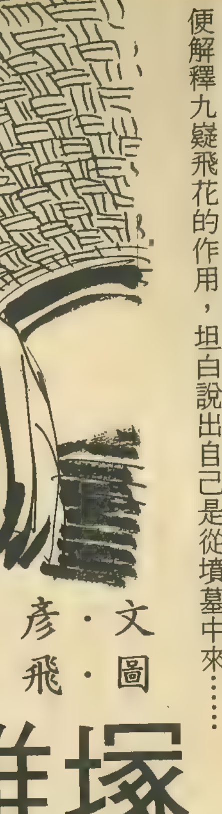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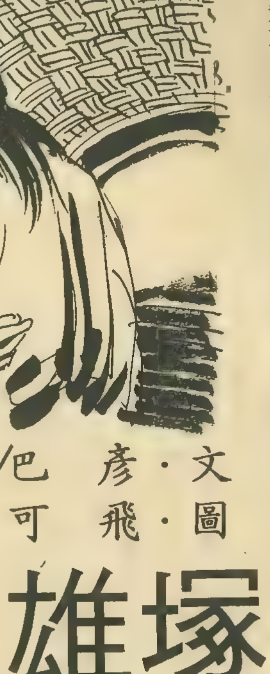
「那就不要想，想多了易入幻境，」大和尚道：「到目前爲止，這只是一場武林中的變亂，妳受武林三聖囑託，完成他們的遺志，倒是對二個小狐女，妳有着絕對保護的責任，當然，我和尚也算一份。」

「對藍鳳，你可有甚麼看法？」張四姑道：「她胸藏韜略，深諳戰策，是個眞正的將才。」

「不錯，和尚也有同感，只可惜已入情網，也難免兒女情長，但她已成了決勝之戰的關鍵，好好的籠絡她，讓她盡展所能，佈下死局，陷敵入籠，和尚要唸經求佛，別讓那位教主事先瞧出了破綻。」

（未完・五十四）

上文提要： 蕭郎和蕭湘子煙波月下對酌，江上舟搖似愛的搖籃，互相擁抱，醉近夢鄉，似夢還醒，一看所擁抱的是夷姝，蕭湘子去了哪裡？原來被夷姝用「九嶷飛花」將知覺迷失，當回復知覺時，其間發生的事則毫無所知，夷姝就是這樣將蕭湘子沉在水中幾乎死去，蕭郎將她救起，夷姝一聽簫聲便溜回綵舟去，蕭湘子便解釋九嶷飛花的作用，坦白說出自己是從墳墓中來……

巴彥·文
可飛·圖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溫柔鄉是英雄塚

禪讓聖朝得人敬　家傳天下害無窮

「豈僅民意不獲尊重，這夏禹罪代，當眞是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唐堯虞舜聖朝萬古傳頌，這夏禹却遺禍萬代。」蕭郎道。

難道蕭郎說的不是正經了，那蕭湘子不是說正經，不許碰她麼，竟不自覺挨了過去，摟着了蕭郎的胳膊，道：「蕭郎大哥哥，我眞沒看錯你，本來我還在擔心，而今，今而後，再沒人能把我們分開了的。」

她說甚麼？她擔心，誰能把他們分開呢？

「永永遠遠。」蕭郎道：「任他是誰，也分不開我們。」

輕輕又輕輕的，溫溫柔柔地，把她又摟在懷裡。

她是他的人了，她是這麼說的，當他脫去她身上海水濕透了的衣裳，他眼觀鼻，鼻觀心，心無二念，只爲了救她，豈僅無可選擇，而且不容他遲疑，但人家清清白白的女兒身，已入了他的懷抱，即使不是他的人，今而後，一個堅貞的姑娘，豈還能屬於他人。

蕭郎閉上了眼睛，那蒼白臉上的一抹紅暈，那唇邊的一絲笑意，便又立即出現在眼前，現在他才明白，其實她那時並未失去知覺，至少，並未完全失去知覺，他心無二念，她却是心甘情願，情願心甘地把清清白白的身體交給他了，現在，他不明白是爲何那顆顆珠淚滚在她腮邊！僅爲了他仍然叫她小兄弟的嗎？

「哎呀！怪癢的，咱們說正經呀。」

她掙脫了他的摟抱，再把身子兒坐正了。

他怎會以爲那晶瑩的珠淚仍掛在她腮邊，原來吞下的只是她臉上的朵朵紅暈，含羞的花朵。

他抓住了她的手，不容她把身子挪開，道：「我……也要告訴你，香妹妹的，我也是你的人了。」

「那麼，你也心甘情願，跟我進墳墓了？」

「即使下地獄，」蕭郎道：「我還要說多少遍，你才相信？」

每當說到墳墓，她的臉兒就會繃了起來，說得那麼認眞又嚴肅。現在，蕭郎已知道，她說的墳墓，是眞的存在，不是說笑，也不是喻意，而且是別有洞天的滔滔濁世中的桃園，而且已存在了數千年，從不爲世人所知。

他多想進入那墳墓，不僅是好奇，不僅是她的描述令他心生嚮往，而且因爲那是她來的地方，也是她要回去的地方，而他們已合體爲一，彼此相屬，再不能分離。

「好！」她站起來，掙脫他的手，道：「蕭郎大哥哥，咱們該走了。」

去進入墳墓？即刻，若然他出言詢問，那就不是信任她了，還說甚麼隨她下地獄也願意。

「我先走，」蕭湘子道：「半個時辰後，你去江邊等我。」

他不問她要去何處，只是一刻也不願分離，而對有情人，半個時辰多久長？

蕭湘子睨着他一笑，道：「若被店家見到我這一身裝扮，會怎麼想？」

「而且小相公變成了美嬌娘。」

「而且，人家姑娘的眼巴巴在等着你，你這俏郎君眞狠心不讓人家見上一見？記住了。」

「你！說甚麼？」

那料屋中乍暗倏明，便已失去了蕭湘子的踪跡，他倒也不驚奇，乍暗，是她穿窗而出時，遮去了投射進屋來的陽光，因爲陽光投射在窗前地上，窗外，雲淡風輕，已近午時了。

耳邊傳來她那細細又脆脆的聲音。

「打開門兒，你出去就知道了。」

了不得，他毫無所覺，而她却知道屋外有人，而且是姑娘們。

他霍地打開房門，可不是駭得一羣鶯燕驚飛，怕不有四五個姑娘，尖聲大叫，躲在那店家身後。

那老漢呵呵笑道：「別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即使越地多美女的錢塘道上，你們可曾見過這般的俊品人物，今日讓你們見識了，瞧你們今後還敢不敢搔首弄姿。」

那先前捧衣裳進屋的姑娘也在其中，他明白了，原來是這麼回事，可知不僅是這老漢傳揚，這姑娘必也加鹽加醋，原來是跑來看他這個俏郎君，也才明白蕭湘子那麼言語了，倒令他紅了臉兒，好不尷尬，忙道：「我那小兄弟在內靜養，多謝老丈，已是大好了。我有事出去走走。」

掏了塊銀子給店家，慌忙走了出來，他以往在江湖上行走，雖然所到之處，時受人注目，却不似這荒江小鎮，當眞，別人的眼睛，就是自己的鏡子，才知不僅他在幻想中塑造蕭湘子，他也眞從蕭湘子的幻想中活着走到她面前。

現在，他明白，爲何那放浪的夷姝對他糾纏不休了，玉離宮中，春花秋月等閒度的夷姝，他必也是從她的幻想中走出來。不僅是惱恨妒嫉她姐姐天魔女了。

想到夷姝，蕭郎脚下加了勁，奔去江邊，夷姝神出鬼沒，糾纏不休，蕭湘子若遇上了這妒嫉心特重的魔女，不知會有甚麼事故發生。曾被那魔女暗算過一次，幾乎性命不保，可不能再有第二次了，何況明槍易躲，暗箭最難防。

眞箇是，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前面已是曹娥江了，只見帆影點點，江上舟搖，江南魚米鄉，富庶之地，自多人烟，風送斷續搗衣聲，上流遠處，可不是隱約可見有女子江邊搗衣，亦有姑娘佇立岸邊眺望，可是把那遠影孤帆，當作是薄倖的歸舟。

爲何蕭湘子要他來江邊等候？她去了何處？莫非也要從江上來？莫非那遠影孤帆，也載得他的情歸來？江上舟搖，他的心旌也在飄搖，舟帆點點，可愛的蕭湘子，好像，好像無處不在。

待他重與畫眉時，細數郎輕薄，她會麼？他却會的，待她重投懷抱時，非要責她太殘酷了，即使現在還不到半個時辰，但這時光，對他何其殘酷，好似千年萬年長。

他伸長了頸兒望，却不料身邊垂柳在江面上畫出的漣漪，湧現成了碎浪，一隻小舟從柳蔭下無聲地滑了出來。

「蕭郎，來呀。」

多熟悉，多甜美的聲音，可是他心有所想，心有所盼，心也有了聲？啊呀！陡然間，像是立足不穩，向前撲去，竟然收勢不住。

蕭郎大吃一驚，但瞬即大喜，因爲被人一托之下，他已看得明白了，原來身在小舟中，小舟只是微微一沉，並未晃動，面前站着個古裝的美人兒，正是半惱還嗔的蕭湘子。

蕭湘子嗔道：「趁早兒說明白便罷，你望甚麼，瞧你眼巴巴，直勾勾，我到了你面前，你也看不見，可是妖媚的夷姝，勾住了你的魂魄兒，你必是當那遠影孤帆是綵舟了，趁早兒招認了便罷。」

「我招。」蕭郎說：「我正想！待她重投懷抱時，我要細數她有多殘酷無情，竟不知半個時辰，對我來說，那是多殘酷，又多久長，原來你才是個最會折磨人的小妖精，趁早投入我懷抱裡來便罷。」

蕭湘子嚶的一聲笑，笑着縱體入懷，蕭郎假裝不防，啊喲，兩人登時滚落在小舟頭上，小舟船頭陡然往下沉，跟着劇晃起來，幸是一晃之下，船頭已擱上了岸邊，這才沒有翻沉。

他們却在船頭上翻滚起來，蕭湘子哎唷一聲，道：「你爲甚麼咬我。」

「還想吞下你，」蕭郎道：「吞你下肚，便不怕你再折磨人了，說，今而後，一步也不離開我。」

「你若是離開我半步，我也是不許的，」蕭湘子道：「快放開我。」

蕭郎噗嗤一聲，笑道：「却是誰在摟緊我呀！」

蕭湘子臉兒緋紅，放開手，兩人坐了起來。

蕭郎道：「原來你去把小舟駛來了，了不得，退了潮，小舟遠離岸邊，你怎能……」

扮成個小相公，她儒雅更文秀，而今回復了本來面目，恁地婷婷嫋嫋，把遠離岸邊的小舟拖入水，那得費多大氣力，蕭郎怎會不心痛。

蕭湘子一笑，道：「蕭郎大哥哥，你可站穩了。」

只一挫腰兒，飛袖向岸上拂，那

船頭擱在岸邊的小舟，便入了水中，而且餘勁不止，直向江心滑去，蕭郎心下不但驚，而且好生慚愧，她這飛袖竟有如是大的力道，那眞力之渾厚，遠有不如，如何不慚愧，當眞，這蕭湘子的武功竟已達到莫測高深的地步，她多大點年紀，可知九疑不僅其德疑疑，武功更出神入化。

小舟已滑入江心了，忽然想到昨夜泛舟，小舟無人駕馭，竟會逆流而上，他竟無所覺，而且忽略了，現在他明白了，她必是暗運眞力催舟，她和他相對，竟然毫無所覺，她竟能絲毫不着痕迹，不由他不更驚駭！

必有緣故，她爲何重回江上來？

小舟又逆流而上了，蕭郎不動聲色，倒要瞧她怎生催舟。

蕭湘子抿着嘴兒一笑，道：「蕭郎大哥哥，到後艄來，來，坐下了，昨日我備下了兩日的酒食。」

她在後艄坐定了，他明白了，只見她把身子兒向後微微一仰，看來像是隨着小舟搖晃，那小舟便已破浪而前，逆流而上了。

蕭郎不再驚駭，而是由敬佩而更增愛。

她是他的人了，她是這麼對他說的，他多自豪，多驕傲，又多大的滿足，而她，既然全裸的嬌軀亦曾入他懷抱，她已是他的人了，還會再有顧忌麼，那麼自然地和他親熱倚偎。

曾經遭受過神出鬼沒的夷姝暗算，也就有夷姝的魔影在心頭，而夷姝又來去水上，江上來、也江上去，如何不心生警惕，不自覺地一縮身。

「你，你怕，我知道，你怕了那魔女？」

蕭郎道：「要知明槍易躲，暗箭最難防，想到……一想到，我心中仍有餘悸。」

蕭湘子面色陡沉，道：「我爲你去取來小舟，再又和你泛舟江上？」

「你！是要引她前來？」

「昨晚被她暗算，她不殺我，是因爲我是你的兄弟。」

「故爾你回復了女兒身！」

「而且，」她竟會弄姿搔首，道：「蕭郎大哥哥，你說，我穿上了這身衣裳，是不是挺美？」

「美極了，」蕭郎道：「不是來自墳墓，而是天上，我相信，天上的仙女妒嫉你死了。」

「是麼？」蕭湘子睨着他嫣然一笑，道：「不過，她一見，也許就會認出我是從墳墓中來的。」

蕭郎大吃一驚，她明白了，她不但要把夷姝引來，不僅要報昨晚被暗算，險些喪命之仇，而且！哎呀！他早就該想到的，九疑飛花，夷姝既然也能九疑飛花，自然也是墳墓中人，即使夷姝不是，她娘玉離宮主必然是的，蕭湘子曾說過甚麼？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難道玉離宮主是那墳墓的叛逆之徒，躲避的，也就是來自九疑的人？蕭湘子，會不會！會不會就是出來尋訪玉離宮主下落的人？

「因爲夷姝也能九疑飛花。」蕭郎道。

顯然蕭湘子遲疑了，目光轉向江上烟波深處，半晌，才道：「蕭郎大哥哥，也許你不問，越少知道越好。」

果然不出她所料，蕭湘子忽然轉過頭來，現在，凝視着他了，道：「當眞，蕭郎大哥哥，不許你對我有半句隱瞞。」

蕭郎正色道：「香妹妹，數千年不爲世人所知的九疑古墓，你亦坦言相告，若我有半句對你隱瞞的，還算是知己麼，何況我們……我已不僅是知己。何況，香妹妹，我蕭郎磊落光明，從無不可告人的。」

「那就好，我知你不會隱瞞的。」蕭湘子道：「我問你，一坯黃土，風流長埋，那小孤山，樓外樓傍的布幡，可是天魔女掛的？」

蕭郎道：「正是，香妹妹，我已告訴過你了，那天魔女夷光也與你相同，惱了天劍蕭郎浪得虛名！」

「我沒有。」蕭湘子說：「惱的只是天劍風流，蕭郎大哥哥，我仍然是惱的，今而後，再不許你風流了，只准……只准……」

「只准對香妹妹風流，」蕭郎對她深情地一笑，道：「香妹妹，你放心，除了香妹妹你，這世間之上，再也找不出另一個値得我風流的了。」

「你說謊，那殺人不眨一下眼兒的天魔女，爲甚麼不救你？而且！而且她在這小舟中，寡女孤男，鬼混了半月，趁早兒從實招來。」

「原來，你知道我和天魔女……」

「誰不知道，我雖來得晚了一步，但連臨安城中，也早已傳開了，而且，我親眼見到你們肩並着肩兒，踏上那綵舟。」

謝天謝地，她不知道那半月相處，他和天魔女耳鬢廝磨，正容道：「香妹妹，我說實話，可是不許你惱的，那天魔女長得眞和夷姝一般樣，我不瞞你，在認識你之前，我應該說，在你回復了女兒身之前，她是我遇到的，甚至是見到的第一個最美的姑娘。」

「你一見就愛上她啦，不許說謊。」

「何用說謊，」蕭郎道：「我會愛上一個一見面，就把劍駕在我脖子上的人麼？」

「但她並未殺你，也不殺你，你也知道她殺不了你，八成兒那是你們打情駡俏。」

「你錯了。」蕭郎道：「香妹妹，不管你是惱了天劍，還是惱了風流，但總也是惱，我問你，你可曾一見就凶霸霸的？她若識得溫柔，就不會殺人不眨眼了，她不殺我，一者是她也和你一樣，知道我並非放浪之徒，二來，這是最重要的一點了，我代她師傳

傳達了口諭，也代紫黛轉達到對她的關懷。」

蕭郎眞沒半句隱瞞，把天魔女尋到臨安之前，他被東海白娘子接引相見的經過說了，沒說出來的是白娘子與他師門，甚至和他自己，顯然大有淵源，顯然他不過是疑心猜想而已，不說，當然也不算是隱瞞。

蕭湘子目不轉睛，顯然不僅是瞧他是否說謊，而且大感興趣，道：「怎生那東海白娘子，不託別人，而且守候在西子湖畔，等候你前去，特地託付了你。」

蕭郎道：「香妹妹，不僅懷疑，我也覺得必有原故，我猜想，僅是猜想而已，也許這白娘子與我師門有些淵源，將來自有分曉。」

蕭湘子輕輕地哼了一聲，道：「也許，那白娘子爲她的徒兒選夫郎，選中了你了，你敢說不會麼？」

便蕭郎也早猜過了，何況情人多疑的蕭湘子。「若是，」蕭郎道：「那麼她要失望了，因爲我已有了香妹妹你，我這夫郎已屬於香香的妹妹。」

蕭湘子啐了一口，臉兒紅紅，不用說，心兒也甜甜的，也可知蕭郎對她眞沒半句隱瞞。

蕭郎又正色道：「不瞞你說，比起那一般容貌的夷姝來，天魔女雖然霸道些，但也還辨得邪正，並非濫殺無辜，雖然出手狠辣些，動輒殺人，但在東海，那白娘子和紫黛，却叫她小魔女，不僅堅貞，有時也不失純眞天眞，確也有她可愛之處，只不過一些兒不解溫柔，雖相處半月，倒是時見她眉兒挑煞，目射凌芒，那似香妹妹你這般溫柔，眉似春山，目中唯見情波蕩漾，香妹妹，而今，現在，我又懷疑了。」

「你懷疑甚麼呀？」

「你可知道，這近處有座天台山？」

蕭湘子睜大了眼兒，無端端，怎又提到天台山？

蕭郎一股正經，說道：「却說那天上的玉皇大帝，有七個女兒，那最小的一個，天上的神仙都叫她七女，不耐天庭歲月太淒清，朝朝暮暮數星雲，偷下了凡塵，與董永配成夫妻。我懷疑，你是不是就是那可愛的七女，不耐天庭寂寞，而偷下了凡塵。」

蕭湘子哼了一聲，蕭郎以爲是蜜語甜言，討她歡喜，不料她却惱了，道：「好女不嫁二夫，既然已婚配過董永，豈能再嫁夫郎，即使是仙女，亦水性楊花，你竟敢拿來與我相比，哼！」

當眞宜喜亦宜嗔，她連惱時，也別有一番美，現在他明白，她爲何說：「我已是你的人了。」因爲他們雖然未成夫妻，但已有肌膚相親，一個女人最可貴、可敬、可愛的，無過於貞節，可知她不僅比天魔女更美、更可愛，堅貞亦過之。

蕭郎不僅肅然生敬，而且形於顏色，道：「別惱，香妹妹，若怪，只能怪你自己。」

蕭湘子眞惱了，道：「你說我也水性楊花？」

「不不，」蕭郎道：「只怪你太美啦，美得無法形容，只能拿天上的仙女來比較。」

瞧着蕭郎誠惶誠恐，她笑了，道：「好吧，且饒你這遭兒。」

情柔脈脈，她又靠回他肩上了，蕭郎小心翼翼，道：「香妹妹，你眞不放過那夷姝，我知你取來小舟，不過是遠離人家，並引出那夷姝來，還有，你說過……你說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此話必有因？」

蕭湘子道：「還有，還有就是泛舟江上，遠離市廛，說話方便，不怕隔牆有耳。蕭郎大哥哥，既然我就要和你偕歸古墓，自該把我的來歷，把古墓，把一切一切，全告訴你。」

蕭郎倒抽了口涼氣，「就要和他偕歸古墓」？豈不是說他從此，也許永遠就不見天日，她雖然可愛，甚至非常可愛，但也不能只羡鴛鴦不羡仙，他可還有他自己的事業，白娘子的接引，更勾起了他追查自己出身來歷的強烈渴望，再說，既然他已答應了白娘子，照顧天魔女，白娘子爲此更傳了他玉清寶籙，他豈能不作交代，何況不許天魔女濫殺無辜，也惟有他才能阻止，那可是造福武林，臨安城，湧金門，一夜之間，殺了二十三人，想起來眞不寒而慄。

陡然間，蕭郎眞打了個寒顫，若然蕭湘子眞是爲離恨天的玉離宮而來，那玉離宮主逃避的，眞是九疑古墓中人，天魔女既已與玉離宮主母女相認，那是怎麼好？保護照顧天魔女呢？還是站在蕭湘子一邊？

蕭郎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香妹妹，既然九疑古墓，數千來亦未爲世人所知，若不可，不應爲外人道，那麼，不說也罷。」

蕭湘子道：「但你不是外人，已是我九疑古墓中人了，當然應該告訴你。」

他已是古墓中人了，即使眞如她所說，古墓中別有洞天，眞是世外桃源，但那是古墓，能不令人有陰森之感，即使他愛極了蕭湘子，即使她是他的人了，眞結爲夫婦，那也應該嫁夫從夫，可沒聽說過娶妻隨妻的。

怕又惱了她，蕭郎可不敢說出口來。

蕭湘子道：「蕭郎大哥哥，咱們那古墓，眞是別有洞天，處處異草奇花，無雞犬相聞，只有鶴鹿徜徉其間。」

「且慢，」蕭郎道：「既是古墓，便不見天日，怎生有異草奇花，鶴鹿徜徉？」

「聽說古墓，你一定以爲陰森可怕了，其實古墓僅是盤谷的唯一入口通道，數千年前，娥皇女英二妃爲舜帝

營造地下宮室，無意間鑿穿了石壁，竟發現裡面羣山環抱，懸岩壁立，別說山野樵獵了，即使是身有絕頂輕功的人，也是不能上下的，何況雲鎖瀟湘，山岩頂上長年霧鎖雲封，峻嶺陡峭山高，即使從外面也無法攀援。」

蕭郎道：「我明白了，不怪數千年來，不爲世人所知了。」

「何況山高九嶷，峻嶺綿延，山中無人烟，自古樵獵亦絕跡，百數十里外，始有愚昧無知的少數土家、苗、侗及傜族人散居。」

「古墓中人，其實應該稱爲盤谷中人，除舜帝與娥皇女英的後代外，還有數千年前禪位於禹後，偕同南來隱居的五家大臣，及一些侍衛工匠，數千年來，皆互通婚配，是以子孫綿延，自耕而食，自織而衣，當眞是世外的桃園，任他夏禹，商湯又文武，列國紛紛起，恰似一盤棋，秦漢之後又隋唐，擾攘五代又十國，盤谷中人謹守舜帝遺訓，總不出古墓。」

蕭郎道：「果然是世外桃園，但數千年來，子孫繁衍，人口必已衆多，小小一個盤谷，又如何居住得衆多人口？」

瀟湘子道：「蕭郎大哥哥，你忘了，盤谷中人，數千年來互爲婚配麼，是以子孫綿延而不繁衍，據說，有一個時期，人口反而逐年減少了……不准，不許你盯着人家瞧。哎呀！你眞是個壞死了的蕭郎，你還敢笑。」

蕭郎笑道：「誰教你臉兒紅紅，紅起來眞好看，眞艷麗，眞……眞像盛開的花兒。」

瀟湘子可不是臉兒紅了，臉兒突然紅了，必有緣故。

「不許望着我，你轉過面去，我就說。」

「你眞狠心，原來你是個最最殘忍的香妹妹。」

瀟湘子瞄着他轉過面去了，這才說道：「盤谷中有位智者，從耕種中，悟出了大道理來：同一塊土壤中，種子更迭種植，那收成必逐年減少。」

蕭郎道：「我明白了，其實何用智者，連老農亦知選種優生，人種也相同，於是，盤谷中每代選派像香妹妹你這樣的女郎出古墓，覓選夫婿。」

「哎呀！你又瞧我了。」

瀟湘子臉兒緋紅，紅得眞嬌艷。

蕭郎道：「你不瞧我，怎知我在瞧你，香妹妹，你不但殘忍狠心，而且是個最最不講理的香香的妹妹，要我瞧不見你，法兒倒是有一個……」

瀟湘子羞赧地一笑，一笑投入他敞開的懷抱中，把頭兒埋在他胸上，當眞，都瞧不見對方了。當然，她也再不是狠心又殘忍的香妹妹了。道：「你猜對了，這還是數百年前的事，只不過，最多只選出兩個來，再者，人世間變成了怎麼個樣兒，朝代的遞嬗，也不能無所知。」

蕭郎道：「暴君殘酷不仁，視人民爲芻狗，人民倒懸，火熱水深，充滿人世間的，只是鬥角勾心，血腥的仇殺，也更見盤谷桃園，福地洞天，是以，那被選拔出來覓夫婿的女郎，沒有不回歸古墓的。」

瀟湘子把頭兒埋得更深，偎得他更緊了。道：「蕭郎大哥哥，看來我眞沒選錯你。」

陡然間，蕭郎心上又掠過一抹涼意，難道今日晨早，她眞沒失去知覺？耳邊又響起了那甜蜜蜜的嬌聲：我已是你的人了，難道，就是因爲選中了他，要拴牢他？

一抹涼意，但也僅即是一抹，又難道她不可愛，他不愛她嗎？那心上的蜜蜜甜，頓又把那涼意一掃而空。

瀟湘子突然從他懷中坐起身來，道：「但你也說錯了，數百年來，不回去古墓的，却有了一個。」

蕭郎心上的涼意消失了，她眼中却顯露出一掠肅殺之氣，登時心中一凜。「玉離宮主」。

他沒有說出來，但已知必是玉離宮主了，必是夷姝使用古墓的九嶷飛花絕學，敗露出玉離宮主的行藏，他明白了，爲何瀟湘子說：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該死的夷姝。

瀟湘子道：「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而且還是舜帝的九十七代孫，玉姬公主，竟出了古墓，一去不返，古墓嚴令，盤谷中人只有老幼，並無尊卑，和睦相處如家人，更無律法，唯獨不容古墓盤谷外洩，出墓而不返者，若已婚配，必……」

「必絕其口。」蕭郎心頭一震。

瀟湘子肅容冷厲，道：「數千年不爲外人所知的古墓盤谷，不如此，必洩於世。是以，她雖是舜帝的九十七代孫，亦爲令所不容，亦爲谷中人所不容，那知，派出來追查的人，竟也一出不返。」

蕭郎道：「那必也是一個女子。」

「你……你怎會知道？」

蕭郎不自覺想到玉離宮主身邊的婕妤，忙道：「我不過想到必是派遣玉姬公主身邊的人，才熟知公主的言行心性喜惡，尋訪起來，自也事半功倍。」

「果然被你猜對了，」瀟湘子道：「正是宮中的婕妤，盤谷中可無宮室，不過稱謂却數千年沿用至今。那婕妤與公主一塊長大，情如姊妹，那婕妤久出不返，而且音訊全無，於是，谷中長老，派出兩位后軍。」

「后軍？」

「當年舜禪位於禹後，南來歸隱，隨同南來的大臣中，有一位是大將軍，這將軍之後，亦世爲谷中護法，故稱爲后軍。那兩位后軍來到這東海之濱，查訪出了玉姬公主的踪跡，但兩位后軍的踪跡，亦被玉姬公主發現了，那公主明知不返古墓，違了谷中戒律，必有人前來追尋，是以時刻小心

，不僅行藏隱蔽，而且備下了一隻海船，一旦發現有警，即刻隨同夫婿，携兩個孿生的初生嬰兒入海，只道出了海，便能逃過追踪，却不料被兩個后軍即時趕到，那公主的夫婿立即喪了命，兩個后軍本還想手下留情，將公主押回古墓，那知……」

「來了那婕妤，救了公主，並救回一個嬰兒。」

瀟湘子凝視着他，道：「你知道，我一點也不驚奇，因爲，那嬰兒即是夷姝，而天魔女是另一個。」

蕭郎道：「我不過是猜想，並且想到，你奉派出谷，不僅是爲了選覓夫婿，亦爲了要查那公主與婕妤的下落。」

瀟湘子道：「那婕妤救了玉姬公主之後，谷中長老再次派出人來追查，竟然連那婕妤亦失去踪跡了，谷中人這二十多年來，自是惶急不安，一日不尋獲，豈能安心。」

蕭郎心中一凜，道：「從此，被派出谷的，自要加倍小心挑選了，於是，選中了你？」

「我被選中，因爲我上有慈親，下有弟妹，不怕我不返回古墓，還有……還有蕭郎大哥哥，不瞞你說，我是忠誠的后軍之後，當年派出來追尋玉姬公主的，不是別人，就是我爹，我爹爹未能將玉姬公主按律處死，一念之仁，要押解她回古墓，不料被救走了，是以愧對谷中人，我這個作女兒的，自當完成任務，不能令老爹抱愧終生。」

蕭郎心中涼透了，道：「當年兩位后軍，尚且不能完成的任務，憑你一人之力，你以爲能完成麼？即使尋到了那玉姬公主和婕妤？」

瀟湘子頭兒一揚，眉兒高高地挑了起來，道：「蕭郎大哥哥，九嶷古墓，盤谷桃園？若然鬥狠爭强，沾染血腥，豈不違了舜帝禪讓謙仁的古訓，又豈能配稱桃園？古墓武功，不錯，有異於中原武林，但亦遵古訓，王道而不霸道，環繞盤谷，懸崖壁立，而且崖高百仞……」

「是以盤谷中人，剛會走路，便已修練那走壁功夫了，是以人人輕身如燕。」蕭郎想當然，道：「而且，盤谷之下雖四季溫暖如春，高處倒有一半時日，被冰雪所封……」

「孩童嬉戲，必也以走壁擲雪球爲戲。」

「蕭郎大哥哥，你眞聰明絕頂，好像一切都親眼見到一樣。」

蕭郎恍然道：「我有些明白了，九嶷飛花，不僅是手若簪花，而且是從飛雪花中悟出奧玄，那雪花被眞力催發，飛出必已消溶無形，雪花已非花，何況已溶解，是以花非花，雪也非雪，但眞力却有所凝聚，而眞力本無形，是以能隔空傷人於無形。」

瀟湘子道：「這番你却猜錯了，既然古墓古訓，王道而非霸道，是以制人而不傷人。古墓盤谷，之所以數千年不爲世人所知，不僅嚴防外洩，亦嚴防外人闖入，一經發現……」

「九嶷飛花，便令闖入者失去知覺，知覺回復時，已在山外了，恍如從夢中醒來。就像……就像昨晚一般，夷姝把你從我懷中換去了，我豈僅失去知覺，而且不知會失去知覺，啊呀！難道：凝結的不僅時間，還有我自己。」

瀟湘子道：「這就是九嶷飛花的玄奇處，凝結的不僅是時間，不僅是知覺，而是受制的人，連生命也凝結了，蕭郎大哥哥，每年三月六日，是何節日？」

「驚蟄！啊！一切冬眠的寒蟲，在這一天中甦醒過來？你是說，一旦受制於九嶷飛花，人也像寒蟲一樣，陷入冬眠的狀態？」

「你忘了，長年積雪凝冰，雪亦成了玄雪，冰亦成了玄冰，自是奇寒無比，是以花飛九嶷，眞力亦成了玄寒氣，你昨晚之所以很快醒來，我之所以浸在水中長達兩個時辰，而未喪命，便是那夷姝功力尚淺，我們雖着了她的道兒，不過一時大意而已，她也只能令我們短暫失去知覺。哼！豈僅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而且知道那玉姬公主藏身之處，必也長年積雪冰封，否則也練不成九嶷飛花。」

瀟湘子面對他了，面上也像凝雪冰封，道：「蕭郎大哥哥，我不瞞你，我既奉命查訪玉姬公主的下落，自也傳授了能克制玉姬公主的玄功。」

「何況你本就是執掌古墓戒律的后軍之後。」

陡然間，曹娥江水閃鱗光，小舟又復蕩漾，岸樹籠煙，岸邊遠處，處處昇起了農家的炊煙，周遭現實，又復有了存在。

敢情和瀟湘子相對的時刻，時光非但不凝結，而且駕着輕快的羽翼飛翔，眞如飛而逝，竟又是日落西山。不僅她如花的嬌俏令人醉，從古說到今，道古墓，話盤谷，更令人迷，黃昏的脚步，已靜悄悄溜到了身邊來，蕭郎竟也無覺。

現下，不僅周遭現實又復存在了，而且他的心兒在下沉、往下沉，道：「香妹妹，那麼，你眞要，眞要把玉姬公主擒回古墓？」

「還有那婕妤。」她面上凝結的寒冰一些兒也沒消溶，而且連她那情波蕩漾的美目，也凝結了，不再美目盼兮，而是在落日的餘暉中，閃耀着令他爲之心寒的寒光。道：「還有，教那魔女見識一下九嶷飛冰花。」

「香妹妹，」蕭郎怯生生，道：「若是我……」他本想說不許，但立即又改了口，道：「若是我求你，求你放過那玉姬公主呢？」

「你忘了我爲何而來？」

蕭郎輕輕地，溫溫柔柔地，把她

撲到懷中來，無限柔情愛戀地說道：「你不已找到了我，你已是我的人了。我的香妹妹，你既已是我的人了，當知出嫁從夫，啊！你……」

瀟湘子掙脫了他的懷抱，竟然變了臉色。

「住口！」

除了提及那夷姝外，這還是蕭郎見她如是慍怒。為何一句出嫁從夫，竟令她慍怒如此？

瀟湘子哼了一聲，道：「三從四德，乃是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的孔丘的腐朽之說，今而後，休在我面前提起，你已知我從何處來？」

「古墓。」

「任他夏禹與商周，秦漢又隋唐，我古墓之中，仍是堯天舜土，那夏禹不但家天下，遺禍萬代，更首倡『嚴父配天』之說，端的令人髮指。你可知自黃帝軒轅而至虞舜，只有牝牡、只有雌雄，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是為天下母，自夏禹之朝以嚴父配天，始有男女之稱。」

當眞，堯舜之前，乃是母系氏族，貴食母，為天下母，只有牡從牝，雄從雌，自夏嚴父配天，男權始盛。而後有周公而孔丘的制禮，那古墓中仍是舜土堯天，只有牝牡雌雄之分，那有男女之別，若有，那不過是本性、天性而已，無周公，更無孔子，只會發乎情，不會止乎禮，其實壓根兒就無禮，當然也不會矯揉造作，有的只是更近生物的本能，自然的天性，不怪這瀟湘子恁地可愛了，原來她是自然的女兒。

且慢，那麼，那夷姝又豈能說她是放浪，更不能指責她是淫蕩了，牝雌善妒，本是天性本能，愛而情生，發乎性，不造作矯揉，又怎能說她大膽妖邪？

瀟湘子坦言出古墓來覓選夫婿，他不以為恥為羞，夷姝雖非生長古墓，但可是古墓後代，亦與世隔絕，她卻視人家對他的一見鍾情，繼而糾纏不休，為放浪、為淫蕩，其實，分別只在他一見就喜歡瀟湘子，就愛她而已。

天色暗下來了，江上烟波生，暮靄又蒼茫，不，他一定要阻止，玉離宮主不返古墓，那麼，只是為情而已，豈就該死，何況不會放過天魔女和夷姝，那婕好又何其可敬。他不知也罷了，既然知道了，豈容許瀟湘子把古墓的戒律強加於她們。

夜幕一低垂，夷姝就會被引來了，當然，第一個遭殃的就是她。

他不許，既然不能說服瀟湘子，剩下來的法兒，就只有一個，瀟湘子看不見他眼珠兒在轉，蕭郎心下已打定了主意。

她不過是掙脫了他的摟抱，從他懷中坐起身來，卻並未離開他的懷抱，蕭郎忙又輕輕柔柔地，無限柔情蜜意地把她摟過來了，道：「但我也是你的人了，難道不是麼，那孔丘之言當眞腐朽，香妹妹，我只是……只是一刻……甚至，只是一瞬間，也不願你離開我，一瞬也不願分離。」

他感覺得到，她的身子柔軟了，軟綿綿，現在，軟玉溫香又在他懷抱。

就是這個主意，她是后軍之後，為玉離宮主而來，既說夷姝的九疑飛花只不過是皮毛功夫，她必已得到古墓的絕學眞傳，那麼，除了情緣，是再沒有別的法兒能綁住她的了。

天在黑下來，黑下來了，難怪昨晚她會着了夷姝的道兒，再又入他柔情蜜意的懷抱，她的身子立即就柔軟了，軟綿綿，而且，眼兒又閉上了。

夷姝隨時隨刻都會現身出來，沒法兒了，他非狠起心腸來不可。

「睡吧，香妹妹，」他伏下頭去，在她耳邊說：「甜甜蜜蜜，睡一覺兒，一覺睡到大天亮。」

他的撫愛的手，在她身上游移，情愛的手原是溫暖的，待她覺出他的手溫暖得有異時，晚了，她已漸漸，漸漸地入了夢鄉。

他無限憐愛地把她緊摟了一下，他笑了，在夜幕低垂的煙波江上，他的眼睛明亮了起來。說道：「香妹妹，我可不會九疑飛花，不會令時光凝結，抱歉，但我却能令你甜甜蜜蜜地睡一大覺，睡啊，待你醒來，樹上的鳥兒就會為你歌唱，那些為你開放的花朵兒，就會因你的美麗而羞紅。」

原來，他的撫愛的手，把逐漸增加的眞力，透入她的睡穴，那樣毫不着痕迹，漸漸地，閉了她的睡穴。

慚愧，她那樣愛他、那樣信任他，那知，她却着了他的道兒，雖然那道兒也充滿了愛。

她實在太可愛、太天眞了，自幼生長在與世與人無爭的古墓，何曾知道人世間有太多虛詐奸險，雖有一身古墓絕世武功，却毫不知警惕，一連兩晚，都輕輕易易着了人家的道兒。

蕭郎不敢怠慢，把她抱入艙中，小舟太小，如何能隱藏？有了，取出船帆，她是那樣嬌小，用船帆把她一裹，堆在船艙一角，前後一看，一點兒痕跡也沒有。

那夷姝今日晨早說，三更時候必回來，昨晚，她不也是差不多三更以後的時刻，現在，蕭郎有暇來想了，假定前日他被送回小舟，夷姝偷下離恨天，躡踪而來，這就是他甦醒來時，夷姝已在舟中之故，但一聞簫聲召喚，立即變了臉色，慌忙走了，那召喚她的人，必也是她所怕的人，除了她娘玉離宮主，當然只有一個婕好。

蕭郎簡直像親眼見到的一樣，那、婕好把他和天魔女接引上玉離宮，必也是親自把他送回小舟來，猜不出的是夷姝是同行，還是尾隨而來，總之，被那婕好發覺她溜上蕭郎的小舟了，必是如此，更不明白的是：既已召

回了夷姝，為何不立刻回轉離恨天？

可是綵舟因故在隱蔽處停留？是以那夷姝趁夜深綵舟中人不覺，又偷偷溜了出來，顯然這天不怕、地不怕的魔女，怕極了婕好，是以天色一明，又慌忙走了，聽說三更時候來尋他，當然是想故技重施。

蕭郎搖了搖頭，也緊皺了眉頭，為何那綵舟不返玉離宮，何故在此停留？

現在，他倒盼望夷姝這魔女早點前來了，玉兔已東昇，但估量也不過才二更時候，還得等一個更次，有瀟湘子相對，時光的腳步何其輕快，現在，那東昇的月兒，為何不快快昇到中天？

沒有了瀟湘子暗中運功催舟，那本是逆流而下的小舟，現在順水漂流了，漂往下流頭的海口。

一時間，蕭郎沒了主意，他怎知綵舟泊在何處？

「蕭郎大哥哥。」

坐在船頭上的蕭郎跳了起來，只有瀟湘子才恁地呼喚，難道……

小舟無人駕駛，本已晃蕩，不過是隨波晃蕩，他這麼霍地跳了起來，那會不一陣劇晃？忙不迭一沉馬步，足墜千斤，穩住了小舟。

忑怪！月光斜映艙中，船帆裹着的瀟湘子分明沒有動彈？

其實他身在船頭，目光不自覺時刻都瞟着艙中，別說瀟湘子已被他閉住了睡穴，酣睡不會醒了，即使她運內力衝開穴道，他也能發覺的。

是了，他笑了，無限柔情蜜意地笑了，瀟湘子雖被裹在船帆裡，但她那笑臉，她那美目流波，却無處不在，江上的煙波裡，夜空中，甚至面前。

可愛的、香香的妹妹，她笑了，既然無處不在，耳邊彷若聽到了她的甜甜的呼喚，那又何奇？

他閉上了眼睛，又坐了下來。

「蕭郎 大哥哥。」

啊！那呼喚聲不僅又在耳邊，而且，又投入他懷裡來了，想不到天劍風流的蕭郎，竟對她迷戀到這個地步，這是幻想嗎？幻想覺也感覺得出那懷中的軟玉溫香。

別睜開眼睛，既然幻想也風流，那麼美，為何不留住這幻想。

「我知道，你會等我的，你來江上等我，我知道。」

蕭郎從幻想中醒來了，渾身一震，但被緊緊地抱住了，跳不起來。

「你，不是……你是……」

「不是？甚麼不是呀！難道你不是來等我的，咱們不是約好三更見？」

是夷姝！竟是這個神出鬼沒，來無踪，去無影的魔女！

蕭郎倒抽了口涼氣，當眞，他不是在等候，而且盼望她來嗎？如今，她不但來了，而且又投入他懷抱，天劍風流的蕭郎，竟會駭然心震。

他駭了一跳，待發覺她並不知有瀟湘子，才定下心來道：「你不是約好三更天來相見麼？」

「我想你呀！」夷姝從他懷裡抬起頭來，嗯了一聲，說：「難道你想我早早來相會，蕭郎大哥哥？」

「你叫我甚麼？啊！原來是你叫我。」

「你那個小兄弟不就是這麼叫你？」

蕭郎耳邊又響起了瀟湘子的呼喚：「我還是叫你蕭郎大哥哥。」是了，昨夜這魔女溜上小舟時，瀟湘子正這麼叫他的，顯然被她聽了去。好險，幸好他快了一步，閉了瀟湘子的穴道。

蕭郎忙道：「快坐起身來，我有話說。」

「不。」把頭兒一埋，反把蕭郎摟得更緊了。

蕭郎肅容道：「不錯，你聽清楚了，我等你來，是要告訴你，你們那玉離宮已大禍臨頭，快告訴我，你們的綵舟現在何處？那位婕好何在？」

夷姝聽他話聲既冷且厲，不由一怔，放開手，坐起身來了。道：「該死的婕好，若被她知道我溜出來會你，我才是大禍臨頭。」

「我是說玉離宮，你即刻走，去告訴那婕好，稟告玉離宮宮主。」

「你！是說眞的？啊！」

蕭郎驀覺眼前一暗，夷姝已跳了起來，一旋身，已躲在蕭郎背後。

原來是那婕好不知從何而降，落在他面前，顯然是躡踪夷姝，隨後而來的，顧不得斥責夷姝，道：「蕭公子話必有因，請告其詳。」

蕭郎道：「正苦無從尋你，你來得好，你當然知道九疑古墓！」

那婕好登時色變，道：「你……你端的是甚麼人？奉宮主之命，昨日送你回到這曹娥江上來，我就覺得……」

「可是覺得我可疑？」蕭郎道：「故爾暗中查看，停舟不返離恨天，啊，我明白了，故爾你任由這夷姝向我糾纏不休。」

那婕好道：「在玉離宮中，她不已向你糾纏不休，是以帶她前來，由她明裡查探，豈不是不着痕迹，你說，你分明不是古墓中人，你又怎知九疑古墓？」

那婕好已是手若瞀花，蕭郎可知道九疑飛花的厲害，還好，這婕好知他不是古墓中人，亦非來自古墓，且顯然不把他放在眼裡。

他道：「東海白娘子可知道在下的來歷，是以託我照顧她的徒兒天魔女，並囑我為她作伴，不過是怕她嫉惡如仇，因而濫殺無辜，既知天魔女為尋訪生身之母而來中土，又豈能不相助？」

婕好道：「你所說果然不假，否則我離恨天、玉離宮，與世隔絕，豈會接待你！」

（未完・六）

上文提要：歸駝子從峨嵋派高手劍下救走方玉琪，方玉琪却誤會他是殺師兇手，舉劍向他刺去，後經歸駝子解釋，方玉琪才相信兇手另有其人，可惜歸駝子突被金楓所襲，知無生望，遂把畢生功力貫輸給他，還贈他「鐵掌銀鈎」，才含笑而終；方玉琪在九華山撲了個空，與剛出遠門的師叔緣慳一面，最後漫無目的地來至一個鎭甸，在一間酒館內遇上三名對店伙叱喝的惡漢……



陳瑜·文　可飛·圖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雪蓮情

途中拔刀相助　深山結得知交

店伙嚇了一跳，沒命的應是，三腳併作兩步，如飛般退了下去。

這三個人口中嘰嘰咕咕的說着，但三雙賊眼却一直骨碌碌的在紅衣女郎身上打着轉兒。

方玉琪聽不懂他們說些甚麼，可是瞧着他們那副色迷迷的模樣，心中不禁有氣。

但紅衣女郎却落落大方，處之泰然，一會工夫，用罷飯菜，她那纖纖玉手掠着鬢髮，還整了整斜插在鬢邊的一朵嬌紅桃花，嬝嬝婷婷地站起身來，把一錠銀子往桌上一放，衝着方玉琪咧齒微笑，翩然往門外走去。

臨去秋波那一轉，方玉琪心中又是驀地一跳，幸好她這微笑，除了自己，沒有第二個人瞧到，否則豈不更加難為情？

「咳！尤物，尤物，眞是甜心兒！」

三人中的老大失魂落魄似的大嚷。他身邊兩個青年也忍耐不住，齊聲道：「大師兄，咱們……」

老大點頭道：「好！咱們也走。」

「桃花樹下死，做鬼也不寃！」

另一張桌子有人陰聲而笑！

三人中的老大突然目射兇光，沉聲喝道：「是誰找死？」

「就是本公子！」

方玉琪依聲望去，原來自己右方不遠的一張桌上，坐着一個年約二十三、四歲的錦袍公子，此人生得秀眉朗目，瘦削臉上，白中泛青，他說話的神態極為倨傲，十足的像個紈袴子弟！

老三嘿道：「小子，眞有你的，咱們還有急事，就要趕路，你叫甚麼名字？」

錦袍公子不屑的瞥了他一眼，並未作答，緩緩從袖中抽出一支一尺來長黑黝黝的鐵筆，篤的一聲，隨手向桌上一擱，便自顧自的喝起酒來。

老三臉色倏變，驚道：「生死筆！」

老大冷哼道：「他是鐵筆生花錦袍公子！嘿嘿！兄弟墨石英，這是敝師弟西門通、何不凡，閣下在此地出現，自然不會無事而來，咱們就在黃山見面好啦！」

錦袍公子瘦削的臉上微微一哂，道：「墨老大有意，本公子自然必到。」

墨老大一揮手，三人會賬就走，三匹駿馬蹄聲得得，由近而遠。

方玉琪覺得奇怪，那錦袍公子叫甚麼鐵筆生花，瞧他們口氣，好像是約地比武，但何以只說地方，不說日期？

心中想着，忽然聽到店伙驚叫起來。

方玉琪依聲望去，原來方才紅衣女郎坐過的桌上，她隨手放置的一錠銀子，竟有一半嵌入桌面，店伙拿了半天也拿它不出。

錦袍公子此時已緩緩走近，用食指輕輕在桌角上一彈，說也奇怪，那錠有一半深陷在木頭內的銀子，隨着他的食指一彈，托地跳了出來！

店伙連連哈腰，錦袍公子會過酒賬，也揚長出門而去。

方玉琪瞧得又是一楞，暗想原來那弱不禁風的紅衣女郎也是個會家，自己當眞看走了眼，尤其這錦袍公子顯露的這一手內家眞力也非同小可，江湖上當眞到處都有能人。

他一想到紅衣女郎，心中不由又起了一絲漣漪，巴不得趕上去再瞧上一眼，其實，也許人家早已走遠了。

「哈也！」

忽然有人打了個呵欠！

方玉琪正好起身會賬，順眼望去，那是身後角落上，一個身材瘦小的道人，雙手捧着藥箱，伸了個懶腰，站起身來。

敢情他方才伏在桌上打盹，是以自己並沒瞧到，此時目光和他一接，只覺他縮着一顆亂髮蓬蓬的腦袋，向自己咧齒而笑，他的兩顆小眼珠神光如電。

方玉琪心頭大感驚奇，瞧這不道不俗打扮的瘦小老頭，分明也是個內家高手，自己一日之間，竟然遇上這許多不凡的江湖人物！心中想着，不由又多看了一眼，這才往門外走去。

「哈哈！這叫做『筆墨之爭』，禍福無門，唯人自召，這種狗打架，不去看也罷！」

方玉琪只覺他說的「筆墨之爭」，好像是指方才那場事，又好像是對自己而言，心中想着，人已跨出店門。

小鎭上炊烟四起，牛羊回村，先自己出來的三批人，早已走得不見影子！

但却有一個影子還佔據在他腦海之中，她明眸皓齒，頷首輕笑，清清楚楚的猶在眼前！

雖然當着她的面，自己連看也不敢多看她一眼，但此時却感到忽忽若有所失。

走出小鎭，天色已經昏黑，他因為自己住不起客店，就不想進城，心想在城外找一座破廟或者涼亭過夜，反正自己一路上都是如此，有時找不到廟宇，還可在大樹下打盹呢，習慣了也就不覺得苦。

何況，自從歸駝子臨死之前，把一身功力轉輸到自己體內之後，從沒感到露宿的寒冷和困倦！

正當他低頭徐行之際，忽然路旁人影一閃，鼻孔中聞到一陣清香！

「啊！你果然來了！」

銀鈴般的聲音鑽進耳朵，方玉琪驀地一怔，抬頭瞧去，是她！

俏生生站在自己身前，含情輕笑的，不是她是誰——酒店中和自己點頭的紅衣女郎！

她，好像是有意在路旁等候自己，那麼，她當眞認錯了人？

方才方玉琪一路上還想着她呢，雖然自己只和人家見過一面，連姓名都不知道。但這時一見了面，不禁又臉紅心跳起來，口中吶吶的道：「原……原來是姑娘……」

他不知姑娘下面該說些甚麼。

紅衣女郎瞧着他這副模樣，不禁掩口格格一笑，說道：「你這人很老實，嗯……還是初涉江湖，是嗎？」她不待方玉琪開口，接着又道：「我方才還要了一陣三隻大狗熊呢，不然，眞等死人啦！」

方玉琪平日裡從沒和異性接觸過，如果在懷玉山莊碰上的那個穿紫紅棉襖的少女算是第一次的話，那麼，今天該是第二次和異性說話了！

聽紅衣女郎的口氣，果然是在等候自己，他心頭又是一陣猛跳，暗忖原來自己猜得不錯，她一定認錯了人，自己應該問清楚才對，這就略為定神，抱拳道：「不知姑娘等的是誰？」

紅衣女郎被他問得粉臉微酡，輕輕的道：「這裡除了你，難道還有第二個人？」

方玉琪怔了一怔，又道：「不知姑娘……有何見教？」

他本來想說「不知姑娘等候在下，有何見教？」但話說了一半，覺得不妥，臨時才把「等候在下」四字略去。

紅衣女郎嗤的笑道：「我瞧你像是初出師門的小弟弟，而且也是到黃山去的，才想問問你，要是你見疑的話，我先走好啦！」

說畢，嬌軀一轉，裝出要走的神氣！

方玉琪以為自己言語不愼，開罪了她，心中一慌，連忙陪笑道：「姑娘請留步，在……在下不是這個意思。」

紅衣女郎剪水雙瞳瞟了他一眼，笑道：「那你是甚麼意思？」

方玉琪被她問得俊臉飛紅，囁囁的道：「在下……不知姑娘是甚麼人？」

紅衣女郎道：「我想先問你呢！」

方玉琪道：「在下姓方，草字玉琪。」

紅衣女郎道：「還有呢？」

方玉琪楞道：「還有？不知姑娘要問在下甚麼？」

紅衣女郎笑了笑道：「譬如說，你家在那兒？師傅是誰？」

方玉琪黯然搖了搖頭，道：「在下沒有家，先師道號蒼松子！」

紅衣女郎哦道：「原來你是崆峒派的！」

方玉琪當然知道恩師原是崆峒派的掌門人，但他老人家從沒說起過崆峒，對自己也只說是天台派，好像極不願提起以往之事，只在他老人家臨終時的那封遺書上，才說出崆峒派來，其中緣故，方玉琪一點也不知道。

此時一聽紅衣女郎說他是崆峒派，不由搖頭道：「不！在下是天台派的。」

紅衣女郎微微一愣，忽然點頭道：「蒼松子老前輩遷居天台，說是天台派，自然也無不可。」

方玉琪瞧她神色，好像臨時改口，心中也不由一動，對方年紀比自己大得有限，江湖掌故，倒好像知道不少，心中想着，一面反問道：「那麼，姑娘現在該妳……」

「我……」紅衣女郎底下的話還沒有出口，忽然側耳一聽，急急的道：「唔！那三隻大狗熊又找來了，我們快到林中躲一躲！」

方玉琪自從得到歸駝子的數十年功力，耳目何等靈異，遠處一陣急促的馬蹄聲，他比紅衣女郎聽到得還早，只是沒有在意罷了！

這紅衣女郎要自己一同到林中去躲，不由激起了他倔強的個性，心中大不以為然。

紅衣女郎話說出口，見方玉琪還是一動不動，不禁柳眉微皺，柔聲說道：「小兄弟，你眞是名師出高徒，我不是說你怕了人家，因為……因為你初走江湖，能不照面，還是不照面的好，犯不上和這種人結樑子，來！別倔強啦！」

說話之際，蹄聲已逐漸接近，她不容方玉琪開口，纖手一伸，已牽着方玉琪的手，縱身往林中掠去！

方玉琪從來沒有和女孩子牽過手，這時經紅衣女郎伸手一握，只覺對方滑膩溫軟的掌心傳來一陣眞氣，提住自己身子，往前飛馳。

這敢情是紅衣女郎怕方玉琪輕功不夠高明，才用力帶他同行，免他落後。

這下，她可輕估了人家，身子縱起，只覺手上輕若無物，那像拉着一個人同飛？不由心中大奇，暗想憑自己的輕功，在江湖上已算罕見，原來他也不弱呀！

兩人同時落地，紅衣女郎呵氣如蘭的道：「小兄弟，你的輕功着實不弱呢！」

方玉琪和她貼身而立，脂香微度，一顆心早已怦撞得快要從口腔裏直跳出來！

這時差幸天色已黑，密林中更幽暗得伸手不見五指，不然的話，一定可見他一張俊臉比鮮血還紅，口中也更是木訥，囁嚅的道：「在……在……下……」

突然一隻香噴噴、軟綿綿的手掌，一下掩住自己的嘴唇。

紅衣女郎在耳邊「噓」了一聲，輕聲說道：「別出聲，他們來啦！」

一陣急驟的蹄聲，縱馬急馳之際，突然勒住馬韁，所發出的「希聿聿」馬鳴之聲，同時響起。

方玉琪也從迷糊之中陡然驚覺！

縱目瞧去，只見馬上果然是酒店中見過的那三個漢子——墨石英、西門通、何不凡！

他們三人似乎還沒有黑夜視物的能耐，六道目光向四面亂搜了一陣，只聽何不凡怒道：「大師兄，小弟方才明明瞧到這裡有影閃動，一時怎會不見了？」

西門通接口道：「這丫頭十分滑溜，哼！抓到她，非要整她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可！」

墨老大十分暴燥，滿臉怒容，揮手道：「這丫頭逗着咱們，繞了一個大圈，可能就躲在這座林中，咱們搜！」

方玉琪猶疑了一下，劍眉斜剔，俊目射出迫人異彩，問道：「他們是誰？」

紅衣女郎輕聲道：「你可知武林中有位惡道人墨無為嗎？他們就是他的徒兒，那為首一個還是惡道人的獨生兒子！」

惡道人墨無為，方玉琪自然聽師傳說過，那是和歸駝子齊名的四惡中人！

他們說話雖然極輕，但墨石英果然不愧是惡道人的傳人，雙目覷林，冷喝道：「林中何人？」

「在下！」

方玉琪人隨聲出，墨石英只覺眼前一花，人家一個劍眉星目的少年，已無聲無息地落到自己面前。

心中不禁一驚，急忙疾退三步，縱聲笑道：「原來是你！」

他「你」字才堪堪出口，嘶！又是一條人影，倏然從林中飛出，嬌聲說道：「小兄弟，這三隻大狗熊，還是讓我來打發吧！」

紅衣女郎乍一現身，墨石英立即面帶獰笑，右手微提，彈出三縷寒光，直向方玉琪面門射去，口中喝道：「小子，你倒佔了頭籌，艷福不淺。」

他一對面便下辣手，話未說完，暗器已到了方玉琪面前。

方玉琪不禁雙眉陡豎，右掌吐勁，把襲來的暗器一舉震落。腳下一點，身形驟進，左手一探，五指箕張，直往墨石英右肩抓去！

他這一下使的，正是歸駝子「鐵掌銀鈎」手法，快捷無比。

但墨石英乃是四惡中惡道人墨無為的傳人，武功早得乃父眞傳，江湖上只要提起鬼爪墨石英，誰不聞名變色？

此時，眼看方玉琪一掌拂落自己三枚「奪命飛芒」，如鈎左手又向自己抓來，心頭一凜，身形原式不變，橫飄八尺，耳中聽到「嘶」的一聲，自己右肩一片衣服已對被方撕下。

墨石英心中大感凜駭，暗想這小子身手不凡，該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自己怎會從沒聽人說過？

他心中一陣驚疑，雙目一翻，射出陣陣煞氣，一步步向方玉琪走近，喝道：「小子，你是何派門下？」

方玉琪劍眉一軒，冷冷的道：「你出手暗算之時，怎不先問問人家門派？」

墨石英冷笑道：「中原五大門派還嚇不倒我姓墨的，我是因你出手看來眼熟，才問上一聲罷了，你自己估量估量，要是識趣的話，報個師承，快快滾開，墨老大一擊不中，照例任人逃走。」

方玉琪縱聲笑道：「要是在下不識趣呢？」

墨石英冷笑道：「那還不容易，三招之內，送你回姥姥家去。」

方玉琪朗笑道：「三十招，方某也決不推辭！」

紅衣女郎雖然親眼目睹方玉琪出手神妙，一下抓破對方衣服，但擔心他到底是初出師門，也許方才鬼爪墨石英太過輕敵。此時一見方玉琪居然敢向鬼爪墨石英挑戰，心頭一慌，叫了聲：「小兄弟……」

墨石英已嘿嘿陰笑，身形倏進，右手一探，往方玉琪當胸抓去！方玉琪可並沒有避讓，等他右手離胸前快到一尺光景，突然左手一翻，五指如鈎，猛扣對方脈門，右手呼的一掌，向墨石英右肩拍出。

紅衣女郎鳳目圓睜，本擬出手相助，此時眼看方玉琪這一抓一掌，不但疾逾閃電，招式怪異，而且拿捏得宜，配合精妙，她一時不禁瞧得出神。

墨石英外號鬼爪，自然爪上功夫有他獨到之處，但他想不到自己善於用爪，如今却被對方用爪反扣自己脈腕。

這一着奇譎多變，已夠令人驚訝，那知對方右手一掌從腕底上切，更是出奇！

不，掌根吐勁，內力拂拂，勁氣十足，這一招兩式，竟然使人有頗難化解之感！

墨石英不禁大為驚凜，這小子果然有點來頭！

心中想着，右掌一沉，雙臂倏張，身形後退半步，但一退之後，立即欺進，兩股隱挾陰勁的爪風又已逼到！

他身形側進，其快如風，方玉琪再要躲閃已嫌不及，急切之間，左手一收，切出右掌，劃了一個半圓，呼的向前推出！只聽「啪」的一聲，方玉琪感到右腕一震，身不由主的後退了一步。

那不可一世的鬼爪墨石英竟被一股純陽剛猛之勁，震得腳下踉蹌，一連退出三步之多。

他強抑滿心震駭，雙眼一霎不霎的瞧着面前這個在江湖上無藉藉名氣的少年發怔。

突然，他又陰嘿一聲，腳下一頓，身形拔起三丈來高，在空中翻了一個觔斗，頭下腳上，雙爪箕張，宛若飛鷹攫兔般，往方玉琪當頭撲下。

這敢情是鬼爪墨石英的殺着了，人在半空，空氣震蕩，發出嗚嗚厲嘯，一丈方圓，全籠罩在陰寒爪風之下！

方玉琪瞧到對方這份聲勢，也不禁微生怯意。

但這時那還容他考慮，猛吸一口眞氣，功運雙臂，身子一挫，左鈎下沉，右掌上托，使了一招「柱地擎天」。

雙方動作都是奇快無比，轟然一聲，方玉琪只覺壓力奇重，下盤一個支持不住，屁股往地上坐去！

再看墨石英，一個身子凌空震飛出一丈來遠，他借勢連翻兩個觔斗，落在地上，還後退了兩步，方始站住！

一張本來黝黑的臉上，此時色若猪肝，敢情被方玉琪這掌震得有點血氣翻騰，歇了一歇，才狂笑道：「好小子，原來還是駝子老鬼的徒兒，你報個萬兒，咱們後會有期！」

方玉琪劍眉斜剔，怒道：「記住了，小爺方玉琪，你要找我的話，隨時候教。」

鬼爪墨石英嘿了聲：「好！」向西門通、何不凡一揮手，躍上馬背，絕塵而去。

就在三人騰身上馬的同時，方玉琪隱隱聽到林中有人嘆息了一聲：「可惜！可惜！一塊上好材料，竟會落入四惡中人手裡。」

方玉琪聽得微微一怔，這分明是酒店中那個手捧藥箱，非俗非道的瘦小老頭的聲音！

他好像在說自己，上好資質，不該拜在惡窮神門下，敢情他和墨石英都當自己是歸老前輩的弟子，而且聽他口氣，似乎不值歸老前輩的為人。

呀！歸老前輩曾經感慨地告訴過自己：「老夫惡名滿天下，其實捫心自問，無怍於天。」

他老人家絕對不會欺騙自己，一定是有些自以為名門正派的人，排除異己，有了先入之見。

本來麼，武功門派，那有甚麼邪正之分？行之正則正，行之邪則邪，難道名門正派之中，就沒有為非作歹之人？

他心念轉動，目光不期然地往發聲之處瞧去。

「小兄弟，你眞行，居然把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鬼爪墨石英嚇跑了！」紅衣女郎不知何時，早已俏生生的站在身邊，含情脈脈地含笑着。

方玉琪微一怔神，忙道：「在下微末之技，沒叫姑娘見笑！」說到這裡，忽然話題一轉，含笑又道：「在下還沒有請教姑娘尊姓？」

紅衣女郎嫣然笑道：「我叫呂雪君！」她幽幽地說着，腳下緩緩的向一塊大石走去，一面又道：「小兄弟，你方才連接鬼爪三招，要不要坐下來休息？」

方玉琪身不由主的跟了過去。

呂雪君落落大方的在石上坐下，還讓出一半，意思是要方玉琪與她共坐。

方玉琪躊躇了一下，並沒有坐下。

呂雪君掠着鬢髮，微微一笑道：「你這人是怎麼的？難道怕我吃了你？還不坐下來好談！」

、方玉琪可從來沒有和女孩子併肩兒在一起坐過，心中雖然作難，但人家姑娘家還大大方方的毫無顧忌，自己一個男人倒反而忸怩起來，豈不被她見笑？當下便鼓着勇氣，也在石上坐下。

呂雪君瞧着他惴惴不安的模樣，噗嗤笑了一聲，問道：「小兄弟，你不是說你是天台門下麼？方才墨石英怎會說你是惡窮神的弟子呢？」

方玉琪神色一黯，道：「師傅在三個月之前，已經死了！」

呂雪君「啊」了一聲道：「所以你就改投惡窮神門下？」

方玉琪搖了搖頭，道：「歸老前輩也死了！兩位老人家都是被人殺害的。」

呂雪君微微一愕，杏眼圓睜，訝異的道：「蒼松子和惡窮神兩位老前輩，在武林中已是數一數二的頂尖人物，怎會被人殺害？那又是誰？」

方玉琪搖搖頭道：「在下也不知道。」

呂雪君妙目一轉，又道：「那你知道他住在那裡？」

方玉琪依然搖頭道：「在下也不知道。」

呂雪君秀眉一皺，不樂的道：「你不肯告訴我？」

方玉琪苦笑道：「到目前為止，在下眞的不知道仇人是誰，不過，在下相信總有找到的一天。」

說着，就把師傅仙逝，自己奉遺命下山，一直到歸駝子身中「摧心掌」為止，一字不漏的說了一遍。

這一段話，直聽得呂雪君不住點頭，她等方玉琪說完之後，沉思有頃，喃喃的道：「解散五大門派、摧心掌！我從來沒聽人說過啊！哦！小兄弟，你把你收藏的那片紅葉，拿出來給我瞧瞧好嗎？」

方玉琪依言，從懷中取出那片金邊丹楓，遞了過去。

呂雪君趁着月光，反覆瞧了一陣，才交還方玉琪收起，一面說道：「我從小跟隨師傅，走遍名山大川，這種金邊丹楓，倒還是第一次看到！不過，據我猜想，這人既然限期要五大門派解散，可能另有陰謀和稱霸武林的雄心，稍假時日，一定會在江湖上露面，小兄弟，到時我一定會助你一臂之力。」

方玉琪瞧她一口一聲「小兄弟」，叫得甚是親熱，尤其這份爽朗豪氣，不讓鬚眉，而且江湖經驗也極為老到，心中大是感佩，忙道：「姑娘盛意，在下甚是感激，只是報仇之事，在下不願假手他人。」

呂雪君道：「我不過是幫你啊！自然還是由你親自動手報仇。」

她說到這裡，忽然翠眉一揚，回頭笑道：「小兄弟，不是你說，我差點忘了，這次黃山之事，說不定她也會來呢！」

方玉琪給她沒頭沒腦的一說，忙道：「呂姑娘說誰會來？」

呂雪君的纖指往方玉琪鼻尖上一指，眨着大眼睛笑道：「就是害死你師傅和樊太公、歸駝子的仇人呀！」

方玉琪為之一楞！

呂雪君又道：「對呀！她一定會來，因為……噫，你不是也到黃山去的麼？」

方玉琪搖搖頭道：「在下不知道黃山出了甚麼事。」

呂雪君奇道：「你沒聽江湖上說過？哦，不是你方才說起十年前的那段故事，我也不知底細呢！事情是這樣的，前幾個月，江湖上忽然傳說一位少林寺的師父，無意之中在黃山一處山澗裡得到一柄金透，啊！你知道金透是甚麼？」

方玉琪搖了搖頭，呂雪君笑道：「你隨身不是帶着長劍嗎？透和劍差不多，只是劍身兩邊扁而鋒利，透是圓的，只是頭上尖銳，可以刺敵，因為刺中敵人，準得透個窟窿，才叫做透！那少林寺僧得到柄金透，仔細一瞧，原來透柄上還刻着『蓮峯之鑰』四個篆字！」

「啊！」方玉琪心中聽得一動，驚啊出聲。

呂雪君道：「那知他剛得到手，立時有三個蒙臉之人向他圍來，說這金透是他們所尋之物，雙方一言不合，就動起手來。那少林寺僧終因寡不敵衆，不但金透被奪，還身負重傷，趕返少林，說出這段經過後就告身死。

「少林掌門古月大師據報之後，立時派出兩位師弟，率領十八弟子，趕赴黃山一帶，飭令務必追回金透。江湖上因少林寺突然有此舉動，便紛紛揣測，這柄金透既刻有『蓮峯之鑰』，一定是蓮花峯一處秘室的鑰匙，這秘室，如果不是藏着大量珍寶，就是那一位前輩高人遺留的秘笈！

「於是，大家一窩蜂的趕上黃山去，當然，少林寺似乎志在必得，各派之人，有不少只是心存觀望，但也有不少人懷着明搶暗奪之心，我就是瞧熱鬧去的咯！不過，先前我還懷疑少林寺出家之人清規素嚴，何以會勞師動衆，趕赴黃山？但方才聽你說出那個故事，這才知道古月大師重視這一件事，原來另有原因，因此，我想這風聲傳了開去，她也許會來！」

方玉琪道：「據歸老前輩說，當年黃山天都與會七人，已有五個身死、一個失踪，目前，除了少林古月大師之外，普天之下已無人知道會中情形，古月大師不說，江湖上有誰知道那位白鬢老人說過的話？

「自然，她也不會知道蓮花峯有克

制她的武功秘笈，怎麼會趕來？何況，金透雖刻有『蓮峯之鑰』，到底是不是那位白鬢老人所留的武功，還有疑問呢！」

呂雪君噗嗤一笑，搖頭道：「小兄弟，你眞是誠實君子，只要聽我大姐姐的話，仇人是誰，保管你不出幾天就可明白，來，你附耳過來，我告訴你！」

說着，在方玉琪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

果然，方玉琪聽得臉露喜色，感激的道：「呂姑娘賜助之德，在下終身難忘。」

呂雪君白了他一眼，嗔道：「又來了，瞧你還是姑娘、在下的，多難聽，你今年幾歲啦？」

方玉琪臉上一熱，囁嚅的道：「在下今年十九歲。」

呂雪君笑道：「對不？我二十三了，還比你大上四歲呢！我叫你兄弟，你就不會叫我姊姊？」

話一出口，覺得「姊姊」叫得太親熱了，粉頰上不禁泛起一片桃紅。

方玉琪心中又是一陣跳動，囁嚅的叫了聲：「姊姊！」

呂雪君格格的笑道：「好弟弟，這才像話。唔，姊姊還有一個辦法呢！這次如果她沒有在黃山露面，就憑金邊丹楓，也可以找到她的下落！」

方玉琪道：「妳方才不是說從沒見過這樣的楓葉嗎？」

呂雪君嗤的笑道：「你可知道『一劍、雙拐、三奇、四惡、五大門派』這句話中的三奇，是些甚麼人？」

方玉琪道：「小弟曾聽先師說過，三奇是桃花島離塵庵主、武夷瓢浮子和百草仙翁葛長庚等三位老前輩！」

呂雪君笑道：「這就是了，葛老前輩號稱百草仙翁，採藥名山，足跡迨遍，只要讓他瞧瞧，一定可以認得出來，等黃山事完，姐姐陪你走一趟黔靈山就是。」

方玉琪十分感動的道：「姐姐妳眞好！」

呂雪君聽他又叫了一聲姐姐，不由芳心一甜，溫婉的道：「為了你咯！」

說罷，她發覺這句話又太露骨，趕忙幽幽的道：「做姐姐的總得照顧弟弟呀！我不是說過要協助你報仇雪恨麼？陪你走一趟黔靈山，又算得了甚麼呢？」

方玉琪是絕頂聰明之人，呂雪君這句「為了你咯！」他怎會聽不出來？不由心頭一震，低下頭去。

呂雪君見他久久不語，道：「弟弟，你怎麼啦？」

方玉琪抬頭道：「小弟是在想姐姐這樣待我，將來不知如何報答才好。」

呂雪君幽幽的嘆道：「嗯，你怎麼說出報答的話來呢？」

她一雙鳳目之中，隱射萬縷柔情，低聲又道：「人世間甚麼都是緣份，我也不知道為了甚麼，姐姐自小就沒有爹娘，四歲那年，就被恩師帶上桃花島去，晃眼便過了十八個年頭。兩年前，恩師仙去，我……我……只剩下孤單單的一個人……這就流蕩到江湖上來。」

她說到這裡，鳳目之中隱含淚水，但她似乎不願讓方玉琪瞧到，大眼睛眨了一眨，強笑道：「今天在酒店裡，我就看出你是初入江湖，好像也是到黃山去的，同時發現鄰坐鐵筆生花錦袍公子，他對你十分注意，後來又來了惡道人的徒弟鬼爪墨石英等三人，我不禁替你擔心……正想把你引走，那知三隻狗熊反先跟出，我又怕你碰上他們，因為這三人比他師傅還要兇惡，才故意讓他們繞了個圈子，再到這裡來等你，那知你的武功却很高呢！」

方玉琪又感動的叫了聲：「姐姐……」

忽然，他星目中閃出驚喜的光芒，急急的道：「原來妳是離塵庵主老前輩的高弟！」

這一陣工夫，差不多已是二更時分。

兩人又談了一會，還是呂雪君瞧着天色不早，於是嫣然笑道：「弟弟，我們明天還有要事待辦，快運一會功吧！」

方玉琪果然依言在石上閉目運功，過了一會，天色逐漸黎明，兩人一同在山澗中洗了把臉。

呂雪君笑靨如花，向方玉琪叮囑道：「弟弟，我得走啦，別忘了三天後的中午，在獅子林等我！」

方玉琪點了點頭，還想開口，呂雪君已嫣然一笑道：「別說啦，你照着姐姐的話去做，決不會錯！」

嬌音未落，一條紅影業已電馳而去。

方玉琪瞧着她的背影，忽然感到好像失去了甚麼，怔了半晌，才往大路上奔去！

* * *

近日來，黃山脚下的幾個村落之中，不時發現有風塵僕僕的不速之客。

他們包括了男女老少、僧道尼俗，各式人等，相繼入山而去！

這是因為江湖上傳說，有一位少林寺僧人曾在山澗中得到一柄「蓮峯之鑰」，結果却被人劫去，而且還重傷至死，少林寺派了兩位監寺大師入山搜索而起。

風聲傳聞，大家紛紛揣測，蓮花峯上，可能藏着達摩師手著的武功秘笈，因為這次出動得最早的是少林寺僧，當然大有可能。

但另外一種說法也不無可能，那就是蓮花峯下，有一座秘室，裡面藏有大量珍寶。

於是，黃山蓮花峯就成為了江湖人物聚集的目標，當然，其中有些人

是懷着奪寶之心而來，也有些人只是抱着瞧熱鬧的心情來的！

就在人們爲了「達摩秘笈」、「秘室藏珍」瘋狂地向蓮花峯湧集之際，忽然間，一個新的傳說傳了出來。

這個新的傳說，由於其內容與實際情形頗多吻合，是以不脛而走，很快便推翻了以前的一切揣測，爲所有武林人物接受。

那是說，十年前，武林中出現了一個自稱紅葉敎主的女魔頭，她於一夜之間，警告了江湖上各大門派的掌門人，要他們在十年之內自動解散各個門派，如敢違抗，殺無赦。

這就是五大門派的掌門人集會黃山天都峯的主要原因，而且，應邀參加的還有三奇中的瓢浮子和雙拐樊長江。

後來，會中突然出現了一位白髮老人，聲言要克制紅葉敎主，就非得到「蓮峯之鑰」，練成曠世奇功不可。

當時與會之人，曾在蓮花峯找了三天，卻無結果。

如今紅葉敎主的限期已滿，所以武當寧靜眞人、峨嵋紫霞眞人、崑崙清虛道人、天台蒼松子、雙拐樊太公全部先後被害在「摧心掌」之下，而且每人臨死之前，都有代表紅葉敎主的一片金邊丹楓爲證。

當日與會之人，目前只剩下少林寺古月大師和武夷瓢浮子，而瓢浮子又已神秘失踪，所以，眞正碩果僅存的只有古月大師一人。

他鑒於各派掌門人紛紛被害，才密令少林弟子查尋「蓮峯之鑰」。

又說，黃山蓮花峯有一處石室，乃是數百年前一位武林異人修眞之所，他曾手著一部「玄天秘笈」，不但是紅葉敎主的唯一剋星，而且練成之後，可以長生不老。

這故事例擧事實，言之鑿鑿，就是古月大師本人聽了，也只有驚凜，不會否認。

因爲它多半全是事實，連他一直無法知道的十年前的那個神秘女人的聲音，如今才知道她叫紅葉敎主。

當然，這是一件震撼江湖的大新聞，而且各大門派本來對掌門人之死，感到事出離奇，如今與這故事印證，爲了查詢紅葉敎主的下落，也都紛紛趕到黃山來。

紅葉敎主的名頭，在短短的兩三天內，居然轟傳遐邇，江湖上幾乎談虎色變，無人不知。

「玄天秘笈」更成爲大家心目中爭取之物。

誰又知道這不過是呂雪君和方玉琪臨時編造出來的故事呢？

他二人的目的，旨在引起各大門派的注意，使大家一致爲本門掌門人之死，把這個以紅葉爲記，使用「摧心掌」的神秘女人聲音找出來。

同時更以「玄天秘笈」上所載武功，能夠克制她，引她本人出來，一個人的武功到了登峯造極之境，誰都免不了有武林獨尊的野心和長生不老的企求，何況對方又是一個具有野心的女人，「長生不老」這四個字對她的誘惑，自然更大。

呂雪君蘭心慧質，心思縝密，她爲這位一見鍾情的弟弟出了這個主意，設想得不可謂之不週，收效不可謂之不宏；但她那裡想得到正因爲這一設計，使得黃山蓮花峯下，掀起一場血雨腥風，多少江湖人物葬送了性命，她自己也在這場漩渦中葬送了幸福，此事後話。

黃山已在醞釀着一場險惡風雲，但從外表看來，它還是松風流泉，雲氣舒卷，異常靜寂！

矗立在天都、連花兩峯之間的文殊院、祥符寺，兩大叢林，也依然黃牆碧瓦，鐘聲繚繞！

文殊院地位較偏，這兩天，早已謝絕遊人隨喜進香，而且大和尙們一個個神情肅穆，不時的進出，很像有什麼大有來頭之人即將蒞臨的模樣。

祥符寺，地當入山必經之路，左旁還有一座供人遊憩的亭子。

亭分兩層，青石抱柱，覆蓋着畫棟雕樑，簷牙四捲，極爲壯觀。

上層四面朱欄，十六明窗，可以攬松間清風、聽古寺鐘聲，當眞幽勝已極！

時約午末未初，東風猶冽，春陽溫煦，這座四角亭的樓上，正有一個青袍少年手扶朱欄，面向獅子林呆呆出神。

陽光照着他的清朗眉宇，清俊風標，直若圖畫中人！

瞧他目不轉睛的模樣，敢情是被當前景色吸引住了。

但是不！他是在等人，他選擇了這個地方，正好登高矚遠，方圓十里，盡收眼底。

獅子林裡終於出現了人影，但他有點失望，因爲那是兩條人影並肩而來，並不是他要等的人。

等人，原是最使人心焦的事兒，何況他已等了個把時辰？

那兩人，正是朝他這邊走來，那是兩個道家裝束之人，黑袍椎髻，背負長劍，看上去氣度不凡！

左邊一個，紫臉長鬚，環眼重眉，年約五旬；右邊一個年在四十上下，白臉無鬚。

這兩人緩緩而行，邊走邊談，逐漸接近，憑欄少年裝出若無其事的悠然遠眺，其實他正在凝神傾聽！

中年道人邊走邊道：「難道這全是眞的？」

那年老的點頭道：「很難說，我奇怪何以當年師叔從未提過，就是在他老人家羽化之時，靜室之中，也有兩個小師弟隨侍在側，除了聽到他老人家「啊」了一聲之外，並沒有半點被人害死的迹象；至於心脈枯竭，雖然事後才檢查出來，但那也不一定就是中人暗算，不過，奇就奇在那片金邊紅楓上。這不僅武當山上從沒見過，就是其他名山大川，恐怕也極爲罕見，當時愚兄雖然覺得來得兀突，但由於無關宏旨，也許師叔他老人家從那裡撿來，放置案頭，是以連大師伯也忽略過去，如果傳言是實，那倒眞是武林中亙古未有之變呢。」

憑欄少年心頭微微一窒，知道這兩人定是武當派的人；不過自己初涉江湖，並不認識。

只聽中年道人又道：「小弟也覺奇怪，十年前黃山之會，如果眞的是爲了對付那個女魔頭，何以師叔他老人家隻字不提，只說是研討武功呢？」

年老的道：「那只能解釋爲惟恐驚世駭俗，淆亂人心，不過五大門派掌門人既對此事都守口如瓶，這個傳言又從何而來的？」他說到這裡，忽然改口道：「好在古月大師佛駕即將親臨，此事眞相如何，不久就可揭曉！」

兩人邊說邊走，業已從亭邊走過。

但憑欄少年還可以聽到中年道人又道：「據小弟這兩天觀察所得，各方面來的高人着實不少，四惡中的門人也已趕到，他們的主腦人物雖尙未露面，不過惡郎君崔如風，已有人在山下見過……」

年老的嘿了一聲，並未作答。

中年道人又道：「崑崙鍾先生和峨嵋凌雲子都已到了江南；崆峒派來的是什麼人，此時還不清楚，但一定有人參加。」

老道人又微微頷首，因人已去遠，聽不眞切，一會工夫，兩人已走進祥符寺去。

就在這略一回頭之間，憑欄少年瞥見獅子林內忽然閃出一條人影，向自己這邊飛馳而來！

這條人影的身法好快，但嬌小玲瓏，一看便知是女的！

是她！她來了！

憑欄少年心中大喜，也來不及再瞧清楚，連忙閃身下樓，迎了上去，口中只叫了聲：「姐……」

第二個字還沒出口，眼前人影一閃，她已經到了面前！

兩人同時站住。

不！憑欄少年後退了兩步，心中大窘，一張玉臉，登時脹得通紅。

她，可不是自己等待之人，不過她也是女的，一個十六七歲的綠衣少女！

「你……」綠衣少女蛾眉斜挑，滿臉嬌嗔，口中叱了一個「你」字，敢情要罵「你沒帶眼睛？」或者是「你找死！」

但在叱了一個「你」字之後，一對剪水雙瞳宛如點漆寒星，盯在憑欄少年臉上，雙頰微紅，倏然住口。

憑欄少年愕了一愕，立即抱拳作揖，吶吶的道：「姑娘，請恕在下孟浪！在下實因在此等人，一時認錯。」

綠衣少女瞧他窘得連話也說不清楚，一臉慍色早就飛上九天雲霄，翹着紅菱般小嘴，似乎要笑出聲來，但卻故作矜持，停了一停，始好奇地問道：「你也練過武？」

憑欄少年點點頭：「在下略識拳劍。」

綠衣少女的櫻唇披了披，道：「略識拳劍，也算會武？」

憑欄少年被她問得微微一怔，暗想略識拳劍原是自謙之詞，她倒眞的當自己不會武呢，心中想着，還沒回答。

只見綠衣少女忽然臉露稚笑，又道：「我問你，你也是到黃山瞧熱鬧來的？」

憑欄少年點了點頭，綠衣少女忽然目光閃動，笑得十分神秘，又問道：「你等的人也是女的嗎？」

憑欄少年臉上一紅，道：「在下等候……姊姊。」

綠衣少女嗤的笑道：「你不是跟你師傅來的？」

憑欄少年神色一黯，道：「在下師傅已經仙去。」

綠衣少女哦了一聲，微一沉思，星目眨動，仰臉又問道：「那你想不想再學本領？我替你引介到我師傅門下好不？」

憑欄少年瞧她滿臉稚氣，心中覺得好笑，一面搖頭道：「姑娘好意，在下心領。」

綠衣少女睜大眼睛，微露不悅之色，道：「那又爲什麼？人家想拜我師傅，也夢想不到呢！告訴你，我師傅的本領可大得很呢！大師兄就是由大師姐引到師傅門下的！一共只學了三年，本領便已很大！師傅說，現在大師兄僅次於大師姐，算起來，已可算是江湖上第三位高手了！」

憑欄少年微微笑道：「那麼，江湖上第一第二位高手又是誰？」

綠衣少女不假思索的道：「第一高手自然是師傅咯，第二位就輪到大師姐了。」

憑欄少年聞言之下，心頭暗暗好笑，心想：此女天眞無邪，但她師傅倒眞會往自己臉上貼金，把天下第二第三都自己封了！當下含笑問道：「那麼第四位高手，該就是姑娘了？」

綠衣少女搖頭道：「師傅說，我還早呢！不過她老人家答應我，再過十年，我也可以輪到啦！」

她說到這裡，忽然想起什麼似的，問道：「喂！你叫什麼名字？」

憑欄少年道：「在下方玉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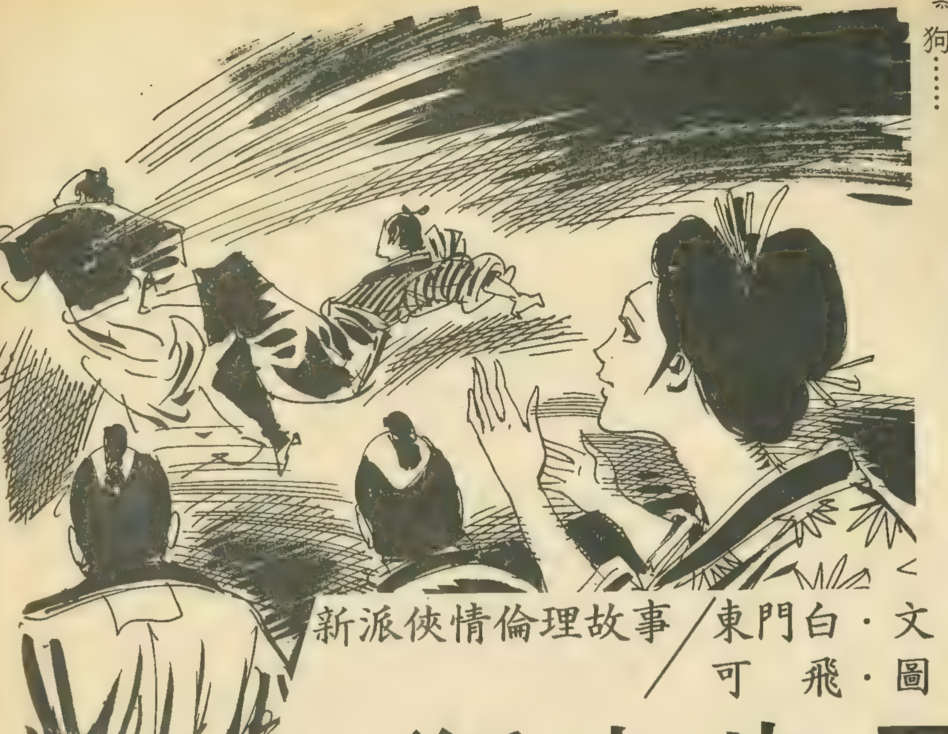
綠衣少女喜道：「這名字眞好！」

說着，蘋果似的臉上微微一紅，又道：「我叫……」

底下的話還沒說出，忽然微一偏首，作出向空諦聽之狀，恨恨道：「眞討厭！他們就是不讓我一人出來玩！」

一面卻妙目一轉，瞟了方玉琪一眼，急聲道：「我要走啦！」（未完・三）

上文提要： 高鴻等人在月色下發現令狐慈、莊嚴隱居的地方，三人對付大師兄，卒將令狐慈打至重傷，莊嚴回來被圍攻，只好且戰且走，挾着令狐慈進入秘洞，自己亦受了重傷，令狐慈犧牲自己救活莊嚴……小莊來到搏鬥現場已遲，不知兩位前輩生死，只見高鴻等人回來，想將協助參戰者滅口，要殺司馬長鞭，三小驅犬將他救走。高鴻亦想組織一隊惡犬對付三小，邀請狗居士協助馴狗……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狐步歲月

用狗招能克敵　作男妓騙巨款

老人乙又發了第四張牌。

小莊又是一張7。

兩個老人十分驚奇。

小高來了一張J。

老人甲是10。

老人乙是一張Q。

小莊的明牌已經是三張7了，自是他說話。

小莊出了二十萬兩。

老人乙道：「老弟，你的銀票只有三四萬之譜了。」

小莊道：「這枚戒指值不值十六七萬？」

他出示左手上的戒指，上面有粒金鋼鑽。

他擄了下來，要老人甲和乙觀看。

二人看了一會，乙道：「老弟，不管它值多少，賭局一完，就要兌現，當然，你贏了可以例外。」

小莊道：「當然，當然！」

老人乙道：「一旦輸了如何馬上兌現？」

小莊道：「大盛錢莊的掌柜是在下的親戚。」

「什麼親戚？」

「舅舅。」

「這可不能胡扯！」

小莊道：「除非是不要命了！」

於是小高打了烊。把底牌抽出扣在明牌上。

老人甲跟了，老人乙自然也跟了。

於是老人乙發了最後一張牌。

小莊是一張K。

老人甲是一張J。看Q順。

老人乙又來了一張Q。

小莊的明牌是777K。

老人甲是AK10J。

老人乙則是99QQ。自然極可能是「富爾豪士」，要不，他不會一路主動地打下來的。

在牌面來說，是老人的9Q兩對最大，由他說話，道：「老弟，你的枱面已經沒有了，掀牌吧！」

小莊道：「老兄，你不以爲這樣亮牌太可惜了？」

「老弟的意思是……」

「再來一次『奧賽』如何？」

「老弟的賭本呢？」

「這隻翠鐲值不值三十萬兩？」

掏出一隻翠綠如茵的鐲子放在桌中央。

老人乙拏起看了一會交給老人甲。二人同時點頭。

這表示他們二人都以爲值三十萬兩，這是巫素素的。

也顯示他們十分在行。

老人甲打了烊。此刻打烊眞嘔。

由此可見，大概老人極有把握收拾枱面了。

老人乙道：「就看你的三十萬，但老弟你可要酌量一下，你如果輸了，要馬上兌現……」

小莊道：「這一點你老兄不必耽心……」

就在這時忽聞一邊的巫素素厲聲道：「是誰剛才在我的大腿根上摸了一把？」

由於巫素素化裝成一個年輕男子，但聲音却是年輕女聲，所有的人都回目觀看。

就在這時小高有所動作。

巫素素厲聲道：「就是你！你是個老色狠！是你伸手到後面來摸我的，我和你沒完！」

原來她站在老人甲身後，硬說老人甲摸她。

老人甲自然是寃枉的了。

只不過一個年輕女人即使眞的被摸了還不肯說呢！沒有被摸怎會說是被人摸了？那有這麼大膽的女人？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老人甲身上。

有人居然冷冷地道：「想啃嫩草？」

「我沒有！這完全是訛栽！妳是何居心？」

小莊厲聲道：「你這個女人也沒正經，妳要是個好貨，爲什麼穿了男裝到這種地方來？妳會是好貨？」

巫素素向小莊吐了一口唾沫，道：「你算什麼東西？」

小高大聲道：「別吵哩！亮牌吧！」

衆人這才收回目光。

這是因爲巫素素剛才誣栽老人甲摸她，還用手指着胯襠，引起一陣爆笑，眞的是不大在乎。

老人乙道：「老弟掀牌吧！」

小莊道：「你先掀！」

老人乙一掀，四週一片嘩然——「富爾豪士」。

對！正是三九二Q的「富爾豪士」。

所有的目光又集中在小莊的手上。他也在掀牌。

「哇！四條7！」

四條太難了，屋中像爆炸開來，都爲他歡呼。

通常拏到「四條」或「同花大順」，都會給觀者吃紅的。小莊要收枱面，老人乙把他的手擋回。

小莊道：「老兄耍賴？」

「當然不是耍賴，小子，你耍老千要到老夫頭上來了。」

小莊道：「老兄休要血口噴人，拏證據來！」

小高大聲道：「我也以爲這小子有點邪門！」

老人甲道：「對，他詐賭！」

老人乙道：「我相信他是在那女人大叫有人摸她時換了牌的！」

小莊冷笑道：「各位評評理，公牌在他的面前，我如何摸牌？輸不起又何必進賭場？丟人！」

老人甲道：「這當然可能，因爲你和他鄰座，伸手可及。」

老人乙道：「那女人誣人摸她，分明爲這小子製造機會！」

這說法也有人相信。

小莊先把他枱上的小額銀票散出五六張，不下三四千兩，道：「這是給朋友們吃紅的！大家分吧！」

衆人一搶，老人乙就要把枱面上的鉅額銀票收起來，小莊道：「各位知不知道這位老兄是誰？」

當然，知道的人太少了。

小莊道：「他就是『邙山二虎』之一的梁天。」

梁天和梁地是弟兄，頗有點名氣。

小高道：「梁天的老婆跟他的僕人跑了！」

梁天爲之色變，道：「小子你……」

小莊道：「有沒有這回事？」

梁天道：「這干你什麼事？」

小莊道：「老婆跑了！難免牢騷滿腹。老兄，這種事想遮也遮不住，女人嘛！有錢還愁討不到老婆？」

老人乙一拳搗向小莊，小高把他的枱面掃了過來。

小莊低頭閃過，抓起銀票塞入內袋中。

「你們是一伙的？」

小高道：「絕不，我發現這位老兄八成是由於老婆跟人家跑了，心情不平衡而誣人詐賭的。」

「你放屁，你們三人，八成是同伙……」

小莊道：「梁地的妻妹和三個男人有交情，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這些事是巫素素以「蟻語傳音」告訴他的。

由於這都是事實，梁天和梁地沒有話說，只有玩命，只不過動手也不是敵手，不久失去了三人的踪影。

* * *

三小捐出了鉅款，覺得一身輕，助人的確是一件樂事。小高道：「小莊，梁天、梁地二人的老婆和妻妹與人有染，眞有這回事？」

小莊道：「不信可以問素素。」

巫素素道：「『邙山二虎』以前是我爹和鄺雲的朋友，梁天的老婆跟僕人跑了，因爲他年輕。」

「梁地的妻妹呢？」

「有三個男友……」

小莊道：「二人輸了錢又丟了人，絕不會甘心罷休的。」

就在這時忽見遠處坡下射出兩道黑線。

原來是兩隻巨犬向這邊奔來。

巫素素躲在小莊身後，道：「有人縱狗傷人？」

「不是的，」小莊道：「是我的狗！」

兩狗到了近前各吠了幾聲，還有些小動作。

只不過小高和巫素素看不懂。

小莊肅然道：「只怕來了眞正的對頭。」

小高道：「二犬是來通風報信的？」

小莊道：「正是告急來的。」

巫素素道：「是不是高鴻等人又來了？」

「不是，好像是有人率領大批訓練有素的猛犬追上來了！」

「你是說梁天和梁地也會馴犬？」

「絕對不是他們。」小莊已吹起了狗笛子。

大約盞茶工夫，聽到了狗的奔跑聲。這種奔跑聲十分特別。

不是人的奔掠聲，也不是馬的奔馳聲，內行才能聽出，這是百十隻猛犬的奔跑聲。由於這麼多的狗沒有一隻吠叫，聽來就十分恐怖。

巫素素道：「來了！快看！」

遠處，約在三五百步之外，塵頭大起，向這邊快速移動，只見烟塵滾滾卻不見狗輩們。

但在另一邊，也有一羣犬在高速接近中。

只不過這一批數字太少，一共才四十隻左右。

這一批先到，自是小莊的狗。

小莊不斷地吹着狗笛子。

這工夫那百十頭狗陣已在百步以內了。

這工夫，小莊的四十餘頭受過嚴格訓練的狗竟分成二十餘組，開始交媾，百餘頭狗陣一到，立刻打住觀望。

「狗居士」余克用當然已經到場。

他當然也用狗笛子。

只不過狗輩們看到這景象就像人類看到男人和女人在玩床戲一樣，實在捨不得收回目光。

小莊繼續吹狗笛子，余克用也在吹。

這是馴狗師的實力較量。

誰行誰不行？是絕對瞞不了人的。

就在這時，也就是余克用有點焦灼不安，也有點惱羞成怒時，小莊的狗突然停止交媾。

這些狗輩都發出低沉的「嗚咽」聲。

這聲音別人不懂，馴狗者却懂。

那是挑情或者煽情的聲音。

像男人對女人挑逗，也像女人向男人獻媚發嗲。狗輩們只憑本能，那知這是一種戰術？

於是公狗找小莊這邊的母狗。

母狗也接納了小莊的公狗。

尙餘不少的狗輩，只好自己配對。

就在露天之下大幹而特幹，甚至匯成一種特殊的交響曲，「狗居士」不由大爲激怒。

這証明在馴狗方面他還不夠深度。

也比不上對方的應變速度。

雙方標上了之後，兩人還在繼續吹狗笛子。

余克用實在不服氣，居然會輸給一個小孩子。

那知交媾進行了盞茶工夫，小莊突然又下達了命令，這一手最難，功力淺的絕對作不到。

凡是小莊的狗，不論公母都能立刻由交歡的狀態變友爲敵，開始攻擊，尤其是母狗，立刻去咬對方公狗的生殖器。

有的被咬中，慘叫厲吠之聲，此起彼落。

公狗也向對方的母狗攻擊。

由於變生肘腋，對方的狗不久就被咬傷了三五十隻，待其他多餘的狗加入作戰時，雙方的數字已經相等了。

在狗數相等的情況之下，對方的狗絕對不是敵手。

又是兩盞茶工夫，余克用眼見自己的狗傷亡慘重，只好暫時撤退，重整陣容再次進攻。

當然，小莊的狗也損失了不少。

受傷的狗立刻獲得急切的治療與照料。

人狗之間要建立情感，才是馴狗的第一要訣。

人畜之間沒有感情只有命令，在緊要關頭往往失靈。

像小莊驅狗，可以要牠們如何牠們即如何。

他可以先使狗交媾，未畢即再下令咬噬對方。

通常，不是訓練嚴格的狗是不成的。

現場上留下余克用的傷犬，小莊也帶走要治療的狗隻。

雖然這些狗不太合作，但經他治好，稍加訓練即可收爲己用。

余克用第一次出馬十分不利。

他的狗陣容比小莊多了一倍有餘，結果大敗。

此刻高鴻、徐起和裴元度等在和余克用談話。

他們當然正在談這件事。

徐起道：「余居士，這眞出乎意料！」

「這……」余克用吶吶道：「狗輩長途跋涉，大概太累了，對於那小子，在下也輕敵了些……」

裴元度道：「無論如何？居士以百餘之衆被三四十頭打得慘敗，似乎剛才說的理由都很勉强吧？」

余克用道：「那小子很刁滑，下次咱們也就不客氣了。」

高鴻道：「本來就不該客氣的！」

徐起道：「下次要多久再幹一次？」

「大多數的狗多少都受了點傷，總要半月之後。」

高鴻一言不發，步出屋外。

余克用十分後悔。

他不該來的，在嶗山逍遙多好？

原來在馴狗方面他還差得多，目前眞是進退兩難。

裴元度道：「余居士，下一次可不能再失手啊！」

余克用道：「不……不會的……」

＊　＊　＊

余的狗死了約三分之一。

重傷的留在現場上未帶回，輕傷的已多治好。

在不出動時，公狗一起，母狗一起。

這樣比較好控制些。

＊　＊　＊

這天晚上，大約是凌晨拂曉之前，有霧。

公狗欄內忽然竄進一些母狗。

這些母狗是受過嚴格訓練的，牠們知道如何去引誘公狗，結果不一會余克用的公狗全上了。

這一上就是一個多時辰。

這些小莊的母狗服過春藥，很會配合，使余克用的公狗個個筋疲力盡。而這些母狗一旦聽到另一種命令，立刻翻臉狂咬。

這些剛剛在另一戰場上退出的公狗那是敵手？

未出盞茶工夫，全被噬死或重傷倒地。

眞正是「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風流」了。

另一批公狗去對付余克用的母狗，方式略有不同，牠們一舔對方的母狗，母狗立感無法忍耐而極興奮。

那是一種藥物塗在狗的舌上。

那藥在狗舌上沒有甚麼作用，在母狗那地方却大有用處。

這一手却不是小莊教的。

這一手是小高想出的怪點子。

經小莊試用之下，十分有效才派上了用場的。

由於余克用這些母狗興奮異常，小莊的公狗在一個時辰之下，把那些母狗弄得近似休克，有的倒地不起。

然後也下達了攻擊令。

這些死得更快，幾乎咽喉都被咬斷。

待余克用聞聲趕到，他在驚怒之下幾乎昏倒，來時帶來百餘頭，現在不及二十頭了。

就在這時，小莊又發動狗陣對人的攻擊。

此時此刻余克用是絕對服了。

再不逃走，連命也保不住了。

高鴻、徐起和裴元度也很狼狽。

他們聽到狗吠聲，還以爲是余克用在加緊操練衆犬，那知有的狂犬已自窗中竄入屋中。

三人慌忙應戰，連衣衫也不及整理好。

他們也竄了。

對付高手，三五個甚至十來個他們不在乎，他們對狗沒有把握，這計劃徹底失敗，高鴻大爲震怒。

他們三人追上了余克用。

余克用一看三人的眼神就知道上了賊船。

甚至這條命可能也要丟在這兒。

「三位大俠……」

徐起道：「余居士意欲何往？」

「在下……慚愧……有負重託……無顏久留……」

裴元度厲聲道：「笑話，我三師兄遠去嶗山把你請來，還送了十萬兩，你就這麼拍拍屁股一走了之？」

余克用吶吶道：「在下可以退還十萬兩，一文不取。」

裴元度道：「怎麼？退回十萬兩就算一文不取了？」

「難道不是？」

「林哥陪你睡覺，那值多少？」

余克用吶吶道：「裴兄的意思是……」

「我是說你賠不了這重大的損失。」

「提起損失，在下的百餘頭名犬，血本無歸……」

「你活該！沒有把握你出甚麼鋒頭？」

余克用道：「在下以後不會再莽撞了！」

「還有以後？」裴元度往上一貼，未出十招就把余克用砸了個踉蹌，不會超過十五招余克用就會倒下的。

余克用只有設法逃命。

他知道逃出魔手很難，但又不能等死。

裴元度等他逃出百餘步外，三個起落就追上了他，道：「余克用，馴狗不成，你的身手也太蹩腳。」

余克用又往右疾竄，裴元度撲上就要去抓他的肩井穴，他確實有把握馬上要余克用躺下。

但是，他太大意了。

突然石後射出一人，凌空一脚踩向裴元度。

這是他絕對未提防的。

裴元度收勢不及，要閃避當然也不成，「蓬」地一聲，背上中了一脚，一口氣栽出五七步之遠。

他沒有看出是誰偷襲。

他只知道這施襲之人非同小可。

他回頭查看時，施襲之人已不見了。

再迴身看看余克用，也不見了。

原因此處小徑兩邊有些大石，還有些疏疏落落的灌木叢，藏人是很容易的，裴元度栽了。

他在二師兄面前一直是不成氣候的。

到手的俘虜居然被他逃掉了。

儘管心有不甘，却又不敢追下去，因爲施襲的這個人，只怕他一個人也未必招呼得了，加上余克用就更不成了。

「老四，又怎麼了？」

高鴻和徐起奔掠過來。

裴元度道：「二師兄，小弟無能！砸了他一掌，正要把他制住，忽然背後有人施襲，中了一脚！」

高鴻道：「煮熟的鴨子又飛了。」

徐起道：「我們分頭追追看。」

三人分三個方向追出十餘里，都未追上。

正好余克用去了他們未追的那個方向——西方。

此刻余克用和林哥同行。

他們奔向西南方。

高鴻等人以爲，余克用要回山東嶗山，絕不會去西南方，那正是絕對相反的方向，他們就去了這方向。

余克用拜下道：「林哥，你怎麼會救我？」

「我爲甚麼不該救你？」

「因爲我…… 我佔過你的便宜……」

「那也不能怪你，我這人恩怨分明。」

「不……不怪我？」

「是啊！是高鴻等人把我弄去的，是他們出賣了我，只不過我也沒有太吃虧的……」

「林老弟您是說……」

林哥道：「不瞞你說，在府上我玩了四個女人。」

「四個女人？」

「對，先是老五，繼而是老四、老三及老二。」林哥道：「我在洗澡，她們完全赤裸，吹熄了燈進入浴室。」

「噢……噢！原來如此……」

林哥沒有說他的母親也分了一杯羹，道：「余居士我……我很抱歉！在當時我一旦喊叫，她們說我就要糟。」

「我信，」余克用道：「那些女人絕對能作出那種事的。」

「我很抱歉！」

「不必說抱歉！咱們扯平了，誰也不欠誰的，而且可以交個朋友，讓我來報答你的救命大恩！」

「我救你是基於同情，也基於報仇，不必報答，但他們野心勃勃，今後一定不能再遇上他們的。」

「當然！小可要再馴些狗，以便應付。」

＊　＊　＊

三小在酒樓上小酌，裴蒂出現了。

小高很興奮，道：「阿蒂，我知道妳會回來的。」

裴蒂冷冷地道：「我不是爲你而回來的。」

「不管妳爲誰回來，我們都很歡迎。」

「我是來告訴你們一個壞消息的。」

小莊道：「甚麼壞消息？」

裴蒂道：「好像他們要眞幹了！」

「難道他們過去是假幹？」

「好像他們要變個方式對付你們了。」裴蒂道：「當然也不僅僅對付你們三個人，還有別人。」

小莊道：「甚麼方式？」

裴蒂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

小高道：「他們甚麼辦法都用過了，連馴狗師都請了來，結果還不是灰頭土臉而去。」

小莊道：「小高，你如果以爲他們計窮了，那就錯了。」

小高道：「難道他們有好辦法而未使出來？」

小莊道：「誰敢說他們不使出殺手鐧不是爲了把二位長輩引出來？而目前，他們證明二位長輩十成十不在了，他們就不必再等待了！」

巫素素道：「正是如此的，不是有人說他們背後還有人撐腰嗎？即使沒有撐腰的，我以爲他們也不好調理。」

裴蒂道：「這才是實話，要說他們沒有辦法對付你們，那才是自己欺騙自己哩！好，消息我已傳到了！」

小高道：「怎麼？妳要走？」

「當然，不走還要幹甚麼？」

小高道：「阿蒂，妳難道不知道我每天夜晚……」

「夜晚怎麼樣？」

「有時整個一夜都像旗杆一樣挺直！」

小莊和巫素素笑了起來。

裴蒂道：「你就是像鐵杆一樣，那也是你自己的事。」

「怎麼回事？另有戶頭了？」

「可能。」

「是誰呀？」

「他就在門外，要見見嗎？」

小高道：「當然，有人割我的靴子，我當然要認識一下，要是人品和床上的功夫確比我好……」

「不僅是比你好，而且好多少倍的問題！」

小莊、小高和巫素素都很驚奇。

在門外，三小看到了一個英姿勃勃的年輕人。

大約二十五六歲，腰插長刀，向三小抱拳。

裴蒂道：「他叫柳直。」

裴蒂又爲柳直介紹了三小。柳直爲禮甚恭。

然後，裴蒂和柳直挽手走了。

三小站在門外，望着這柳直的背影，好久都未出聲。

小高道：「小莊，這小子的確比我養眼！」

巫素素道：「當然，你可以死心了。」

小高道：「小莊，你不以爲那小子有點怪？」

小莊道：「你是不是指他未說一句話。」

「對！是不是啞巴？」

「這不大可能吧！」

「我從未聽過柳直這個名字。」

「你是說此人名不見經傳？」

「你不以爲如此？」

巫素素道：「小高，女人找男人也不一定以武功高低爲優先。」

「難道以『大小』爲優先？」

巫素素打了他一下。

小莊道：「這人插刀的方式是有點不同。」

巫素素道：「有很多人是把刀劍斜插在腰帶上的。」

小高道：「不，此人有點特別。」

小莊道：「別猜了，裴蒂交了個新的男友，也不能說她不對，小高，你也可以另外找女人呀！」

小高道：「放心，我不會那麼差勁，非賴上她不可。」

巫素素道：「那就好。」

小高道：「我只不過是爲裴蒂躭心。」

小莊道：「躭心她交上壞朋友？」

「當然，我總以爲那小子不大像個中國人。」

巫素素道：「外國朋友也可以交的。」兩小都未太注意她的話，如注意會有所悟。

這是一個縣城，十分純樸。

三小自此經過，過一夜就要走。

飯後小二來敲偏院的門，應門的是小高。

小二道：「請問哪一位是高少俠？」

「我就是。」

「有位大爺找高少俠……」

「姓甚麼？」

「小的沒有問，只不過那位大爺很氣派也很和氣。」

「在哪裡？」

「後門外。」

「好！帶我去見他。」

在後門外，小高看到一個中年文士，白面無鬚，一表人才，不由一怔，道：「這位是找在下的嗎？」

文士道：「正是找你的……」只一滑就夠上了部位，一把扣住了小高的脈門，小二已經到前面去了。

「你……你這是幹甚麼？」

「你眞的不知道幹甚麼？」

小高仔細一看，加上是女人嗓音，不由一驚。

這不是「夜花夫人」嗎？

小高曾經拐騙了她近億兩的銀子。

「原來是大姐，大姐，小弟很想妳，只是找不到妳。」

「你這套不靈了！走吧！」

「大姐，我向朋友打個招呼好不好？」

「免了。」

小高被帶到另一家客棧，一個跨院中。

小高被丟在地上。

「夜花夫人」叫來了酒菜獨斟獨飲，道：「小子，你可知道我要如何處置你，反正沒事，你猜猜看。」

小高道：「大姐仁慈，絕不會殺我。」

「對，我不輕易殺人。」

「一定是罰我上去就不准下來。」

「你想得可好。」

「大姐，妳不大可能再找一個比我更能使妳滿足的。」

「夜花夫人」看了他一會。

的確，這數日來她找過，沒有一個比小高更好的。

只不過她也不愁沒有男人。

她一生中換過成千上萬的男人，眞是見過大世面。

正因爲她見得太多，對男人也就十分挑剔。

「我要閹了你……」

說來輕描淡寫，小高却是入耳驚心。

「你聽清了沒有？」

「大姐妳不會的。」

「爲甚麼？」

「男人太多，但比我這東西更靈的男人却太少了。」

「不見得。」

「大姐，你解了我的穴道，小弟表演一手給妳看。」

「你不必表演了，我已另有新歡了。」

「是甚麼人？」

「你不必多管閑事。」

「我敢和他比一下。」

「就算你仍然比他好些，我也要閹你。」

「大姐，妳不會作這種傻事吧！作了就會後悔的。」

「你要表演甚麼？」

「大姐解了我的穴道，我會使大姐驚奇的。」

「夜花夫人」解了他的穴道，小高站了起來。

「大姐，我可否先飲幾杯酒。」

「夜花夫人」點點頭，小高自斟自飲，三杯下肚，道：「大姐，小弟所能表演的花招，大姐以前已經見過，現在要表演的一定要到床上去。」

「你騙我？」

「不，大姐，我是說到了床上才能見眞功夫。」

「你只是想玩玩而已。」

「不，大姐，我只想使大姐開心而已。」

「夜花夫人」不出聲。

她總不能被小高牽着鼻子走。

她不能忘記小高的床上功夫，但也有她的自尊。

小高道：「只要小弟略施小術，女方比服『急鳴丸』及『顫聲嬌』還靈，一定會狂叫不已……」

「夜花夫人」是花痴。

這種女人是經不起挑逗的。

「大姐……」一隻手由腰上摸下，還沒有到達緊要部位，她似乎已經擋不住了，立刻站了起來。

小高神秘地一笑，他不能不感激父母的遺傳。

這種天賦不是人人都具備的。

上了床，「夜花夫人」倒是沒有狂叫亂喊，却不禁暗叫「過癮」。貨比貨之下，她不能不承認。

小高一口氣就是四個多時辰，直到她叫停才下馬。

「小子……」「夜花夫人」喘着道：「你眞絕。」

「大姐，我說過，不會使妳失望的。」

「你要留在我的身邊。」

「當然，只有在大姐身邊才能盡興。」

「你這小子不大可靠，我這老太婆能和年輕女人比嗎？」

「大姐，薑是老的辣，辣而香，新薑怎麼能比。」

「夜花夫人」道：「大姐一生閱人無算，有許多人大而不當，有的太小，有人一上就洩，也有的還未上就洩了。」

「的確有那種人。」

「一般來說，大多數男人都不能拖過半個時辰。」

「男子『九醜』大約有四五成左右，而特別能耐久的百不挑一，而一般大的多不夠硬，小的雖硬，太短不能夠到敏感點，只能在門口戳動，不關痛癢。」

「夜花夫人」道：「在女人來說，最需要的還是時間。」

小高道：「那一天咱們試驗一次……」

「試驗甚麼？」

「看看能不能一天一夜不下來。」

「夜花夫人」道：「好，咱們創造一次最高的紀錄。」

第二天中午，小高又不見了。

小高一不見，她立刻提高了警覺。

「夜花夫人」立刻查點銀票，果然又少了五百萬兩，她氣得眼珠子都爆了，誓言要劈了小高。

* * *

小高見了小莊，三人立刻離開了這縣城。

在另一大鎮上，捐出了巨款。

巫素素道：「小高，以後可要小心『夜花夫人』。」

「當然。」

小莊道：「你說她有多老？」

「六十以上了吧！」

「我的媽呀！」巫素素道：「六十多的老女人還會這麼愛玩，眞正是天生的怪物，世所少見。」

小莊道：「這正是天生異稟，要不是你小子會一套『性愛瑜伽』，八成你已經被她宰了吧。」

「八成！這老女人眞行，」小高道：「她的下體處的陰毛很長，有時兩邊分開，紮了兩根辮子。」

巫素素「呸呸呸」連聲地道：「小高，風流可以，卻不可下流，以後少講這種髒話成不成？」

小高道：「你們聽了不是可以增加見聞。」

小莊道：「的確，有些怪事，以前沒有聽說過。」

小高道：「我過去還玩過一個女人，據說這一種稱之為『兩層樓』，進入第一層沒有甚麼，進入第二層，那就完全不同了。」

巫素素道：「小高，你眞邪。」

小高道：「妳以為小莊就沒玩過？」

巫素素道：「我並非以為小莊就不花，但至少不會像你一樣，到處亂甩。」

小莊和小高大笑不已。

夜晚，三人在品茗聊天，後院門突然敞開。

三小向後望去，在後屋門外，也就是在後院中站定一個一身黑色緊身衣，頭臉包紮起的人。

只要看一眼，就知道此人很年輕。

人的肢體上眞有一種無聲的語言。

即使站在那兒不動，頭臉幪起，也能自他身上看出此人大致的年齡，不但年輕，身材也很帥。

小高等來到後門外，道：「尊駕是……」

「……」此人不出聲。

腰上斜插一柄長刀，小高立刻聯想到裴蒂剛交的男友，似乎就是這麼個身材，況且也是如此插刀。

「你是誰我可以猜到。」

「……」這人仍不出聲。

「你就是柳直，為甚麼不出示眞面目，是不是要和我較量一下？」

這人微微點頭，但又指指小高。

這意思是，先要和小高見個高下。

小高更相信這就是柳直，他走上前來。

巫素素把劍遞給他，低聲道：「小心了！」

小高當然也知道，來者不善。

本來高父高登是用紫鋼短拐的。

小高却是用劍，有時也用刀，因為用拐的太少也太顯眼了。

這年輕人和小高對峙了一會，突然抽出長刀。

右手長刀，左手刀鞘，「刷刷刷」一口氣就是九刀，把小莊逼退了五步，小莊大為震駭。

這柳直的刀法分明是東洋劍道。

小莊剛才把此人估低了，絕未想到有此境界。

巫素素對小莊道：「小莊，他不成……」

其實小莊更清楚小高不成。

非但小高不成，只怕他也接不下柳直十招。

這差距太大了，小莊心中很難過。

不是說技不如人就難過，而是裴蒂本是他的女人，如今和此人在一起，情敵相見，這心情就不同了。甚至裴蒂帶他來此，居心難測。

小莊的反應不謂不快，他拔劍撲上時，已稍遲了一步，長刀有如閃電般劃過，巫素素發出驚嘶。

小高的左手飛了出去。

小莊也震動了一下，人劍合一攻了上去。

小高退下，巫素素抖着手為他止血。

小莊最初很不習慣此人的刀法。

這是一種截然不同於中國的刀法，霸氣、速度驚人，有先聲奪人的勢道。

二十招以後，就可以適應了。

如在小莊未練過小舟上怪人給他的武功，他可能不會在二十招內就能適應，甚至三十招也不成。

快對快，霸對霸，這個對手也開始驚凜了。

顯然，他來此前也把小莊低估了。

本來小莊會看在裴蒂面上，對此人客氣些，因為最早裴蒂是小莊的女友，而非小高的。

剛才小高失去一手，小莊就不會留情了。

只不過小莊也不會盡力施為。

他要保留一些，以免對方把他看成主要的對頭。

所以有時他也會險象環生。

大約在六十招左右時，柳直突然疾退五七步，哼了一聲，越牆而走，小莊此刻也無暇追趕。

巫素素悲聲道：「小莊，怎麼辦。」

小莊道：「能找到花旗，也許還能接上。」

巫素素道：「到哪裡找花旗？」

「的確，花旗和伍一龍在一起，已不住在原處了。」

巫素素道：「先為他止血吧。」

小高面色慘白，道：「小莊找花旗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你先為……為我上藥治療一下。」

小莊道：「小高，看開點。」

「我會的，只是少隻手罷了……」

小莊先為他止血再上藥，就算能馬上找到花旗，要接上這隻斷手，只怕也沒有那麼容易吧！

* * *

「漁船幫」幫主東門吉找到了「夜花夫人」。

他們曾有過一夜銷魂，只不過今天來找夫人，却不是來求歡，而是來求援的，因為一個黑衣人追了來。

太快了，至少東門吉以為這人來得快了。

東門吉也夠窩囊的，躲在「夜花夫人」身後。

「夜花夫人」道：「東門吉，這是幹甚麼？」

東門吉道：「夫人請擋一擋。」

「你可眞有出息呀！」「夜花夫人」道：「請問這位是何方的朋友？東門吉和尊駕有何過節？」

這人只是揮揮手叫「夜花夫人」讓開而不想說話。

東門吉道：「他要我的『金帆令』……」

「甚麼『金帆令』？」

東門吉道：「漁船幫中的最高信物為『金帆令』，誰有此令，誰就能指揮，調度漁船幫。」

「原來如此，你過去未見過此人？」

「沒有。」

「噢！」夜花夫人道：「尊駕不以為太過份了嗎？」

黑衣人把頭臉紮得很緊，只露出一雙眼睛。此人不回答，却撲向「夜花夫人」，勢道十分凌厲。

「夜花夫人」可不是易與之輩，立刻接下。

雙方接了三、五招，都不由一驚。

「夜花夫人」到中原半年多，未遇敵手。

儘管她未遇上最最頂尖人物，已經很不錯了。

這黑衣人到中原也有些時日了，似也未遇敵手。

現在他們眞正遇上了敵手。

黑衣人疾退三步，「嗆」地一聲撤出長刀。

「夜花夫人」看來未帶兵刃。

這時她自腰上抽撤出一條亮亮的絲帶。

這東西只不過三尺多長，金光閃閃看來是軟中帶韌，韌中帶剛，剛中又有點柔，十分奇特。

黑衣人再次攻上。

長刀是剛的，絲帶是柔的。剛柔纏在一起，看來十分怪異。

其實「夜花夫人」用的兵刃叫着「天紳」。

這是一種少見的金屬絲織成，能破「金鐘罩」及「鐵布衫」的橫練功夫。

三十招之後，此人似乎稍佔點上風。

看來要打出結果，大約要百招左右。

黑衣人突然扭身欲退，抖手射出一道寒芒。

「夜花夫人」閃了開去。

「錚」地一聲，一枚五星鏢釘在門框上。

「夜花夫人」微微一怔，隨手自身上摸出一件暗器，也向黑衣人射去，黑衣人居然敢接。

似乎他看出，「夜花夫人」射此暗器旨在給他看看此物而不在射傷人。此人一看突然出了聲。道：「妳怎會有這星鏢？」

「夜花夫人」道：「有人送給我的。」

「妳可知那人是誰？」

「當然，你又是誰？」

「請先說出那人是誰？」

「酒先生……」

黑衣人「啊」了一聲，抱拳疾退，射回了星鏢。

「夜花夫人」接住星鏢，這時黑衣

人已越牆而去。

東門吉兜頭一揖，道：「看來在下來找夫人是找對了。」

「夜花夫人」道：「對！你的命大。」

「酒先生是誰？」

「我也不知道。」

「這可能嗎？夫人不知他是誰，會送夫人一枚星鏢？」

「夜花夫人」拿話岔開，道：「東門吉，這次你逃過一劫，以後你還會再遇上他，你不能永遠在我身邊。」

「當然，只不過我要是說和夫人有交情，他賣不賣帳？」

「夜花夫人」微微搖頭，道：「他不會賣這種帳。」

「看來夫人和酒先生的交情也不怎麼厚。」

「的確如此。」

「他們想吞掉我的漁船幫，我的變成他們的了。」

「也不一定如此，至少想利用你。」

「如果不是想吞掉我一手建立的事業，只是偶爾利用一下，我可以看在夫人面上攷慮支持他們。」

「既然如此，我為你疏通一下。」

「在下會送上一百萬両，作為夫人的勞金。」

「好，另外你給我去辦一件事。」

「請吩咐。」

「高登的兒子高興你認不認識？」

「是不是經常和小莊在一起那個小子？」

「對，就是他。」

「夫人和那毛頭小子有何過節？」

「你不必管這麼多，辦成這件事就成了。」

「宰了他還是活捉回來？」

「你先別那麼輕敵，小高不怎麼樣，小莊卻很難纏。」

「噢？」

「怎麼？你不信？」

「不是不信，只是……」

「告訴你，你不是小莊的敵手，所以要小心點。」

「夫人，其實他們就在這鎮上老長興客棧內。」

「那好極了！看你的哩！我要活的。」

東門吉來到老長興客棧一問，果然三小還在。

寫了個字條，叫小二送進去，他在街頭上等候。

有很多人眞正是浪得虛名。

東門吉正是如此。

如果三小都來了，他可以逃走，所以在街頭處。

不一會，小高果然探出頭來東張西望。

東門吉在街頭處向小高招招手。

由於已是黃昏，小高看不出是誰。

小高也不傻，他也向東門吉招手叫他過來。

東門吉那敢過去？忽然靈機一動，用指頭在空中寫了「高登」二字，小高不由一震，莫非父親有了消息？

他走過來，發現是東門吉，道：「你不是東海漁船幫幫主東門吉嗎？你叫我有甚麼事？」

東門吉此刻當然要順着竿向上爬，道：「令尊的至友在那家客棧中等你，我只是傳遞消息。」

「我爹？」小高自然驚喜，道：「我爹呢？」

「去問令尊的至友。」

「我爹的至友？是誰？」

「我也不知道，只說姓章，立早章。」

小高想了一下道：「家父沒有一位姓章的朋友。」

「你敢確定？這麼說你不去見他了？」

「哪一家客棧？」

「來福。」

「好，我回去向朋友招呼一下。」

「時間來不及，這位章老先生受了重傷。」

「重傷？」

「對，他要在死前向你交代幾句話，這話大概是令尊轉來的，稍遲一步，大概就人天永隔了。」

小高有點懷疑，但此刻也只好冒險。

薑是老的辣，東門吉不用此法，無法引走小高。

小高來到「夜花夫人」的院中。

他向屋中望去，第一眼就看到了她。

小高回頭望去，東門吉站在門口，分水鵝眉刺已握在手中，擺出了「此路不通」的架勢，不由一凜。

這一次，只怕是無法倖免了。

這女人的涵養再好，也不會再饒他了吧？

「大姐，妳好……」

「我好？差點沒有被你氣死。」

「大姐，小弟有不得已的苦衷，我聽到家父的消息，不得不馬上去證實一下，來不及向你報告。」

「好，就算是眞的，帶走的銀票呢？」

「大姐，我想問你一句話。」

「哼……」

「大姐是不是一位好心腸的人？」

「也沒有人說我的心腸壞。」

「這就是了，小弟為大姐製造更好的形象，積點陰德，特把那些銀子捐出賑災了。」

「賑災？」

「是啊！河南水災，山東旱災，嗷嗷待哺的黎庶約七八百萬人，大姐要積私德，這可正是時候！」

「你少胡扯！不知道輸在那家賭場中了。」

「大姐，妳怎麼老是不信任我？」

「東門吉，給我拿下。」

「是！夫人。」東門吉此刻唯命是從，立刻出了手，小高當然不成，大聲道：「大姐，請叫他停手，小弟可以拿出證明來。」

「甚，甚麼證明？」

「證明那批銀両的確捐出賑災了。」

「好，東門吉先停手。」

小高自內袋掏出一張收據遞了過去。

這收據上寫的是「茲收到無名氏夫人捐銀……」字樣。

「夜花夫人」一怔，還眞有這回事。

小高早想到會有這一天。

在捐出銀両時，要對方開出某夫人的名字。

有很多人作善事不是為了救人而是為了名。

不是有很多廟柱上雕刻着「某某善人敬獻此柱」，或「某大善人敬建此橋」及此亭等等。

善欲人知不是眞善，在這世上要求至善，那就太難了。

「夜花夫人」臉上有了笑容，道：「小子，你倒是很慷慨。」

小高道：「為大姐塑造形象，小弟不遺餘力。」

「你這是慷他人之慨！」

「不，大姐，難道妳忘了昔年孟嘗君門下食客馮某為孟嘗君市義的故事了……」

「我還是要整你一下。」

「不，大姐……」他低聲道：「罰我創造紀錄如何？」這一手似乎極靈，她被打動了心。

這是一個永遠不膩的女人──花痴。

東門吉在院中聽他們交談，不由發噱。

他知道「夜花夫人」在啃嫩草，也可以猜想到這小子一定有特殊的玩藝兒，要不，這老女人怎麼會對他另眼相看。

「夜花夫人」道：「東門吉，去叫幾個菜來！」

「是……」一派之主，似乎變成了小廝。

東門吉走後，「夜花夫人」道：「我眞拿你沒辦法，你的左手……」她大吃一驚，現在才發現。

原來自小高失去一手，就把斷腕藏在袖內。

這半天「夜花夫人」才發現。

小高冷冷地道：「是一個黑衣人斬去的。」

「黑衣人？見過他的本來面目沒有？」

「沒有，他的頭面紮得很緊。」

「夜花夫人」道：「多大年紀也不知道？」

「很年輕，應該不超過三十歲。」

「夜花夫人」道：「以後就不會有這種事了！」

「失去一手還有以後？」

「失去一手總比失去性命好些吧？」

小高道：「大姐認識那黑衣人？」

「不怎認識……」伸手一握，叫了起來。

她非常欣賞可觀的「東西」，而且要碩大飽滿的。

有的人那東西上全是筋，像一根骨頭。

觸感既不好，當然也不好看。

小高的可以說既好看也實用。

握在手中，也是一種樂趣。小高當然也有動作。

不一會東門吉叫來了酒菜，三人吃飽喝足之後，也很晚了。「夜花夫人」道：「東門吉，你去辦一件事。」

東門吉知道要把他支開以便上床，道：「請吩咐！」

「夜花夫人」道：「你把這東西交給七里外鎮上天盛客棧的劉鐵匠。」她自袖內取出一個小布包來。

「劉鐵匠？」

「對，一問櫃枱就知道。可不要丟了，明天晚上再回來。」

「當然！」東門吉走後，兩人就上了床。

他們要創造一次紀錄。

世上甚麼人都有，走調的人不一定是小人物。

許多人有頭有臉的大人物，他們的私生活也會使你大吃一驚。

一夜的鏖戰，到了第二天早膳時，小高還有充沛的作戰能力，「夜花夫人」已見疲態，但她不服。

再支撑到正午時，她承認不敵，全身像散了開來。

一旦放棄，就像死猪一樣沉沉入睡。

小高匆匆下床，又弄了不少的銀票。

這工夫正好東門吉回來了，他見小高不在屋中，自然也不知道昨夜的事，但却相信她和小高必有一腿。

「夫人……夫人……我回來了……」

「夜花夫人」翻個身又睡着了。

再叫，也是如此。東門吉心想，昨夜八成太累了，才會如此貪睡。「啃嫩草呀……」只好等了。

那知她整整睡了一天，傍晚才醒。

「小高……小高……」「夜花夫人」一醒就叫小高，這也使東門吉十分妬妒，誰信他們沒有一腿？

東門吉來到門外道：「夫人，小高不在。」

「不在？去了何處？」

「不知道，我是正午回來的，我回來時就未見過他。」

「夜花夫人」面色驟變，突然坐了起來。

她相信小高又走了。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王俊與清風觀主經過一番詳談，發現對方確有可疑，正欲追問下去，清風觀主突然發難，要脅王俊跟他合作，王俊答應，但要清風觀主告訴他誰是四君子，清風觀主答允透露，但要扮作書僮的蕭飛燕服下毒藥，以表王俊合作誠意，蕭飛燕聞言服下，清風觀主才道出自己正是陰手神魔，因被四名號稱「四君子」的俠義中人追殺，故欲先下手爲强，重聘一羣殺手刺殺該四人……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四君子

誘騙參觀金庫　老道使詐擒敵

清風觀主道：「貧道數十年的積蓄，不敢說富可敵國，千萬兩銀子總是有的。」

王俊道：「來對付你的，一共有四個人？這四人爲四君子，對麼？」

清風觀主道：「你只猜對了一半，來找我的不錯是四個人，但他們不叫四君子，只是四個武林高手罷了，四君子是我替他們取的外號。」

王俊道：「你爲甚麼要用四君子作爲暗號呢？」

清風觀主道：「他們都在行君子之事，所以，我就稱他們四君子了。」

王俊道：「看來，道長心中也有是非之分了？」

清風觀主哈哈一笑，道：「貧道這一把年紀了，難道連正邪也不分麼？」

王俊道：「唉，道長，你明明知道自己作的是壞事，爲甚麼竟然不知悔改呢？」

清風觀主臉色一冷，道：「大人，你死定了，就算你舌粲蓮花，也無法救活你自己，現在，你可以喝下藥酒了。」

王俊道：「我還想知道兩件事，道長說完，我就喝下藥酒。」

清風觀主道：「你說吧。」

王俊道：「第一，那四君子究竟是何許人物？」

清風觀主道：「中州大俠宋士廷、武當派的俗家弟子一字劍林扮，還有曹州府大刀常五、開封府鐵判馬昌平。」

王俊道：「這四個人，下官也未聽過。」

清風觀主道：「你不是跑碼頭的，自然不知武林中人了。」

王俊道：「好！還有最後一件事。」

清風觀主冷冷道：「你問吧！今天，我的興緻雖好，可也不能陪你磨牙，這是最後一問。」

王俊道：「你在這清風道觀中，只怕也害了不少人吧？」

清風觀主道：「不多，連你們二位，只有十二個人。」

王俊道：「都是些甚麼人？」

清風觀主道：「你們兩位是官府中人，另外十人都是武林中人，不知他們如何會聽到消息，我隱居於此，他們找上門來，貧道爲了自保，只好要了他們的命。」

王俊望着面前的藥酒，道：「他們都是服用這藥酒而死麼？」

清風觀主道：「那倒不是，他們死法各有不同，大體說起來，其中有半數是中毒而死，半數死於別的暗算。」

王俊道：「你沒有堂堂正正的和他們動手一戰？」

清風觀主道：「這個麼？地方不對，道爺不是怕他們，而是因爲動手一戰，勢必要驚動觀中之人，這道觀中弟子，有半數不會成功，而且，貧道在這附近的聲譽很好，動手搏殺之事一旦傳揚出去，豈不是壞了貧道的清譽麼？」

王俊道：「說得有理，但那些人的屍體總不能藏在廟中，只要屍體被人發現，人命關天，地方官就非追究不可了。」

清風觀主道：「你究竟是做官的人，不知道武林中事，貧道消滅屍體的辦法很多，隨便用一種就行了。」語聲一頓，接道：「貧道已經說得太多了，咱們談話到此爲止，你可以喝下藥酒了！」

王俊緩緩伸動了一下雙臂，端起酒杯，聞了一聞，道：「觀主，這酒味道似乎不太可口。」

清風觀主道：「良藥苦口利於病，何況是毒藥，自然是不太好吃。」

王俊道：「在下平生最怕一件事，那就是太苦的東西，我便嚥不下去。」

清風觀主哈哈一笑，道：「娃兒，道爺今天是陰溝裏翻了船，被你這個毛頭小伙子耍了半天，你不吃是不是？那就別怪道爺我要動强了。」

王俊搖搖手道：「且慢！」

清風觀主道：「你還有甚麼遺言？道爺本想要你落個全屍，想不到你小子命中註定了要屍首不全。」

王俊道：「觀主當眞要出手殺我麼？」

清風觀主道：「你已經知道這麼多隱密，那是非死不可！」

王俊道：「四君子到了清風道觀，你是否知道？」

清風觀主道：「道爺已佈下天羅地網，要他們自尋死路而來。」

王俊道：「四君子已經到了清風道觀，但你佈下的殺手還未發現，我看情形有些不妙了。」

清風觀主怔了一怔，道：「你……究竟是甚麼人？」

王俊哈哈一笑道：「我如說我是四君子邀來的幫手，你信還是不信？」

清風觀主道：「不信。」

王俊道：「爲甚麼？」

清風觀主道：「四君子就算會邀幫手，也不會邀請你這等名不見經傳的人。」

王俊道：「觀主，在下既然敢找上此地而來，自然是心中有些把握了。」

清風觀主道：「不論你是甚麼身份，但道爺這雙眼睛未花，你不會武功，決錯不了，就算會，也不過是三兩招莊稼把式。」

王俊點點頭，道：「不錯，我不會武功，不過，你只注意我，却忽略了另一個人。」

清風觀主道：「另一個人？誰？」

蕭飛燕道：「我，觀主信不信？」

清風觀主目光轉到蕭飛燕的身上，道：「你？」

蕭飛燕道：「除了我之外，咱們還來了不少人。」

王俊接道：「不敢相瞞，你佈置的那些殺手，都已經落到了咱們的眼中了。」

清風觀主臉色一變，道：「給我拿下。」

一個中年道人應聲撲了上來，右手一探，抓向王俊。

蕭飛燕橫裏一掌，封開了那道人的攻勢，道：「牛鼻子，想動手，我來奉陪。」

那中年道人一語不發，只是拳脚齊出，攻得十分猛烈。

蕭飛燕掌指交錯，封住了中年道人的攻勢。

她採的守勢，只是手法很奇詭，輕輕一指一掌，就化解了那中年道人的攻勢。

蕭飛燕有意拖延時間，儘管有很多的機會，却是只守不攻。

那中年道人掌勢如狂風驟雨一般，一連攻了百來掌，仍然無法越過雷池一步。

清風觀主已然看出了蕭飛燕的用心，冷笑一聲，道：「上！」

另一個中年道人立刻搶攻而上。

蕭飛燕對付那一個道人時半斤八兩，不分勝負。

但加上了一個人，仍然是一個不勝不敗的局面。

只是蕭飛燕守勢擴展，把那道人的攻勢完全接了下來。

片刻工夫，雙方又動手數十招。

這時，王俊已悄然握了一把暗器，左手也取出了金劍。

清風觀主似是未料到蕭飛燕武功會如此高强，不禁一呆，忖道：這兩人究竟是甚麼來路？僕人如此，主人更不用說了，難道我眞的看走了眼，那小子的武功，已到了不着皮相的至高境界了？

心中念轉，人却向前移動了身子。

他越想越怕，越覺得情形不對，只有速戰速決，早些結束了兩人，再全心全意應付變化的局勢。

蕭飛燕也看出了清風觀主的用心，高聲說道：「大哥，不用心存慈悲，這清風老道不知道殺了多少人，害了多少保命！」

王俊道：「我知道，他只要一出手，我就取他性命。」

他說得不徐不疾，一片平靜，似乎很有把握。

蕭飛燕冷冷說道：「大哥，你心裏千萬別存仁慈。」

王俊道：「我明白。」

清風觀主本早已確定了王俊不會武功，所以內心之中，十分坦然，但聽得蕭飛燕和王俊這一問一答，不覺間，內心中猶豫起來。

停下了脚步，冷冷說道：「閣下深藏不露，倒叫貧道失敬了！」

王俊道：「七步追魂，你只要距離我七步之內，立刻取你性命！」

他說得很認眞、很堅定，絲毫沒有威脅的意味。

清風觀主楞住了，半晌之後，才緩緩說道：「七步追魂？貧道闖蕩天下數十年，還沒有聽過這種武功。」

王俊道：「我叫七步追魂，不信，你可試試看。」

清風觀主道：「就算叫七步追魂，是掌法，還是劍法？」

王俊也不是無中生有，原來他金劍中的藏針是七步追魂，七步之內，任何人都無法避過那金劍中射出的毒針。

這等面對面的問對之言，王俊無法說謊，七步追魂既非劍法，也非掌法，當下只好搖搖頭。

清風觀主一皺眉頭，道：「非劍、非掌，那是暗器了？」

王俊冷哼一聲，正想接言，突聞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殺鷄用不着牛刀，在下奉陪觀主幾招如何？」

回頭看去，只見一個青衣小帽的年輕人，站在室門口處。

外面戒備重重，不知他如何走了進來。

單是這一點，就叫人吃驚不小。

清風觀主呆了一呆，詫聲道：「你是什麼人？」

青衣人道：「別人都叫我小四子，你叫我四爺也好，四哥也行，隨便你怎麼稱呼吧！」

王俊已瞧出了來人是言小秋，不禁心中一喜。

他已知道金燈門中，以老六黃媚的武功最高，劍術造詣最深。

其次，就數到了言小秋的武功爲最高明了。

清風觀主一皺眉頭，道：「閣下是怎樣進來的？」

言小秋道：「走進來的，那幾個雜毛老道如何攔得住我。」

一面說話，一面舉步向前走了過來。

清風觀主道：「你殺了他們？」

言小秋道：「殺他們會沾汚了我這一雙手，再說，我們大哥管得十分嚴厲，不許我輕易殺人，所以，我只點了他們的穴道。」

這人的口氣和目光冷厲的神芒，已使得清風觀主感覺到，遇上了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

但他對口中的大哥却是流露出無比的敬重。雖然，清風觀主也明白，這人口中的大哥，很可能就是那個冒充京官的人，但仍然忍不住問道：「你們大哥是誰？」

言小秋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和你談了半天話，又告訴你七步追魂的人。」

清風觀主歎息一聲，道：「算在下走了眼，想不到我這一把年紀的人，會栽倒在你們年輕人的手中。」

言小秋已逼近了清風觀主，道：「你的運氣不錯。」

清風觀主道：「如若說運氣，這一刻，大概是我一生中運氣最壞的一刻，怎說得運氣不錯？」

言小秋道：「如是我晚到了一刻時光，只怕觀主此刻已經橫死眼前，我大哥的七步追魂，還沒有一個人能過他的手下。」

清風觀主不太相信王俊，但他却相信言小秋，不禁呆了一呆，道：「七步追魂是什麼霸道武功，如此厲害？」

言小秋哈哈一笑道：「觀主，看樣子，你是有些不信，那不要緊，我立刻就可以證明給你看。」

清風觀主道：「證明什麼？」

言小秋道：「證明這件事給你瞧瞧。」

清風觀主道：「你……」

言小秋道：「我在十招之內，使你沒有再戰之能，你信不信？」

清風觀主道：「太誇大了，就算當今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包括四君子，也不敢如此肯定能在十招內勝過貧道，不過，貧道目下最關心的一件事，倒不是咱們之間的勝負誰屬。」

言小秋道：「那你關心什麼？」

清風觀主道：「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言小秋道：「觀主猜猜看。」

清風觀主道：「你們不像是官府中人，倒像來自武林。」

言小秋道：「高明。」

清風觀主道：「對武林中的各個組合，貧道十之八九都認得，爲什麼竟不認識諸位？」

言小秋道：「那只怪你的閱歷不高，識人不夠多。」

清風觀主道：「如若諸位眞是來自武林中的某一個組合的話，我相信，咱們用不着動手了。」

言小秋道：「哦？」

清風觀主一面喝令兩個道人住手，一面接道：「咱們不妨談談，對武林中的朋友們，貧道一向是有求必應。」

言小秋道：「請說吧，你準備如何應付我們？」

清風觀主道：「貧道想先知道你們是屬於那一個組合之下的人？」

言小秋道：「這一點，歉難奉告。」

清風觀主道：「好！不說也罷！至少可以說出你們來此的用心吧？」

言小秋道：「觀主這話就說得多餘了，我們來了，而且已經控制了大局，應該如何，似乎不用再費口舌了。」

清風觀主道：「這麼吧！你們開個價碼出來。」

王俊道：「什麼價碼？」

清風觀主道：「隨便你們開價，多少銀子，貧道只要能夠付出，決不吝惜。」

言小秋道：「說說看，你能付多少銀子？」

清風觀主道：「十萬兩銀子如何？」

言小秋道：「手筆不小，這件事，

我作不了主。」

清風觀主道：「什麼人能作主？」

言小秋道：「除我們大哥外，還有何人？」

清風觀主道：「你們大哥就在此處，可以立刻決定。」

言小秋道：「這一個麼？我得先和大哥商量一下才成。」緩步走近王俊，低聲道：「大哥意下如何？」

王俊道：「這個……這個……咱們如何能收受銀子。」

言小秋低聲道：「大哥，目下咱們還沒有完全掌握勝機，多延一些時間，對咱們有益無害。」

他這次用的是傳音之術，除了王俊之外，別人無法聽到。

王俊哦了一聲，道：「十萬兩銀子少了些。」

言小秋目光轉到清風道長身上，道：「咱們大哥的話你聽到了？」

清風觀主道：「聽到了。」

言小秋道：「觀主怎麼說？」

清風觀主道：「這一次，我因聘請了不少武林第一流的殺手，用了不少銀子，目下實在手頭不便。」

言小秋道：「這就難談了。」接着哈哈一笑，道：「事實上，道長還沒有到談付銀子的境地。」

清風觀主道：「閣下的意思是……」

言小秋道：「你沒有敗，而且，你還有很强大的實力，你邀請來的殺手，還沒有完全受制於咱們。」

清風道長道：「貧道這把年紀，老實說，已經沒有拚命搏殺的想法了，再說，錢財乃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貧道只要有，花點錢不算什麼！」

言小秋發現了一件事，便是清風觀主似乎也正在拖延時間。這人老奸巨滑，既在拖延時間，必然有別的準備。

雙方在內心之中，都各自盤算着，似乎都覺得，時間對自己有利。

王俊心中也在想，這位清風觀主一開口就願付十萬兩銀子，一座清風道觀就算一年四季香火不絕，能收入幾個錢？怎的竟有着如此大的口氣，如此大的手筆？

只聽言小秋笑道：「道長，咱大哥說的話，一言九鼎，你如不能加碼，這件生意就算吹了，我瞧，咱們還是動手吧！分出了勝負之後，咱們再談價碼不遲。」

清風觀主雙目一瞪，冷冷說道：「我看得出閣下的武功不錯，但是，也不一定就吃得住貧道。」

言小秋道：「所以咱們不妨動手一試。」

清風觀主道：「好吧，閣下再三相迫，貧道恭敬不如從命了。」

言小秋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觀主如是沒有敗，付出了銀子，內心之中這股窩囊，當然是很難平復，說不定成了一件終身大恨的事，動手一戰，分出勝負，觀主就算拿出銀子，也會心平氣和，拿銀買命花得不寃。」

清風觀主道：「聽閣下的高論，倒也有理，閣下請劃出道子吧！」

言小秋道：「强賓不壓主，道長請決定吧！兵刃、拳掌，悉聽尊便！」

王俊心中忖道：「這老道士突然間改變了心意，不知爲了什麼？」

清風觀主道：「刀劍無眼，貧道想先領教閣下的拳掌如何？」

言小秋道：「好！道長小心了。」

話未說完，右手一抬，一掌劈了過去。

清風觀主看他掌勢來如閃電，吃了一驚，忖道：「小子果然有兩下子。」

心中念轉，雙掌已先後攻出。右手一招「橫架金樑」，封擋了言小秋的來勢，左手一招「分柳拂花」，拍向言小秋的前胸。

言小秋笑道：「觀主老當益壯啊！」

口中說着，雙掌已攻出四招，化解了清風觀主的攻勢後，又還擊了兩掌。

清風觀主的武功實在不弱，掌掌都帶起了凌厲的勁風。

言小秋心中暗凜，忖道：這老道武功如此高明，不知何以剛才故意示弱。

心中念轉，人却振起了精神，施展閃電掌法，連綿快攻。

但清風觀主竟然能見招破招，見式破式，身在方寸之地，接下了言小秋三十二招閃電掌法。

蕭飛燕走到了王俊身側，低聲道：「大哥，這老道士不簡單。」

王俊道：「他武功很高麼？」

蕭飛燕道：「四哥的閃電掌法，是武林中有名的絕技，這老道竟能身不移步的接下了三十多招。」

王俊道：「好奇怪，他如此武功，爲什麼故意示弱？」

蕭飛燕道：「幸好是四哥和他動手，如若是我，只怕早已敗在他的手下了。」

其實，清風觀主也打得驚心動魄，只覺這年輕人的掌法招招如電，如不是自己一身精湛武藝，早已敗於他手，清風道觀中人，除自己之外，只怕難再有第二人可與匹敵。

心中念轉，突然快速的反擊了兩招，擊退了言小秋，道：「住手！」

言小秋停下了攻勢，笑道：「觀主有何見教？」

清風觀主歎息一聲，道：「你能不能作得了主？」

言小秋道：「不要緊，我們大哥在此，如若在下作不得主的事，自有大哥作主。」

清風觀主道：「貧道覺得，咱們再打下去，很可能是一個同歸於盡的悲

劇。」

言小秋點點頭。

經過了數十招搏鬥之後，言小秋不得不承認這件事情。

清風觀主笑一笑，道：「貧道雖然是一把年紀了，但還是不想死，所以，貧道不想再和閣下動手了。」

言小秋道：「觀主不願動手相搏，想來，定然是別有高見了。」

清風觀主道：「諸位身份神秘，到目前為止，貧道還不知道諸位的來歷，不過，貧道想先聽一下，諸位來此的眞正用心？」

言小秋哈哈一笑道：「觀主可是又準備用銀子來解決這次紛爭了？」

清風觀主說道：「咱們經過了數十招搏鬥之後，貧道覺得，閣下可以到貧道的寶庫一行。」

言小秋問道：「到觀主的寶庫一行，為什麼？」

清風觀主道：「貧道自信，清風寶庫中的收藏，雖然不敢說天下第一，但却十分豐富，凡是能夠進入寶庫的人，都可以盡其所能的取走寶庫中的東西。」

言小秋道：「哦？」

蕭飛燕道：「你那寶庫之中，收藏了什麼東西？」

清風觀主道：「名書、古玉、珍玩、珠寶，應有盡有，但貧道覺得，最動人的，還是一把好劍！」

言小秋道：「劍？」

清風觀主道：「是，一把名劍。」

言小秋道：「兵器譜上，記述十把名劍，不知觀主收藏的是那一把？」

清風觀主道：「兵器譜上名列第三的莫邪。」

言小秋呆了一呆，道：「這話當眞？」

清風觀主道：「進入寶庫，一目瞭然，貧道如何能夠騙人？」

王俊突然冷冷說道：「寶庫可能是一個陷阱，咱們進入寶庫……」

清風觀主搖搖頭，道：「閣下太多慮了，貧道奉陪進入寶庫，如若那寶庫之中，會有什麼變化，貧道豈不也要淪入陷阱之中？」

王俊心中暗道：「這老道士似乎是一個極為怕死的人，有他同行，大概無妨。」

只聽言小秋輕輕吁一口氣，道：「觀主有此名劍，為什麼不肯隨身佩用，却把它收入寶庫之中？」

聽他的口氣，似乎已為名劍所誘，大有一開眼界之心。

是的！一把名劍，對一個習劍者的誘惑力量，尤勝過千萬兩的黃金。

清風觀主微微一笑道：「貧道年紀老邁，早已沒有了逐鹿武林的雄心，所以把名劍收入寶庫，留贈有緣之人。」

言小秋道：「觀主如此大方，實叫人難以相信。」

清風觀主道：「你可以不相信貧道的話，不過看看名劍又何妨？」

言小秋道：「寶庫何在？」

清風觀主道：「寶庫很近，貧道立刻可以帶三位去看看，不過，咱們事先也得把條件說好！」

言小秋道：「還有條件？」

清風觀主道：「貧道寶庫中的藏物，乃貧道平生心血所聚，如是沒有條件，豈肯輕易任人進入。」

言小秋道：「說吧！什麼條件？」

清風觀主道：「進入貧道寶庫之人，可以取走他喜愛的每一件物品。」

言小秋道：「不包括莫邪寶劍在內？」

清風觀主道：「自然在內，莫邪寶劍可以任你取走，但你必需要為貧道辦一件事情。」

言小秋道：「什麼事？」

清風觀主道：「也許要你退出這清風道觀、也許要你用那把莫邪寶劍，替貧道作一次兇手，殺一個人。」

言小秋道：「幸好我沒有答應你什麼。」

清風觀主說道：「所以，你現在還可以拒絕。」

傳誦千年的名劍，一個人也許畢生也無法見到一次。

言小秋沉吟了一陣，道：「如是我瞧瞧它，是否也有條件？」

清風觀主道：「像你這樣年輕的人，像你這樣的武功，貧道不相信你能不受那名劍的誘惑，如是你只瞧瞧，不願據為己有，貧道很難相信。」

言小秋道：「你可以不相信，但在下問的瞧瞧是否也有條件？」

清風觀主道：「沒有。」

言小秋道：「好！你帶路吧！」

清風觀主轉身向外走去。

言小秋緊隨清風觀主身後。

王俊急行一步，低聲道：「四弟，你眞的要去他的寶庫麼？」

言小秋道：「莫邪寶劍，傳誦武林，但眞正見過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小弟不敢妄存據有之心，只希望開開眼界，也就心滿意足了。」

王俊道：「我擔心這老道士有什麼陰謀詭計。」

言小秋道：「不錯，他的話不能全信，但他很珍惜自己的性命，甚至連兩敗俱傷也不願意，只要他和我們同行，相信不會有什麼危險。」

王俊看得出言小秋已被莫邪寶劍吸引住，但覺若眞能到這老道士寶庫中見識一下，也是有益無害的事。

清風觀主帶着三人，走入一座地道之中，深入了三丈左右時，已至地道盡處。

他似是早有準備，由寬大的袍袖之中取出一個火摺子，一晃而燃。

原本黑暗的地方，頓然間明亮起來。

右面壁上，早已懸掛着一盞油燈。

點起油燈，光度更明，只見清風

觀主伸手在盡頭的牆壁上摸索了一陣，壁間忽然裂開了一道門戶。

王俊冷笑一聲道：「觀主的這座地下寶庫，花了不少銀子吧？」

清風觀主道：「不多，不多，不過萬兩之數，比起庫中藏的寶物，價值不過百分之一二罷了。」

一面說話，一面走了進去。

人到門口，事到臨頭，言小秋也只好一低頭走了進去。

王俊、蕭飛燕魚貫而入。

一腳進門，頓覺寶光耀目。

這地下寶庫不大，但也有三間房子大小，兩邊木架羅列，一面是古玩、玉器，另一面却是明珠、黃金。

卷畫百軸，分列在一面特製的木橱之中。

正中間，黃綾幔帳中，一座翠玉架上，放着一把形式古雅的寶劍。

言小秋的兩道目光，立時被翠玉架上的古雅長劍吸引住。

清風觀主道：「那就是莫邪劍，名動天下的利器。」

言小秋道：「觀主，在下可以取過來看看麼？」

清風觀主道：「可以，不過，你如取劍在手，那就如虎添翼，貧道……」

言小秋冷冷說道：「道長放心，在下如若未得觀主允准，決不把寶劍據為己有，我只瞧一眼，就會放回原處。」

清風觀主道：「寶劍俠士，只恐你拔劍一觀之後，情難自禁。」語聲一頓，又道：「貧道既然帶三位進入寶庫，自然是想以庫中寶藏，向三位求和，此中之物，包括黃金、明珠、玉器、名畫，任三位取走，但只限一次，條件是三位取得寶物，立刻離去，不能再在敝觀停留。」

言小秋道：「莫邪寶劍不在此限的話，在下不會答應你的條件。」

清風觀主歎息一聲，道：「你取劍之後，是否可以離開？」

言小秋道：「只是離開，在下倒是可以考慮。」

一面舉步向神劍走去。

黃綾垂幔，點綴得這一把名劍更顯莊嚴。

言小秋緩緩伸出手去，握着了劍身。

就在他手指觸及劍身，空中突然落下來一道絲網，無聲無息的落下來，把言小秋罩入了網內。

絲網在機關的操縱下，迅速的收縮、升高，竟把言小秋吊了起來。

在同一時間，言小秋也迅速的收回了抓住劍身的左手。

原來，那劍身和玉架是連在一起，十分沉重。這份沉重，也許難不倒言小秋，但他發現了那劍鞘上有着極為鋒利的小刺，觸摸及劍身時，還未發覺。

眞的稍一用力，言小秋才發覺，手上的肌膚已被刺傷。

那是經過劇毒淬煉之物，傷處微感痲木。

收回左手，已經無力，手中被刺破數處，流出黑色的血來。

好厲害的毒藥。

這不過是發生在一刹那間的變化。

王俊、蕭飛燕都被這突然的變化駭得一怔。就這一怔神間，清風觀主已雙手並出，快如閃電一般，點住了兩人的穴道。

王俊怒聲喝道：「好卑下的手段。」

清風觀主哈哈一笑，道：「兵不厭詐，你們太嫩，又如何怪得貧道。」語聲一頓，接道：「你也不是什麼京城裏的大人，只不過是讀過幾天書罷了，貧道幾乎被你唬過去了。」

王俊冷冷說道：「老道士，別高興得太早，咱們的人很多，就算你殺了我們三個，還一樣挽救不了清風道觀的厄運。」

清風觀主笑一笑，冷冷說道：「看樣子，你們確實是有備而來，不過，這第一回合，貧道大獲全勝，我不想惹來太多的痲煩，所以，聘請了一些武林殺手對付四君子，但却想不到，你們無端端的橫裏插手進來，破壞了我的大事……」拂髯冷笑一聲，接道：「暫時委屈三位，在此等候片刻，貧道去瞧瞧，還有些什麼人，等到他們落網，貧道再一齊處決你們。」

蕭飛燕道：「他們不再會上你的當了。」

清風觀主道：「至少，你們三位已經上了當，最壞的辦法，貧道也可以把三位作為人質，挾制他們退出這一場紛爭。」

王俊道：「只可惜太晚了。」

清風觀主道：「不晚，你們三位未死，就是貧道的保障。」

王俊道：「哼！你想以我們三人的生死來威脅他們屈從，那是白日做夢。」

清風觀主皺皺眉頭，道：「年輕人，別忘了你已落在貧道手中，我隨時可以殺了你。」

王俊道：「在下如是怕死之輩，也不會找到清風觀來了。」

清風觀主哦了一聲，道：「你們究竟是什麼人？眞實的用心何在？」

王俊道：「我們是替天行道，為世除害，專門和你這樣的惡人算賬的人。」

清風觀主道：「聽說武林中有這麼一個組合，稱作金燈門，是不是你們？」

王俊道：「不錯，你也知道金燈門這一個組合？」

清風觀主臉色變了，變得十分陰沉，眉宇間也泛起了一抹殺機，道：「想不到，你們眞的又找上了我。」

王俊怔了怔，道：「你說什麼？」

（未完．十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東風傳奇

正邪展開舌戰　大會暗藏殺機

上文提要：谷飛雲搖身換影，老魔頭變貌易容，上回雙方鬥法，各有千秋，最後谷飛雲受挫，得祝纖纖和黑衣人拯救和治療，脫離險境，現在又扮回總提調將小諸葛制服，小諸葛又由老魔頭扮演，即是說總提調由谷與老魔冒充，谷飛雲暗中破壞通天教的組織，將他們的人餵食了歸心丹或迷失散，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老魔不知情，以為武林同道聯誼大會可以順利召開……

他對東海龍王自然很放心，服過迷失散的人，沒有獨門解藥，是無法解去的。迷失心志的人，失去獨立思考能力，無法決定任何事情，需有人在旁指點，所以東無忌要坐在右側，隨時協助了。

東海龍王洪笑一聲，點着頭連說了兩個「好」字，然後抬目四顧，問道：「諸位道兄可有什麼高見嗎？」

只見左首大紅席上站起一個人來，大聲道：「方才東總提調說得很對，今天這一大會，是天下武林各門各派的大集合，來自東西南北各處一方的人，共聚一堂，這是十分難得的一件事，但如果大會結束，曲終人散，又各自東西南北，什麼也沒有留下來，豈不可惜？因此在下不揣愚魯，有一個建議……」

這發言的人身材矮胖、聲音尖細，正在滔滔不絕的說着，只聽東海龍王洪聲道：「這位道兄且慢！」

他雖是隨口說來，但聲音凝而不散，鏗鏘震耳，一下就把對方的話聲蓋了下去。

那人不覺一怔，望着東海龍王，冷然道：「敖大俠……」

東海龍王含笑道：「這位道兄對大會提出建議，自表歡迎，但道兄最好在提出建議之前，先向大家報一次尊姓大名，好讓大家對道兄先有個認識。」

那人依然冷冷的道：「在下呂長素，忝掌大洪山。」

說起呂長素，原是昔年大洪山九頭獅子聞太師聞天壽手下一名管事，大家戲稱他長輸將。二十年前，聞太師過世之後，他勾搭了聞太師一名侍妾劉玉嬌，乘機奪權，當上大洪山總管，不久又自任副當家，十年前又坐上了山主的寶座。

大洪山本是一處反清復明的秘密基地，但因老成凋謝，人事日非，到了呂長素手中，早已完全變質，成為一個江湖幫派而已。

長輸將呂長素雖然身為大洪山山主，白道中人一向不齒其人，很少和他交往，他雖和黑道有勾結，但表面上還是以白道自居，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東海龍王輕輕啊一聲道：「原來是呂山主，老夫失敬了。」

呂長素尖笑道：「不敢，在下的建議是天下武林共聚一堂，這樣的盛會難得，武林中已有二十多年沒有選過盟主，江湖各門各派沒有人領導，有如一盤散沙，何不趁這次大會，推舉一位聲望足以冠冕羣倫的道長出來擔任盟主一職，俾使江湖武林更可以團結合作，統一號令，豈不勝過光是武林同道的聯誼，更有意義得多嗎？」

他話聲甫落，右首大紅席上緊接着又站起一個人來，大聲說道：「呂山主這一提議，用意甚善，江湖武林已有二十多年沒有選盟主了，江湖上糾

紛迭起，沒有地方可以申訴是非曲直，今天參與這一大會的，有東南西北各個門派，也代表了全天下的武林同道，比之三十年前選舉武林盟主，只有九大門派關起門選的，更具代表性，所以兄弟舉雙手贊成呂山主的建議。」

此人乃是有江北大俠之稱的沈昌年，臉色陰沉灰白，說來不徐不疾，中氣極足，隨着話聲，高舉雙手，在空中揮舞，大家報以一陣熱烈的掌聲。

谷清輝低聲說道：「這兩人是通天教收買的爪牙。」

丁易聳聳肩，低笑道：「豈止這兩個人，左右兩邊大紅席上，只怕都是和通天教沆瀣一氣的人哩！」

鼓掌的果然全是左右兩邊大紅席上的人，還有就是通天教的門人了。

東海龍王目光迴顧，洪聲說道：「二位道兄說的不錯，今日之會，確實到了天下武林各門各派的人，足可代表整個武林，江湖上已有三十年沒有推舉武林盟主了，推舉武林盟主，是武林中的一件大事，自然要整個武林中人的同意才行，不知大家有沒有意見？」

他話聲甫落，坐在左首大紅席上的天演子站了起來，稽首道：「貧道方外之人，本來不想多說，但貧道也忝屬武林中人，就要表示貧道的一己之見，江湖上已有三十年沒選武林盟主，糾紛迭起，無人仲裁，也是事實，因此貧道覺得呂山主說得極是，武林中門派之多、門人弟子良莠不齊，往往一件極小的事，會引起軒然大波，極需有人主持公道，這就是武林中需要有一位盟主總理其事。今天這一大會，集合了東西南北四方武林同道，是數十年來未有的盛會，一旦大會散會，又各自東西南北，集會一次既然不易，盛會不再，也正是推舉盟主最好的機會。貧道不但個人完全贊成，也呼籲參加大會的所有道長，上體天心，推舉一位公正無私，完全為武林謀求和平，融洽各派的盟主出來，是天下武林之幸。」

他在江湖上聲譽極隆，因此話聲甫落，坐在左右兩邊大紅席上的人立即紛紛鼓起掌來。

毒手郎中秦大山站起身大聲道：「大家都在鼓掌，那就表示大家都贊成了，現在就請討論如何推舉盟主好了。」

丁易輕聲道：「看來他們早就計劃好了，要把通天教主捧上武林盟主的寶座，這次大會勞師動眾，原來眞正的目的在此！」

谷清輝微微搖頭道：「這不過是他目的之一，只怕還另有陰謀呢。」

丁易一怔道：「還另有陰謀，那是什麼呢？」

谷清輝笑道：「你看下去就知道了。」

呂長素站起身道：「在下認為推舉盟主人選，必須是德隆望重的有道之士，庶乎眾望，經提名之後，再由大家一致通過，才能正式當選。」

羊角道人跟着站起，高聲道：「古教主創教四十年，宣化道義，武林同道莫不欽敬，貧道鄭重推舉古教主為盟主，應該是大家心目中最適當的人選了。」

這回他話還沒有說完，立時響起了如雷掌聲。

這掌聲起自左右兩邊的大紅席，和上首通天教的門人，以及站立四周的數十名迎賓人員。東西南北四路總令中，也疏疏落落的有人鼓着掌。很明顯，東、南、西三路並沒有人鼓掌，鼓掌的是北路總令長白派和析城山主裴通和他幾個門人。

東無忌坐在上首，一雙炯炯目光就一直在注意着四路總令的人，在他想來，四路總令的人都是他囊中之物，如今居然只有寥寥幾人鼓掌，其餘的人都木然而坐，毫無舉動，心頭自是極怒，但繼而一想，這些人都被迷失了神志，大概事前沒人和他們說明之故。

江北大俠沈昌年沒待掌聲平靜下來，就站起身，高聲說道：「好了，好了，大家既然一致贊成，獲得通過，古教主當選武林盟主，就請總提調去恭請新任盟主蒞臨大會。」

東無忌正待站起。

東海龍王忽然仰首向天發出一聲長笑，笑聲鏗鏘悠長，有如龍吟，他還沒開口說話，突聽身邊響起一縷細如蚊子的聲音說道：「敖道兄再忍耐一回，看看他們還有什麼花樣？此刻還不到時候，道兄務必敷衍一陣再說。」

東無忌看東海龍王笑聲有異，方自一愕，急忙回頭看去。

東海龍王笑聲一歇，朝大家拱拱手，洪聲道：「大會已經選出盟主來了，兄弟這主持人任務已了，功成身退，應該鞠躬下台了。」說完，又連連朝四周拱手。

他果然不愧為東海龍王，江湖老手，應變極快，本來這聲長笑之後，應該有一番義正詞嚴的話了，但轉瞬之間，口氣完全變了，成為阿諛盟主，而且也不失他的身份。

東無忌當然聽得出來，他這聲長笑，似是含有反對之意，此時聽他這麼一說，心頭一塊大石也總算放下來了。一面連忙站起身，搖着手道：「敖大俠且慢！」接着又朝四周抱抱拳道：「家師一向不重名利，久已不問塵事，所以連今天這樣的盛會，也沒有前來參加，只命在下等幾個師兄弟來替大會服務，如今蒙大會一致決議，推舉家師出任艱鉅，這是天下武林大家的意思，家師就是不願過問塵事，也只有勉為其難的了。只是家師隱居通天崖，離這裡少說也有一天路程，在下趕去敦請，也要明天才能趕到，在家

師未到之前，大會進行，仍請由敖大俠主持。」

大家又紛紛鼓掌。

東海龍王問道：「還有事嗎？」

東無忌心中暗道：「自己還以為他持有反對意見，聽他這句話顯然心神還是被迷失了。」一面含笑道：「大會還在進行之中，大家也自然隨時都會發言的了。」

東海龍王頷着首，目光一掃全場，問道：「各位道兄，還有什麼寶貴的意見嗎？」

「有！」站起來的是北路總令主長白派掌門人傅一飛，他身材矮胖，禿頂紅臉，但聲音極為洪亮，只見他臉含笑容，朝四周抱拳打拱，然後說道：「此次大會，乃是天下武林各門各派的聯誼大會，天下武林同道，自應一體參加，天下武林只有門派之別，沒有大小之分，更沒有什麼門派是名門正派，什麼門派不是名門正派……」

話才說到這裡，大家已經紛紛鼓起掌來。

丁易輕聲道：「不知他是什麼意思？」

谷清輝道：「目前還不知道，但以方才鼓掌的情形看，長白派可能已和通天教沆瀣一氣了。」

只聽傅一飛續道：「但有些門派，一向自認為是名門正派的大門派，除了他們，旁的門派，不是小門派，就是旁門左派，數百年來，積非成是，別人也就把他們看作名門正派、大門派，把自己看作了小門派，旁門左派，難道天下武林，就只有他們寥寥幾個才是大門派、名門正派嗎？我們從今天起，要把這個錯誤的觀念改過來，大家都是名門正派，這四個字不是他們專有的……」

他這番話，自然是有感而發，也極具煽動性，大家又爆起了如雷掌聲。

傅一飛頓得一頓，又道：「就因為這些門派自高自大，瞧不起小門派，所以今天這一大會，不屑一顧，不來參加，因為他們是大門派，名門正派。不屑一顧，不來參加，也就是瞧不起天下武林同道，瞧不起天下武林大會，請問這些門派，大會要不要加以懲處？」

別看他一臉笑容，極為隨和，一點也沒有激動的神情；但句句逼緊，使人不期而然會起共鳴之感！

果然，他話聲才落，就有人大聲道：「瞧不起大會，自然要加以懲處。」

另一個人接口道：「不管他門派有多大，非制裁他們不可。」

又一個人高叫道：「名門正派又怎樣，不來參加的一定要罰。」

大家七嘴八舌，高聲叫喊，一時之間，羣情激憤，情緒十分激動。

谷清輝低聲道：「他們雖沒說出那一個門派來，但顯然要對付的是少林和武當了。」

丁易道：「傅一飛果然是他們一黨，今天這一大會，是他們早就佈置好了的。」

谷清輝微笑道：「一點不錯。」

「大家請靜一靜。」

站起來的是析城山主神拳裴通，他大喝了一聲之後，又高聲說道：「今天與會的門派，地不分南北，路不分遠近，差不多都到齊了，沒有來參加的，旁的不去說它，和大會距離最近的，就有兩個門派，那就是少林寺和武當山，因為這兩個門派，一向被武林同道視為泰山北斗，大會如要議處，就該從這兩個門派開始，才能使天下武林心服口服。」

此言一出，大家又紛紛鼓起掌來。

谷清輝朝丁易相視一笑，看他們鬧了半天，這句話才是眞正的主題，目的就是要假大會之名，懲處少林、武當兩派。

析城山主裴通並沒坐下，他精神抖擻，又高聲說道：「大家既然同意，就請公決，如何懲處這兩個門派？」

「阿彌陀佛！」一聲蒼勁的佛號，從遠處傳來。

大家方自一怔，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接着說道：「諸位檀樾，不用再議處了，武當派和敝寺的人已經來了。」

這老和尚的口氣，是說少林、武當兩派的人已經來了，他這兩句話，顯然是以「千里傳音」說的，聲音不響，但全場的人都清晰可聞，光是這份內力，就非同小可。

所有的人目光不期而然朝南首入口投去。

只見由兩名大會迎賓陪同七人從南首緩步走入，走在前面的一僧一道，正是少林寺方丈至善大師和武當掌教青雲子。兩人身後則是少林寺監寺至慧大師、長老至能、至濟、武當派凌雲子和歸存仁。

他們兩派只來了七個人，未免太以輕敵了。

總接待祝纖纖急忙交代迎賓，在橫案左首，迅即添設了七張錦披椅子，一面急步迎了上去，連連拱手道：「大師、道長賁臨，祝纖纖忝掌大會接待，未能遠迎，實在失禮之至，還請二位掌教多多原諒，大會剛開始不久，二位掌教和諸位道長請上坐。」

至善大師合十一禮，徐徐說道：「女施主不用客氣。」

青雲子微笑道：「少林、武當兩派，並未接獲大會邀請，女施主不嫌咱們來得冒昧就好。」

祝纖纖聽得一怔，說道：「少林、武當領袖武林，今日這一大會是武林聯誼大會，絕不會不邀請貴派的，二位掌教請上坐。」

青雲子含笑道：「方丈大師和貧道既非來賓，也用不着上坐了，咱們只是找尊師來的，就煩女施主請尊師出

來一晤。」

東無忌手持摺扇，飄然走出，含笑朝祝纖纖道：「五師妹是大會總接待，青雲道長既然說出並非來賓，就不用師妹接待了，妳只管退下去。」

祝纖纖對這位大師兄似是十分恭敬，口中應了聲「是」，果然躬身退下。

東無忌才朝至善大師、青雲子二人抱拳道：「在下東無忌，忝為大會總提調，家師並不在此，二位掌教有何見教，和在下說也是一樣的。」

至慧大師道：「東施主作得了主嗎？」

東無忌豁的一聲打開摺扇，在胸前搧了兩搧，微微一笑道：「家師指派在下擔任大會總提調，在下若是作不了主，還能擔任總提調嗎？」

「如此就好！」至慧大師沉哼一聲道：「武當掌教道長和敝寺方丈連袂前來，就是為了奉勸尊師，江湖武林已經平靜了一段日子，各門各派也都能相安無事，尊師數十年修練，應該早已悟徹人天，不可再造殺孽，如妄想統治武林，也只是徒增滋擾而已……」

東無忌沒待他說完，睜目喝道：「住口，在下尊重你至慧是少林寺監寺，才以禮相待，這裡是武林聯誼大會，不是少林寺，豈容你狂妄自大、滿口胡言，家師久已不問塵事，所以並沒有到大會上來，剛才全體武林同道一致推舉家師出任武林盟主，也是武林同道為天下武林着想，如何是妄想統治武林？是不是武林同道沒有推舉你們少林方丈、武當掌門，就心有不甘，才存心到大會來搗亂的，眞要如此，就是自棄於天下武林同道，天下武林同道也決不會讓你們得逞的。」

「哈哈！」歸存仁大笑一聲道：「東無忌，你們通天教主耍什麼花樣，你心裡有數，天下武林，也不容你們隻手遮天，自欺欺人……」

東無忌臉色一寒，目射金芒，沉喝道：「姓歸的老匹夫，你說什麼？你再敢侮衊天下武林大會一句，就教你橫屍當場，你信是不信？」

歸存仁怒笑道：「姓東的，當着天下英雄，你敢如此發橫？」

「哈哈！」東無忌朗笑一聲道：「東某就當着天下英雄教訓你這老匹夫！」

口中說着，舉手一掌遙遙向歸存仁劈來。他立身之處，和歸存仁相距少說也有五六丈距離，這一掌又發得無聲無息，好像只是虛應故事一般，毫不用力。

站在歸存仁身邊的青雲子、凌雲子眼看對方只是虛晃了一掌，心中暗暗覺得奇怪，只要聽東無忌的口氣，這一掌決非虛招，何以他舉手遙劈會不着絲毫力道，莫非他練的是什麼旁門陰功不成？一念及此，要待向歸存仁示警，已經遲了半步。

歸存仁聽東無忌說出要當着天下英雄教訓自己，心頭大怒，口中沉嘿一聲道：「好……」

他剛說出一個「好」字，連第二個字還沒出口，就已感到不對，一團無聲無息，毫無半點朕兆的內勁，一下撞上胸前，宛如被千斤巨石砸上了一般，口中悶哼一聲，忍不住後退了兩步，勉強站住，但胸口血氣翻騰，幾乎要張口噴了出來，急忙閉上眼睛，緩緩納氣，暗自運功調息。

凌雲子眼看東無忌出手傷人，不覺大怒，喝道：「東施主如何出手傷人？」

東無忌手搖摺扇，大笑道：「凌雲子，你方才不是也聽到了，歸存仁出言無狀，在下說過要當着天下英雄教訓他的，這一掌東某堂堂正正的發掌，並不是偷襲，歸存仁武當名宿，自應早作準備，既可還擊，也可以躲閃，他接不下東某一掌，只能說他學藝不精，怪得誰來？」

他既說歸存仁是武當名宿，又說接不下東某一掌，當眞把武當派挖苦透了。

凌雲子那裡經得他這般損法，心頭怒極，鏘的一聲從肩頭撤下長劍，喝道：「東施主有這般高明，貧道倒想討教幾招……」

青雲子沒待他說完，剛叫出：「師弟……」

東無忌看了凌雲子一眼，不屑的道：「武當三子，能接得下東某一招，已經很不錯了。」

凌雲子被他氣瘋了，連掌門師兄這聲「師弟」都彷如不聞，沉喝道：「好，那麼東施主就接貧道一劍試試。」

喝聲出口，刷的一聲，一道劍光激射而出，直向東無忌面門奔去。

他身為武當三子的老二，一身所學自極精純，何況這一劍含憤出手，使的是「兩儀劍法」中的一招「太極初動」，劍光乍發，點的雖是東無忌面門，但就在劍光刺到離東無忌身前還有二尺來遠，突然劍劃弧形，一點寒芒已刺到東無忌胸下，這一劍當眞快速如電，能夠看得清他劍勢的人，為數也已不多。

東無忌摺扇輕搖，冷峻的臉上微露笑意，絲毫沒把對方這一劍放在眼裡，是以凌雲子劍尖刺到他身前二尺光景，他還是一動沒動，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際，只見他在胸前輕搖的摺扇忽然一收，朝下輕輕一壓。這一動作，看去極為從容，但聽「嗒」的一聲，正好把凌雲子刺到他胸下的劍尖壓住。

凌雲子心頭一驚，要待撤劍，但覺劍尖似被東無忌的扇頭膠住了一般，再也收不回來。

東無忌卻在此時朝他微微一笑，低喝一聲：「撤劍！」

壓着劍尖的扇頭忽然一放，一下敲在凌雲子執劍手腕的關節上。

凌雲子幾乎連變換招式都來不及，但覺右臂驟然一麻，五指一鬆，長劍噹郎墮地，急急往後躍退，一張白晰的臉上，登時羞得色若豬肝。

東無忌也不追擊，又是豁的一聲打開摺扇，在胸前搧了兩搧，才含笑道：「如何，東某說過，你能接得下東某一招，已經不錯了。」

這一剎那，但聽一片掌聲，如雷般鼓動，拍掌的當然是以兩邊大紅席上的人居多。

武當三子的老二，連東無忌的一招也接不下，這當眞把凌雲子羞辱得無地自容，倏地跨上一步，用腳尖挑起長劍，憤然道：「好，貧道再領教東施主的高招。」

青雲子看出東無忌武功高出二師弟甚多，這就急忙喝道：「二師弟還不退下？」

凌雲子不敢不遵，立即躬身應「是」，返劍入鞘，往後退下。

青雲子目光湛然，注視着東無忌，徐徐說道：「尊師既然不在此地，大會是由東施主負責的，那就和東施主說也好。」

東無忌含笑道：「武當掌教有何教言，但請直說。」

青雲子頷首道：「善哉！善哉，貧道那就直說了，貴教召集天下武林，在這裡開武林聯誼大會，原也無可厚非，但貴教却不擇手段，竟以迷失散迷失參與大會的武林同道……」

東無忌沒待他說下去，臉色一沉，喝道：「青雲子，東某尊重你是武當派一派掌門，你却如此誣衊通天教，誣衊大會，你如果自認為是領袖武林的名門正派，可以不把任何門派放在眼裏，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青雲子身為武當掌教，被他當面斥責，絲毫不見怒容，只是神情嚴肅的道：「不論貧道說的是否是誣衊貴教，東施主總該讓貧道把話說完吧？」

東無忌冷冷的道：「你有什麼話只管請說。」

青雲子肅然道：「貧道和少林方丈大師同來，就是希望貴教及時收手，解散四路總令，給他們迷失散解藥，這場大會到此為止，只要貴教不再和武林各門各派為敵，大家仍可不傷和氣。」

「哈哈！」東無忌突然仰首向天，發出一聲清朗的長笑，目中精芒暴射，沉聲道：「青雲子，你這般說話，不怕武當派遭滅門之禍嗎？」

青雲子看他目中精芒逼人生寒，心頭暗暗驚異，忖道：「東無忌只不過是通天教主門下大弟子，但從他目中隱射的金芒看來，此人年事很大，一身內功已不在自己之下了！」一面平靜的道：「貧道看不出武當派會遭滅門之禍，但貴教如不聽勸告，一意孤行，那就很難說了。」

東無忌大笑道：「就憑你們少林、武當兩個門派？哈哈，今天大會上早就大家一致通過要懲處你們一向自高自大，不把武林其他門派在眼裏的少林、武當兩派了，你們既然自己找上門來了，正好在大會上，當着天下武林，處以應得的懲罰，二位掌門人還是自動受縛，聽候大會發落，還是要執法人員動手呢？」

少林監寺至慧大師瞋目喝道：「東無忌你能代表天下武林嗎？」

「哈哈！」東無忌手中摺扇朝四面一指，說道：「東南西北四路總令，不就代表了東南西北四路各個門派，難道他們還不能代表天下武林？」

至慧大師凜然道：「他們當然可以代表天下武林；但代表天下武林的並不是通天教，更不是你東無忌。」

坐在右首大紅席上的江北大俠沈昌年站起身道：「大師此言錯矣，天下武林大會，是通天教召開的，通天教主榮膺大會推舉當選武林盟主，如今盟主不在會上，東大俠以大會總提調身份，自可代表大會，大會既是天下武林大會所代表的自然也是天下武林了。」

他此言一出，會場上就有許多人鼓起掌來。

「阿彌陀佛！」

少林方丈至善大師合掌當胸、口誦佛號，向前跨出了兩步，徐徐說道：「這位施主不知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老和尚從未在江湖上走動，所以不認識江北大俠。

沈昌年冷冷的道：「在下沈昌年，是淮揚派出身，這樣夠了吧？」

至濟長老急忙低聲道：「他是淮揚一帶頗負盛名的江北大俠。」

至善大師微微頷首道：「沈施主似乎並未被迷失神志，老衲深為沈施主慶幸，但沈施主可知通天教以召開天下武林大會為名，把天下武林同道分為東南西北四路，均被暗下迷藥，迷失神志……」

「哈哈！」沈昌年大笑一聲道：「大師身為少林寺方丈，竟然昧於事實，把道聽途說之言，信以為眞，就向武林大會興問罪之師，豈不可笑？」

羊角道人大聲喝道：「少林、武當一向自詡名門正派，其實都是些不明事理的糊塗蛋，這裏有誰被迷失神志了？」

「有。」站在橫案左首的東海龍王敖九洲突在此時洪聲應了一個「有」字，他聲音洪亮，全場的人自然都聽到了，所有目光也不期而然都朝他投去。

東海龍王目光如炬，環顧四周，然後不疾不徐洪聲說道：「兄弟是東路總令主，也是大家公舉的大會主持人，因此兄弟應該說句公道話，兄弟有一個義女叫雲芸娘，後來才知道她竟是通天教古教主門下的八弟子，她曾在兄弟飲食之中暗下迷失散，企圖迷失兄弟神志，好受她控制，哈哈，兄弟在江湖上打滾了六十幾年，什麼花

樣沒有見識過，區區迷藥，又豈能迷失得了敖某？但兄弟還是擔任了東路總令主，就是要看看通天教在天下武林聯誼大會上，究竟玩弄些什麼花樣？兄弟挺身作証，是希望東總提調轉告尊師，千百年來，武林中人以信義爲先，憑仗藥物，縱能迷得一時，也不足久持，其他南西北三路總令，如有被迷失神志的人，也希望立即給予解藥，方能眞正的和平相處，兄弟話說完了，這大會主持人也就此鞠躬下台了。」說完，果然鞠躬一禮，大步走下。

東無忌怒在心裏，看他走下，立即迎了上去，一面拱手道：「敖大俠請留步。」

東海龍王道：「總提調還有什麼見教？」

東無忌大笑道：「敖大俠神志清爽，並未被迷失，那就是說沒有人向你下迷失散了，因爲眞要在你飲食中下了迷失散，敖大俠的神志就未必會有這般清爽了，敖大俠既未被迷，却誣蠛本教使用迷藥，迷失天下武林同道，在大會上大放厥詞，危言聳聽，顯然和少林、武當早有勾結，擔任東路總令主，不過是前來卧底，企圖破壞大會團結。通天教主辦武林大會，絕不容許有人破壞大會……」

他話聲還未說完，就有人大聲叫道：「敖九洲是大會的奸細，絕不能放過他。」

也有人喝道：「把他拏下了！」

東無忌搖了搖雙手，要大家不可鼓噪，一面搖着摺扇，含笑朝東海龍王說道：「敖大俠卧底而來，在下忝任大會總提調，不揣愚魯，倒要向敖大俠討教幾招高招。」

東海龍王目中精芒閃動，洪笑道：「總提調是要和老夫動手了？」

東無忌微哂道：「難道在下不配和敖大俠動手嗎？」

大洪山主呂長素站起身道：「總提調且慢，還是在下先來會會敖大俠。」急步走到東海龍王面前，拱手道：「在下請敖大俠賜教。」

東海龍王雙目一瞪，射出兩道懾人精光，沉喝道：「姓呂的，你還不配向老夫叫陣。」

呂長素聽到他這聲沉喝，如同焦雷貫耳，心頭猛然一驚，不自覺的後退了一步，一時之間連話也答不上去。

羊角道人飄然走出，含笑道：「敖大俠不願和呂山主動手，不知貧道還能承教嗎？」

東海龍王嘿然道：「向老夫挑戰的是東無忌，道兄是代表他和老夫動手？還是單獨向老夫挑戰？如果是代表東無忌出手，老夫也可指派一人作代表，如果是道兄單獨向老夫挑戰，那麼會場上屬於通天教的高手爲數不少，難道要老夫一一應戰不成？」

「屬於通天教的高手」，這句話聽得羊角道人老臉不禁爲之一紅，尤其東海龍王這番話，一時也叫羊角道人難以回答。

東無忌朗笑一聲道：「敖大俠既然有意要考量在下，道兄和呂山主且請回座，就讓在下領教他的高招。」一面朝東無忌拱拱手道：「敖大俠一支龍頭杖會過不少天下豪傑，在下就以手中這柄摺扇討教了。」

東無忌怒笑道：「老夫縱橫江湖數十年，龍頭杖從不輕使……」

從不輕使者？不願和後生小子使龍頭杖也。話聲一落，右手把龍頭杖往地上一拄，就毫無聲息的插入數寸厚的青石板上，雙掌一拍，洪笑道：「老夫就用這雙肉掌，你只管使扇好了。」

東無忌摺扇一領，微笑道：「那就請教大俠賜招了。」

東海龍王沉笑一聲道：「好，你接着了。」

喝聲出口，右手抬處，一掌凌空拍去。他積數十年修爲，功力深厚，這一掌又志在克敵，差不多用上了七成力道，掌風出手，轟然有聲，一道洶湧的勁風，直向東無忌身前撞去。

光是這份聲勢，就看得會場上的羣雄莫不暗暗點頭：這位威震長江的東海龍王，果然名不虛傳，非同小可！

東無忌似是不敢硬接，身形一側，從旁閃出，他身法輕靈無比，就在閃出之際，右手疾揚，摺扇快若流星，一下朝東海龍王左肩點到。他右手直伸，再加上二尺長的摺扇，正好够上東海龍王的肩頭。

東海龍王沒想到他閃出之際，乘機出手，來勢快速如電，心頭也不由暗吃一驚，哼道：「好小子，這一手確實够快。」

心念轉動，右手一招，突然把直劈出去的掌力向左帶轉，由直劈一下變成橫擊，掌力在這一收一放之間，自然又增强了一二成力道，轉瞬間，一團强猛掌力宛如迅雷迸發，凌厲無比。

東無忌一怔，此時要待退身，也已不及，只聽他口中發出一聲清朗的大笑，遞出去的摺扇並未收回，却忽然打了開來，扇面直豎，朝前推出。

他居然豎立着一面白紙扇，去硬擋東海龍王差不多有九成力道的一記掌風，這豈不是螳臂擋車，憑你通天教主門下首徒，就是用雙掌推出，也擋不住東海龍王的這一掌。

會場上尤其兩旁大紅席上的來賓，都不禁替東無忌擔心起來。

但事實並沒有大家想的那麼糟，東無忌推出的一柄白紙扇面，居然一下把東海龍王帶轉的一團掌風給擋住了！

掌風迅若風雷，湧若怒濤，只是在東無忌豎立的摺扇扇面前面，洶湧作勢，吹得沙飛石走，扇面就像一道

防波隄，迫使凌厲掌風難越雷池一步。

這一段話，說來較慢，其實只是瞬息間事，東海龍王帶轉的一團掌風，被東無忌扇面擋住的一剎那，陡覺一縷極陰極寒之氣，無形之中，不僅滲透掌風，而且在不知不覺間已經滲入脈腕，迅速沿臂而上，心頭不禁大駭，急切之間，口中大喝一聲，振腕揮出。

這一揮雖然內力迸發，但一縷陰寒之氣却並未揮去，整條右臂竟然緩緩垂下，使不出一點力道來，心頭不禁又驚又怒，左手迅速抓起龍頭杖，目注東無忌，洪喝一聲：「你……」

東無忌沒待他說下去，搖着手含笑說道：「敖大俠息怒，你只要稍事休息，即可無礙。」

大家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聽東無忌口氣，東海龍王好像在這一招上吃了大虧，再看東海龍王果然雙目微闔，凝立不動。

這下看得會場上的人莫不心頭驀然一凜，以東海龍王的一身修爲，居然在通天教首徒東無忌的手下，沒走出兩招！

跟隨東海龍王來的二十六名護衛，在這一瞬間不約而同虎的站了起來。

落花島主祁中奇是東海龍王數十年至交，這時急忙朝二名領隊以目示意，制止他們不可妄動，一面閃身而出，走到東海龍王身邊，低聲問道：「道兄不礙事吧？」

東海龍王雙目乍睜，含笑道：「還好，兄弟並不礙事。」

祁中奇道：「道兄不妨下去休息一會，由貧道去會會吧。」

東海龍王正待攔阻，剛叫出：「祁道兄……」底下的話還沒出口。

祁中奇已經走到東無忌前面，中指掛着玉拂，稽首道：「貴教也曾在貧道身上下過迷失散，因此貧道也想跟總提調討教一招半式，不知總提調肯賜教嗎？」

東無忌久聞落花島主祁中奇之名，武林中把他稱爲東海一奇，却沒有人能說得出他的來歷，也沒有人看他出過手。落花島是一個神秘的島嶼，祁中奇也一向被江湖上人目爲神秘人物。

東無忌看了他一眼，這一眼當然是在估量落花島主的內功修爲，大概有多少程度？一面含笑道：「在下和敖大俠也只是隨便比劃而已，今天是大會的第一天，盛會難得，道兄是大會的貴賓，切莫因誤會而傷了和氣，少林、武當指責敝教施下迷失散，只是志在挑撥大會團結，道兄不可誤中奸計……」

祁中奇大笑一聲道：「貧道活了六十多歲，豈是是非不分之人，若非通天教派人在貧道飲食之中暗下迷失散，貧道還不會參加今天的大會，更不會向總提調請教了。」

東無忌目中隱含怒意，點頭道：「這樣也好，東某就領教了。」當胸搧着的摺扇朝前一招，說道：「道兄請啊！」

口中說的還算客氣，但這用扇面向人招着，分明含有輕視落花島主之意。

祁中奇肩負長劍，却並未拔劍，只把手中玉拂朝前一擺，說道：「貧道那就有僭了。」

他玉拂這一擺，就有千百縷銀絲飛散開來，又倏然而合，化作一道白光，朝前點來。在他銀拂飛散之際，發出一陣嘶嘶輕嘯，盈耳不絕，但等到銀絲倏合，輕嘯也倏然而止。

他出手就露了這一手，看得場中人莫不暗暗點頭，大家都由衷的讚歎，落花島主一身功力果然精純無匹。

站在他對面的東無忌依然搖着摺扇，站立如故，就在此時，銀絲乍合，嘯聲甫歇，一道强勁如矢的暗勁，當胸直貫而來，勁之强，大有貫穿山石之勢。

東無忌臉上掛着冷峻的笑容，直到這道勁力撞到身前之際，當胸摺扇忽然一翻，往下壓落！不，他壓落的扇面順勢向右帶出。

這一着看去輕鬆從容，實則使上了極大力道，才能把對方這道强大的暗勁向右首接引出去。

這一下因勢利導，當眞如一江春水向東流，把對方力道完全引出。落花島主一拂本來只是一記無聲無息的暗勁；但經他這一引，等到向他身右帶出之時，却呼然生風，發如波濤，大有沛然莫之能禦之勢，一下衝出去三丈多遠，塵沙飛捲，簡直像一道捲風。

東無忌右手扇面朝下翻壓之際，左手却悄無聲息的由下翻起，抬手朝前拍出。這時正好摺扇引發暗勁，發出如濤風聲，誰也沒有人去注意他的左手。

落花島主看他用扇面引出自己暗勁，左手一抬翻掌拍來，也立即左手一抬，迎拍出去。就在此時，突聽耳邊有人低喝一聲：「他使的是『翻天掌』，祁道友接不得。」

話聲入耳，掌已發出，自然遲了！

但即使不遲，落花島主也不會聽的，他雖然不是剛愎自用之人，但數十年潛修，自恃功深，和通天教主一個門人弟子交手，豈肯無故收手後退？

他聽到有人以「傳音入密」說出對方使的是「翻天掌」，立即催動眞氣，使出他從不輕使的「青炁神功」來。

落花島主祁中奇一生很少踏入江湖，沒有人知道他武功來歷，這「青炁神功」當然也沒人見過，此時但見他推出的手掌色呈淡青，他臉上也同時呈現出一片淡淡的青氣。（未完・四十二）

血劍屠龍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部署人手懲兇頑　剷除冥府惡勢力

上文提要：徐不凡在冥府見到師叔黃明德、宏德、師妹綿綿等人，知道血魔王被黃泉府的幽冥教主欺負，便和綿綿去找血魔王，爲他治好傷病，並將代覓神尼的消息告知，從他口裡亦不知幽冥教主是何許人氏，便混入教主招兵買馬的隊伍中，發現褚鵬傑亦在其內，他們兄弟三人和一些惡鬼都是被幽冥教主收買的孤魂，於是會同冥府捕頭計議緝捕，原來教主就是當年的武林暴君……

金鑾殿內，筵開十桌，九桌多已坐滿各式各樣的武林人物，當中一桌未滿，只有柳清風、趙跛子坐在那裡。褚鵬傑則正與兩位兄長，在另一桌上談得津津有味。

徐不凡、高天木、黃綿綿一入金鑾殿，立即爆出一陣迎新的掌聲，被神刀鐵漢鄭重的請到當中那一桌，同時亦將褚鵬傑請了過來。

「有請教主！」

神刀鐵漢餘音未竭，另一個洪亮的聲音已自殿後傳來，珠簾輕拂，形如鬼魅，出來一個白髮蒼蒼，整個上半身全被長髮包住的怪物。

魔尊者的身後，緊跟着二名勁裝大漢，眸光灼灼，神充氣沛，無疑是一等一的高手。

金鑾殿內全體起立，掌聲如雷，在熱烈的歡迎教主大駕。

行至桌前時，魔尊者將面前的白髮一分，露出一張紅噴噴，油光光，狀似少年的臉龐來。

神刀鐵漢像侍候太上皇似的，拉開椅子，請魔尊者入座，並將徐不凡等人介紹給他。

魔尊者跟大家一一握過手，寒暄幾句，便開席了。

一代魔尊的確不是一個等閑之輩，對徐不凡、黃綿綿、高天木、褚鵬傑、柳清風，趙跛子，每一個人的過去皆垂詢甚詳，如有疑問，必嚴加究詰，打破砂鍋問到底，幸好徐不凡事先已想好了一套說詞，未出紕漏。

聽完大夥的陳述，魔尊者臉色微微一變，敬了大家一杯酒後，說道：「本教主發現各位有志一同，都是被血轎主人搬走了吃飯的傢伙，這徐不凡眞的這麼厲害？」

大夥黯然無語。

「難道你們沒有一個能勝得過徐不凡？」

來到冥域，就是不爭的事實，誰還有臉說大話。

一代魔尊的眸中射出二道寒芒，環視着大夥，以無比堅定的語氣說道：「好，各位等着瞧，如果姓徐的小兒敢再踏進九幽，本教主保証替你們加倍討回來。」

黃綿綿故意嚇唬他，替徐不凡猛吹牛：「教主，想找徐不凡討債，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初我們師兄妹三顆腦袋，是被姓徐的一劍斬下來。」

她這兒話還沒有說完，其他桌上的徒衆已一片譁然。

「甚麼？一劍能砍下三顆腦袋？」

有鬼提出反問。

「正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黃綿綿態度認眞。

武林暴君甚是不悅，道：「就算他有一劍能砍下別人八顆腦袋的本事，本教主照樣要摘下他項上人頭。」

黃綿綿展開心理戰，繼續打擊幽冥教的士氣，道：「教主，絕不是屬下有意長他人之威風，目的是希望大家提高警覺，徐不凡的血劍非常霸道，劍刃削金斷石不談，單是劍氣，就可在十丈外取人首級。」

魔尊者陰惻惻的一笑，道：「綠姑，妳可知血劍的來歷？」

「知道，是血魔王的成名之物，據說上次徐小子來冥府時，已盡得血魔王的眞傳，將七七四十九招血劍之法練得滾瓜爛熟，尤其是血劍三絕到，更是精純絕到，爐火純青！」

「綠姑！」魔尊者有點沉不住氣了，聲音也變粗了，「我告訴妳，半月前血魔王夜闖黃泉府，接不住本教主的十招！」

「教主，冥府內好像有人替血魔王抱不平，說他疏於修練，功夫荒廢，此刻再認眞打起來，教主不一定能討了好，下次他再來，一定要好好揍揍這個老小子。」

「那當然，就怕那老小子不敢來。」

「最可慮的還是徐不凡。」

「血魔王都不是對手，徐小兒算甚麼東西。」

「最怕青出於藍勝於藍。」

「哼！」

魔尊者被黃綿綿撩撥得毛躁起來了，放下酒杯，不再言語，獨自暗暗生悶氣。

驀然，金鑾殿的大門之上傳來一聲：篤，被人插上一面血紅色的三角小紅旗。

「血旗！」

「血旗！」

有那識貨的，立刻叫出聲來。

魔尊身後的兩名大漢好快的反應，立如兩支箭一樣標出去。

王石娘是何等身手，他們當然追不到。

兩名大漢見四下無人，齊聲說道：「教主，我倆建議即刻封鎖黃泉府，另派教中高手，將姓徐的毀在黃泉府外。」

一代魔尊毫不考慮的道：「不必！本教主正愁他不敢來！」

「教主的意思是，放那徐小子進來，甕中抓鱉？」

「不錯，假如連一個黃口小兒都治不住，我們還談甚麼推翻十殿，稱尊幽冥。」

大家的眸光，全部都集中在大門口，王石娘已神鬼不覺的，在側門上貼上血帖，還插了一柱香。

褚鵬傑眼光先發現，道：「教主，血帖也貼上來了，我們準備的時間還剩下半個時辰不到。」

大夥的眸光，齊齊轉向側門，魔尊者寒着臉道：「在正常狀況下，姓徐的甚麼時候出現？」

柳清風道：「差不多剩下一寸多的時候，褚提督所言不差，我們準備的時間不多。」

一代魔尊大聲說道：「不必準備，各位繼續吃，等一下徐不凡到了以後，老夫請你們喝血酒。」、

話是這樣說，衆教徒的心却七上八下，沒有幾個能吃得下去的。

徐不凡的名頭太大，威震陰陽二界，大夥的視線皆不約而同的投向香頭。

魔尊者似乎受到感染，屁股也開始坐不穩了。

大約剩下兩寸香不到的時候，魔尊者首先站起身來，大踏步的向殿外走去。

教主一動，誰還敢再坐着，就在金鑾殿外，一代魔尊居中，徐不凡等人在後，衆教徒向兩翼延伸，擺開一個準備迎戰的陣式。

黃綿綿好熱心，還特意將香火頭拔了過來，插在魔尊者看得到的大柱上，道：「教主，請注意，據說香火頭燃盡的時候，就會有人腦袋落地。」

一代魔尊瞪了她一眼，再瞧瞧香火，目光遠射，聲若焦雷：「徐不凡，老夫知道你們已潛入黃泉府，別再躲躲藏藏，再不現身會誤了你的好時辰。」

遠處有了動靜，花叢中，樹蔭下，成羣結隊，湧上來一大片。

王石娘、何三虎、王勇、黃明德、黃宏德、尤猛，排成一排，走在最前面，後面是數十名小鬼及牛頭、馬面。

等王石娘他們在丈許外一站定脚，魔尊者馬上趾高氣揚的說道：「誰是徐不凡，給老夫站出來。」

「是我！」

話未出口時，三人早有默契，先點了褚氏昆仲，柳清風、趙跛子的穴。

話一出口，人已飛起，魔尊者還沒有弄懂是怎麼回事，徐不凡、高天木、黃綿綿已落在王石娘一旁。

魔尊者一楞，道：「邋遢公子，你……」他氣得連話都說不下去了。

徐不凡抹掉臉上的汚垢，擦去劍上的銹泥，刻意拍拍背在背上的冥銀，朗聲說道：「在下徐不凡，謝謝教主的厚賜。」

這簡直是天大的笑話，把敵人當作貴賓，還送人家大把白花花的銀子，魔尊者雙眼發直，怒火冲天的道：「徐不凡，你好大的狗膽，竟敢在老夫的面前耍花樣，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黃綿綿、高天木也早已恢復本來面目，黃綿綿冷冷笑道：「魔尊者，充其量我們只是跟閣下開個小玩笑，並不會耍甚麼大花樣，否則，你的腦袋瓜子早就搬家了。」

一代魔尊暴跳如雷的道：「丫頭閉嘴，老夫要問姓徐的小兒，你我陰陽阻隔，人鬼有別，爲何要大與無名之師？」

徐不凡有條不紊的說道：「我們是無任何仇恨可言，在下是替死在你手下的寃魂枉鬼討債的，也是代表十殿

閻君，執行公務！」

魔尊者虎吼道：「好狂的雛兒，給我斃了他！」

神刀鐵漢、那兩名貼身的漢子，如響斯應，電縱而出，如三支利箭，箭頭均指向徐不凡。

褚鵬傑、柳清風等五人，却像個二百五，僵在原地，一代魔尊這才明白，已着了徐不凡的道兒。

王石娘、高天木、黃綿綿挺身而上，硬將神刀鐵漢等在半途截下來。徐不凡也不再客氣，拔出血劍，大踏步的走上去。

「徐不凡，看老夫活劈了你！」

魔尊者先發制人，猛地一個箭步，劈面攻來一掌，滿頭的白髮，根根豎起，像一把張開的鐵傘，更像是無數的長針鐵線，向徐不凡掃過去。

好傢伙，一代魔尊掌力渾厚，洶湧的暗力如浪濤不絕，尤其他那滿頭的白髮更厲害，可掃，可刺，可捲，徐不凡施出渾身解數，却始終近身不得。

髮絲如刀，魔尊者已將內力貫注髮尖之上，刀刀皆可傷人。

髮性極韌，徐不凡施展出血劍三絕招，依然斬它不斷。

徐不凡心裡雪亮，知道遇上了眞正的頂尖高手。他更明白，與頂尖高手過招，切忌躁進，必須先穩住陣脚，然後才有致勝的機會，於是，立將攻守的節奏放慢下來。

黃綿綿對付神刀鐵漢約在伯仲之間，王石娘、高天木的兩個對手亦非易與之輩，雖略佔上風，短時間還不見得能制住對方。

倒是十殿總捕何三虎、黃明德等收穫豐碩，展開圍捕行動，已綑起二三十個來。

猛可間，魔尊者一掌劈空，徐不凡乘虛而入，掃出一劍，魔尊者提足縱起，再攻一掌，徐不凡變掃爲刺劍往上送，頓呈一上一下，首尾相接的火拚局面。

這個局面，實在驚險萬狀，魔尊者一掌劈下，徐不凡不死也會重傷，而徐不凡那一劍如果送上去，魔尊者準會開膛破肚。

魔尊者的身子，已橫着高懸在半空中，徐不凡也已離地而起，繼續衝刺。

一代魔尊的手掌，當然比徐不凡的劍尖要短，換言之，如果目前的這個格局不改變，自然是魔尊者要先挨劍。

但是，魔尊者的頭髮太長，幾乎與徐不凡的手臂加上血劍相等，血劍一傷到魔尊者，徐不凡必也會爲髮尖所傷。

情勢危殆，生死須臾，徐不凡驀覺頭頂掠過一縷勁風，蓬！巨震之聲傳處，魔尊者橫飛出一丈三四，飄落地面，徐不凡再衝飛五尺，始迴旋落地。

一旁多了兩個人，一位是血魔王，另一位赫然竟是眇目神尼。

二人併肩而立，神采奕奕，看氣色，都比他們單獨的時候要好得多。

魔尊者怒吼一聲，道：「血魔王，剛才那一掌，可是你的賞賜？」

血魔王虎目一瞪，道：「老夫是怕你被血劍開膛，失去與你再一爭高下的機會，你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魔尊者瞧了眇目神尼一眼，道：「這位是誰？只有一隻眼睛，想必是陽世的眇目老尼，怎麼，寂寞難耐，居然偷情偷到陰曹地府來了。」

這話說的多難聽，眇目神尼宣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未予計較。血魔王却按耐不住了，道：「老匹夫，閉上你的烏鴉嘴，再口沒遮攔，小心你的老命！」

魔尊者冷笑道：「手下敗將，黃泉府可不是你發威的地方，不怕丟人就再接本教主的十掌看看。」

血魔王氣極怒極，咬牙說道：「老匹夫，莫說十掌，就是百掌千掌，老夫也照接不誤，看劍！」

從徐不凡手中取過血劍，分心就刺，魔尊者毫不退縮，當即揚掌迎上來，鬥在一起。

血魔王最精到的功夫就是劍法，少了一把血劍，就好像缺了一條胳膊一樣，何況又有神尼在旁，自是精神百倍，打從第一劍開始，就毫未放鬆，一路搶攻到底。

一劍緊似一劍，一招猛似一招，場中劍氣如虹，一片血影，從第一招施至第四十九招，魔尊者尚可保持不敗，血劍三絕招一出，情勢立變，絲絲之聲大作，血紅色的劍氣之外，又多了一層白茫茫的霜雪。

當然不是霜雪，是魔尊者被削斷的白髮。

白髮越來越短，最後僅剩下一尺不到，血魔王不爲已甚，突然收招撤劍，擲還徐不凡，退到眇目神尼身邊去。

徐不凡看得一呆，道：「前輩，你怎麼半途而廢？」

血魔王仰天一嘯，道：「都幾百歲了，仍不忘爭強鬥勝，慚愧！慚愧！」

此時，所有幽冥教的徒衆俱已被制服綑綁，一代魔尊眼見大勢不妙，不敢再逞強戀戰，拔足就走。

徐不凡身形三閃，已在十丈外將他截住，厲色說道：「一代魔尊，你氣數已盡，插翅難飛！」

魔尊者怒目相視，道：「徐不凡，你要怎麼樣？」

徐不凡的臉上出現一抹濃濃的殺機，道：「我說過，替鬼友討債，執行公務，不過，你如覺得力不從心，可以歇一下，徐某絕不佔你的便宜。」

話是幾句好話，魔尊者却引爲奇耻大辱，勃然大怒道：「狂小子，你好大的口氣，老夫稱霸武林時，連你祖奶奶都沒有出世呢！」

盛怒之下，連攻十二掌，招如排空濁浪，一波比一波强勁，力可碎石開碑，一掌比一掌威猛，徐不凡的整個身子，全被淹沒在掌影之中。

好個倔强的徐不凡，臨危不亂，處變不驚，捨命力戰到底，惡鬥五十合後，掌影漸淡，劍氣陡熾，已將失去的先機主動搶回。

徐不凡攻勢凌厲，劍劍不離他的吃飯傢伙，連攻十餘劍下來，絲絲之聲再起，白茫茫的霜雪再現，魔尊者最厲害的白髮已削斬殆盡。

「徐不凡，老夫跟你拚了！」

「魔尊者，你的時辰到了！」

魔尊者雙掌齊出，欲作孤注一擲，徐不凡劍氣如虹，硬往上撞，二人各不相讓，展開生死一搏。

慘叫聲，割裂聲，同時響起，接着是一蓬血雨，半截斷掌，一代魔尊的左掌已斷，痛得他齜牙咧嘴，歪歪斜斜的踉蹌出五六步。

「殺！」

徐不凡挺劍再上，毫不容情，血紅色的光幕直往魔尊者的脖子上竄，一代魔尊不甘就戮，作困獸之鬥，連人帶掌撲上來，徐不凡揚腕揮劍，原式不變，卡察！武林暴君的腦袋應聲落地。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魔尊者氣息已斷，右掌還是印上了徐不凡的胸膛。

可惜，腦袋沒了，後勁斷絕，終於廢然而倒，趴在地上。

徐不凡洒下藥水，抬頭看時，血魔王與眇目神尼衝着他頷首一笑，隨即携手飄然而去。本想追上去，查問一下到底誰是常小琬，但既而一想，二老「久」別重聚，此非其時，只好作罷。

柳清風、趙跛子都是肆虐黃家的元兇主犯，尤猛對褚家兄弟亦啣恨極深，仇人見面，分外眼紅，黃明德等爭先撲縱而出，意圖討債索仇。

徐不凡急忙上前攔阻，道：「兩位師叔，尤叔，算了，柳清風他們的血債已在陽世清償，至於冥獄之罪，自有十殿懲處，交給何總就行了，請勿用私刑！」

此來冥域，主要目的是爲追趕杜伯元，現在老魔授首，幽冥教已徹底摧毀，自無久留必要，徐不凡跟大夥打了一個招呼，立與王石娘、高天木離開黃泉府，直奔枉死城而去。

* * *

薄暮時分。

在北京的一條大街上，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一隊錦衣衛飛馳而過，路邊鷄飛狗跳，行人紛紛退避。

另一條街上，刑部總捕頭馬致遠，帶領着數十名捕快，也在發足疾馳，行色匆忙。

一頂暖轎，就緊跟在馬隊的後面，轎伕汗流浹背，脚步穩健快速，始終與馬隊保持一定的距離，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暖轎的旁邊，有二人扶轎狂奔，一個是鍾玉郎，一個是鍾雪娥。

後面，是一大羣四衣衛，一個個皆脚底抹油，快逾奔馬。

馬隊很快的拐彎了，拐進王府井大街。

刑部的捕快，則抄小路轉到後面的一條街上去了。

他們的目標相同，全部指向燕親王府。

暖轎剛剛停在燕親王府的大門口，錦衣衛指揮廖九雄便迎上來說道：「總管大人，燕親王府的正面已完成封鎖。」

褚艮從轎內跨步而出，還沒有來得及開口說話，刑部總捕頭馬致遠也氣喘吁吁的趕到了，道：「報告總管大人，燕親王府的後面完成包圍。」

「好，好，咱們進去！」

話畢，褚艮在前，鍾玉郎、鍾雪娥、廖九雄、馬致遠等人在後，還領着一羣四衣衛，闖進燕親王府。

守門的警衛上前攔阻，道：「請郝總管稍待，容小的去通稟。」

褚艮臉色一沉，道：「不必了，老夫自己會進去！」

伸手一推，守衛踉蹌而退，褚艮率衆長驅直入。

消息早已傳進去，燕親王匆忙的衝到屋外來，褚艮在丈許外停下步子，隨隨便便的拱拱手，叫了一聲：「王爺。」

燕親王怒火中燒，却將聲調壓得盡量平和一點，道：「郝總管，這個時候，來我王府，有事？」

褚艮大模大樣的冷笑道：「沒有事咱家斗膽也不敢打攪王爺的清靜。」

「是甚麼事？」

「咱家得到密報，說血轎主人徐不凡窩藏在王府內。」

「郝總管，」褚艮來此何事，燕親王當然心裡有數，故作訝異狀，反口詰問：「你這話是聽誰說的？」

「且不管消息來源，」褚艮歪歪嘴，冷笑的意味更濃了，根本沒將燕親王放在眼內，「咱家只想知道是否確有其事。」

「絕無此事。」

「抱歉，空口無憑，咱家要搜。」

「郝艮，你說甚麼？居然膽敢搜我的王府？」

「不是咱家要搜，老夫是奉命行事。」

「奉何人之命？」

「自然是皇上。」

「拿聖旨來。」

「是口諭。」

「哼，我看你是假傳聖諭，搜不出徐不凡來，小心本王奏你一個欺君之罪。」

「哼，如果搜出徐不凡來，王爺的罪更重，窩藏欽命要犯，可是要殺頭

的。」

一扭頭，作了一個開始行動的手勢，褚良朗聲說道：「給咱家搜，放心大膽的搜，誰敢阻擋就放手去殺，天大的事由本總管替你們擔着。」

燕親王雖身兼九門提督，但兵馬皆在提督衙門，王府內僅有少數警衛，並無一兵一卒，面對大軍壓境的褚良，想阻止也阻止不了。

四衣衛、錦衣衛、還有刑部捕快，像潮水似湧進前樓後廳，湧進後院花園裡。

褚良在鍾雪娥、鍾玉郎的簇擁下，也衝進燕親王府的後花園。

燕親王怒髮衝冠，氣衝斗牛，無奈彼此實力太懸殊，根本不可能與褚良一爭短長，索性叫王安搬來一張椅子，坐在廊簷下。

褚良才踏進花園，馬致遠便上來報告：「總管，密告的小木屋找到了，就在假山的左前方。」

順着馬捕頭手指的方向，褚良已看到屋角，道：「衝進去，逢人便殺，一個都不要留。」

鍾玉郎動作好快，身形三起三落，通！已將柴門踢開。

徐不凡名震武林，沒有一個人敢輕敵大意，不管三七二十一，柴門一破，馬上射進一把飛刀，無數暗器。

奇怪！居然沒有一個人敢闖進去。

更奇怪！裡面也沒有一個人衝出來。

這時候，大家才看清楚，小木屋內根本空無一人。

也沒見血轎。

甚至，搜遍全室，連半絲曾經住過人的痕跡都找不到。

褚良氣得直跺脚，道：「怎麼會這樣呢？」

鍾雪娥道：「乾爹，也許消息來源有誤。」

「不可能，消息是王府的內線傳出來的。」

「徐不凡那小子精得像猴子，可能發現風聲很緊，溜了！」

褚良未置可否，逕向前院走去。

由於人手充足，大家的動作又快，約莫持續了一盞熱茶的工夫，已將王府內上上下下，裡裡外外搜了個夠。

褚良對迎上來的廖九雄說道：「廖指揮，有沒有？」

廖九雄雙手一攤，道：「沒有。」

「沒有？」

「是的。該搜能搜的地方都搜過了。」

「莫非姓徐的小兒當眞已聞風而逃？」

「有可能，最近這幾天，北京城就不會見到血轎的踪影。」

褚良朝王府內四下察看一下，以命令的口吻說道：「廖指揮，不管事實究竟如何，所有的錦衣衛全部留下來，繼續封鎖燕王府，不論何人，准進不准出，倘有違命硬闖者，一概殺毋赦！」

「是！是！」

廖九雄對褚良執禮甚恭，連說兩聲是，目送褚總管率衆離去後，也立即退至王府外，在王府四週重新部署一番。

二老八駿，還有血轎，究竟到那裡去了？

就在燕親王的屁股下面。

原來自從廖九雄上次來過以後，燕親王便提高警覺，當徐不凡爲追問杜伯元的口供，遠赴幽冥時，當機立斷，在神鬼不覺的情形下，將血轎分解，連人帶轎，全部藏進王府的地窖裡去。

燕親王所坐的地方，就是地窖的兩個出口之一。

另一個出口，在燕親王的書房壁櫥裡。

燕親王返回書房，打開壁櫥，再撥動一個暗紐，用力一推，看似平整無縫的櫥壁，陡然又開了一道門，下面就是石階，直通地窖。

二老就守在石階上，八駿守在另一面的石階上，三名錦衣衛囚禁的地方，僅隔着半堵牆。

燕親王親切的笑笑，道：「你們全知道了？」

天叟丁威道：「只要姓褚的老賊闖進來，我們準備將他埋葬在這兒。」

燕親王望望躺在血轎的徐不凡，道：「徐王爺還沒有『回來』？」

天叟丁威道：「該『回來』了，實在令人心焦，如果長時間被包圍下去，遲早會露出馬脚，連累王爺的。」

「本王的生死不足論，令人擔心的是社稷江山，假如本王的猜想不錯，褚良很可能正有某種陰謀在進行中。」

「如此，合我們十人之力，保護王爺殺出去，到提督府去調度兵馬勤王如何？」

「不，錦衣衛個個身手矯健，成功的機會不會大，一切等徐王爺『回來』以後再作定奪。」

「王爺，我們在王府的消息怎麼會洩漏？」

「可能有內奸，褚良的爪牙無所不在。」

一提到爪牙，燕親王馬上回頭，發現壁櫥上的門無風自動，晃了一晃，不由臉色大變，沉喝一聲：「誰？」

「是我，徐不凡！」無形有聲。

櫥門壁門都自動關起來了，王石娘、高天木飄然而現。

徐不凡也一躍而起，來到燕親王身邊，道：「王爺，王府外面全是錦衣衛，這是怎麼回事？」

燕親王將經過的情形告訴他，最後說道：「徐王爺，先不談王府被圍之事，快說追到杜太傅沒有？」

「追到了。」

「杜伯元是否招出內幕實情？」

「自從看到陛下密詔後，老太傅甚感懊悔，已將全盤經過原原本本招出來了。」

毛奇搬來兩個小板櫈，請兩位王爺坐下，燕親王說道：「杜太傅乃元老重臣，以他的身份地位，何至於被褚良牽着鼻子走，供其驅使？」

徐不凡慨然一歎，道：「據杜太傅自己說，以前，他自己行爲欠檢點，有不少把柄落在褚良手中，褚良又是皇上面前的大紅人，以此要脅，逼他就範，久而久之，愈陷愈深，終至不可自救。」

「褚良與巴爾勒的關係，他清楚嗎？」

「清楚，貢品只是一個餌，目的在除去先父，解除咱們的邊防。」

「巴爾勒有土地野心？」

「事實上是，褚良答應割讓大同以北的所有土地給韃靼。」

「老賊可以得到多少好處？」

「整個大明的江山。」

「這個閹賊狼子野心，果然有篡位的企圖。」

「王爺，不凡的話說得不夠完整，應該說褚良與他幕後的主子，有共同謀奪皇位的野心。」

「閹賊的後面，眞的還另有其人？」

「一點不錯，是杜太傅親口說的。」

「誰？」

「魯王。」

燕親王像是火燒屁股一樣，呼地站了起來，聲音也變得有些顫抖，道：「是魯皇叔？魯王一向謙恭和善，忠心不二，怎麼可能是主謀人？」

徐不凡嘴角一撇，起身說道：「會偷吃的貓，沒有一隻是喜歡叫的。」

「本王還是想不通，閹賊目前大權在握，可以稱得上是上欺天子下壓羣臣，假定魯王登基，他還能怎麼辦？」

「不凡懷疑他們是狼狽爲奸，各懷鬼胎，一個看重對方的皇族身份，一個借重對方的實際力量，各自心裡邊作何打算，只有他們自己明白。」

燕親王鄭重其事的道：「徐王爺，現在奸賊的陰謀已大致明朗，勤王除奸，刻不容緩，不知有何安邦定國之策？」

徐不凡振振有詞的道：「在下以爲，當務之急是先將褚良殺掉，萬一殺他不成，最起碼要將他在紫禁城裡的爪牙、四衣衛全部解決或驅逐，先保住皇上的安全。」

「對，然後呢？」

「然後就應該積極展開行動，解決他在北京城內所有的黨羽，一旦清除盡淨，緊守住九門，便可立於不敗之地，再徐圖追緝餘黨，懲治兇頑。」

「對，對，就照着徐王爺的高見去辦。」

「大內是老賊的大本營，經營已久，根深而蒂固，想要徹底掌握，勢必要大費周章，動用九門提督府的兵馬，目前最急迫的事，是如何摧毀錦衣衛，解王府之圍。」

王石娘忽然插嘴說道：「主人，奴才有個意見，不知道該不該說？」

燕親王笑道：「石娘，有甚麼話但說無妨。」

王石娘道：「錦衣衛十分難惹，如正面衝突，很難一網打盡，也就是說免不了會驚動褚賊，爲了確保紫禁城行動的成功，必須先將錦衣衛秘密解決掉，始可萬無一失。」

燕親王讚道：「石娘之言極是，問題是如何進行？」

王石娘望着徐不凡，道：「由石娘與天木的元神出擊，應可圓滿達成任務，但我家主人一再嚴禁我們隨意施展法術，必須主人允可才行。」

相處日久，燕親王對這位中山王的脾性已有相當瞭解，他要是不同意的事，天王老子也改變不了，是以只是楞楞的看着他，未便出言央求，更不敢代爲作主。

徐不凡沉吟有頃，道：「好吧，事急從權，我答應你們，但是只准以元神扮鬼，不得施展法術，點了他們的穴道後，應即扔進府內來，不可任意傷人，我與二老八駿自會在裡面接應。」

「是，主人。」

王石娘、高天木喜不自勝，餘音嫋嫋中，已化作一縷青煙而去。

徐不凡與二老八駿，也隨後離開地窖，利用夜暗，潛行到牆邊去。

丁威剛選好一個位置站定，後花園的牆頭上便飛上一個錦衣衛來，天叟先是一呆，再仔細觀察，發現已被人點中穴道，像一個活死人，無疑是被王石娘或高天木提上來的。

「丁老，接着！」無形影，聲音是高天木的。

丁威張開雙臂，接住錦衣衛，飛快的跨進前院，丟進地窖裡去。

王石娘當然也不會閒着，二人此起彼落，彼落此起，以相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地點，一頓飯的工夫，便已先後處理了三十餘名。

四週的錦衣衛多已清除完畢，只剩下大門口及門口兩側寥寥數人。

愈是接近大門口，王石娘愈小心，等廖九雄在門口轉了兩圈，走進門內時，抽冷子點了一名錦衣衛的昏穴，提着他的領子飛上牆。

另一邊，高天木也採取配合行動，處理了另一名錦衣衛。

至此，四週的錦衣衛已一個不剩，只有廖九雄的身邊還有四個人。

廖九雄又踱到門口來了，乍然發現兩旁的衛兵不見了，極目望去，居然再也見不到半個錦衣衛，不由大吃一驚，轉身奔進王府內，大聲喊叫着部屬的名字。

庭院深深，四下寂寂，不見部屬，沒有回音。

燕親王從一排木柱後面蹿出來，冷冷笑道：「廖指揮在叫甚麼？」

廖九雄道：「本使的手下失踪了。」

燕親王伸手向後一指，道：「你後面不是有兩個嗎？」

廖九雄回頭一看，眼睛都直了，明明是四個錦衣衛，就這麼一眨眼的工夫，怎麼剩下兩個了，氣虎虎的走上去說道：「他們兩個到那裡去了？」

兩個錦衣衛如泥塑木雕，不言不動。

「他媽的，你們都變啞巴了？」

吼聲中，左右開弓，一人賞了一巴掌。

噗通！噗通！二人已被石娘、天木點了穴道，當即應聲趴下了。

廖九雄是老經驗，看得出是着了別人的道兒，但令他不解的是，既已被人點中穴道，爲何還會向前爬行？

事實上當然是被王石娘、高天木拖着走，很快便拖進守門房裡去了，砰！還將房門關起來。

廖九雄嚇傻了，直着喉嚨喊：「鬼！鬼！」

徐不凡在身後接口說道：「鬼？那裡有鬼？我看你是活見鬼！」

廖九雄再返轉身來，見燕親王的身邊又多了一個年輕人，愕然道：「你是誰？」

徐不凡笑道：「我們不會眞正照過面，但血轎主人徐不凡這幾個字你應該不會陌生。」

「甚麼？你……你就是徐不凡？」

「在下正是你們千方百計要找的人。」

「好小子，郝總管的消息不差，你果然藏在燕王府。」

「你是証實這個消息的第一人，可惜你的消息却傳不出去了。」

「徐不凡，你想幹甚麼？」

「好說，想要你吃飯的傢伙。」

「你憑甚麼要對本使逞兇？」

「於公於私，你都死有餘辜。」

「本使與你何怨何仇？」

「我濠州老家的族人，就是你與馬致遠率衆屠殺的。」

「本使與馬總是奉命行事，執行公務。」

「哼，奉的是何人之命，執行的是甚麼公務，你心裡有數。」徐不凡臉一沉，「鏗鏘！」血劍已告出鞘，眸中殺機暴現，冷森森的說道：「有沒有遺言後事，說吧。」

單憑徐不凡三個字，就夠他嚇上三天三夜的，廖九雄眼見剩下自己孤家寡人一個，那還敢再放半個屁，腳底抹油，撒腿就溜。

不料，左脚才抬起一半，右脚突然被「人」抱住了，回頭看時，又不見半個「人」，嚇得他魂飛魄散，再度直着喉嚨喊：「鬼！鬼！」

王石娘、高天木乍然現身出來，齊聲說道：「你沒有遇見鬼，是神，不過你自己馬上就要做鬼了。」

徐不凡、燕親王、王石娘、高天木從四面將他夾住，廖九雄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忽然換了一副嘴臉，苦苦哀求道：「大人不記小人過，請徐爺爺高抬貴手。」

「哼！」徐不凡嗤之以鼻，道：「廖九雄，這種小人的嘴臉我見多了，少來這一套，上路吧！」

手起劍落，卡嚓！廖九雄連反擊的意念還沒有產生，腦袋瓜子便已滾落在地。

高天木逕自處理廖九雄的人頭，二老八駿將所有的錦衣衛全部集中到地窖中去，燕親王命王安去提督府傳令，徐不凡遣王石娘去尋司徒俊德。

* * *

等待的時間是很難熬的。

危機四伏，分秒必爭的時間更難熬。

排遣這類緊張時刻的方法莫過於飲酒。

在燕親王的別緻小客廳裡，琉璃燈下，一張小巧的紫檀木圓桌上，擺着數樣可口小菜，一壺陳年老汾酒，燕親王正與中山王徐不凡淺酌慢飲，藉以打發時間，等待王石娘、王安的歸來。

一陣急促的小碎步起自門外，地叟毛奇以小跑步的架式推門而入，徐不凡搶先說道：「石娘他們回來了？」

地叟毛奇道：「是斷腸人想見見主人。」

徐不凡望着燕親王，燕親王不假思索的道：「無妨，就請她到這兒來吧。」

俄頃，斷腸人便在毛奇的引導下進入小書房。

斷腸人依舊是黑巾蒙面，僅僅露出一雙美麗的大眼睛。望了徐不凡一眼，向燕親王拱手爲禮。

徐不凡搶先說道：「那天妳去追趕老賊，可有收穫？」

燕親王親自搬了一張小椅，請她入座，早有人送上一副碗筷酒樽，江湖兒女，不拘小節，斷腸人回敬二人一杯酒後，說道：「有，我一直追到他們開秘密會議的地方。」

「在那兒？」

「在城外的一個隱蔽所在。」

「參加秘密會議的都有那些人？」

「巴爾勒師徒、韃靼的三位太子、廖九雄、馬致遠，還有魯王爺。」

燕親王與徐不凡互望一眼，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會談的內容可曾得知一二？」

「由於距離太遠，更由於老賊中途退席，去找杜太傅，我聽得不夠完整，大意似乎是他們已有周密計劃與部署，準備開始採取行動。」

燕親王追問道：「可知如何行動？」

「第一步可能是逼皇上讓位給魯王。」

（未完・廿六）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什麼呢？就是——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自動調節人體機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每瓶500毫升





德利貿易公司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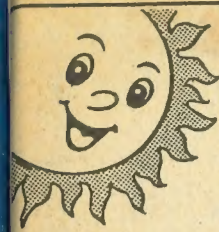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真假，由1989年1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上列印章，以免受騙。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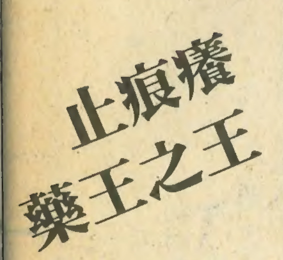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77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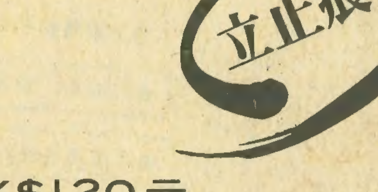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止痕癢 藥王之王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真：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